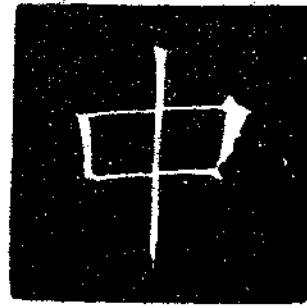


內政部登記證民字第一〇三號
郵政局新聞紙類登記第一八七三號

贈閱

中和月刊第一卷第八期



采開成石經禮記字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開 灤 礦 務 總 局



烟煤、焦炭、上等

火磚、缸磚、缸管

營造磚、鋪地磚

及其他磚品

經理耀華機器

製造玻璃公司

所出著名耀華

白片玻璃

局 址

天津英租界咪哆士道廿號

電 話

三三九零一號
三二六六六號

總局
天津售品處

中國聯合準備銀行

代理國庫

發行鈔票

總行：北京

分行：各大都市

本刊第五期要目

- 空海入唐求法記……………梁繩禪
王爾德文論……………昭言
英國農村問題……………望生
漸江大師佚聞(上)……………予向
訪殷墟記……………故吾
圓明園之迴憶(下)……………蔡申之
程讓堂學記……………海波
道 樾……………燕 史

本刊第六期要目

- 行政區域分合論……………柯昌泗
北歐三國戰役概觀……………望生
內閣談……………一士
炒 栗 子……………知堂
漸江大師佚聞(下)……………予向
童 謠 篇……………方紀生
朱止泉王白田學記……………海波
關於日記……………止 政

本刊第七期要目

- 日本最古之漢詩集……………梁盛志
讀老老恒言……………知堂
中國園林建築……………王璞子
龍鳳印談……………予向
嬰 粟……………抑吾
張起菴學記……………海波
釋兒與子……………徐知白
意園懷舊錄……………內藤虎次郎著
吉川幸次郎譯

中和月刊

第一卷 第八期 目次

畫圖

上虞羅先生墨跡四種

編輯前記

弔上虞羅先生

中日文化之交流

俞理初卒後百年紀念

德蘇訂約珍聞

譚 塑

道光朝銀荒問題

鴉片戰與中國軍器

圓明餘憶

專載

南屋述聞

書林偶拾

中英初次交戰之研究及其文獻
鴉片戰爭史
林文忠公年譜

宵勤瑣記

紅樓真夢

燕都覽古詩話

霞飛自叙

(一)

柯昌泗 (三)

辻善之助著
紀 生譯 (九)

稼 江 (五)

陳同富 (三)

王璞子 (四)

太平山人 (六)

陳 陸 (七)

(八)

拙 菴 (十)

燕 (十四)

水東花隱 (十五)

文 (一九)

文 (二九)

文 (三〇)

問 耕 (三三)

龍顧山人 (三五)

兌 之 (三一)

金惠生譯 (三六)

上虞羅先生墨跡之一

蓋於仁弟雅屬

外物不超方是學

百家屏盡戲窮經

松有羅梅玉集放翁句

上虞羅先生墨跡之二



此蘇易三十身墨印
 多日身孫字法行于
 海東今本東志
 子孫于子孫三傳
 皆因法民澤文而不
 名于東志本則蘇東
 一語以澤六朝以傳諸
 海東均不知以此西
 一字千金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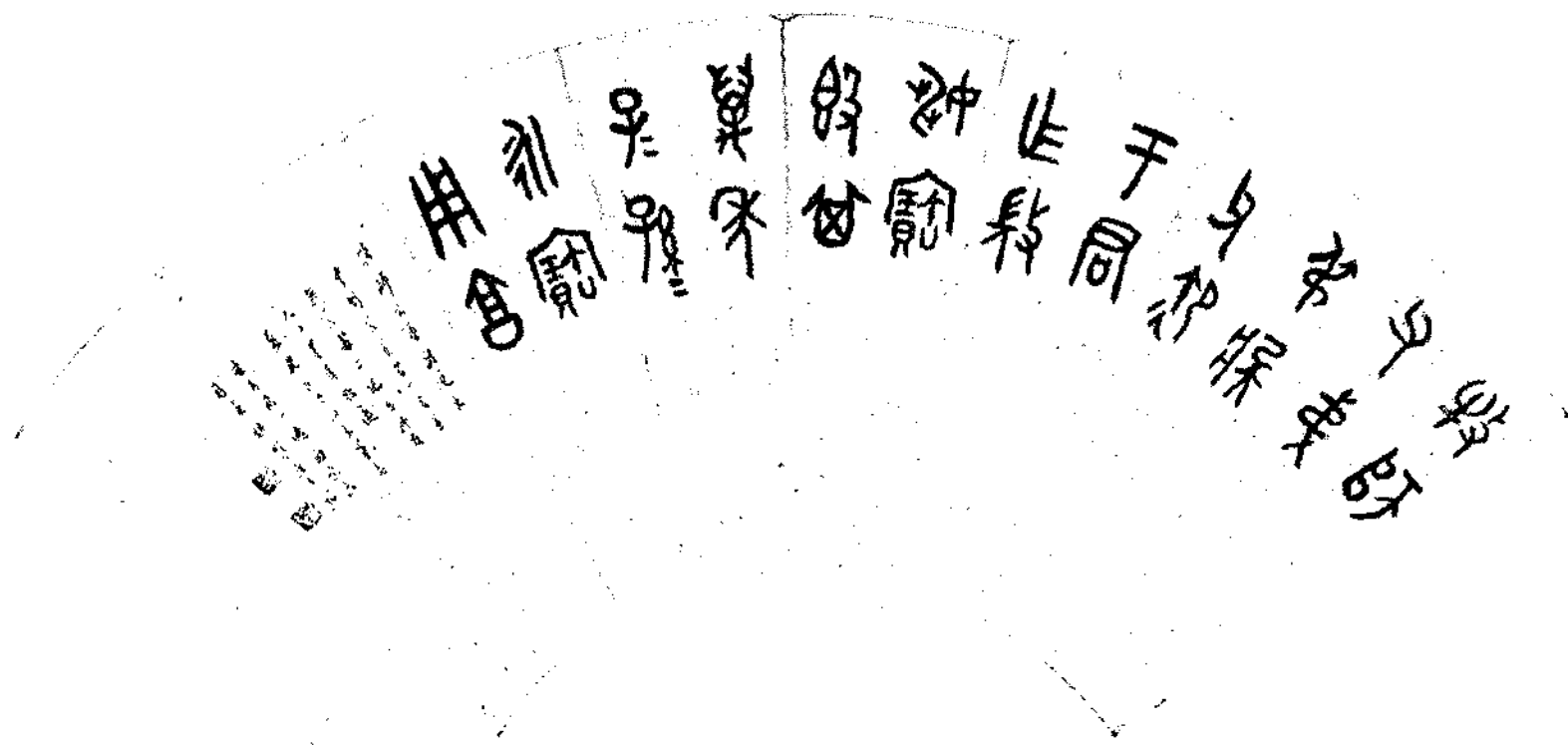
蓋賦以此為石題在周成其非在神法人事也昔蘇東事
 廣中東避地遠在山水在無可遠之乃寫今墨平不注為墨印一序也
 大中諸石印錄以入錄者秋在二石在隆東臺于南一第也于為墨
 蹟今以此刻以未留什師而古及知矣法寶也己二三月相性之記
 上虞東志卷一書序堂



岐
 君 厥 謙 君 厥 謙
 淮 字 伯 淮 字 伯
 邪 舉 孝 邪 舉 孝
 廉 尚 書 廉 尚 書
 侍 監 侍 監



上虞羅先生墨迹之三



四之跡墨生先羅虞上

編輯前記

近頃上虞羅先生振玉之卒。爲學術界一大損失。羅先生遭際衰晚。遼落不偶。而秉操堅卓。鑽穴專勤。凡所創獲。皆足以震驚一世。其處境之艱。非乾嘉老輩所可比擬。而成就乃或過之。本期特載一文。綜述其畢生致力之學術事業。海內外承學之士。無論知與不知。覩此文當益深廣陵散絕之感也。先生書法饒有學人風度。爰擇各體書景印本刊中。以示一斑。閱者鑒諸。

俞理初上承乾嘉學風。下開道咸以後喜談邊事務實學之流派。雖不名一家。而博綜多能。有開必先。誠豪傑之士。今年值其卒後百年。特爲文以紀之。本刊注意鴉片戰爭時代之史料。徵文以來。頗承投贈佳作不少。茲擇其尤有意味者數篇公布焉。軍機處制度。於清代政制中極耐尋究。本刊前已刊登關於內閣一篇。茲復覓得水東花隱所輯南屋述聞二卷。皆軍機章京之典制與故實也。

心靈的感謝

傅冰潔

上帝以一片無私的慈愛的光輝，普照着我們，其中一位年輕的小姐，我們常以勞瑞呼之，那就是竹姐了。時常在院落的，角隅閉目養神，那樣子使我們一望而知是一位勞心者。確實是這樣的，因為她一方面讀書，一方面還要担任編輯青年文藝，甚至於每天吃飯幾分鐘也找不出，因之食量漸漸縮小，且夜中患着失眠症，已竟有二年多了，我就是常常陪她消夜的伴侶。

晶晶的在鑿着眼，回轉頭來還有一條彎弓似的媚月，懸掛枝頭，竹姐很快的讚美，即忙吃了茶，相携走出房門，覺得夜涼如水，滿天星斗！她用纖纖玉手指點着說給我：「那邊是牽牛星，這邊是織女星。」恰巧她所指的正是我倆的方

我倆都笑了，我們的聲音大些，招的阿黃（狗）狂叫起來，我們恐怕把別人吵醒，於是偷偷的進房去了，開了床前的綠色台燈，仍舊坐在靠窗的沙發上，竹姐說：「明日是君結婚的日期，我倆穿一樣的衣服好嗎？」

「那麼我們都穿粉紅色的袍子好了。」我說。

竹有點不高興，因為做的時候她就很有生氣，說裁縫把衣服裁肥了好些，後來雖然改好了，可是一次也沒穿過。

「人家喜慶日子我們也該穿熱鬧些，試試不好看再穿那件杏紅色的。」我見她不言語再和緩的說。

於是我帮她抬着箱子，把兩件都拿出來，穿起來的時候，差點沒把竹給氣哭了，因為粉紅色的衣服不但不肥，簡直連扣子也扣不上一個，急的她通！通的跳着地板。阿黃又叫起來，忽然竹姐自言自語的若有所醒覺的說：

「奇怪！真靈！」

我又覺得好笑，又覺得驚訝！因為雖然見她胖了，並沒有想到今昔相比竟差如此許多！莫明其妙的問她這是怎麼一回事。

她說：「你不知道，以前我不是吃了飯就嘔吐，而且夜中失眠嗎，因之食量縮小，身體漸瘦，你們都叫我勞瑞，現在勞瑞這名詞已不相宜於我了。們是什麼緣故呢，讓我來告訴你吧。在前月正是我們學校將要舉行大考，又是青年文藝第一百期出版的時候，一方面要預備考試，一方面又要忙於發稿子，好不急煞人也！所以更加煩惱，因此病也就加重了。

「健」聽說我的病重來看我，送我一瓶「若素」，並且告訴我「若素」治療胃腸病効力卓著，價目也很便宜，小瓶五角，中瓶一元六角，大瓶五元。你不要以為「若素」的價錢小而輕視它。果然我服用後，我的病便不再犯了。因為「若素」對於食慾不振，消化不良，身體虛弱，以及肺病，腦病，婦女病都有絕對的把握的。所以才使我有現在的現象，說起來我真感謝！」

聽過她的一篇話，再看着她現在健壯的樣子，我心裏也在為她慶幸和感謝呢。

弔上虞羅先生

柯昌泗

上虞羅叔言先生。於六月十九日。逝世於旅順寓居。海內外聞此噩耗。同聲痛惜。認爲學術界之最大損失。先生素負重名。一生事迹。彰彰在人耳目。遺留著作。與所提倡學術。校刊書籍。亦皆早已遍傳士林。本無俟於鄙言。惟思昌泗十二齡時。即執贄於先生門下。厥後京津密邇。恆爲請業。時承諄誨。深愧鈍質。不勝傳習之任。相從既久。於先生治學之規模。略有闕見。爰以管蠡所測。略述梗概。以諗當世。至於將來之傳狀碑志。則俟諸大雅宏達。表章不朽。此詹詹者。固不足以供採擇也。數十年來。學術界所致力探討者。多半由先生引其端緒。所認爲重要材料者。亦多半爲先生所刊傳。綜計不下千百種。無不爲治國學者必須參考之要籍。而皆出於先生一人之力所成。其願力之宏。精力之果。學力之博綜。心力之周密。殆無第二人可以並駕。是以坊間每遇有雪堂所刊新書出版。購讀者爭先恐後。幾於不脛而走。尤以考古之學。最爲士林所景從。此固不僅校讐目錄金石之能事也。由於先生之學力。蓄積既厚。運用亦廣。所整理以嘉惠士林者。乃其表現於外者耳。談者每特推先生金石之學。實則金石僅爲先生所學之一端。且爲治學之用而非治學之體。未足以槩全體之學術也。先生雪堂金石文字跋尾自序有云。「倘異日者此數卷書。得流傳人間。後世或將以我爲金石學家。予且無辭以謝之。」是先生不專以金石學家自居。已自言之矣。惟自乾嘉以來。學術注重考據。考據注重材料。而考古之學興。金石爲用

尤亟。先生整理學術材料。關於考古者較多。考古之中。又以金石較多。是以流傳者尤廣。沾溉者尤衆。若就先生治學之根柢門徑言之。其發軔之始。大體仍在經史也。觀於先生早年爲學。純用清儒考據方法。詳徵訓詁以說經。旁搜佐證以校史。兩者皆稽考古以爲用。及其極致。則左右采獲。上下洽通。發不傳之秘。補未見之書。淹貫湛深。以考古學論。亦稱絕學。至於流傳沾溉。則其蓄積運用之所及也。先生最初所著之書。爲眼學偶得。皆考訂經史之作。入手途徑。於此可見。茲再即先生早年所學。類列言之。先生本貫浙江上虞。寄居江蘇淮安。自幼即好學不倦。盤屋路山夫大令（休）爲鷺洲先生（德）之孫小洲先生（慎莊）之子。時亦僑居淮上。路氏家故多藏書。邵位西標注四庫書目。莫子偲知見書目。所引路小洲善本。往往爲海內罕見秘笈。先生居與之隣。日恒過從。盡讀所藏書。即慨然有述作之志。據先生面城精舍雜著。辛卯以前。專研經詁。辛卯以後。始治史學。中間留意金石文字。以爲考據之助。辛卯。先生時年二十六歲。雜著兩編。成於乙未。先生時年三十歲。其時所撰著者。已不下十數種。以經史爲大宗。其關於經學之著作。群經。則有毛鄭疏校議。（用史記漢書文選初學記。及日本原本玉篇。慧琳一切經音義。以校本瀆周氏毛詩正義。）毛詩草木鳥獸魚蟲疏新校正。（取諸經疏。暨諸類書所引。以匡丁晏陸疏校正之所不及。）小學。則有干祿字書箋證。（先生極推顏真卿干祿字書。云當與蒼雅並重。因爲之考校正誤。間有發明。附注於下。）釋人證誤。（糾正孫星衍釋人篇之違失。）關於史學之著作。正史。則有三國志證聞校勘記。（本欲仿阮氏十三經注疏校勘記例。蒐輯前人校史諸書。都爲一篇。而補苴其未備。爲二十四史校勘記。先成此書。）梁陳北齊後周隋五史類議。（時讀梁陳北齊後周隋五史。日盡數十紙。彌年而畢。於事迹舛誤。文字譌脫。隨筆校改。又汰其與前人闔合者。錄寫爲五卷。）唐書宰相世系表考證。（以唐前諸史列傳。並諸家別集碑版文字。互證成書。）唐書藝文志類義。

(以隋書經籍志。及各史列傳。舊唐書經籍志。互校成書。)年代學。則有重訂紀元編。(以諸史暨諸紀元專書。校李兆洛紀元編。改正百數十處。其體例亦略爲變易。別爲考異一卷。序例六條。)姓氏學。則有元和姓纂校勘記。(以孫星衍校多違舛。因重爲校勘記二卷。又采諸書所引。孫本失采者。別爲佚文一卷。)金石學。則有寰宇訪碑錄校議。補寰宇訪碑錄刊誤。再續寰宇訪碑錄。淮陰金石匱存錄。讀碑小箋。碑別字。觀於上列諸書。知先生早年治學之根柢。固極篤實而平易者。是以瑣屑臚陳。藉備學者知人論世之用。厥後則刊傳諸書。所在多有。不復贅述焉。先生在中年時。所整理之學術甚多。皆已隨時刊傳行世。其尤爲世界所注重者。凡有三事。即殷虛甲骨。西陲木簡。敦煌石室佚書。是也。三者已皆風行海內。學者悉能言之。至於先生整理之功。海甯王靜安先生(國維)雪堂群書叙錄序。所言最爲詳確。古人云言有大而非夸者。此序足以當之矣。茲節錄之於下

近世學術之盛。不得不歸諸刊書者之功。刊書之家。約分三等。逐利一也。好事二也。篤古三也。前者勿具論。若近世吳縣之黃。長塘之鮑。虞山之張。金山之錢。可謂好事者。若陽湖孫氏。錢塘盧氏。可謂篤古者矣。然此諸氏者。皆生國家全盛之日。物力饒裕。士大夫又崇尚學術。諸氏或席豐厚。或居官師之位。有所憑藉。成書較易。其事業未可云卓絕也。若夫生無妄之世。小雅盡廢之後。而以學術之存亡爲己責。蒐集之。考訂之。流通之。舉天下之物。不足以易其尙。極天下之至艱。而卒有以達其志。此於古之刊書者未之前聞。始於吾雪堂先生見之。(中略)先生校刊之書。多至數百種。於其殊尤者。皆有叙錄。戊午夏日。集爲二卷。別行於世。案先生之書。其有功於學術最大者。曰殷虛書契前後編。曰流沙墜簡。曰鳴沙石室古佚書。及鳴沙石室古籍叢殘。此三者之一。已足敵孔壁汲冢之所出。其餘所集之古器古籍。皆間世之神物。而大都出於先生之世。顧其初出。舉世莫

之知。知亦莫之重也。其或重之者。蒐集一二以供秘玩。斯已耳。其欲保存之。流傳之者。鑒於事之艱鉅。輒中道而廢。即有其願與力矣。而非有博識毅力如先生者。其書未必能成。成亦必不能多且速。而此間世而出之神物。固將有時而毀且佚。或永錮於海外之書庫。雖出猶不出也。先生獨以學術爲性命。以此古器古籍爲性命所寄之軀體。視所以壽其軀體者。與常人之視養其口腹無以異。辛亥以後。流寓海外。鬻長物以自給。而殷虛甲骨。與敦煌古簡佚書。先後印行。國家與群力之所不能爲者。竟以一流人之力成之。他所印書籍。亦略稱是。旅食八年。印書之費以鉅萬計。家無旬月之蓄。而先生安之。自編次校寫。撰工監役。下至裝潢之款式。紙墨之料量。諸凌雜煩辱之事。爲古學人所不爲者。而先生親之。舉力之所及。而惟傳古之是務。知天既出神物。復生先生於是時。固有非偶然者。書有之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先生之功業。可謂崇且廣矣。而其志與勤。世殆鮮知之。余從先生遊久。知之爲最詳。故書以爲之叙。使世知先生之所以成就此業者。固天之所啓。而非好事者與尋常篤古家所能比也。

靜安先生所特舉之三種學術。在先生未加整理之前。世固罕能留意及之者。自經先生開風氣而導先路。學者資以致力。精益求精。蔚爲大觀。至今尤盛。於以知靜安先生此序。雖推崇備至。並無一字爲溢美矣。然而先生傳古之功。其犖犖大者。又不止此也。繼此又有三事。可與前序所舉者。先後輝映。曰內閣大庫檔案。宣統間。將有銷燬之舉。先生時在學部建議保存一部分。而所餘者尙多。陸續散出市上。堆積者三十屋。將以造紙。壬戌春間。先生聞之。亟至京。悉購以歸。凡八千袋。特闢庫書樓以貯之。且陸續整理發表。以公諸世。其中明清兩朝重要史料。不勝枚舉。迄今研究明清史事者。得此不至無徵。皆出先生之力。此一事也。東漢熹平石經。自宋以來。石已久佚。亦於壬戌春夏間又出於河南洛陽金村。

鎮之太學舊址。自此以後。發現甚多。然悉爲殘石。又分歸公私藏家。文字散碎。非綴屬不能校讀。先生爲此。曾躬至洛下訪求。既自得十數石。中以書序一石。爲尤有關於經學。又廣搜墨本千百通。句勒著錄。加以考證。撰爲集錄三編。七經文字同異。粲然畢陳。皆唐宋以後經學家所弗及知者。此二事也。三代鐘鼎款識。爲研究古代語言文字之重要材料。著錄體裁。至清儒。始臻完善。厥後以影印代摹刻。於學者。尤爲便利。然近年彝器日出不窮。前人著錄。每多未賅。先生藏器數百事。拓本亦四五千通。既取前人所未著錄者共二千有四十七器。先後摹寫爲集古遺文三編。丁丑年。又通已未著錄之款識。悉付影印。成貞松堂三代吉金文字一書。體大思精。巨細靡遺。毫釐弗忒。較之自來著錄。增益不啻倍蓰。前賢若劉燕庭盛伯希積數十年力猶未逮者。先生以垂老之年。一人之力。成之而有餘。昔王蘭泉自序其金石萃編有云「欲論金石。取足於此。不煩他索」者。儻易「金石」二字爲「金文」。則惟此書足以當之耳。學者守此一編。於三代款識。若入羣玉之府。此三事也。以上三事。皆先生晚年所整理者。若論其功用。內閣庫檔。近於流沙墜簡。熹平石經。近於鳴沙石室佚書。三代吉金文字。近於殷虛書契。此三者靜安先生或未及言。或未及見。然前序所稱三事之語。皆可移以仰贊而無愧色者也。至於先生臨終之前。尙印行日本古寫本華嚴經音義。以彌慧琳玄應之缺。前數年又刊行宋劉時舉九朝編年綱目陳均續宋編年。三書皆有裨於訓詁傳記之學。則其自少至老。無一日不以嘉惠學者爲心。又無一日不以經史之學爲課。所云「述而不作」。又云「己欲達而達人」者。斯先生學術規模之所在歟。其金石之學。在先生固不以此自名。然近三十年來。治此學者莫不以先生爲依歸。今茲記述先生之學術。雖亦不得而略。然綜計先生平生所鑒定收藏之品。編輯校錄之書。一時誠難縷述。只有從比較上立論。藉代舉隅耳。近三百年來金石學之日見發達。名家繼起。當以阮文達公爲先河。至先生而爲朝宗之匯。文達集中

曾有金石十事說一文。自序其有功於金石者十事。今即以此十事相較而論。文達之一事二事。爲撰輯山左金石志兩浙金石志。先生則分域著錄。各成卷帙。自淮陰金石僅存錄以後。若海外吉金錄。海外貞珉錄。西陲石刻前後錄。兩浙佚金佚石錄。昭陵碑錄。恒農。芒洛。鄴下。襄陽。廣陵。吳下。三韓。諸冢墓遺文。較之文達。有詳略之不同矣。文達之三事。如積古齋鐘鼎款識。先生之貞松堂集古遺文。即足以與之抗衡。遑論三代吉金文字之總編乎。文達之四事爲仿鑄散氏盤。九事爲摹刻重立華山碑。十事爲摹刻泰山刻石。天發神幟碑。先生遇有海內僅見之金石文字。無不竭力搜訪印行。以廣其傳。景印之本。亦不下數百品。宣城李氏之小孟鼎拓本（除陳直齋外諸家皆未得寓目者）。即可敵散盤一事。敦煌本之化度寺。又可敵華山碑。至若金石刻詞有專書。天發神幟碑亦得宋拓爲之校釋多字。文達之六事。爲訪得西漢甘泉山中殿刻石。近年新出四時嘉至磬爲西漢石刻中奇品。先生購藏而拓傳於世。自此寰宇西漢石刻又多一種。視中殿石尤爲瓌異。文達之七事。爲精拓秦琅邪刻石。剔出文字一行。先生亦會精拓嵩山三闕。文字畫象。較通行本所得爲多。與阮拓琅邪刻石。同稱漢碑善本。文達之八事。爲移立漢廡君亭長兩石人於曲阜雙相圃中。先生游洛下。訪得周韓通夫婦誌石。轉屬地方保存。事亦相同。誌石爲尤裨史學。由此觀之。豈惟不減文達。且有過之。雖亦時代使然。然而訪求之勤。功用之溥。則由於人力也。若夫文達平生有功學術之事。以校勘十三經爲最大。本不僅此金石十事。而先生畢生精力所萃。又有群經點勘之作。會最六朝隋唐諸寫本。宋元以降諸刊本。一一校其異同。不惟補苴文達校勘記所不及。抑亦多爲陸氏釋文賈氏音辨所未見。益見先生平生學術本末。適與文達先後一揆。而加之發揮光大。體用在以傳古啓新知。故能宏廓規模。廣闢途徑。所云爲朝宗之匯者。又不獨金石之學爲然矣。

中日文化之交流

辻善之助著
生譯

譯者贅言

日本文化受中國莫大之影響，此固盡人皆知，毋容贅述；然吾人於此，有一不應忽略之點：即日本之承受中國文化，決非盲目地吸取，而是合理地消化，經過一番調劑，將它變成自己的東西是也。已故京都帝國大學教授漢學者內藤湖南博士有一好比喻，氏謂日本古代好比一鍋豆漿，中國文化好比石膏鹹水，豆漿一與石膏鹹水接觸，便化成豆腐。此種比喻十分適切。這裡不必舉出許多例，即以日本國民的忠君愛國一事而言，此事被日本本國學者（如芳賀矢一等）及外國的日本通（如小泉八雲等）所一致承認爲日本最基本的國民性之一，亦是從中國學了過去的。指出此事者即上述的內藤氏，他說日本古來並無忠孝二語，今所用者乃借自漢語，所謂「忠」者，日本訓讀作「Tacs」，原義只含着「正」的意味，可知日本連忠君之德亦是從中國輸入，不過他們善於採取他山之石，加以利用罷了。

日本歷史家德富豬一郎氏於此點亦有極透闢的闡述，在近著「昭和國民讀本」第廿五章「從國史上所見的中國」裡有云，「日本由於中國所受的感化實非平常，其影響的確極大。其債務到了怎麼也算不清的程度。我們這樣的來認識決不是日本的恥辱。我們認識這一點，寧是感到自己證明日本偉大的愉快。這就是：

日本和土地之大，人口之衆，文化之高勝我幾倍幾十倍的中國爲隣，終於利用中國所有的文化，而將之日本化了。日本雖然利用中國資本，但不能稱之爲中國的支店。日本到底還是日本，其所受的感化却仍是弄來成了日本的東西。如從日本獨自一己的立場來看，中國的文化到底不過是日本的肥料。日本雖然採用中國的文化，但那不過是蕃殖和繁茂日本文化的肥料罷了。『他這話的確極其恰當，毫無誇飾的意味。』中國古來亦曾採取他民族的文化爲肥料的，例如印度的佛教，自漢明帝時傳入以來，經過中國的吸收同化，結果其成績遠在印度本土以上；又如隋唐時代的音樂，有許多傳自西域，如現在的琵琶，月琴和胡琴，原是新疆一帶的產物，如今西域諸國早已滅亡，這些樂器却變成中國的東西而遺留着。日本之所以成功和中國之所以失敗，只是近百年來的事情，其原因固然甚多，但其最大者之一，恐怕在於進取心之有無罷。中國過去的文化，歷史悠久，擁有數千年的固有文化，不免總是迷戀過去，對於外來文化始則因其格格不入而取拒絕的態度，繼則不加選擇而盲目地吸收其皮毛，以致事事落後，有「非現代國家」之稱，日本雖然亦有舊式的文化，但却不像中國那樣的固執而且別具中國所缺的識別能力，明治維新的時候，不但中國文化，即其本國自己的亦有所不甚顧惜之處，其當時全國上下，勵精圖治，虛心努力建設之精神，可謂人類史上僅見之史實，結果日本是成功了。

中日文化關係之密切有如上所述，而歷來國內此類著作則殊少見，寧非憾事。「中日文化之交流」一書爲日本創元社「日本文化名著選」叢書之一，著者辻善之助博士爲東京帝國大學名譽教授，文部省史料編纂官，帝國學士院會員，著述至富，一九二一年曾以「日本佛教史研究」受皇室恩賜獎金，本書爲其專著「海外交通史話」之一部分，出版於大正六年，其後累經增訂，於前年應創元社之請，重行付印，出版以來，深爲關心中日文化者所愛讀，譯者以其內容簡要，堪稱佳作，有介紹於國人之價值，爰爲抽暇譯出，倘讀者因此對於中日兩國文化交流之史實，有所認識，皆作者辻氏之所賜也。中華民國廿九年六月十四日記於

爲佳齋。

一 上古之中日交通

攷究上古中日交通時，關於日本對中國南方之交通及中國本土之往來，首先卽有書紀所載；應神天皇三十七年（日本皇紀九六六年，中國晉惠帝光熙元年，西曆三百零六年）二月阿知使主奉朝命赴吳至四十一年二月歸來，及雄略天皇時代（譯者案雄略天皇時代日本皇紀自一千一百一十七年至一千一百三十九年，約當中國宋武帝大明元年至齊高帝建元元年，西曆四百五十七年至四百七十九年）身狹村主等往來於吳的傳說。「吳」之地點在江南自無疑義，但這所說的「吳」之土地的廣狹，古今說法不一。中國史上春秋時代及三國時代之吳，殆占江南之全部，而其後則稱其一部爲「吳郡」。「苦列」〔吳「字」之訓讀〕之意義，與「日之本」爲對照，乃西方國的汎稱。「吳」字所以有此訓讀之義，實因我大和朝廷始對其地交通之故。（歷史地理十八卷十一號喜田貞吉氏吳國攷）國史上所見古代吳國交通記事，上述之外，雖僅有仁德天皇五十八年（日本皇紀一〇三〇年，東晉廢帝太和五年，西曆三七〇年）十月吳使來朝的記載，而中國方面，則有甚多的事蹟。自漢書後漢書時代以次，經南北朝及隋，各時代殆均有其記事。

杜氏通典所引的魏略，會記「倭人自稱太伯之後」的事情，晉書與北史均從其說。我邦書籍中，如古昔吉野時代，僧人中巖圓月等因採其說著書，被命絕版，爲世所週知之事。此說自其改正前說，確認中國江南地方與日本自古卽有交通，不待應神雄略兩帝時代的說法看去，恐怕並不悖理。

吾人一觀中國古史，卽知中國古代與我日本交通的紀事層出不窮。史記上徐福至蓬萊求神藥，其地有卽日本的傳說，這且不提，自後漢書以次，魏志，晉書，宋書諸籍記載日本之事者實非少數。首先後漢書卽有如左的記事；

後漢書光武帝中元二年（日本皇紀七十七年）倭人入朝賜印綬。

後漢書安帝永初元年（日本皇紀七六八年）倭國王獻生口。

後漢書桓靈之時，倭國大亂。

後漢書百十五東夷列傳第七十五云；

「倭在韓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爲居，凡百餘國，自武帝滅朝鮮，使驛通於漢者三十許國，國皆稱王，世世傳統，其大倭王居邪馬臺國……光武中元二年倭奴國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倭國之極南界也。光武賜以印綬。安帝永初元年，倭國王師升等，獻生口百六十人，願請見。桓靈間倭國大亂，更相攻伐，歷年無主；有一女子，名曰卑彌呼，年長不嫁，事鬼神道，能以妖惑衆，於是共立爲王，侍婢千人，少有見者，唯有男子一人，給飲食，傳辭語，居處宮室，樓觀城柵，皆持兵守衛，法俗嚴峻。自女王國東渡海千餘里，至狗奴國，雖皆倭種，而不屬女王。」

時代稍降，魏志中有云，

「魏景初二年（日本皇紀八九八年）先是倭國內亂，女王卑彌呼立，是歲六月，女王遣大夫難升米等獻生口，獻產物。十二月下詔書，報倭女王，以女王爲親魏倭王，授金印，賜錦、絹、金、刀、銅鏡、眞珠、鉛丹等物。」

魏正始元年 魏使至倭國，賜詔書印綬及物。

魏正始四年 倭王又遣使獻生口及物。

魏正始六年 賜倭王之大夫難升米物。

魏正始八年，倭女王與狗奴國王卑彌呼戰，以卑彌呼王死作大冢，更立男王，國中不服，復立卑彌呼宗女壹與年十三，國中遂定，遂遣使於魏，上男女生口及產物。（魏志卷三十）

關於卑彌呼卑彌弓呼等，日本學者之間，有種種攷察，今從略。

上述漢史年代 據那珂博士攷定的「上世紀攷」對照觀之，崇神天皇之崩，當日本皇紀九一八年，從光武帝授印綬之事，在其二百年以前。更以久米博士之「仲哀以前年紀攷」對照，則當懿德帝即位之年，總之是神武東征後不久的時代。倘以一世三十年爲比例，神武天皇至崇神天皇爲三百年。因此知中元時代，約當東征後百年光景。

上述光武帝所授印綬之原物，今尙遺留。此卽有名的「漢委奴國王」印於天明四年二月在筑前糟屋郡志賀島發見，古來關於此印的議論頗多，對於「委奴」的讀法及其所在地等，舊說新見不一而足，至今未有定論。其發見狀況，見於杉梶原景淵（福岡藩士）的著作，及福岡崇福寺住侶禪月的詩集（考古學雜誌五卷三號）。據發掘者百姓甚兵衛之口上書所述，彼本人所有地叶崎地方的田境水溝，因淤塞不通，天明四年二月二十日加以修濬，切落溝岸，於成堆小石中，在約百餘斤的大石下，出現了有光之物，取出洗濯，乃未曾前見的金印一顆，遂與兄喜兵衛相商，遂與福岡町家米商才藏等考究。三月十五日，村長特諭將此物速送官廳，次日卽呈於津田源次郎的官廳云。這樣此物成爲黑田侯爵家藏之物。

委奴國王之印，爲何從志賀島發現，此事頗國與耶馬臺國衝突結果，委奴國敗北敵兵侵入山平次郎博士之說。但女王國與委奴國的關係其次關於印文解釋及其性質，亦有種種的學（甲）以委奴爲日本的總名，因此以此印爲贈此爲舊說，又是最近說。龜井南溟之「金印均屬之，最近稱葉君山氏亦以委奴作大和解釋兩國之土豪僭稱而受封。

（乙）認委奴爲筑前怡土郡者

此說自最初介紹金印於中央學界之藤員幹氏的好古錄以次，皆川淇園之倭奴國王印圖記，青柳種信之後漢金印略攷，上田秋成之委奴國王佩印之攷，伴信友之中外經緯傳等皆屬之。中島一郎氏在所著委奴國攷中，說倭委之音屬於日本字母ヲ行，而伊觀縣主怡土郡等之伊怡者屬了行，在音韻發達國家的人，二者不得混同，乃此說之最有力者（筑紫史談卷三）。

（丙）儼縣說



漢委奴國王印
黑田侯爵家所藏

有疑問。關於此層，有作如此的解釋者：委奴國內，故將此物隱蔽（考古學雜誌五卷二號中，至今尙未確定。故尙須俟諸學者加以研究。說。

我朝廷的說法。

辨「黑田家諸儒臣之「金印議」等及當時諸說（考古學雜誌卷一之十二），龜井氏則認爲此乃

三宅米吉氏自委奴應讀倭奴的觀點，以爲應是筑前那珂郡（古之儼縣）之地。中島氏亦主此說。星野博士則主宗像郡怡土鄉說，此乃折中前說者（史學雜誌三卷三號）。

右述甲丙二說中，認委奴國王爲土豪者頗多。尤其是三宅氏，他把金印發見之地，認爲委奴國王的墳墓。但此說有如中山醫學博士所反對，殊不足信（攷古學雜誌五之三）。

愚見以爲此印乃漢土送給大和朝廷者。領受的人非朝廷之用人，亦非西邊之土豪或大和民族之一派，總之在漢土是爲要贈與朝廷而送出的。因爲如稻葉氏由研究漢之印章制度的結果，認爲決非贈與土豪一類人等的東西。其質爲金，乃贈與諸侯王之物。清人楊守敬亦曾如此說過（考古學五之六）。從漢史上的漢人記事看去，直到信奉天孫的大和人種東遷而後，漢人仍未知其事，如前所述，僅認彼等爲九州之倭人。

據吾人觀察，遣使於漢魏而受印綬的倭人，倘非住於筑紫的皇室外戚，必是殘居其地的皇胤，此等人開始獨立地對海外發生交涉。由此觀之，國史上神武東征後，長久地缺乏九州的記載，其理由甚明：因爲有不少需要忌諱之處。要之，所謂倭王，並非尋常土酋，自後世觀之，大約征西將軍不受北朝支配，而遲與海外舉行交涉。倭國之大亂，不消說亦是九州大和民族的邦家大事。筑紫地方的大和之國，內亂結果，分爲女王國與狗奴國。其時代以前述的漢史年代計算，約當皇紀八〇〇——九〇〇年代，據攷定紀年觀之，則是自孝安帝之末年至崇神帝之初葉。此事在國史上亦缺記載。要之，漢史上之古代的倭人雖爲日本人，却不是大和的朝廷。

其後晉書云：

晉武帝泰初（日本皇紀九二五——九三四）倭人重譯入朝。

自此凡百五十年間不見關於倭國的記事。其次宋書及南齊書記述如次：

宋高祖永初二年（一〇八一）好倭王讚之修貢。

宋太祖元嘉二年（一〇八五）倭王上表獻物。

宋太祖元嘉 讚歿，珍代，獻貢，除安東將軍爲倭國王

宋太祖元嘉二十年倭王濟入貢。

宋太祖元嘉二十八年濟歿，世子入貢。

宋世祖大明六年（一一二二）以興爲安東將軍倭國王，尋歿，武代。

宋順帝昇明二年（一一三八）武上表，封安東大將軍倭王（以上七項見宋書卷九十七）。

南齊高帝建元元年（一一三九）安東大將軍倭王武，進爲鎮東大將軍（南齊書五十八）。

關於右表所記倭王之名，松下見林氏在異稱日本傳中，作如次的解釋：

讚 履中帝（去來穗別）

珍（瑞之訛？）反正帝（瑞齒別）

濟（津之訛？）允恭帝（雄朝津間稚子）

興（穗？） 安康帝（穴穗別）

武 雄略帝（大泊瀨幼武）

此種推定雖尚有研究的餘地，無論如何，此種時代均與大和朝廷有着關聯。倭王珍之上表，自其記載着服屬韓地的觀之，其事在神功皇后征韓以後明甚。

自以上記事以觀。我邦古昔與中國交通之道已開，因之多少必受彼土文化之刺激，不難推察。中國史籍上所見的本邦關係記事，在此告一段落，其後凡百餘年間，可徵其有交涉之史跡則付缺如，而以聖德太子與隋之交通接續之。（大正六年四月稿，昭和四年十月修正）

二 聖德太子之外交

聖德太子於日本文化各方面之遺留極大恩澤，於此無須贅述，彼於外交方面亦開一新紀元，與中國隋朝行對等的交際，而使中國大陸優秀文化，源源輸入我國。

太子之深切地留心外交問題，由於在難波之地建立四天王寺之事可以知之。此事在外交實際上固有必要，同時恐怕亦帶有些許誇飾的意味。彼於推古天皇十五年（日本皇紀一二六七年）七月派遣小野妹子與鞍作福利（通事）於隋。妹子擁有當時的大禮階位（釋日本紀卷十四引私記。謂大德爲四位，小智爲初位，大禮約當六位而已，派爲國家之代表而其階位如此卑下，殊難置信，或私記明「冠位通考」所述雖屬假定，

日本與大陸交通及邦人與中國否親入彼地呈捧國書則不得其書中，似有曾被受理的邦人所者亦必所在多有。至聖德太子捧呈國書，實開彼此交通史上

關於此次遣使的目的，議論者，有謂以文物輸入爲目的

隣國寶記等的說法，則謂目的專在振興佛法。隋書亦云，「使者曰，聞海西菩薩天子，重興佛法，故遣朝拜，兼來沙門數十人學佛法。」以求佛法爲主要目的，由此可知。但同時輸入其他文物，亦爲理所應然之事，未必僅限於狹隘的佛法而已。本居宣長在馭我慨言中云，「多爲求佛道而派之御使，」又云，「亦有志在學語言習萬事者。」其言最爲得當。

妹子族系，據新撰姓氏錄「左京皇別」項下所載，其祖最初與大春日氏同出自孝昭天皇之皇子天帶彥國押人命。至妹子一輩，住居於近江滋賀郡小野地方，故有小野妹子之名云。

妹子出發之期爲七月，抵彼土之時不詳。其記事在隋書八十一卷東夷傳中有云，「大業三年（推古十五年）倭王多利



聖德太子肖像

所載容有舛誤亦未可知。石原正据其所記大禮原爲三位。）古代本土交通之事，已如上述，然會詳。見於彼土史籍的日本人的文潤色而上奏者，然被扣留而沒收時代則不然，正式的參謁朝廷，的新紀元。

頗多，有謂純出自宗教的原因者。据太子傳曆、扶桑略記、善

思比孤遣使朝貢。」所記之多利思比孤，似因當時推古天皇爲女帝，有所不便，故以太子之名代之罷。且「足彥」二字本應加諸「豐聰耳尊」之名之上，而本邦常有主張應省略者，不免強辯；妹子祖先「天帶彥國押人命」之名，亦每被誤認爲天皇之御名。

其次關於國書上之文字，有種種異說。隋書記着「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隋主覽之不悅，向鴻臚卿曰，「蠻書有無禮者勿復以聞！」翌年妹子歸朝時，遣裴世清者同道來我國，經百濟而至日本。隋書云，「上遣文林郎裴世清，使於倭國（倭國）。度百濟行至竹島，南望耽羅國，經都斯麻，迥在大海中，又東至一支國，又至竹斯國，又東至秦王國，其人同華夏，以爲夷洲，疑不能明也。又經十餘國，達於海岸。自竹斯國以東皆附庸於倭。」

裴世清一行十二人至筑紫。乃遣難波吉師雄成於難波高麗館中造新館以迎之。六月十六日一行抵難波。是日以飭船三十艘迎於江口而入新館。

妹子復命時途經百濟，爲百濟人將隋主所授回信掠去，以「不能献上奏聞」。因被下群臣議罪。評議結果，以「使臣雖死不能失旨」，妹子怠慢致失國書，決處流刑。然天皇下勅令，妹子失書雖有罪，唯恐大國之人聞之有失體面，故特赦之。八月裴世清入京，遣飭騎七十五匹於海石榴市迎之。隋書云，「遣小德阿鞏臺，從數百人，設儀仗，鳴鼓角來迎。後十日又遣大禮哥多昆從二百餘騎郊勞。」

八月十二日裴世清入朝，呈國書。其書曰：

「皇帝問倭皇，使人長吏大禮蘇因高等至具懷，朕欽承寶命，臨御區宇，思弘德化，覃被含靈，愛育之情，無隔遐邇，知皇介居海表，撫寧民庶，境內安樂，風俗融和，深氣至誠，遠修朝貢，丹款之美，朕有嘉焉，稍暄，比如常也，故遣鴻臚寺掌客裴世清等，指宣往意，並送物如別。」

是日皇子諸王諸臣悉頭著「金髻華」，衣服皆用紫錦繡織及五色綾羅，威儀之盛，可以想見。上述隋之國書稱「倭王」又稱「皇」，據本居宣長之說，所記本爲「王」，日本書紀因嫌「王」字故改之云。太子傳曆上聖德太子之回答云，用「皇」乃彼國以禮相加：以此推之，本居氏之說或亦有理。

妹子之遺失隋主回書，爲極可怪之事，實際上或因隋主不悅，得不到回書亦未可知。奇怪的是，同道而來的裴世清卻入朝獻國書。然則妹子所持者爲別封的國書乎？裴世清六月十五日抵難波，在該地等了許久，八月三日始入京都，此是何故？隋書云，裴世清謁見時，我天皇說道，「我夷人僻處海隅，不聞禮義，是以稽留境內，不即相見，今故清道，飾館以迎大使。」此固彼國之誇言，殊不足以爲理由。或如本居宣長所說，朝廷訊查妹子遺失國書之事，得知真相，結果對於迎接裴世清與否的問題似乎起了議論。妹子一旦因失國書而坐罪，判處流刑，復加特赦，或即因此之故乎？

九月一日饗宴一行於難波大郡，十一日一行辭歸，是時復以小野妹子爲大使，吉士雄成爲小使（副使），福利爲通事，副於隋使而派遣之。此時致隋主之國書如次：

「東天皇敬白西皇帝，使人鴻臚寺掌客裴世清等至，久憶方解，季秋薄冷，尊候如何，想清愈，比即如常，今大禮蘇因高，大禮那利等往，謹白不具。」

妹子於翌年十七年歸朝。

裴世清所持來的國書，稱「皇帝問倭皇」，對於此句的回答中有「東天皇敬白西皇帝」之句，但此回書不見於隋書。同時，前述之日出處云云的國書，亦不見於日本書紀，在異稱日本傳等中，以此二者爲同時之事，認日本之稱「東天皇」即前次之稱「日出處」，但隋書之記遣使亦共有二回，故兩方之國書，似應認爲並非同時所發送者爲妥當。倘係一次所送者，則「東天皇」云云國書之內容，其爲對於隋使來朝的答禮者明甚。隋之國書，係在我未贈國書之前，由彼方先贈者。即小野妹子第一回之出使未帶國書，而隋遣裴世清則與國書俱來，我國對之始贈國書。彼方先送國書，在當時之隋朝立場或有所得益乎？隋對日本果真出於如此謙抑的態度乎？若從此點觀察，則認爲國書實共送二次，而日本書紀及隋書各載其一方而略其他，乃屬至當之見。

總之，向當時文化懸隔甚大，國勢差異甚遠的隋國，執行對等的交際態度的見識，誠令人不得不表欽佩者也。（參照日本書紀、隋書、釋日本紀、冠位通攷、新撰姓氏錄、扶桑略紀、太子傳曆、善隣國寶記、異稱日本傳、馭戎慨言、上宮太子實錄。）（大正六年二月稿）。

俞理初卒後百年紀念

稼 江

徽州之學。肇始于婺源江慎修。至休寧戴氏而益盛。其人皆精于三禮。深究乎名物數度聲音訓詁。以漢儒醇樸之學爲天下倡。承學之士。得其一卽足爲專家之業。黟縣俞先生理初。生乎戴學郵隆之日。其治學也。詳搜博采。實事求是。不株守一先生之言。論者或謂理初涉于博雜。無所宗主。以是惜之。而理初自謂通人不專家。專家無通人。是意蓋在爲通人。而不屑于專家。則通人者。亦可謂理初之宗主也。竊嘗論之。學術之研索。蓋在求真與是而已。苟得其真與是。則自亦可以名家。無須依傍門戶。未盡其真與是。縱拘于一家之學。亦不能有所發揮。故孔子之教人治學也。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又曰博學于文。約我以禮。蓋學非博。無以溯其遠源。窮其流辨。非審問慎思明辨。無以究其真僞。明其是非。論其得失。所謂篤行者守約之道也。真僞明而是非判。非約守而篤行之。則仍無所得于身心。吾執是以占古今人學力之所至。方其始也。若泛濫而無所涯際。及有所見則必有所守。欲其不專家也豈可得乎。至若寡學淺識。辨道不真。晰理不切。固未至乎通人。而欲望其爲專家。豈可得乎。俞氏之學。雖泛濫而失所歸宿。然其考辨之精。晰理之當。誠不失爲通人也。方諸漢志。可比于雜家者流。所去聖人之道者一間耳。豈顯顯小儒所可同年而語者乎。

俞理初。名正燮。安徽黟縣人。生于乾隆四十年乙未（一七七五）。父獻。字可亭。乾隆十二年拔貢生。工駢體隸事。尤熟于掌故。曾主講河南開政書院。官句容縣訓導。署望江縣教諭。著有星巖集行世。理初少嘗從其父受學。（王立中俞理初先生年譜云。先生少時從師何人。備考無徵。惟序汪子秀千文音義彙略（此書僅有抄本。原四卷。止存一二兩卷現藏立中處）云。正燮少與共硯席。豈可亭先生亦嘗授徒與。）年十八歲。侍父于句容學署。與句容王喬年同撰陰律疑。

是爲理初試行著述之始。二十四歲。已往來京師求學。今存稿卷十二書五禮通考後。作于是年九月。五禮通考。號稱精博。理初獨譏其體例不純。謂魏晉以後。禮制多本王肅。皇甫謐。其說不可不采。然宜附所引史志後。不宜附經後。引經止存漢傳注本義。魏晉以後。野文皆削之。宋元平話帖括兩體文。尤不當載。而制度則案年次之。通考之體應如是。此書體例非也。頗能切中其弊。是其少年時學已卓然可觀。其捐國子監生。約在二十五歲之前。四養齋詩稿卷一。庚申（嘉慶五年）前四月一日。出永定門。自石頭莊回車。感舊述懷云。納粟成均始。國子與觀禮。蓋謂此也。嘉慶六年辛酉。丁父喪。始歸。九年甲子。客山東。負其所業謁孫淵如觀察于兗州。時淵如旣爲伏生建立博士。復求左氏後裔。理初因作左邱明子孫姓氏論。左山攷。左墓攷。申雜難篇。淵如多採其文。以折衷衆論。雖不足以息多口之爭。而博覽求是之學。已爲人所矜式。由是名大起。道光元年辛巳。由附監生中式第一百十五名舉人。道光十三年。應春闈。時儀徵阮伯元主會試。諸鉅公輒相與賀曰。理初入彀矣。阮亦夙慕先生名。必欲得之。每遇三場五策詳贍者。必以爲理初也。及榜發不見。遍搜落卷亦不得。已而知在通州王菽原禮部房。禮部固力薦之。時歛曹振鏞爲總裁。深嫉誇誕之學。擯之不取。及阮公索落卷。曹公徐取一卷曰。此殆君所謂佳士乎。吾平生最惡此瑣瑣者。已擯之矣。撤彌封驗之果然。理初以博學而不獲中式。時論惜之。然理初雖不遇于時乎。而益發憤于著述。生平足迹半天下。得書卽讀。讀卽有所疏記。每一事爲一題。巨冊數十。鱗比行篋中。積歲月。証据周備。斷以己意。一文遂立。于經不纏牽於注疏。不畔離于訓詁。偶有所作。蒼萃羣書。走筆立就。蓋其天姿英敏。讀書一過。終身不忘。凡地人名稱事蹟本末。見某書某冊某篇行。悉能記憶無差。故臨文如宿構。其治經以漢儒爲宗。謂秦漢去古不遠。師說相承。可信者多。于史書及諸子百家九流等說。剖析疑似。莫不服其精確。尤善言天象暨日官法。以爲泰西法極精。然豈三代秦漢人所豫解。以某時法衡某時象。是非犁然。則三代秦漢人不能委其過。又善言地輿說方域以爲中外同軌不道險。今昔異履不詳憲。惟殊方遐國。人所忽。必當察。道光十九年。訪郝學使于江陰。爲學使校寫三古六朝文目及存稿副本。七月。學使邀赴金陵。言于制府。聘掌惜陰書舍。翌年（道光二十年庚子。一八四〇）卒。享年六十有六歲。

理初旣客游公卿間。其所著述。往往贈與他人而不自署名。今考俞氏著述。可分四類。

一 自著之書

癸巳類稿十五卷 道光十三年求日益齋刻本。

癸巳存稿十五卷 靈石楊氏刻入連筠簪叢書。光緒甲申黟縣李氏重刻。

四養齋詩稿三卷 咸豐二年姪懋麟刻。板佚。

二 爲他人編校之書

御纂春秋左傳 道光六年。爲程思澤祁寯藻纂。

五代史記補注七十四卷 嘉慶九年輯。署彭元瑞劉鳳誥同撰。

續行水金鑑一百五十六卷 道光十年十一月爲張井纂。

湖北通志 道光十五年。林則徐聘纂。

大清會典 嘉慶十年。爲葉繼雯纂撰。以上編輯之書。

校宋本說文繫傳 道光十七年爲祁寯藻校。

校顧氏方輿紀要 道光十二年爲陳用光校。

校六壬書 嘉慶十一年爲楊芳校。

校三古六朝文目 道光十八年爲祁寯藻校。以上校勘之書

三 已佚之書

說文部緯各一卷

校補海國記聞二卷

宋會要輯本五卷

癸巳臚稿一卷 見藝風藏書記。繆氏書已散佚。未知臚稿尙存人間否。

四 未成之書

手寫劄記一冊 現藏王立中處。

以上所列。理初著述之可考知者也。余讀類存兩稿。及程春海序文。于理初之學。甚致推挹。程氏謂其善于始也能入。其眇于終也能出。出入之際。無精心卓識果力。則徇博而支。徇斷而歧。宋後逮有明。豈乏博見彊識。則絢虛車紉實用。恆若斯也。惟識足以徹千古之蘊。辨足以息萬喙之爭。富足以會古今之通。明足以察真偽之溷。然後縱橫勃舉。底于是乃已。加以受性方直。僞書誣古必辨。魏晉儒改故訓蔑先儒必力辨。邪醜正否嫉賢必覘縷辨。年過六十而聰彊審密不憊。又稱其察古人門徑。端趨向。於其槩則塞也。寢饋經史。旁通諸子百家九流。於其僞則割也。不寧惟是。唐宋清漢易判。魏晉清漢難判。淄澠既合。易牙能分之。書缺有間。箋注脫僞。微之諸子百家九流。有時而窮。則援及釋典道藏。秕糠塵垢。尙堪陶鑄。矧其精者。啓我質我。不猶愈求野乎。然非受性精敏。一覽便記。又烏能宏通博辨差擇眇詮若是。而邢文端亦嘗以經師人表稱之。今考俞氏之書。方面之多。采輯之富。實未可以一家之學範圍之。而其成績之所以至此。則方法縝密。目光利銳。二語足以盡之。

(甲)方法精密 清代考証學對於學術界貢獻最多。而其至鉅者厥爲聲音訓詁。往往一字音義。列證至百餘。精確無以復易。理初生當乾隆末葉。經學方面。諸老宿已有至優成績。似無發展餘地。則利用諸老治經之法。以向多方面發展。張石州序存稿云。理初足跡半天下。得書即讀。讀即有所疏記。每事爲一題。巨冊數十。鱗比行篋中。積歲月。證據周徧。斷以己意。一文遂立。由此可見理初治學方法之審慎。今一事爲一題之稿冊。雖不可復覩。其見存之劄記。皆讀書時隨筆疏記。標題之有無不同。而以聯想所及之材料附之。其他時所得。則書於別紙而簽誌之。及材料蒐集既富。而後始操觚爲文。是所成立之見解自精密。如類稿十一。百里奚事異同論。以孟子萬章謂百里奚自鬻于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之說爲非是。因徧考東漢以前之書。而詳列其異同。謂百里奚爲故虞臣。於秦爲賢大夫。孟子非柱史。周室班爵祿。不得其詳。本朝取民之制。推詩大田而知之。百里奚異時異國。何當必能詳其出處。又類稿卷十五韓文靖公事輯。易安居士事輯。二篇各六千言。引書至數百種。爬梳排比。鈎稽年月。無一字無來歷。其論韓文靖曰。文靖可謂賢者矣。荒謔蓋有託也。李穀探囊之談。僧文瑩玉壺清話。謂李相戲貼書。言歐陽脩南唐世家。以爲正陽之言。通鑑二百七

十五及宋史李穀傳。並云熙載將南渡。密以語穀。穀送之至正陽。因有此言。其說是也。歐史譏文靖不能有爲。宋史謂穀後果如其言。然穀實未嘗取江南。但元宗時擾淮南耳。李擾壽陽不得。退保正陽。役夫芻糧。均致陷沒。未曾見大江也。後人反附和之。晉漢之間。文靖固有言矣。失此不爲。則無可爲者。其言不用。卽終身不作相。眞沈毅堅決者。玉壺清話云。李相親征江南。賴文靖卒已數歲。胡寅讀史管見。則云文士高談。非李沈毅有智略之比。不知李穀卒于建隆元年。其後十一年。當宋開寶三年。文靖始卒。豈得云穀征江南。文靖卒已數歲。文靖痛心疾首之言。亦非高談也。文靖重立頭陀寺碑文書陰云。鼎興文物。教被華夷。如來妙旨。悉已徧窮。百代文章。罔不備舉。故是寺之碑。不言而興。陸游入蜀記。謂其妄謬誇誕似矣。又謂李主恨不及相之。其惑若此。何以久存。以一碑陰之故。痛詆其君臣。南唐未得罪于宋。宋臣詈之。不足爲忠。夫黨于其君。人之常過。且過頌其君與過頌其相者孰愈也。南唐固不存矣。元逼南宋。絕類宋逼南唐。宋居然有陸游。又何嘗久存乎。宋龔鼎臣東京原錄云。青州龍興寺天宮院石柱熙載墨迹。王子融宰益都。將刻之。其兄沂公以爲墨迹難得不可刻。至元豐中。鼎臣守青州。懼其滅沒。卒刻之。北宋之人。識過南宋遠矣。宋乾德五年。爲丁卯。開寶元年戊辰。二年己巳。三年庚午。文靖以庚午卒。歐史云乾德五年卒者非也。又言乾德五年以爲中書侍郎。勤政殿學士。韓熙載爲中書侍郎。百勝軍節度使。兼中書令。馬令南唐書則云。贈中書侍郎。今江南通志壇廟祠墓附云。南唐中書侍郎韓熙載墓在江寧縣梅岡。亦依馬書以爲最後贈官。江西吉水縣上都右街龍光禪院。故元寂禪師塔碑。則署開寶二年朝議大夫守中書侍郎充光政殿學士承旨上護軍南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韓熙載撰。此官當最確。今按年記之。其贈同平章事。鄭文寶江表志云。左右言無此例。後主言當自我始。史虛白釣磯立談。及馬書。歐史。續長編。皆言左右引劉穆之事。今從其多者。其右僕射惟墓志有之。亦最近最確也。馬書傳與江表志所載。分司使上表。參差不齊。江表志言表上遂免南行。亦非也。馬書言奉使臨川。借官錢。今不得奉使事。但存其放免案耳。徐鉉與文靖相接。爲作墓志云。夫人李氏蔣氏。而馬書傳云。里民趙氏女有美色。娶爲正室。其或誤記其姓。卽溧水蔣氏與。沈括夢溪筆談。彭乘墨客揮犀。並云文靖圖面小而美髯。面小者。對韓愈面肥言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自言家有此圖。乞食歌院事。龍衮江南野錄。鄭文寶南唐近事。許顛詩話。周密癸辛雜識皆有之。世人皆言文靖

不約束侍婢。癸辛雜識邵氏聞見後錄。言妓樂數百人。陶岳五代史補言女僕百人。續長編言數十人。馬令書。陸游書。玉壺清話。馬端臨經籍考。宋史南唐世家言四十餘人。粥粥乎哉。可謂盛矣。女伶私人。何足爲諱。故亦廣輯之。編錄稱勞。或亦重艾之次軸矣。其論李易安云。宋史李格非傳云。李清照詩文尤有稱于時。嫁趙挺之之子明誠。自號易安居士。無他說也。藝文志有易安詞六卷。通考經籍考引直齋書錄解題止漱玉集一卷。解題云。別本分五卷。詞今存。書錄打馬賦一卷。解題云。用二十馬。大約與携蒲相類。藝文志言文集七卷。明焦竑國史經籍志云十二卷。則并詞五卷。惜其文未見。嫻嫻記四六談塵宋文粹拾遺並載易安賀孿生啓云。無午未二時之分。有伯仲兩楷之似。既繫臂而繫足。實難弟而難兄。玉刻雙璋。錦挑對襟。注言任文二子孿生。德卿生于午道卿生于未。張伯楷仲楷兄弟相似。形狀無二。白伋兄弟。母不能辨。以五色采繩。一繫于臂。一繫于足。其用事明當如此。讀雲麓漫抄所載謝葦崇禮啓。文筆劣下。中雜有佳語。定是竄改本。又夫婦訐訟。必自證之。啓何以云無根之謗。余素惡易安改嫁張汝舟之說。雅雨堂刻金石錄序。以情度易安。不當有此事。及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采鄙惡小說。比其事爲文案。尤惡之。後讀齊東野語。論韓忠穆事云。李心傳在蜀。去天萬里。輕信記載。疎舛固宜。又謝枋得集亦言繫年要錄爲辛棄疾造韓侂胄壽詞。則所言易安文案謝啓事可知。是非天下之公。非望易安以不嫁也。不甘小人言語。使才人下配醜僧。故以年分考之。凡詩文見類部小說詩話者。考合排次。至紹興四年。易安年五十三。又紹興十一年。五月十三日。葦崇禮壻陽夏謝伋寓家台州。自序四六談塵。時易安年已六十。伋稱爲趙令人李。若崇禮爲處張汝舟婚事。伋親其壻。不容不知。又下至淳祐元年。時及百年。張端義作貴耳集。亦稱易安居士趙明誠妻。易安爲孿。行迹章章可据。趙彥衛胡仔李心傳等不明是非。至後人貌爲正論。碧鷄漫志謂易安詞于婦人中爲最無顧藉。水東日記謂易安詞爲不祥之具。此何異謂直不疑盜嫂亂倫。狄仁傑謀反當誅滅也。且啓言牛蟻不分。灰釘已具。弟既可欺。持官文書來。輒信身幾欲死。非玉鏡架。仕亦安知呻吟未定。強以同歸。猥以桑榆之末影。配茲醜僧之下才。易安老命婦也。何以改嫁復與官語。又言視聽才分。實難共處。惟求脫去。決欲殺之。遂肆欺凌。日加毆擊。豈期末事。乃得上聞。取自宸衷。付之廷尉。是又閨房鄙論。竟達闕廷。帝察隱私。詔之離異。夫南渡倉皇。海山奔竄。乃舟車戎馬相接之時。爲一醜僧之婦。從容再降玉音。宋之不君。未應若此。審視金

石錄後序。始知頌金事白。綦有滷洗之力。小人改易安謝啓。以飛卿玉壺爲汝舟玉臺。用輕薄之詞。作善謔之報。而不悟牽連君父。誣毀廟堂。則小人之不善于立言也。劉時舉續通鑑云。紹興四年八月。趙鼎疏言草澤行伍。求張浚不遂者。人人投牒醜詆及其母妻。四朝聞見錄。有劾朱文公閩閩中穢事疏。及朱謝罪表。蓋其時風氣如此。齊東野語又云。黃尚書由妻胡夫人惠齋居士。時人比之易安。嘗指摘趙師巽放生池文。誤惠齋已卒。趙爲臨安府誘其逃婢。證惠齋前與棋客鄭日新通。遂黜配日新。而尚書以帷薄不修罷。按白癩髓云。師巽初居吳郡。及尹天府日。延喬木爲門客。喬教師巽子希蒼。制古禮器于家。釋茶。黃尚書欲發遣之。師巽乃毀器逐喬。是師巽與由以黜配門客相報。又值惠齋有摘文之事。乃並誣惠齋。其事與易安同。夫小人何足深責。吾獨惜易安與惠齋以美秀之才。好論文以中人忌也。易安打馬圖言使兒輩圖之。合之上胡尚書詩。蓋易安無所出。兒輩乃格非子孫。故其事散落。今于詞之經批隙及好事傳述者亦輯之。于事實有益。可備好古明理者觀覽。其僅見漱玉集者。此不載也。凡此所論。皆足爲古人辨冤。而其羅列証佐。多至百數十事。而情實昭然。不待駕詞雄辯。其是非自明。此方法實肇始于晚明之際。至清季而益加密。明陳季立之爲毛詩古音考也。自謂爲考据列本證旁證二條。本證者。詩自相証也。旁証者。采之他書也。二者俱無。則宛轉以審其音。參伍以諧其韻。其据古求証之方法。已導夫清儒之先路。至顧炎武則尤貫通博瞻。每一事必詳其始末。參以証佐。而後筆之于書。故引証浩繁。而牴牾者少。語必博証。証必多例。閻百詩以之而治經。馬苑斯以之而考史。理初治學。則又本此方法而益遼密。故能超過前人。此梁啓超氏所以推其學長于局部考據也。

(乙)目光銳 理初之治學方法。既完備精密。則其考据事實。自趨入實事求是一途。而不爲前人之說所蔽。其存稿中有酷儒莠書。愚儒莠書。談元莠書。誇誕莠書。曠達莠書。悖儒莠書。佛徒莠書(此條見類稿)諸則。于古人之說之闕于事情者。必加以考證而求信。如酷儒莠書云。夾谷之會。左傳云。齊犁彌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孔子以公退曰。士兵之。穀梁傳云。齊人鼓噪而起。孔子使司馬止之。蓋齊以兵來。魯以兵應之。史記齊魯世家所載是也。穀梁又增一事云。齊人使優施舞于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史記孔子世家云。倡優侏儒。爲戲而前。孔子曰。匹夫笑惑諸侯者。罪當誅。有司加法焉。首足異處。齊侯懼而動。陸賈新語云。優施舞于魯公之幕下。孔

子曰。君辱臣當死。使司馬行法斬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人懼然而恐。後漢張升傳。守外黃令趨明威戮。曰。昔孔子暫相。誅齊之侏儒。手足異門而出。故能威震強國。反其侵地。後升以誅死。此四引孔子之事。乃委巷窮儒伎螿之心無所洩。造此莠言上誣聖人。不可訓也。優人笑惑乃其職。于禮宜却之。于法無死罪。且魯豈當殺齊優。實其說是行不義而殺不辜。齊人怒而魯君不返也。愚儒莠書云。朱弁曲洧舊聞云。建隆間。竹木務監官患所積材植長短不齊。乞翦截。俾齊整。太祖批其狀曰。汝手指能無長短乎。胡不截之使齊。長者任其自長。短者任其自短。弁親戚有見此狀及批者。其言似可信。邵博聞見錄則云。破大爲小。何若斬汝之頭乎。言已近妄。王鞏清虛雜著。則云三司奏截大枋。太祖皇帝批其狀曰。截你爺頭。截你娘頭。其愛物如此。周密齊東野語。則謂手指言文弱無氣象。太祖以三司截模枋大材修寢殿。批曰。截你爺頭。截你娘頭。別尋將來。真大哉王言也。此何王言氣象。蓋以史記漢高祖慢罵而做以爲書。其愚如此。：王闢水燕談錄。：：又云。堯咨守荆南。宴集以弓矢爲樂。母夫人曰。汝父教汝以忠孝輔國家。今汝不務行仁化。而專一夫之伎。豈汝先人志耶。杖之。碎其金魚。射爲六藝之一。州將習射。乃正業忠孝之行也。受杖當解金魚。杖碎金魚。金堅且碎。人骨折矣。襄門賤婦。亦不至此。堯咨母不當有此言。此事明方昕集事詩鑿。引此爲賢母。著書者含毫吮墨。搖頭轉目。愚鄙之狀見于紙上也。談元莠書云。宋蘇軾言每日胸中出少許議論。積久便成一書。此宋時習派。不問是非。甚害事也。五總志云。王介甫以動靜問東坡。東坡曰。精出于動。神守爲靜。動靜即精神也。按精靜同聲。神从申動也。蘇說乃相反。澗水燕談錄云。晁迥言人耳有靈響。聽于靜中。似鈴聲遠聞者。耆年之後。愈覺清徹。如幽泉漱玉。如清磬搖空。如秋蟬曳緒。以爲三妙音。石林燕語云。晁迥晚年耳中聞聲。如簧。如雷。如鈴。如潮。如磬。如蟬。如泉。爲學佛仙之驗。按此衰年骨枯之病也。耳脈在腎。骨之本在腎。腎枯則骨之相接處不潤。故精澀神疲。喜按摩。欠伸。頭骨不動。腎枯則頭昏失志。骨之腠理磨響。耳根自聞之。乃以爲妙。此種議論雖少許。然不如不出也。誇誕莠書云。四庫提要以蔡條鐵圍山叢談爲文章中小人之雄。蓋以其文奸怙惡。梁溪漫志亦以爲無忌憚之小人。然此誇誕短見之書也。誇誕乃小人之常。惟條言實有不可解者。稱宋故事。天子誕節。宰相獨登殿上天子萬壽。天子還內。宰相夫人獨登殿奉觴上天子萬壽。仍以紅羅銷金須帕繫天子臂。此儒臣之至榮云云。宋立國亦有法度。不當有此故事。而

條言蔡京妻嘗爲之。按宋史姦臣傳云。帝幸蔡京第。命坐傳觴。京謝表云。主婦上壽。請醕而肯從。京子攸爲開府少保。得與宮中祕戲。侍曲宴。多道市井嫖誕浪語。妻宋氏。出入禁掖。乃知母子姑婦。同此污穢。而條又誣之爲宋朝故事。謂宰相夫人皆如此。則是誣哲宗以上。而于此自暴其母之醜。君臣父子夫婦之倫。皆無之。即在誇誕之中。亦是莠言。正人君子不忍信也。曠達莠書云。晉人元虛之學。大臣世族。賣國肥身。流毒甚久。事由父子兄弟。漠不相關。而君臣朋友因之潰敗。子以字呼父。弟以火攻兄。已不足責。謝氏家範。差勝于王。然晉書謝元傳云。謝安曰。子弟亦何與人事。而正欲其佳。元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于庭階耳。宋書謝宏微傳云。宏微讓財不爭曰。分多共少。不至有乏。身死之後。豈復見關。此皆千年所傳名言。謂子弟不與已事。死後不復見關。其言慘忍刻愜。欲于君臣朋友之際。望其終始。豈可得乎。蓋其心可疑矣。此又老莊釋氏之莠也。惇儒莠書云。呂氏春秋言湯克夏。大旱七年。乃以身禱于桑林。自以爲犧牲。用祈于上帝。民乃大悅。雨乃大至。淮南子言湯時天旱七年。卜以人祀。湯言我自當之。乃使人積薪。剪髮及爪自潔。居柴上。將自焚以祭天。火將然。卽降大雨。此凶年鼓亂之惇言也。佛徒莠書論云。宋書天竺迦毗黎國傳云。元嘉時。慧琳著均善論曰。周孔爲教。積善不過子孫之慶。累惡不過餘殃之罰。報效止于榮辱。誅責推于窮賤。視聽之外。冥然不知。廣弘明集。梁武帝天監三年。四月十一日敕云。老子周公孔子。雖是如來弟子。而化跡旣邪。止是世間之善。不能革凡成聖。唐法琳破邪論云。傅奕奏曰。但聞郊祀上帝。琳彈之曰。員壇南郊。不免殺生之咎。豈如佛戒不殺爲先。太平廣記崇經像引傳神錄云。會昌六年正月。有人至周穆王陵。聞神人言錄西海君當與李某同日錄。李某坐毀聖教。減一紀算此皆中國人言也。謂天有咎周孔冥然跡邪。爲唐武宗民。直斥其君之名。而云鬼卒錄之。學佛之人。豈宜作此言乎。有學佛者曰。君作此言。墮拔舌獄矣。學佛者逆天背君非聖。又欲拔人舌。可謂諸善莫作。衆惡奉行者也。佛法之衰。正由妄言之過。由上所述。理初之讀書論事。必考之于人情事理。而後始判其是與誣。絕不輕信古人之言以爲準則。非目光利銳曷克臻此。

蓋道光之際。國勢日微。外侮日亟。朝廷之紀綱已衰。四野之禍機已伏。承學之士。頗不甘心于名物訓詁之一途。而思想漸爲之解放。理初亦卽思想解放先聲中之一人。故其治學。雖仍乾嘉之端緒。而思想已非乾嘉諸老之所能比擬。其與

乾嘉相異之點。約有五端。分述于左。

一打破家法。學人門戶之見。烈于水火。治宋學者。往往譏漢學家爲淺陋。治漢學者。亦詆宋儒爲空虛。而漢學之中。又分古今文兩派。互相訐訟。不可究詰。理初治學。以漢學爲根底。而不蔑視宋儒。如皇極篇引朱子云。天卽理也。又云性卽理也。此粹然儒言。又書古文尙書冤詞後云。枚書固宋以來言精言微言心性者之資糧也。而朱子獨以爲疑。嗚呼卓矣。卦變篇云。古今言易者。鄭虞之外。惟朱子耳。是其于宋儒之長。亦甚推挹。惟于宋人惑經誣古則必辯。致知在格物云。大學本漢時詩書博士所雜集。後人誦之不熟。乃始有紛紛之論。至塗竄其文。深滅其誠意之義。宋人改之。謂是會子撰。明人改之。謂是子思居衛撰。又謂其說出于賈逵。使會子子思賈逵沒世後。又增一篇文字。爲尤妄也。洪範洛書義云。五代宋時有陳搏關朗種放邵雍劉牧之圖。一爲九圈一爲十圈。陳以十圈爲洛書。關以九圈爲洛書。蓋道士見聖人受命紀年。則亦有延康龍漢之號。見聖人設官分職。則亦有金闕上相之名。見僧徒撰有蘇由闕澤誑主之言。陳搏終南太乙碑亦撰漢武帝詔問有司奏案道藏三洞要典云。太乙元君。作九天之祖母。其諸太乙。則居衆辰之首。萬耀之先。爲天皇上相。見儒家易經有云太極河圖洛書。陳搏亦言秘傳有太極圖。又別有河圖洛書。今世通人謂宋洛書是太乙下行九宮。不知彼所謂洛書者本十圈也。宋人以八卦九疇爲妖妄。而反用九圈十圈之圖。請得質之。古所謂圖。五代宋所謂畫也。古所謂書。五代宋所謂字也。今九圈十圈之圖中無一字。止應名爲河圖洛圖。何以謂之河圖洛書乎。此道士無智之論。雖蘇張復生不能爲之解也。其於理學末流。亦關之而不稍爲姑息。古本大學石刻記云。某公循吏達官。好刊古本大學。自述曰。乾隆丙申。補五臺令。讀陽明全集。乃取古本大學朝夕尋繹。身體力行。遂於歷任所至。刊龍門壁。不忍聖賢真種子遂亡。又曰。司馬溫公全集。世多不見。官滇南時讀之。會因大學發揮數百言於其上方。滇南諸生藏焉。其自言得力者如此。乃所刊於五臺保德潁州開封濟寧者。皆明萬曆十二年南京戶部員外郎唐伯元所上之豐道生書。當時號爲魏政和石經。此又署王羲之書。……不謂爲陽明學者上下四方往來古今亦信之而不疑也。嘉慶七年五月。見打本於滋陽。記其與司馬文正文成之所以異者。翼有賢者。碎其石。以無成循吏之過。亦冀爲朱王之學者。倘肯略覽朱王之書也。不惟理學家誣古必辨。卽魏晉儒誣古亦必辨。異辨云。魏王肅。何晏。王弼。晉皇甫謐。唐啖助。趙

匡。陸質。宋孫復。王安石。此九人者。蔑棄典文。幽沈仁義。游辭浮說。波蕩後生。使易書禮春秋論語舊說盡亂。而王肅最爲精悍。此等處。足見理初於古今人之議論。毫無門戶之私。而純以不悖理之是非爲去取也。

二提倡人權。男女皆人也。而我國習慣。重男輕女。法律禮俗對於女子之裁判。種種不平。從未有爲之糾正者。理初主張男女平等。尤喜爲古才婦訟冤。如疏訟魯季姬子叔姬二女被誣。書舊五代史僭僞列傳之後及李易安事輯。均發千載之覆。詩集中更有題昭君圖詩序云。予於古之美人。獨念昭君及兩莫愁。以爲洛陽豐麗。石城閒曠。昭君則人才多智謀足明艷寡變而恬淡無營。母儀行國。閱十三載。然而中土人士。方且抒忱追慕。嗟失其所。競飾文詞。爭加事實。亦可喜矣。皆所以宣揚女德。又女子稱謂貴重。以娘子爲一家尊稱。託意至高。姬媵謂姬者美女之稱。貴妾呼媵。若以爲主母之姊妹也者。卽古之娣媵。又以明女君不妒忌。娣媵謂媵婦其位。娣媵其年。禮本人情。必各遂之。其義始備。妒非女人惡德論謂夫買妾而妻不妒是恕也。恕則家道壞矣。妒非女人惡德。妒而不忌。斯上德。女謂白居易婦人苦詩。其言藹然。莊子天道篇。堯有嘉孺子而哀婦人之語。書梓材成王謂康叔敬寡屬婦合由以容之語。而歎爲聖人言。以天方典禮有妻賢僕民之二弱。衣之食之勿命以所不能之語。而悟持世之人未有不計及此者。節婦說謂男子無再娶之儀。聖人所以不定此儀者。如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非謂庶人不行禮大夫不懷刑也。自禮意不明。苛求婦人。遂爲偏義。古禮夫婦合體。同尊卑。乃或卑其妻。古言終身不改身。則男女同也。七事出妻。乃七改矣。妻死再娶。乃八改矣。男子禮義無涯。而深文以罔婦人。是無耻之論也。出夫論謂古人稱名。必其義委曲可通。出兼男女。則寡與獨亦兼男女。……左傳齊崔杼生成及疆而寡。則兼男女也。詩鴻雁傳云。偏喪曰寡。本是達話。貞女說謂後世女子不肯受再聘者謂之貞女。其義實有難安。未同衾而同穴。謂之無害。則又何必親迎。何必廟見。何必爲酒食以召鄉黨朋友。世亦何必有男女之分乎。此又從理論說明女權者也。蓋遼古之世。母系社會中。女權本高於男子。漸進而至農業社會。經濟之權。操於男子。而女權日益沒落。封建之世。制禮立法。多深文以罔婦人。於是女子在社會之地位。遂不可與男子爭衡。自程子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之說興。寡婦再嫁。士夫羞言之。而社會待遇女子益酷。理初之提倡人權。無一非從男女平權之立場發言者。已開近日男女平權論之先河也。

三認識時代。人類之推理與想像。無不隨時代而進步。後人所認爲常識。而古人未之見及者。正復不少。後人考古。往往喜以今日之事情。測量古人。或以新說爲古人附會。多不能得其實。此不認識時代之過也。理初認一時代有一時代之見解與推想分別觀之。有證明天算及聲韻者。如與程式金書謂學當知古今之分者。天文測算小學聲韻二家。劉向之贍雅。且以夏歷不合爲僞。劉歆引經以證其術。後人又以時法說經。經義遂晦。依經立義。則嚙人子弟妄爭之。……當謂以渾說經則亂經。以經子證算則亂算。……經自有法。鄭以緯說之是也。大明自有法。劉宋所行者是也。算自有法。今算學生所用者是也。言小學者。不知聲音遞變。好言古音。……又多不問古人作文字之意。略有所聞輒欲執古改今。又不精審。竟成醜謬。見人強言字母。而自貽於方言。欲彼此不相曉。是人不須有言矣。更何須有音韻。又何問音韻之當否乎。書開元占經天體渾宗後。謂天部之學與音韻之變。或世異地異。不能強同。說經者引王蕃注。天依廣韻定讀。皆所謂非是之心者也。有專言天算者。如光被四表格於上下古文說謂緯書所言與算經事事皆合。經緯俱用蓋天也。其率周三徑一。後世王藩祖冲之更開密率。則虞夏史臣所不及知。不得引後證前。失其本旨。……今求渾天。取蓋天弟四衡其外則反之。無所謂四表其法。今是而古非。然古人已非矣。不得掩其非而沒其意。故鄭說專采緯義。不設渾天。正如書之王位。不得以漢唐之王當之也。蓋天論謂今求之經傳諸子史記。太初憲以前皆蓋天。蓋天實疏。不勞後人飾之。史記用蓋天論。謂渾天之說誠是。以之說漢書則不可。況以之說史記又進而說經乎。又況以回回西洋所得之數說經。夫知古而不知今。與知今而不知古。皆疏漏之說也。天門謂乾位在西北。以天門所在。蓋天之說也。渾天則不然。故說經宜通蓋天。不知蓋天則經子皆可疑矣。古憲論謂古憲不可行於後。後世之法亦不可以說經。蓋術雖工非經本意也。又云。事有沿革。貴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循文求義。各申厥旨。而後進求精密。庶亦舉妄破經義。詆毀古憲。二千年之陋習而空之。天事闕疑說謂東漢言聖人記日食者以正失朔。不悟聖人並不知日食而合朔也。日古證文答宣城張徵士炯謂古今名義不相蒙者。儒者當知其意。知春秋時吳楚。而疑今名江南者非也。知今江南而疑明名直隸者亦非也。日月之說。宣城定九梅先生之言是矣。元明人之言是也。然古人測之未詳。就其所見言之亦是也。有說地埋者。如揚田下下說謂揚州田下下。荆田下中。梁下上。此卽禹作貢時地力言之也。……年久土復而揚荆梁三州之田。皆後世之最上者。地力不同故

也。有說禮制者。古命於廟義謂古者爵命必於祖廟。以祖孫同廟。故就之。王制云。爵人於朝。秦漢之制。祭統云。古者明君爵有德必於太祖。乃漢時儒生測度之言。鄉與賢能論謂說者引唐事以況宋。已爲不達。况引周事以繩明選舉。經義益荒。援據失義矣。有證明古書詞例者。如書隱三年左傳後謂貳叛弑古語上下共之。秦漢以後。始定於一。今讀古書多險詞。當知古今之所以異。蓋吾人治學。每立一說。喜引後以證前。或執古以改今。而多未能直達事物之情。其所以有此謬誤者。良以不明時代之故。理初於古今異同之勢。詳言若此。庶考古者不致厚誣前人矣。（以上二點本蔡元培理初年譜跋。）

四研究邊疆。吾國學者治學之習慣。喜言考古。而多疏略近代史料。至若邊疆問題。尤少人道及。道光之際國力漸即削弱。有志之士。知寰宇土地之大。強國之多。外人制器之精。非從前隣疆小國可比。於是始留心邊務。理初同時之友。若張炯（著有澳門紀略）汪文臺（著有英吉利考略）魏源（著有海國圖志）張穆沈堯諸人。皆治邊疆史地。而理初於邊務治之尤力。癸巳存稿類稿中。若臺灣事輯。喀爾喀伊犁。阿拉善。蒙古。俄羅斯長篇稿跋。羅利。書西域兒聞錄後。荷蘭。駐劄大臣原始。臺灣府屬渡口考。澳門紀略。跋俄羅斯佐領考。俄羅斯事輯。緬甸東北兩路地形考。及海國紀聞等。皆不外考證形勢風俗。與夫審敵自鏡之言。而臺灣事輯引清聖祖五十五年十月上諭。海外如西洋等國。千百年後。中國恐受其慮。不意竟於今日驗之。此爲尤具遠識也。

五注意科學。吾國科學。向不發達。文學之士。吮筆弄墨。談玄紀異。往往與科學原理不合。理初既博通大算等學。有以闡正。又昔人之論醫者。皆以五行氣運之說。附會病理。多違亂黃書。背常逆理。理初有持素篇。分脈篇。持篇。證篇。爲三卷。凡四十五部。悉采靈樞素問。使成一家言。斟酌經義。文約而法存。一掃俗工附會之說。深合乎科學之條件。其自序謂附翁以來。至於小生。匝月寤思。庶幾神明。用經證經。以倫以次。不煩極論。畢陳古誼。我舒憤懣。志則不欺。中人以上。可以與知。則其爬梳靈素。整理群籍。以科學之方法。疏通古經。亦頗自負矣。

以上五端。皆理初之所以超邁前人者矣。理初之歿。迄今適百年。百年之間。科學之發達。已遠過於昔日。而治學之士。亦莫不皆曰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也。而細繹其程績。方法之正確。條理之精密。皆無以加乎俞氏之上。有聞必先。其俞氏之謂矣。

德蘇訂約珍聞

陳同富

一九三九年八月裏，英國駐德大使漢德森 Sir Neville Henderson 與德國元首希特勒疊次會晤的情形，在漢德森所著『使命的失敗』一書中，有很詳細的記載，本篇是一個德國人衛雅特 Rudolf von Wehr 對於某次會晤的記載。

一九三九年八月廿三日早晨，大約在九點半鐘光景，英國駐德大使漢德森的汽車，駛入了柏林飛機場的大門。漢德森在前一夜已經通知德國外交部，說他接到首相張伯倫一封信，要親自呈送希特勒元首。外交部回答說，希特勒元首現駐節白爾格霍夫 Berghof，請他親自送去。於是在動身的那天清晨，便由外交部派員陪同漢德森到了飛機場。因為漢德森聲明所負使命非常緊要，所以希特勒在事先早已得到這封密函的報告。

張伯倫密函裏面含着一種恐嚇的意思。他說大英帝國對波蘭的義務，業經英政府屢次公開聲明，決意維持到底，斷不能因德蘇協定而發生變化。

漢德森大使穿着一套紺青色的西裝，精神十分委頓，下車後慢慢底走到飛行場上。舉動上露着倉皇失措的樣兒。上機的時候，手上拿着一個用舊了的公事皮包。不覺忽然落在地下，把裏面的文件都倒了出來。有一個飛機上的侍者替他拾起來，整整拿了一路。

國務卿准次塞格 Herr von Weizsacker 和另外一位外交部要員赫維 Herr Hewel 都到飛機場歡送，並同坐飛機到塞次堡 Salzburg。這時候德國的外交總長里賓托蒲 Herr von Ribbentrop 正在赴莫斯科途中，所以這一次白爾格霍夫的會晤，便由准次塞格代理外交總長的職務。

飛行氣候十分佳妙。飛機到了塞次堡，降落下來。赫維先坐車去白爾格霍夫，二十分鐘後，漢德森大使也坐汽車前往。向例漢德森大使於每次乘坐飛機後至少總須休息三小時，纔出席什麼會議，或討論什麼重要問題。

赫維先到白爾格霍夫。當他走進希特勒辦公室的時候，希特勒剛剛接到一封報告波蘭虐待日爾曼人的電報。希特勒一語不發，手裏圍着那封電報，在房裏走來走去，極力壓制着他的情感。

忽然脚步停止了，仍舊不發一言，赫維便告訴他說漢德森大使來了。

『漢德森大使，』希特勒低聲的說，立在他的左右的人，都知道他這時的心理。

一會兒漢德森大使的汽車駛進門來，希特勒的侍衛立刻上前招待，並陪同走進屋內。侍衛長布里格納 Bruckner 首先表示歡迎，並替漢德森大使通報，然後陪同覲見希特勒元首。

這時漢德森大使與希特勒元首面對面坐在白爾格霍夫山上的房中。從窗中遠望出去，可以看見山頭的積雪。圍着棹子坐的，有希特勒，漢德森，准次塞格，赫維和外交部通譯員勒許 Loesch。

漢德森操德語先說：

『本大使代表大英帝國有一要函送達閣下。敝國初意特派重臣携函前來，但因情勢緊急，一切務期簡捷。尤以貴國與蘇聯訂約，實出敝國政府意料之外。』

希特勒回答說，他已看見過來函的德文譯本了，正預備草一書面答復，現在不妨將正式答復的內容，先說幾句。

漢德森又說：『本大使希望這種困難情形能够設法解決。爲全歐洲幸福計，英德兩國實有合作的必要。』

希特勒回答說：『這種情形，早就應當了解。』

漢德森又說：『敝國對波蘭疊次宣言保證，現在不能不履行這種義務。』

希特勒說：『貴國如認爲必要，一聽貴國履行義務。好像貴國出了一張空白支票，現在倒不得不兌現了。』

希特勒繼續着說，他在正式回文中，一再說明，英國對波蘭的保證，德國不能代負責任，反之，這種保證的結果，應由英國完全負責。英國對於這一點，應當充分認識。希特勒又說，他已經通告波蘭政府，如再有虐待日爾曼人事件發生，德國立刻便採取積極行動。又說，據報英國已在充分備戰，但德國仍不過作防禦計畫而已。『如果今天或明天我再接到這類舉動的情報，我便下令全國總動員。』

漢德森說：『那麼戰爭便無法可避免，閣下。』

希特勒又說：『如果我再接到軍事準備的情報，我只好立刻下令總動員。』

漢德森未及發言，希特勒繼續着說，在英國的人，總說政治空氣中有毒素，實則這種毒素，就是英國人自己放出來的。希特勒又說，若不是因爲英國人的緣故，他在當時一定可以和捷克成立和平協定，就是和波蘭，也可以解決但澤問題了。『每一個德國人都知道，此事應當由英國單獨負責。現在有成千成萬的日爾曼人在波蘭受着虐待，有的關在集中營裏，有的被驅逐出境。在我書桌上，堆着無數的證件，但是我到現在爲止，從未將他們公佈。』

希特勒又說，自從英國對波蘭宣言保證以後，他對於波蘭問題，不得不採取一種強硬態度。他不能坐視成千成萬的日爾曼人被波蘭屠殺，以滿足英國的幻想。

希特勒又告訴漢德森說，德國與波蘭自來和好。他曾向波蘭提出很公允的條件，希望得到雙方諒解。不幸爲西方列強所阻，致波蘭不敢接受。他又追述到捷克事件，如何英國的使館武官捏造德國總動員的謊言，以妨礙交涉的進展。

漢德森說：『但是，閣下，波蘭拒絕德國的條件，却在英國宣言保證以前。』

希特勒說：『大使先生，教全體日爾曼人聯合起來作他們領袖的後盾，沒有比張伯倫獎勵波蘭堅持但澤問題這個方法再好的了。』

希特勒繼續說，他深知英國不願和平解決，所以沒有方法進行交涉。他又說，所有他要說的話，都在回文裏面，但是他要此時聲明的，凡是人類可以盡力的地方，他都已盡到了。『英國不久便會把她最好的朋友變做仇人。你們就會認識

一個不同的德國，這個德國和你們所想像的完全不同。」

漢德森說：「敝國人民都知道貴國甚為強盛。這是在最近發生的事實上都已證明了的。」

希特勒說：「我對波蘭的要求，總算是最寬大的了，可惜竟被英國干涉。」

漢德森說：「貴國的要求，好像是一封哀的美敦書。」

這時希特勒極力搖頭，再把這次事變的經過向漢德森重述一遍，證明他的要求，決不是一封哀的美敦書。又用極堅決的口氣說：波蘭如再有虐待日爾曼人，或侵犯但澤城權利的舉動，他一定立刻報復。西方國家如下令動員，德國一定以動員回敬。

漢德森說：「這是一個恐嚇舉動？」

希特勒回答說：「不是，這是一個自衛政策。」

希特勒繼續討論西歐列強包圍德國的計畫，意在完全消滅德國。

漢德森說：「但是，閣下，敝國或任何西歐國家都沒有消滅貴國的意思。」

希特勒回答說，雖然經英大使堅決否認，但是他所得到的結論却不相同。為保護德國的西境起見，他曾費了九十萬萬馬克，建築了一條希格弗利戰線。

漢德森辯說，自從德國佔據捷克，英國輿論方漸漸的反對德國。

希特勒回答說，「捷克內部的擾亂，已經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況且當年灌輸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文明的，是德國，並不是英國。」

他繼續著說，照他看來，當時解決捷克問題的方法，實在再好沒有。捷克總統哈嘉，因為把困難解決了，心中非常愉快。但是英國當然不管中歐如何擾亂，——好像英國的目的正要中歐發生擾亂。

希特勒說，「我親愛的漢德森，我對於閣下個人並沒有責難的地方。閣下對於英德友誼的努力，我是非常敬佩的。」

漢德森回答說：「可憐我們兩國間就要發生重大的悲劇，閣下。」

希特勒慘然說：「照英國意思看來，戰事如果發生，一定要拚個你死我活，不過英國所損失的，恐怕比德國還大。」

漢德森說：「貴國大歷史學家克勞塞維次 Clausewitz 說過，戰爭往往發生意外的轉變，貴國與敵國人民各盡其天職而已。」

希特勒說：「德國從來沒有觸犯英國，不過英國却堅持反對德國。關於波蘭問題，英國的意見是，寧可發生戰事，不願德國得到有利的解決。」

漢德森重複說，他已盡了個人的能力。他最近曾寫給德國某閣員一封信，說希特勒元首費了十年功夫，纔得到全國的擁戴，似乎應多給英國點考慮的時間。

希特勒說：「但澤問題，英國站在反德的方面，使德國人民大為震動。」

漢德森說：「英國不過在原則上反對施用暴力而已，閣下。」

希特勒說：「大使先生，請閣下告訴我，英國對於凡爾賽條約的錯誤，有沒有解決的方法？」

漢德森想了一想，但並未發言。

希特勒立起來，走了兩步，又說道：

「德國人有一句成語，『要能生活必須有一對』。」

漢德森說：「張伯倫首相向來替貴國帮忙，屢次表示親善態度。」

希特勒說：「在今年春天以前，我想確是如此。」

漢德森說：「至今並沒有改變。」

希特勒說：「事實重於雄辯。」

漢德森一言不發。希特勒眼看着漢德森也沈默下來。漢德森好像委頓底了不得，精神一點不能集中的樣子，勉強抬起頭來，望望屋裏的陳設。希特勒忽然想起手裡圍着的那封電報，慢慢的把牠展開來，重新讀了一遍，開口說道：「大使先生，我剛纔接到一封電報，不過幾個鐘頭以前，又有五個日爾曼人在波蘭被人謀害，死得極慘。」

漢德森又沈默了一會。忽然低聲說了幾句話，完全關於另外一件事。

『那麼貴國政府是準備和蘇聯訂約了。預料必須經過很長而且很困難的交涉。把這些人約束在一個條約內，是一件極不容易的事。俄國人善於在各種問題快要解決的時候，忽然提出新的問題，簡直是沒有夢見過的問題。閣下不久必能覺察到這一點。敝國是早有這種經驗的了。』

希特勒並沒有回答漢德森的話。漢德森站了起來，屋裏的人個個面現憂容，因為漢德森面色蒼白得可怕。漢德森說他仍舊希望英德兩國能設法諒解。他準備先下山到塞次堡，靜候希特勒元首對英國的覆文。希特勒回答說，一俟回文繕就，便立刻通知他。希特勒和漢德森握手送別，由勒許陪着，一直駛回塞次堡。

英大使剛剛離開白爾格霍夫，里賓托甫便從莫斯科寄來一封電報，說一切進行順利。

希特勒元首走到白爾格霍夫的看台上，遠遠望下去，見一個黑點如飛的過去，那便是英大使所坐的汽車。

在汽車裏漢德森感覺異常疲乏，斜靠着車墊坐着。天氣非常的熱，太陽光照着兩傍野景，鮮明無比。村裏的人認得是英大使的汽車，遠遠的向他揮手表示歡迎的意思。

英大使向着四圍山色和可愛的村民，微微欠身，表示感謝。口裏說道：『戰爭就要來了，可慘得很！』

一會兒英大使的汽車開到塞次堡一家大旅館門口停下來。英大使和勒許同吃午餐，初時仍舊很沉默，慢慢的也就談笑風生起來。飯後英大使回到替他預定的房間裏去休息。

到了四點半鐘，赫維忽然從白爾格霍夫打來一個電話給勒許，說元首立刻請見英大使，英大使重新又坐車往白爾格霍夫。

這時天氣驟變，迅雷急雨，打得車皮直响。四圍山谷都被煙霧籠罩，雖然遠處的高山頂上還可以看見日光。

英大使和勒許第二次覲見元首的時候，座中只有准次塞格一個人。希特勒剛剛辦好對英國的覆文，現在把副本交給英大使。這是一個直捷了當的回覆，文中明明白白的說，德國政府對於波蘭及但澤發生的事件，萬不能再容忍，波蘭走鄰

和但澤問題，必須立刻解決。這件回文是寫給英國首相張伯倫的，裏面有關於英法軍備的幾句話：

『茲宜奉告閣下者，此項軍事計畫一旦付諸實行，敝國立即下令總動員。』

漢德森讀到這一句，忽然停止了，他不明白這一句德文的意義。他需要勒許解釋的，只有這一次。全文讀完了，漢德森表示無限遺憾的意思。

希特勒直捷了當回答說：

『英國政府裏面有人要和德國開戰。』

英大使表示，英政府全體均對德表示好感。

希特勒說：『我不能相信貴國的陸軍總長倍里夏 Hore Belisha。』

漢德森說：『張伯倫首相對德的好感，可以從他不許邱吉爾入閣一點，充分證明。英國人民決沒有仇視德國人的意思。仇視德國的，除非是猶太人，和不贊成國社主義的人。』

希特勒說：『我親愛的漢德森，我當然不把你個人列入德國仇敵以內，但是我和英國的關係，可說沒有一次不失望。』他繼續說，英德兩國間，不是諒解，便是戰爭。如果英國要開戰，換句話說，如果德國被英國壓迫不得不起來自衛，那麼最好趁他剛好五十歲的時候來作戰，不要等他活到五十五歲或者六十歲時再來。因為趁他年輕時候，可以充分發揮他的能力，守衛國家。在他本是一個軍人，戰爭毫無有什麼稀奇。德國沒有一個人不明白，如果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是他做德國首相，德國斷不會戰敗。

英大使一語不答。希特勒立起來走到英大使身邊，口裏說道：

『波蘭再要挑釁，我便立刻行動。但澤和波蘭走廊問題，早晚總要解決。請閣下注意這一點。去年十月二日那一天，差不多我們的軍隊已經開拔了。關於那一點——我的保證。』

英大使站起來。

希特勒說：『情形就是這樣。』

漢德森說：『是否這就是閣下最後的回覆？』鄙人還有可以解釋的地方嗎？』

希特勒說：『親愛的漢德森，在閣下個人已經盡其所能。誰知道何時我們再能相見！』

最後希特勒告訴英大使，說德國政府的正式覆文，準定於明天由倫敦駐英大使面呈英政府。漢德森搖搖肩膀，好像很憂鬱的樣兒。

會晤就此告終。英大使和勒許同回塞次堡的飛行場。在汽車裏面，英大使忽然向勒許說道：『我覺得我做大使已經失敗了。我希望我的辯才能够更好一些。』到柏林去的飛機中只有兩個人。遠望西方黑雲如墨，裏面發出一道白光，這便是德國外交總長的坐機，載着英大使漢德森會晤歸來。

英大使的飛機降落白爾格霍夫的時候，同時有兩架德國科登大飛機在莫斯科機場降落。

在飛機場上有小小的一羣人，外交委員波譚金 *Potentin* 率領着幾位政府人員，還有德國駐俄大使許倫柏 *Count von der Schulenburg* 率領着全體館員，和義大利駐俄大使幾個人。那兩架德國科登大飛機降落以後，慢慢地開到歡迎的羣衆面前停下來。德外長第一個從機內走出來，站在梯級上，向飛機場四面大概望了一望。只見無數的俄國飛機，團團停在四周，裏面有驅逐機，有轟炸機，還有偉大的巨型機。在兩個最高的旗竿上，正掛着兩面卍字旗迎風招展。

里賓託甫一直向波譚金走過來，和他握手，又和其他政府人員握手，大家一起向應接室走去，預備好的汽車都在應接室那邊等着，兩傍身穿制服的警察，一律立正。

俄國人嚴肅的面上，也忍不住表現感動的意思，這剎那光景在歷史上的重要，人人都知道，不問是俄國人，或是德國人。

一個西歐的強國——德意志，派了牠的外交總長，來和俄國商訂協約，難道不是歷史上的一件大事？

近來到莫斯科商訂條約的，也有很多人。就如英法所派的軍事委員，這時也還住在城內。不過俄國政府曾經說過，這些人都是些三等脚色，沒有一個有商訂條約的全權。他們怎麼能交涉！好像是一羣小販。他們雖然極力想得俄國的協助去消滅德國，但是他們完全不顧俄國的利益，總是推三阻四，令人生厭。並且他們根本沒有訂約的權力，縱使他們有

訂約的權力，也還須請示國會。

現在來了一位里賓托甫。他是直接奉希特勒元首的命令到俄國來訂約的。凡是他簽字的，就能够拘束德國。和以前來的人大不相同。

他的對手方便是俄國的外交次長波譚金。波譚金和到場的人，除特務人員外，一律都穿着深黑色的西裝。里賓托甫訪俄的程序，預定於當天下午四點鐘約同德國駐俄大使入城，與俄政府開始交涉。

里賓托甫一行人直駛入德大使館。德大使現住的地方，就是從前的奧國大使館。匆匆的用了午餐，里賓托甫便偕同德大使赴俄國政府謁。

俄政府招待這兩位外交大家到一座新建的辦公廳內。一路上的政府官員和特務人員都向他們行禮，他們幾個人一直走到外交總長莫落托夫 Molotov 的辦公室內。

這間辦公室很寬大，緊靠着史他林的辦公室，四圍裝着美麗的牆板；牆上掛着幾張像片，高處只到眉際。正對着門口有一座斜牆，牆下放着外交委員的書棹。前面向左，擺着長長的一張會議案，上面鋪着綠色絨布。整個房間的印象，是清潔合用。

里賓托甫剛走進房門，那扇通史他林辦公室的門忽然開了，史他林親自出來歡迎他。

兩個人面對面的立着；一面是里賓托甫，身材瘦長，面帶微笑，那一面是史他林，胖胖兒身軀，不高不矮，下面穿着馬靴，上面披着件一口鐘。照他的服裝舉止看來，不過是一個普通的工人。但是他微笑的神氣，和里賓托甫握手讓座的姿態，歡迎許倫伯的熱烈，種種方面，都可以表示他的沉靜態度。這個人就是史他林，神祕的史他林，他的面貌，許多外國人還未曾見過，世界上的一個大國，現在完全被他統治。

他走出以前並沒有什麼儀式，也沒有一個人向他深深地鞠躬；他遠遠地坐在長案的那一面，好像是一位旁聽者一樣。照他那樣仔細觀察里賓托甫的神氣看來，誰是俄政府的主人，已經毫無疑義。莫落托夫開始發言，幾分鐘後，史他林對於來賓的性質已完全明瞭，便也參加討論。里賓托甫立刻覺着這不是一個說客氣話的地方。德俄兩大國的命運，就要在

未來的幾分鐘中決定。所以他就照此進行。

他在幾句話裏，便把德國的意見合盤托出。他說明德國的希望，並要求俄國的援手。舌人把他的話譯成俄語。史他林十分注意的聽。有時湊近一些，問一兩句話。里賓托甫回答了。他的提議很明白。停了一會，史他林一隻手放在一隻手上，用那一隻手慢慢的摸他的短髭。忽然立起來，兩個人互相望了一會。史他林很清楚的說了一句『就是這樣辦罷 Or arasho』。事體就是這樣決定了。

大家再開始詳細討論，逐條逐條的研究。里賓托甫須要請示希特勒元首的，只有一點。

同時莫斯科的外國新聞記者，麇集德國大使館，探聽消息。英美的各大報館在莫斯科都有常駐代表。當然，法國和其他各國也都有記者在莫斯科。柏林外交部職員司徒亞切 Herr Studacher 隨同里賓托甫到俄，向各報記者回復，說會議尚未完畢，並無任何新聞可以發表。但是各記者仍舊包圍着不退，總希望得到點綫索。

到了下午六點鐘，里賓托甫從俄政府出來，同許倫伯同車回到大使館。這時莫斯科天氣正熱。街上擠滿了行人，十字路口的指揮燈，一會兒開了，一會兒關了。那天夜裏德大使館特舉行盛大宴會，招待莫斯科的德國僑民。

事實上英法派來的軍事委員還住在莫斯科。他們住的地方，碰巧在奧國使館隔壁。不過這幾位紳士，恰好『不在家』，他們這一天的工作，便是參觀了一個博物館。

德大使館預備晚間宴會，非常忙碌。因為雙方希望當晚就能簽訂協定，所以里賓托甫急急的想把那發生疑問的一點，請示希特勒元首。

他給希特勒那封電報，內容有相當的長，繙成了密碼以後，便用水線經過波羅的海直寄白爾格霍夫。

在大使館的樓下，客人漸漸地多了。樓上的職員，正盼望着白爾格霍夫的回音，里賓托甫約定當晚九時重到俄政府。

久等沒有回電，便知道電報沒有打通。再設法與白爾格霍夫接通電話，一字一字把密碼報過去，那邊再一字一字的譯出來。一句完了，便立刻送到希特勒元首的辦公室去，離開英大使在這裏，不過幾小時光景。

大使館中的宴會正在進行。許多人陪着里賓托甫又到俄政府去。這時還在向白爾格霍夫通報，所以德元首的回音當然

沒有來。

開會剛一會兒，里賓托甫接到了希特勒元首的回電，只有「照准」兩個字。

交涉便就此完成。德蘇互不侵犯互相協商條約，從此便成爲事實。

這時正是下午十點鐘。條約已經定好。史他林走到里賓托甫面前，和他很熱烈的握手，口裏說道：

「我希望有一天會見希特勒元首。」

閉會後，大家走到另外一間房裏。互飲德俄的名酒，祝彼此健康。史他林非常客氣，精神極爲愉快，他下令把攝影師傳了進來，親自把各人的地位排好。史他林讓人攝影，是件希有的事。

德國代表和他們的地主周旋了一會，便起身告辭。回到大使館，里賓托甫再和希特勒通電話，等了許久纔接通，聽見那一面希特勒的聲音。

里賓托甫清清楚楚的說：

「我的領袖，條約已經訂好了，我準定明早回國向領袖報告。恭喜，我的領袖。」

希特勒元首只回答了一句話：「很好。」

八月二十五日，希特勒元首再約英大使漢德森到首相官邸會晤。

這時整個的官邸佈滿了期待的空氣。只要英大使和他的政府能表示諒解希特勒元首的話，便立刻可以促進世界和平。

事實上只要他們能善意的領會。

但是誰去傳遞這個消息呢？只有漢德森。

德國官場對於這一點，不免表示憂慮。官場中沒有一個人不歡喜漢德森的。他有他的缺點，這是他在柏林這麼多年人都都曉得的。

最近大家都覺得英大使好像有些變了，雖然這事完全與政治無關，但是影响他個人的行動却很大。大家都覺得英大使

有點精力不濟，對於他的健康問題都很發愁。

那時的情形是怎樣呢？關係英德生死的重要問題，正在討論之中。必須有一個完全健康的人常駐柏林，斷不是一個龍鍾病人可能勝任的。

但是又不便請求英國另派大使。這未免太和漢德森下不去了，沒有一個人願意使他傷心。

從另外一方面說，他和德國政府裏的人，相處得極好。他甚至把戈林將軍 Hermann Goering 算作他的朋友。

德國政府曾經用種種巧妙方法，想英國另外派一位大使。只要有點機會，便祕密的把這個意思傳達英國政府，可惜英國政府老是不能領悟。到了後來，爲避免雙方誤會起見，始終沒有提出召回大使的問題，一切聽其照常。

所以在星期五下午一點半鐘，英大使坐了他的黑色轎車，一直來到首相官邸。是領袖請他來的。德國元首要和他說什麼話？漢德森疲乏和焦慮的樣兒，更甚於平日。

希特勒和里賓托甫親自出來迎接他，其餘的人都立在後面。

希特勒開口說：『大使先生，我們在白爾格霍夫談話將畢的時候，你曾經表示，希望英德兩國有一天能互相諒解。我再三考慮，決意向英國更進一步，就和我們對俄國一樣，成立協定。並且昨天英國下議院開會，邱吉爾和哈立法斯兩位說的話，更使我不得不再和你討論一次。張伯倫說德國想獨霸世界，簡直是一句笑話。大英帝國佔了一千四百萬平方里，美國佔了三百二十五萬平方里，德國不過只佔了二十萬平方里。誰想征服全世界，不是很明白了嗎？』

英大使不發一言。他不明白希特勒是什麼意思。

希特勒把身子向前靠了靠，很沉著的說道：

『波蘭的挑釁行爲，已經無可容忍，也不必問誰應該負責。如果波蘭不願代爲負責，可見波蘭已不能維持軍紀。昨晚德波邊境上共發生了二十一樁事件。德軍方面極力嚴守紀律。所有事件，都由波蘭先行挑釁。如果波蘭政府聲明不能負責，我只好說他們已沒有約束人民的能力。』『德國現在決意把東境這些無可容忍的情形立刻制止。不但因爲要維持秩序紀律，並且因爲要保障歐洲和平，不能不出此一着。大使先生，歐洲和平就是我所最關心的。但澤與波蘭走廊兩個問

題必須設法解決。」

漢德森回答說：「閣下，德蘇協定不能改變敝國政府的主張。敝國政府亦不能對波蘭負食言之咎。」

停了一刻，希特勒慢慢地說道：「貴國首相所發表的演說，也不能改變德國的態度。這篇演說的結果，只有戰爭，無限制的血戰，比起上次歐戰來，不知還要殘酷多少倍，但是，大使先生，當然貴國政府知道，此次敝國再用不着東西雙方同時應戰。我們與蘇俄成立的協定，沒有附帶一點條件，可見德國的外交政策已根本改變了。德蘇兩國無論如何決不開戰。並且這次協定還保障我國長期作戰的一切經濟需要。」

英大使聲明說：「敝國既然答應了波蘭，就不能袖手不管。」

希特勒呆了英大使一會兒，說道：

「我常常想使英德兩國互相諒解。英德如果開戰，或者會有利德國，但決不會有利英國。」

英大使插嘴說：「這樣一個戰爭，在英德兩國太可怕了。」

希特勒回答說，他情願終身從事文藝，不願參加戰爭。他又說不願把德國變成一座軍營，雖然遇到必要的時候，他可以把德國變成這樣。他又向英大使保證，和波蘭解決各項問題，不至於十分嚴酷。

他又說道：「但是德國和波蘭的問題必須解決，也應該解決。這個問題一聲解決了，我決意向英國提出個重大的貢獻。」

希特勒停止了。英大使裝作很自然的態度，但是精神十分貫注。

希特勒說：「大使先生，我想向貴國提議一件事。我這個人向來不拘細節，所以關於這件事，我也是從大處落墨。我認識大英帝國的重要，我願以個人信譽保證大英帝國的安全，並運用德國的全力維持她的存在，假定……」

英大使向上望了一望，希特勒續說道：

「第一，我們殖民地的要求，本來合理，並且可以和平解決，必須使我們滿意。關於這個問題，不妨多給點猶豫時間。」

「其次，當然我要履行德義的協定，但是我並不希望英國放棄她對法國的諾言。」

「第三，我再聲明德國的決心，不再與蘇俄發生衝突。」
停了一會，又說道：

「讓我把以前的話重述一遍。我準備在解決但澤和波蘭走廊問題以後，和英國訂立協定，不但在任何情形之下，保障大英帝國的安全，並且遇必要時，還可助英國一臂之力。」

英大使一句話都不說。

希特勒又道：「關於軍備一層，我準備協商限制，總要與新的政治環境符合，不至使各國負擔過重。」
英大使說道：「西邊的問題，閣下……」他還沒有說完，希特勒接着道：

「我對於西邊的問題毫無興趣。你真相信我會變更西邊的疆界嗎？決不如此。這簡直不成問題。我費了幾萬萬馬克去建築希格佛利戰綫。這就是我們西邊永遠的疆界。」

希特勒說完了。英大使想了一兩分鐘，又重新提起對波蘭保證的話。他對於希特勒友誼的提議，並無一字答復；只是說波蘭的外長伯克不應該和里賓托甫約定個地方會談一次，以免歐洲陷入戰爭。

希特勒的回覆是，他已經約請伯克來柏林會商，但是伯克不肯來。

英大使想了一會，表示在德波兩國成立和平諒解以前，英國對德元首的提議恐怕不能接受。

希特勒回答說：

「如果貴大使認爲我的提議並無效用，也就不必報告貴國政府。」

但是英大使回答說，他一定要報告本國政府。

希特勒勸英大使自己飛到倫敦，當面把報告交給政府，庶幾毫無掛漏，並且可以立刻決定。

「敝國當準備飛機一架，聽貴大使使用。」

英大使立起來，在座的人也都立起來，希特勒又向英大使說道：

「大使先生，如果貴國政府能從英德諒解上考慮我的提議，此乃各國之福也。」

希特勒又走近一步鄭重的說道：

『如果貴國政府不肯接受我的意見，戰爭必然發生。恐怕戰後的英國，不能再如今天的強盛。請想一想上次的戰爭。』

希特勒陪英大使走到門口，又說道：『漢德森先生，我是個從大處落墨的人，從來不肯翻悔。剛纔我說的話，就是我最後一次的提議。』

英大使一鞠躬，便走出房外去。房裏的人都感覺相當詫異。剛纔希特勒說的話，他究竟聽明白了沒有？了解了沒有？他一句話都沒有回答。他惟一的意見就是『英國已經對波蘭保證』。他到倫敦以後如何報告？是不是能把希特勒的意見一字一字傳達過去？他知道不知道，希特勒的提議實在關係歐洲和世界的和平？

有幾位想起來，在柏林的英國人都知道英大使有健忘的毛病，談話中的要點，到家不久便忘記了。因此便把希特勒的提議重新用筆記出來，派了外交部的史密特 Schmidt 先生親自送給英大使。同時他要求英大使轉達英政府，務必慎重考慮希特勒元首的提議。』

政治經濟文化藝術的綜合月刊

中國公論

第三卷第五期八月號已出版
定價四角各大書店均代售

地址北京郵政信箱四十六號

中國公論姊妹刊物

再旬刊

逢一出版 定價一角

各書店均代售

譚 塑

王 璞 子

塑像亦藝事之一，與書畫並稱，其源導於作俑。風俗通云。「女媧搏黃土爲人，劇務力不暇供，乃緇泥中，舉以爲人，故富貴賢知者黃土人，貧賤凡庸者引緇人。」皇古傳說，固難置信，然史記：「帝乙爲偶人以像天神，與之搏。」似殷時已開其端矣。國語：「范蠡去越，王以金寫其形而祀之。」戰國策：「宋王偃鑄諸候之像，使侍屏廁。」則戰國時已有以金鑄像者。又國策：「秦王曰，宋王無道，爲木人以像寡人，而射其面。」又曰：「孟嘗君將入秦，蘇秦止之曰，七偶與桃梗相遇，桃梗曰，子西岸之土也，瓠子以爲人，歲八月，雨降，則汝殘矣，土偶曰，吾西岸之土，土殘則復西岸耳，今子東國之桃梗也，削子以爲人，雨下水至，漂子而流，吾不知所稅駕也。」又莊子：「魏文侯曰，吾所學者乃土梗耳。」知泥塑木彫亦起于同時，至韓非子記桓赫之言：「刻削之道，鼻莫如大，目莫如小，鼻大可小，小不可大也，目小可大，大不可小也。」則又當時彫塑人像技術方面之秘訣，足徵其時彫塑之事已臻發達之境矣。然當時塑造類都聖賢忠義之遺像，其佛像之製，自漢世佛教傳入東土，始見流行，初制多以金石爲之，隋唐以降，繪塑木刻之製始盛。曝書亭集云：「象教自漢明帝時流入中國，終漢之世，凡宇內墓門石闕，刻鏤先聖賢孝子烈女，未有鑄及佛像者，至晉始有之。」陔餘叢考云：「自佛法盛而塑像遍天下，然塑像不自佛家始……至佛像自漢武擊休屠，始得其祭天金人以歸，然則佛像本用金鑄，其後有用土木者，則轉從入中國後，以中國之法爲之耳。」葉昌熾語石云：「考六朝造象，非琢石成龕，卽鎔金爲範，繪塑之事，皆起于隋唐以後，然不及造石百一。」又云：「南渡以後，佞佛之風始息，刻經尙時一見之，佛像皆易以繪塑，鎔金少，琢石愈少矣。」案「塑」字不見於經傳，說文亦不載其字，廣韻始首收之，字或作「𡗗」。

俞樓樓纂云：「塑字不見於經傳，六合徐彞舟著讀書樓釋云，今世捏土肖鬼神像曰塿，亦作塑，此字始見廣韻。元稹詩有匡牀坐如塑之句，宋以後詩人多用之。又程子語錄，謝顯道云，明道端坐如泥塑人，此唐人俗字也，愚按廣韻十一暮塑字注曰，塑，像也，出周公夢書，夢書託之周公，其書雖偽，亦必古矣。」然「塑像」二字，據陶齋藏石記「北齊天統三年張靜儒造浮圖并素象記，在黃岡上造浮圖一區，素畫象容，刊石立形，釋迦菩薩，妙巧班公。」則北齊時已見於紀載，唯其字作「素象」稍異，又文中「素畫」二字，潛研堂金石文字跋尾，唐太和七年龍興寺造上方閣畫法華感應記碑有「素畫彌勒佛」之語，其字並與此同。又胡氏山右石刻叢編所收棲霞寺重修佛殿并塑畫像記云：「於內塑粧彌陀三大士一堂，俾衆瞻仰。復於東左綵繪樂師如來并樂叉衆，右綵繪熾盛如來并九曜衆。」神福山寺靈跡記云：「塑尊容一鋪，粧護金粉，以備丹臺，坐簇層台，電橋寫月。」咸通九年夏縣禹廟創修什物記云：「素容繪質，而祭之以報。」熙寧八年定州黑水神祠石醮盆銘云：「塑象畫壁，儼然若生，俱供儀器，悉皆備焉。」政和五年芮城縣紫清觀牒云：「唐時昇天侯真人降生台修到觀宇舍屋三十餘間，塑像三清侍從真人等。」其事或作「塑粧」「塑」，「塑象」，「塑像」。陶齋藏石記宋易州定意寺剎修佛殿兼裝塑功德記，又曰「裝塑」，金石萃編至治元年夏縣司馬光塿象記作「塿象」，泰山志至正九年朔州學七十子記云：「捐俸祿五月，鳩工比十哲之像而捏塑之。」明孝欽重修豐都廟記云：「鬼神之家，皆重爲涅塑。」致和元年靈岩寺塑像題名碑云：「管粧塑聖像施主花名如後，塑當陽釋迦如來，待詔僧子工會，管粧塑當陽聖像一堂，提點智舉，管塑文殊普賢二大士，提點思讓，管週圍粧塑三十二尊羅漢，院主思善，管供床鏡面油漆，監寺思川，管背坐粧塑觀音聖像，副寺子貞，管三面大鏡，書記恒勇。」又作「捏塑」，「涅塑」，或「粧塑」。又顏魯公書東方朔畫像記後跋云「捏素」爲之，名類雖夥，其實皆「塑」也。

考我國塑造佛像有漢式（或稱唐式）梵式之別，漢式始於西漢孝武之時，自此以後，祖述相傳，皆以西來佛像爲楷模。梵式則始於元世祖命尼波羅國人阿尼哥爲西域梵像，密宗胎偶，遂而勃興。清工布查布譯造像量度經引云：「夫造像之藝其來尚矣。我佛中年之時，中天竺國瓶沙王爲遺遠友乞得世尊畫容，爲幃像之始。暮節舍利弗創受造像量度，而優填王鑱檀造世尊立像，是爲如來胎偶之初，於是流佈五天竺之境矣……今中土之佛像有所謂漢式者，有所謂梵式者。其

所謂漢式者。則漢武北伐匈奴得休屠金人置於甘泉宮，孝明西迎沙門受懺像創建洛都寺宇，其後漸盛，徧蔓，自晉魏（北朝）六朝以至宋代，與西國通和，公私往來，時時不斷，故多得西國佛像。而唐之玄奘法師，遍歷五竺境，共十有七載，瞻禮世尊過化之地，綜通其聲教大般若寺經千有餘卷，金玉佛像百什餘軀，俱以大象載歸。其像之精妙，皆阿育王等所造者焉。蓋自漢以來。凡欲造佛像者，皆取西來像爲模工行家祖述相傳，此所謂漢式者也（或以爲唐式）。其所謂梵式者，元世祖混一海宇之初，你波羅國匠人阿尼哥爲西域梵像，從帝師巴思八來，奉勅修明堂針灸銅像，以工巧稱。而其門人劉正奉以塑藝馳名天下，因特設梵像提舉司，專董繪畫佛像及土木刻削之工，故其藝絕於古今，遂稱爲梵像，此則所謂梵式者也。一佛像之製，釋迦彌陀之外，盧舍那佛，觀音，彌勒，文殊，普賢，來儀，金剛，羅漢，祖師像等并爲主要之題材。東晉之世，沙門竺道一所造之金鏤千像。道安之丈八彌勒銅像，慧護之丈六釋迦銅像等，殆爲鑄造佛像之濫觴（注一）而戴逵（安道）之無量壽佛及挾侍木像，與夾紵行像等，製作精密，極東夏造像之妙，當時推爲獨步（注二）然其製以石以木，所謂彫鑄之像。而非繪塑之像也。塑造佛像，始於隋唐之後，前已言之。尤以盛唐之時，造像之盛，技巧之精，足以凌駕前代，且自玄奘三藏，王玄策，宋法智輩，歸自天竺，以所得佛像及摹寫之摩揭陀與彌勒圖像等，均足影響唐代造像之風（注三）。宋法智固爲繪畫兼長彫塑之名工也。而高宗之世，安生，韓伯通，張壽，宋朝，張智藏。陳永承，竇宏果，劉爽，趙雲質等，并精於塑作，而韓伯通塑繪神妙，當時稱爲相匠（注四）。開元天寶之際，塑像名工楊惠之出，於寺觀之像設，運絕代之妙技，首創塑壁之法，案，惠之嘗學畫，與吳道子同師張僧繇，以畫法寓之於塑，遂名天下，故論者謂：道子畫。惠之塑，直奪僧繇之神筆，五代名畫補遺云：「楊惠之不知何處人，唐開元中與吳道子同師張僧繇筆跡，號爲畫友，巧藝并著，而道子聲光獨顯，惠之遂都焚筆硯，毅然發忿，專肆塑作，能奪僧繇畫相，乃與道子爭衡，時人語曰：道子畫，惠之塑，奪得僧繇神筆路，其爲人稱歎也如此。惠之嘗於京兆府長樂鄉北太華觀塑玉皇尊像，及汴州安業寺淨土院大殿內佛像及枝條千佛，東經藏院殿後三門二神，當殿維摩居士像。又於河南府廣愛寺三門上五百羅漢，及山亭院楞伽山，皆惠之塑也，先是惠之之將塑楞伽山也。廼爲大義淨三藏呪其土，故至今踐行喙息，蠖飛蠕動物及飛禽，悉不敢至山所，其精絕殊聖，古無倫比。迨唐末廣政中冤句人黃巢賊亂京洛，焚燬寺宇幾盡矣。惟惠之手跡，惜

其神妙，率不殘毀……且惠之之塑，抑合相術，故爲今古絕技。惠之嘗於京兆府塑倡優人留杯亭，像成之日，惠之亦手裝染之，遂于市會中面牆而置之，京兆人視其背，皆曰此留杯亭也，其神巧多此類，後著塑訣一卷行於世（註五）。聞見後錄云：「古畫塑一法，楊惠之與吳道子同師張僧繇學畫，惠之見道子筆法已至到，不服居其次，乃去學塑，亦爲古今第一。」惠之所塑太華觀玉皇像，安業寺大殿內佛，枝條千佛，山亭院楞伽山等外，尙有洛陽北邙山老君廟神仙塑像（註六），鳳翔天柱寺維摩像（註七），臨潼福岩寺神像（註八），及蘇州慧聚寺毗沙門天王像與二侍女，形模如生，並皆佳妙（註九）。惟上諸像，至今無一存者，爲可惜耳。其所創壁塑及千手眼觀音，後之作者，皆祖其法（註一〇）。而現存角里保聖寺壁塑羅漢，傳爲惠之傑作者，則似出於宋人之手，非惠之塑也，日人大村西崖壁塑殘影（陳毓彬譯），論之甚詳。其言曰：「保聖寺創立蕭梁武帝天監二年，歸有光云保聖寺創立於唐大中年間……宋祥符六年賜紫僧維吉重建……關於壁塑。據角里志所載，大雄寶殿內供有釋迦牟尼，旁列羅漢十八尊，爲聖手楊惠之所摹，神光閃耀，形貌如生，誠得塑中三昧，江南北諸群所不能及。更考許自昌之文，亦謂保聖寺十八尊羅漢塑像，位置錯落古雅，形模如生，乃唐代楊惠之所作……歷朝粉飾，漸異原本，然古致猶存，爲別處所無。吳縣志，崑山志，亦有是說……由此觀之，楊惠之有十六羅漢，十八羅漢之作，究難取信，蓋祥符重建以前，此寺實已有惠之之塑壁，惟自開元以來，歷經二百六七十之久，塑壁與殿堂同時損壞，當不在少數，故於重建之際……舊作諸像之未十分破損者，或加裝變而用之，其不可救者則摹之，並增新作以滿十八之數，其配景亦皆規撫原作。故其真態尙不致于全漓，手澤猶存之說，其卽由是而來乎。」案壁塑之法，殆以塑作施之牆壁之間，異于平面之壁畫，與施于神龕或地上完全立體之塑像，其施技蓋介於平面立體二者之間也。其名或曰隱塑，見常山貞石志後周正定崇因寺判官堂塑像記。至宋郭熙又因其法創爲影壁，鄧椿畫繼云：「舊說楊惠之與吳道子同師，道子學成，惠之恥與齊名，轉而爲塑，皆爲天下第一，故中原多惠之塑山水壁，郭熙見之，又出新意，遂令巧者不用泥掌，止以手槍泥於壁，或凹或凸，俱所不問，乾則以墨隨其形跡暈成峯巒林壑，加之樓閣人物之屬，宛然天成，謂之影壁，其後作者甚盛，此宋復古張素敗壁之餘意也。」與惠之同時之吳道子，名道玄，道子其字也，非止工畫，且亦精塑事，傳汴州相國寺文殊維摩卽其所裝塑（註一一）。其門人張仙喬（初名愛兒），王耐兒，皆塑造妙手，耐

兒所塑有菩薩寺中三門內東門像（註一二）。同時名工輩出，如元伽兒之塑臨潼福岩寺脫空像，纖妙秀麗，曠古無匹（註八）。李岫之塑文惠太子像，以舉止態度如生，稱述於人（註一三），而與惠之并稱塑作神品之王溫，劉九郎，一以善于裝鑿稱，以塑九子母著，溫所裝鑿相國寺彌勒像，至稱爲寺之十絕。二人事迹俱詳五代名畫補遺其文曰：「王溫不知何處人，善裝鑿彩畫，其精工妙技，爲古今絕手。先是有唐中宗大和昭孝皇帝神龍二年丙午歲，有汴州安業寺沙門惠雲往濮陽成寺得彌勒瑞像樣，高一丈八尺，欲歸寺鑄成，欲于安業寺安置，乃爲本寺僧衆嫉而拒之。惠雲乃于安業寺東偏別營建國寺而安之。睿宗興孝皇帝延和初，建國寺被毀，其像將遷入安業寺……尋勅改建國寺爲大相國寺，後賜御書額，乃省安業寺屬焉，則今之京師左街大相國寺是也。寺之大殿彌勒瑞像則惠雲所鑄者也，其金像彩畫，則溫所裝者也。泊觀其金像彩畫聖容，能具種種大慈大悲端嚴相好，誠得常來下生善現救護之意。又觀頭上肉髻髮紺瑠璃色，於身圓光中有千萬億堅東迦寶以奉莊嚴，則溫之功不可謂不至矣。識者曰，夫裝鑿塑像之羽翼，是則是矣，故得預十絕之一，而勒于寺之碑者正謂是也。（今大相國寺有十絕碑，其略曰：一大殿金裝聖容金粉面肉色，并三門下善神一對，匠人王溫是一絕也。）二。又曰：「劉九郎失其名，不知何許人也，嘗於河南府南宮大殿塑三清大帝尊像，及門外青龍白虎，泊守殿等神，稱爲神巧。時廣愛寺東法華院主惠月聞九郎名，迺請塑九子母，後工畢，聲動天下，惠月乃以五百緡酬之，九郎得之不委謝而去。又于長壽寺大殿中塑臥孩兒一，京邑士人，無不欽歎，或人稱曰，廣愛寺九子母，乃劉君技之絕者也，九郎乃莞爾言曰：吾之所塑九子母者三，今幽者第一，陝郊者第二，廣愛者第三，焉得謂之絕，時人歎其精致。一案上文所謂裝鑿者，其字或作粧鑿，或作彫鑿。金石錄補云「趙子函云，成道宮龍虎殿爲元構，左壁上有字兩行云，粧鑿功德主本宮提舉孫道和曹溪臣塑，胡君貴粧。」寰宇訪碑錄云「河南汝州大德九年南禪寺粧鑿佛像記。」常山貞石志云：「龍興寺重修大覺六師殿記云，粧鑿佛像。」八瓊室金石補正云：「金崇慶二年鷄澤文宣王廟碑陰。粧鑿塑像人姓名如後，粧鑿匠李源浚川曹讓等。」及江寧金石記云：「嘉定十六年建藏經樓記云，鼎新創造天宮法輪寶殿一所，及下彫鑿像儀母容奩外工，更施藏輪佛金一面。」其事與「塑」稍異。據宋李誠營造法式所釋：「今以施于練素之類者謂之畫，布彩于梁棟斗拱或素象什物之類者，俗謂之粧鑿，以粉朱丹三色爲門窗之飾者謂之刷染。」則「粧鑿」「彫

變一蓋皆塑像時裝飾之工作也。然尙書故實：「佛像本胡夷村陋，人不生敬，今之藻績藻刻自戴顓始也。」所謂「佛像藻績」者實卽後之粧變，蓋六朝已然也。而葉昌熾語石所云：「唐巴州代城縣有二刻，皆題布衣張孟餘繪，其一，文德元年，釋迦牟尼等佛六十一身，又更裝思子母佛兩座，其一，光啓四年，功德八龕，二百五身，內有西方變象及思子母一座。蜀千佛崖越國夫人造象云，香修裝昆盧遮那佛一龕并諸菩薩及那從音樂等。又一通云，彩色暗昧，重興莊嚴。金皇統中長清靈岩寺傳大士梵相及觀音菩薩聖蹟碑，皆洛陽雍簡畫。登封達摩像，元光二年僧祖昭繪。此又爲繪像之緣起也。然所謂繪者，當卽是塑像，而加以彩飾，與壁畫不同。」蓋亦裝變之事耳。上述諸人外，如員名，程進，釋方辯（註一四），及張宏度輩，並精塑像，其中張宏度所塑慧聚寺天王堂像，狀天王兔卒像伍，栩栩如生，允爲妙選，全唐文王洸慧聚寺天王堂記曰：「天竺堂實翼西北隅，塑狀若聳，屹然柱空，金精獰瓌，力溢膺腕，兔卒像伍，作爲部落，堂宇宏麗，四檐飛翬，麻靈庇像若鄒曠被甲擔戈立於烟靄，洸因勞其費，進曰非某力能，皆邑民爲之，塑實成於張宏度，堂實成於俞師甫。」如上所述，唐代塑匠之盛，雕作之精，足可見其一斑。非止佛像如此，卽道教像，亦極風行於當時，如惠之作玉皇像，老君像，卽其一例，而元伽兒以白玉所刻太清宮玄元像其側立玄宗御容，華清宮老君像等，尤爲知名（註一五），足見其時崇奉道教及製作道教像之盛行，唯其式樣胥取法佛像，至天堂地獄之像，亦入之道觀，是以唐之道教像，初無異於佛像也。此外祠廟像設，唐時亦甚風行，至於宋代，祠宇尙多塚像，明世士大夫家祠亦類有之，該餘叢考所述宋陸魯望祠及明章楓山祠，皆有塑像，山右石刻叢編亦載有司馬光塚像記，足爲佐證。

五代承唐之餘風，佛教像之塑造，仍極盛行，王蜀武成中，名工屢出，如楊元真，許侯，雍中本並蜀中之巧匠也。侯所塑大聖慈寺熾盛光佛頂九曜二十八宿。及華嚴閣釋迦立像，中本所塑聖天寺天王，與天長觀龍興觀之龍虎君並爲塑中妙品，而元真尤以善於粧變，著稱當時。其事跡具詳益州名畫錄：「楊元真者，石城山張玄外族也，攻畫佛像羅漢，兼善粧變，當王氏武成中，善塑像者，簡州許侯，東川雍中本一人時推妙手。今聖興寺天王院天王及部屬熾盛光佛，九曜二十八宿，天長觀，龍興觀龍虎君并雍中本塑。大聖慈寺熾盛光佛，九曜二十八宿。華嚴閣下西畔立釋迦像并許侯塑。皆元真粧，肉色髭髮，衣紋錦繡，及諸禽類，備著奇功，時輩罕及。今四天王寺壁畫，五台山文殊菩薩變相一堵，元真

筆見存。一此外孟蜀廣政中，塑像名手，如程承辯，蒲師訓，蒲延昌，趙才等，遞相交敵，共推妙才。並見益州名畫錄：「程承辯眉州彭山人也，攻畫人物鬼神，當孟氏廣政中，與蒲師訓，蒲延昌，趙才遞相較敵，其藝皆推妙手，兼善彫刻機巧人物鬼神怪異禽獸之類，奇絕當時。今彭山縣洞明觀天蓬黑殺玄武火鈴一堂存耳，山王堂遊變神鬼一塔。」

佛教彫塑之風，始於漢晉，盛於元魏，至於唐代，其勢益熾，巧工輩出，名作繁興，蔚爲佛教美術全盛時期，已如上述矣。然自入宋以來，理學昌隆，詆斥佛像，其勢寢就衰微，故有宋一代，佛教像設，唯觀音，羅漢，祖師等像而已。當時彫鑄名工，固不乏人，而塑家流傳至今其事跡彰彰可考者，厥惟王澤，郭熙，田珙數人而已。郭熙河內溫人，神宗時爲畫院藝學，嘗因楊惠之塑壁創爲影壁之法，已見前文不贅，王澤爲仁宗時人，以精修法門寺九子母像，著稱於世。金石續編張爽法門寺重修九子母記云：「夫九子母學浮屠氏者言之在興趣矣，始則憑負懷力，突戾慈忍，洎大雄氏示現威德，攝以正道，故力殫氣沮，神弗克競，而旋能服義畏威，降志下體，慄然歸順。逮夫能仁之教，流被寰且，嚴祠善刹，充滿天下，故存其像貌，儼列左右，蓋錄其背邪鄉正之道，亦足尊矣。法門寺東廊下有故像一堂，以其子孫衆多，耆舊傳云，寡續乏後者，苟獨祀精禱，則身枝蕃茂而席其福。然年祀寢久，堂宇傾圮，雖有陳形弊質亦不克副瞻仰者之恭畏也。景祐丙子歲，里人試匠簿鉅鹿魏德宣，與同閨人清河房君有隣，武威奉職安君召，相與建圖，再議裝緝，時屬西夏跋扈，邊鄙興師，供億頗勞，故不果蚤就其志。迨今年五月中，方畢其事，繪塑一新。其母則慈柔婉約，且麗且淑，端然處中，視諸子如有撫育之態，其子則有裸而携者，有襁而負者，有因戲而欲啼者，有被責而含怒者，有迷藏而相失者，有羈午牽衣而爭恩者二人焉，有勝冠服膺而來侍者二人焉，擁戀庭闈，天姿駿冶，不可得而談悉，非施者之心專勤，匠氏之工精妙，亦不能允臻其極……慶曆五年閏五月一日記，進士魏載書，塑人王澤，畫人任文德……張遵刻字。」如記所云，澤之塑可謂工奪天巧者矣。至如鄜州田珙之捏塑泥孩，其技之神，尤精絕今古，老學庵筆記云：「承平時，鄜州田氏作泥孩兒，名天下，態度無窮，雖京師工効之莫能及，一對至直十緡，一牀至十千，一牀者或五或七也，小者二三寸，大者尺餘，無絕大者。予家舊藏一對臥者，有小字云鄜時田珙製，紹興初避地東陽山中，歸則亡之矣。」案泥孩或名土穉，得樹樓雜鈔云：「土穉即泥孩兒，渭南集題跋一條，晁景迂鄜時排悶詩曰，莫言無妙麗，土穉動金門。蓋鄜人善

作土偶兒，精巧雖都下莫能及，宮禁及貴戚家爭以高價取之。喪亂後南人不復知，此句遂亦難解，愚按杭州至今有孩兒巷。以善塑泥孩兒得名，蓋仍南渡之俗，後人不知其法傳自鄞州也。」秦淮畫舫餘譚云：「老學庵筆記有鄞州泥孩兒，方輿勝覽有平江府摩睺羅，白獺隨有湖上游春黃胖，皆後世捏泥肖人之權輿。近時虎嘯人技最擅長。」上述「摩睺羅」，「黃胖」，實亦小塑土偶。蒿菴閒話云：「宋紹興中立三殿於臨安以奉聖容，上元結燈樓，寒食設秋遷，七夕設摩睺羅。嘗疑摩睺羅名物，夢華錄載京師舊俗七月七日街上賣磨喝樂，乃小塑土偶，悉以雕木綵裝檻座，或用紅碧紗籠，或飾以金珠牙翠，疑卽此。」而東京夢華錄：「摩睺羅唯蘇州者極巧，爲天下第一，今木演嚴家所製，益異衆工。」又據昭文縣志：「方輿勝覽云，土人工於塑繪，所造摩睺羅尤精，搏土爲人物，窮極工巧。」龔立本常熟志「摩睺羅出邑中彷彿生動。」蘇州府志：「虎邱人搏土肖人像逼真。」秋士先生集一：黃叔元字雲山，乾隆時吳人，善畫驢，亦善寫照……嘗擬土像人，極相似。」及貝青喬嘯咄吟：「蘇州虎邱有項姓者，善以泥模捏塑小像，黃緣得入營中，侍衛容照薦諸將軍，將軍及各隨員皆試其技，果面目畢肖。」諸書所記，搏土像人之技，尤以吳中爲獨勝，迄於清季猶未稍衰也。又同時遼劉鑾金馬天來及佚名之汾人王先生並精塑事，鑾嘗塑易州四賢祠諸像，技藝精巧，元郝經見之，譽爲國工，郝文忠公陵川集四賢祠碑記云：「四賢者何，燕賢臣郭隗，樂毅，劇辛，鄒衍也。辛亥之秋，過督亢至易水，投文酌酒，弔太子丹，聞水內有祠國工劉鑾所塑，技極精巧，不知爲何神，遂往觀之，四像皆南面列坐，一王者拱其側，衣冠極古，殆皆周制，問諸守祠文人，言祠故有榜曰四賢，不知爲何代之賢，契丹時有題曰樂將軍者，亦不知孰爲樂將軍也，某乃大悟，其列坐者郭隗樂毅，劇辛，鄒衍，拱而侍其側者燕昭王也。」案世人每以鑾與至元間劉元誤爲一人，惟以郝碑考之，事在辛亥，卽元憲宗元年，其後十九年，卽世祖至元七年，元塑護國仁王寺像時，年裁二十許，詎孩提時卽能爲此，又案郝氏卒於至元十三年，正奉之名，如日方昇，且碑文明言有契丹時題名，足證鑾別爲一人也。金人馬天來者，介休人，字雲章，又號元章，嘗爲國史院編修官，善畫，尤精塑像，金劉祁歸潛志云：「馬天來字元章，太原人，擢第與雷希顏宋飛卿同年，爲人詭怪好異，又喜爲驚世駭俗之行，人莫測也。南渡爲史院編修官，不事麻條草履，沈浮閭里，殊無朝士風，襍學通太玄數，又善繪畫及塑像，雖居官輒爲人塑畫」(註一五)。汾人王先生者，佚其名，嘗塑白雲觀十一曜，元時移置東嶽廟，

與劉元聖并稱精妙，其事見道園學古錄劉正奉聖記。

佛教造像至元而起重大變化焉，變化維何即前述「梵式」之一派，蓋即由此時而產生也，所謂「梵式」並非指印度，乃指西藏而言，即西藏式也。世祖初，國師八思巴欲弘大喇嘛教，携尼波羅雕工阿尼哥至京師，掌兩都土木繪塑鑄鑄之工，凡兩京寺觀之像，多出其手，其子阿僧哥及其徒稟搦思幹節兒八哈失，劉元，那懷，張提舉，吳同簽輩，並皆繪塑名手；承其衣鉢，堪稱絕藝者則惟劉元耳。阿尼哥元史有傳，惜所載簡略，元程文海雪樓集涼國敏慧公碑紀之甚詳，其言曰：「世祖……中統元年，西召帝師八合思八，俾爲上士朔爾赤凹建黃金浮圖于吐藩，以天竺泥波羅國良工之萃也，詔徵之。國王奉詔蒐羅得八十人，令自推一人爲行長，衆莫敢當，有少年獨出當之，使之年曰十七矣，主以其幼，對曰：身幼心不幼也，遂使部衆以東，帝師見而異之，因使督役，明年浮圖成，自請歸養，帝師奇其材，勉以入見天子，且爲祝法，授以秘典，日誦數千百言，心印大明，慧解殊勝，因以荐聞，上趣令侍臣往召，既至，上目之，久乃問……汝何所習，對曰，臣以心爲師，粗知繪棟鑄鏤，上大悅，命取古銅人示之，曰，此王機奉使宋時所進，關隔脈絡咸備，歲久缺壞，命匠繕葺，皆辭不能，汝能之乎，輒諾奉詔。至元二年乙丑，補銅人成，上閱之悉大喜……公諱阿尼哥，泥波羅國王之胄，即前少年補銅人者也……既補銅人，上深簡注，工事無不命之。若佑聖廟之肖貌如生，若護國仁王之莊嚴無上，若西園之王塔陵空，皆公心匠之權輿……十年立諸色人匠總管銀章虎符，命公長之……十一年建乾元寺於上都，制與仁王寺等。上都國學始成，肖祀夫子十哲，詔公爲之……十三年建寺於涿州，如乾元制……十五年詔公返初服，授光祿大夫司徒兼領將作院，印秩皆視丞相……十六年建聖壽萬安寺浮圖初成有奇光燭天……十七年建城南寺，二十年建興教寺，二十八年創渾天儀及司天器物……元貞元年建三皇廟於京師，又建萬聖祐國寺于五台……崇真萬壽宮成，詔公位置像設。大德五年建浮圖于五台，始構有祥雲瑞光之異……六年國學文廟成，復命爲之肖位，遵先猷也，公奉詔感激益盡心思焉。八年建東花園寺，鑄丈六金身，九年建聖壽萬寧寺，造千手眼菩薩，鑄五方如來。於是公已老矣。最其平生所成，凡塔三，大寺九，祠祀二，道宮一，若內外朝之文物，禮殿之神位，官宇之儀器，組織鎔範搏埴丹粉之繁縟者不與焉……」此外，北斗殿神像一百九十尊，亦其所塑造，又補塑修粧，城隍廟神像亦百餘尊，并見元代畫聖記：「大

德三年十一月十六日法師張松堅言，北斗殿前三清殿左右廊已蓋畢，其中神像未塑，奉旨可與阿尼哥言，其三清殿左右神像凡所用物皆預爲儲備，俟天□塑之，三清殿左右廊房真像一百九十一尊。又大德八年三月，奉皇后旨，守城隍廟人言，昔世祖皇帝嘗令于城隍廟東建三清殿一所，其中未有聖像，及其餘神像有壞者亦多，可令阿尼哥塑三清聖像，餘神像有壞者咸修之，補塑修粧一百八十一尊。內正殿一十三尊，側殿西廊九十三尊，側殿東廊七十三尊，山門神二尊，荆造三清聖像及侍神九尊。一觀上述阿尼哥重造寺觀祠祀凡十餘所，佛像不下三百餘尊，其事可謂盛矣。而劉元以塑造熟手，復親承薪傳，習學西天梵像，所作神思妙會，冠絕一時，其上都三皇像尤古粹，論者以爲造意得三聖人之微，又造東嶽廟仁聖帝像，巍巍然有帝王之度，其侍臣像一若憂深思遠之至者，運思之妙，構作之奇，蓋嘆觀止矣。識者謂我國塑像藝術楊惠之爲開創期之代表，劉元爲終止期之代表，可稱允評。案元字秉元，薊之寶坻人，以精搏塑見知世祖，官昭文閣大學士，正奉大夫，秘書監卿，時人稱爲劉正奉。道園學古錄劉正奉塑記云：「至元七年，世祖皇帝始建大護國仁王寺，嚴梵天佛像以開教於天下，求奇工爲之，得劉正奉於黃冠師，正奉先事青州杞道錄，傳其藝非一，及被召又從阿尼哥國公學西天梵相，神思妙合，遂成絕藝，凡兩郡名利有塑土範金搏換爲佛者，一出正奉之手，天下無與比者。由是上兩賜宮女爲之妻，又命以官長其屬，迨今四十餘年，凡行幸無所不從。今上皇帝尤重象教，詣正奉非有旨不許擅爲人造宅神像者，其見貴與如此。將作院經歷洛陽田君博物君子也，嘗謂予言，大都南城長春宮都提點馮道頤，始作東嶽廟于宮之東，謀其徒曰，不得劉正奉名手，無以稱吾祠，且正奉嘗從吾徒游，將無靳乎。卽詣正奉言之，正奉以前勅未之許也。是時廟未成，民間以靈異禍福相恐動，事未甚顯灼。馮去後，正奉果帆惚若有所感者，病不知人者三日，或爲之禱乃起，謂其門人子孫曰，速爲我御，我且之東嶽廟。至廟疾良已。會立廟事奏御，正奉祝曰，願親造仁聖帝像，旣而疾大安，又進秩二品，益喜曰，是神之賜也，因又造炳靈公，司命君像，而作侍諸神有弗當其意悉更之，蓋幾有神助者延祐四年春，予遊長春，因卽而觀焉。凡廊廡時共稱好者，皆市井物怪情狀，蓋易以悅人，及仰瞻仁聖帝，巍巍乎帝王之度矣。餘皆稱其神之所以名者。予尤愛其盛服立侍，侃侃若不勝憂深思遠之至者，乃歎曰，運思一至此乎。田君曰，初正奉欲造侍臣像，心計久之未措手也，適閱秘書圖畫，見唐魏徵像，乃矍然得之矣，非若此莫稱爲相臣者，遽走廟中

爲之，卽日成，異哉，非直藝矣。正殿仁聖帝，兩侍女兩中侍，四丞相，兩介士，其西炳靈公，兩侍女，兩侍臣，其東司命君兩道士，兩仙官，兩武士，兩將軍皆正奉之手，善觀者知非他工所可禱其間也……予所見又有上都三皇廟尤古粹，造意得三聖人之微者，亦正奉之所造也。而梵佛像秘不得觀……正奉名元，字秉元，薊之寶坻人，年七十矣。其官曰昭文館大學士，正奉大夫，秘書監卿。搏換者，漫帛土偶上而髻之，已而去其土，髻帛儼然其像，昔人嘗爲之，至正奉尤極好，搏換又曰脫活，京師人語如此」（注一六）。元所塑除東嶽廟三皇廟諸像外，又有青塔寺山門四天王，香山寺四天王及閣下毗靈佛兩傍立菩薩二，文殊菩薩，普賢菩薩各一尊，皆高九尺，火焰二扇各高一丈五尺，濶七尺五寸。此外，京師元都勝境正殿玉皇大帝，右殿三清，左殿三元帝君及從吏（注一八），崇元觀像（注一九），寶坻縣廣濟寺三大士像及侍立諸天神貌（注二〇），及蘇州天王寺二十八宿及伽藍神像（注二一），相傳皆元所塑，惜今諸像多已剝落不存耳。案上文搏換之法，或卽仿夾紵漆像之法爲之者，夾紵者，乃貼苧布於泥模至二三重，用漆漆固，然後除去泥土，祇存其木骨，使之中空，蓋此類像之製，原取其輕便，俾能載行街衢之間，以爲宣傳佛法之用，故有行像之稱。晉戴安道手製招隱寺夾紵行像五軀，蓋卽此式之濫觴（注二二），其後梁簡文帝時所造夾紵丈八佛像（注二三），隋開皇三年凝觀寺僧法慶造夾紵丈六釋迦立像（注二四），洛陽伽藍記所述人中夾紵像，皆屬此式之著者，他如前述唐元伽兒所塑臨潼福岩寺脫空像（注二五），及清趙潛能以脫沙爲人物（注二六），所謂「脫空」「脫沙」者，疑亦與「夾紵」「搏換」不無關係，且「搏換」又稱「脫活」，或由脫空之訛歟，附此待考。阿僧哥爲阿尼哥之子，嘗於武宗至大中與稟搦思哥斡節兒八哈失塑造新建寺前殿三世佛，四角樓洞房諸處佛像，計正殿三世佛三尊，東西趨殿內山子二座，大小龕六十二，菩薩六十四尊，西洞房內螺髻佛並菩薩一百六十四尊，東西趨殿九聖菩薩九尊，羅漢一十六尊，十一口殿菩薩一十一尊，藥師殿佛一尊，東西角樓鷹梨支王四尊，東北角樓尊聖佛七尊，西北角樓無量壽佛九尊，內山門天王一十二尊。又於仁宗皇慶中造大聖壽萬安寺內九曜殿星官九尊，五方佛殿五方佛五尊，五部陀羅尼殿佛五尊，天王殿九尊，東北角樓尊聖佛七尊，西北趨樓內山子二座，大小龕子六十二，內菩薩六十四尊，西北角樓朶兒只南磚一十一尊，各帶蓮花座光焰等，西南角樓馬哈哥刺等十五尊，東南角樓四背馬哈哥刺等一十五尊，大小佛像計一百四十尊。那懷於至元元貞間嘗塑三皇殿三皇像三尊，十大名醫一十尊，神獒虎各一。吳

同簽於延祐中嘗塑青塔寺山門四天王及後殿大師菩薩三尊，千手千眼大悲菩薩與千手鉢文殊菩薩各一尊。張提舉爲劉元之弟子，於延祐中嘗塑興和路寺西南角樓馬哈哥刺佛一，左右佛母二，伴繞神一十二，及聖畫三扇，高一丈五尺，闊一丈六尺，以上皆見元代畫塑記。此外於至元間塑造龍關縣文廟十哲像之王清（注二五），至正中作藥城縣宣聖廟配像與兩廡七十子十儒畫壁之董暹扈宗明扈宗義等（注二六），會畫塑白塔寺與改作金山下院殿屋壁佛菩薩天龍圖像之劉高（注二七），裝塑努兒干永寧寺像之方善慶（注二八），及粧塑成道宮龍虎殿像之曹漢臣胡君貴等（注二九），並一時塑像名工，而造長庚新殿大士像之張生，尤以善塑人物著聞（注三〇），於此見元代繪塑之盛，足與李唐相頡頏焉。

明清二代，以塑造佛像名者，爲敎實寥寥無幾，據今日所知，明鄭約，周時臣，楊文昭，與佚名之江右工，及清范道生，趙澐，數人而已，楊文昭范道生，皆精雕像，文昭以梅檀作佛像，宛如生人（注三一）。道生字石菴，福建泉州人，嘗於順治中，東渡日本造宇治黃檗山萬福寺像，明末佛像式樣，由是流播東邦，產生元祿期彫刻（注三二）。江右工者，佚其名，嘗塑余山宣廟寺佛像，以精巧稱（注三三），鄭約，字筆峯，新安人，初擅減塑，嗣爲佛像，皆神活逼真（注三四）。周時臣，字丹泉，明徐樹不識小錄稱其仿作銅漆窰器，皆能亂真，尤精於粧塑，趙澐事詳蘇州府志，能以羊皮爲燈及脫沙爲人物，城隍廟三官像卽其所塑，工巧稱絕。然有清一代，以捏塑泥孩及人物馳名當時者，得數人焉，如乾隆時黃叔元，王春林，袁遇昌，道光時項天成，光緒間張長林等，皆其最者也。黃叔元事見前。王春林者。無錫人。居惠泉山下，以塑泥孩稱，工作精美，技巧萬端，高宗南巡時嘗命作泥孩五盤，賜金帛甚厚（注三五）。袁遇昌，項天成俱蘇州人，皆以捏塑泥孩，馳名一時，乾隆蘇州府志稱遇昌以塑嬰孩，揚名四方，每用泥埽埴一對，約高六七寸者，價值三數十緡，齒唇眉髮與衣繻襞績，勢似活動，至於腦顛按之脅脅，遇昌死，其子不傳，此藝遂絕。項天成之名見於道光蘇州府志，前文引咄咄吟述虎邱項姓善以泥模捏塑小像者卽是其人。張長林冀之深縣人，字明山，光緒間僑寓天津，工捏塑，能狀民間風俗故事，曲盡其妙，時人稱爲泥人張。其事跡俱詳蘿窗小牘津門襟記及大公報庸報茲不具錄。

此外以捏塑器用名者，則有宣立揚之善捏古器鼎瓶之類，其事跡具見揚州畫舫錄：「宣立揚工醫，善泥塑古器，鼎瓶款識，悉如古製，時謂之宣銅。其徒戴矮子，置小泥器鬻于山堂，高不盈二寸，而龍文夔首雲雷蝌蚪，直三代物。」

審上所述，自唐迄清，以塑名者不過五十餘人，塑造遺物，亦復寥寥無幾，以視歷朝畫家與畫本，不啻霄壤之別。良以我國古有藝成而下之說，於工藝鄙爲匠人末技，士夫所不屑道，故其事不足動人。畫乃文人餘事，好之者既衆，其保存流傳也亦易。歷來工於塑者既不若工於畫者之多，而塑作本身，保護不周，易致湮廢，亦其衰落原因之一，以愚所知，若前述甬直保聖寺之羅漢塑像，正定龍興寺之宋塑壁，寶坻廣濟寺之大士像及夾侍像，大同華嚴寺之夾侍菩薩像等，皆爲塑中稀有珍品。此外隱沒無聞者。尙不知若干，任其委棄，一何可惜，但能稍事修整，而加以維護，庶此僅存者不致淪於圯廢，要亦保護固有文物應有之先務矣。

附注

- 注一 見大村西崖中國美術史(陳彬蘇譯)。
- 注二 見晉書隱逸本傳，梁書師子國傳，法苑珠林，歷代名畫記。
- 注三 見長安志，法苑珠林，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 注四 安生事跡見雍正山西通志，韓伯通事跡見高僧傳道宣傳及長安志，張壽等事跡見歷代名畫記。
- 注五 并見聖朝名畫評龍章傳及王氏畫苑。
- 注六 見唐語林。
- 注七 見集註分類東坡先生集。
- 注八 見雍正陝西通志。
- 注九 見中吳紀聞，乾隆蘇州府志。
- 注一〇 見黃山谷集，太平清話。
- 注一一 見高僧傳慧雲傳。
- 注一二 張仙喬事跡見歷代名畫記，王耐兒事跡見酉陽雜俎。
- 注一三 見酉陽雜俎。

- 注一四 員名程進二人事跡見歷代名畫記吳道元傳注。方辯事跡見景德傳燈錄慧能傳。
- 注一五 並見中州集，山西通志及乾隆介休縣志。
- 注一六 並見元史阿尼哥傳。輟耕錄。
- 注一七 見元代畫塑記。
- 注一八 見金鰲退食筆記。
- 注一九 見稗勺。
- 注二〇 見蝶階外史。
- 注二一 見道光蘇州府志引埭川識往。
- 注二二 見梁簡文帝爲人造丈八夾紵金薄像疏。
- 注二三 見法苑珠林。
- 注二四 見道光蘇州府志。
- 注二五 見山右石刻叢編壺關文廟十哲記。
- 注二六 見常山貞石志。
- 注二七 見至順鎮江府志。
- 注二八 見吉林通志金石志。
- 注二九 見葉奕苞金石錄補。
- 注三〇 見元釋圓至牧潛集。
- 注三一 見山西通志。
- 注三二 中野彌吾黃巖山藝術案内。
- 注三三 見雲間雜志。
- 注三四 見明張大復梅花草堂集。
- 注三五 見梵天廬叢錄。

道光朝銀荒問題

太平山人

本文之「銀荒」問題外則激起鴉片戰爭，內則促成太平天國動亂，爲中國近代史之重要關鍵，頗值回顧！

原來在中國全部之廣大領域內，普遍採用銀貨幣之舉，肇端於明代中葉而完成於清初，實爲古今食貨史上一大變遷。惟是中國雖用銀而非產銀國家，大部白銀悉來自域外，所謂「番銀」者是，因此銀之進出遂至影響整個社會生存。以有清一代而言，道光初葉以前爲外銀輸入期，道光中葉而後爲銀漏卮期，咸豐而後銀之輸入超於輸出，截至民國時代白銀再度外流，每一時期各有其特殊銀問題。如第一時期白銀內流至乾嘉之際公私盈溢，以至銀賤錢貴成爲問題；繼而有道光朝之白銀外流，與第一期正相反，銀貴錢賤成爲問題；第三期重要問題爲金銀比價及鑄幣本位問題；最後入民國時期自外滙本位設立以後，白銀且脫離貨幣職能而純然流入商品範疇中矣。因第二期問題高踞中國近代史之開篇，故本文特申論之。

銀荒問題之呼聲起於嘉慶年代，盛於道光中葉，而銷沈於咸豐初年，前後幾經五十餘年之久。至其影響所被之區域，則爲黃河以南沿江沿海各省份，中國財富庫藏之地帶也。

「銀荒」來由無關於中國銀礦之貧乏，而繫於外國吸銀政策，蓋外銀流入中國繼續不斷者歷經兩世紀，以至歐洲國家均感「銀荒」之迫切。乾隆初年歐洲人又認識自中國輸出白銀以購黃金之利益甚厚，垂涎華銀之念益堅。其時對華貿易英人地位已首屈一指。自康熙年間其國內商人即指責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損耗銀兩過多。嗣後英人處心積慮於吸銀之道。自嘉慶十二年至二十五年共十三年間東印度公司輸出華銀值九百餘萬元。又自嘉慶二十三年至道光十四年止共十六年間

有五千萬元價值之白銀由英船自中國載去，是其政策之第一步成功；但同時期內，幸有美國商船帶來六千萬元價值之白銀，故中國尚未受實際損失。然道光十年以後，美船改用倫敦期票至廣州貼現，且亦襲英人故智輸入鴉片以代貨值，於是美銀來源亦停止。自是外國之吸銀政策成功而中國則止有純漏卮矣。當時之中國識者亦作如是觀察。梁廷枏曾有言曰：『始猶以洋銀買貨今則盡以歸國矣；始則專收光面，今則兼用碎花紋銀矣；始則英吉利之銀不來，今則華旗，港脚之銀亦不來矣。』

外國方面以何種手段實行其吸銀政策乎？

據中國方面觀察似曾以洋錢收買紋銀爲手段之一。因洋錢計枚核值便於運用，官私方面均爲歡迎，故粵中洋商收買洋錢，另一方面由番船專帶洋錢至各海口收買紋銀。據云以此『內地銀兩日少，洋錢日多，銀價日昂』，至行使洋錢對於紋銀之銷耗何如，元價似日趨漲：據道光九年諭旨一元洋錢抵換內地紋銀計折耗二三分，而道光十三四年間林則徐謂每元加價一錢，道光二十二年後魏源謂洋錢一枚銷淨僅及六錢六分，而易銀則值八錢有奇，『是幾及二錢之勢矣。銷耗總額據林則徐估計，以蘇州一隅論，行使一百萬元洋錢即潛耗紋銀十萬兩，而以當時黃河以南洋錢盛行之狀況推測，可知其數當非細也。此種手段雖使中國吃折耗之虧，然洋錢之銀質尚存，未至受完全損失而從洋人方面觀之，此種手段僅能博取兌換之微利，未足以圓滿實現其吸銀政策也。』

其次由國際貿易平衡上之設策，英國工業家自康熙時代起即已蓄志推銷合法貿易，但均未成功；整個十八，迄十九世紀之前二十年尾貿易平衡對中國有利。號稱中國通之美人莫爾斯混合其詞曰道光九年中國第一次貿易入超，嗣後貿易平衡，繼續不利於中國者二十餘年，然此所謂不利者係兼指非法貿易而言，若純由合法貿易言之，則國際貿易平衡仍對中國有利也。例如道光十八年英國輸入中國貨物除鴉片外其他合法貿易貨值爲一一，四四一，四三二元。而中國輸出貨物除寶貨外其價值爲一四，〇二九，九二四元。又當南京條約成立後訂立商務附款之際英統帥璞鼎查 Sir Henry Pottinger 幕僚估定出口中國貨物除寶貨外價值爲一三，三三九，七五〇元，入口英國貨物除鴉片外其他貨物總價值爲一一，二〇〇，〇〇〇元。又五口分設之初期雖乏完全材料可據以作一般論定，但就此期內代表者二口岸，廣州及新起與其頡頏之

上海口岸（福州寧波廈門貿易額均微小不足道）觀之。

上海

咸豐元年

咸豐三年

入口 四，三一八，〇〇〇元

八，八四八，〇〇〇元

出口 一〇，四〇三，〇〇〇元

二五，八二七，〇〇〇元

右列數字不包括鴉片及貨幣

廣州

入口 一〇，〇九四，二六一元

出口 一一，四九〇，三二〇元

出口僅指茶絲兩項

據右列各項數字，可知在本文所研究之時期內，中國國際貿易平衡常處於有利狀態。蓋英國在工業革命後之數十年內生產貨物之品質價格仍未能與中國家庭工業製品相敵，故欲借合法貿易吸收白銀，則「此路不通」。其他有效之手段惟有非法貿易之鴉片輸入，大英帝國之拿手好戲於是登場。

嘉慶四年以前東印度公司親自經營鴉片貿易；迨四年諭旨申禁後，該公司即將不法貿易卸責於地方船舶 Country

Ships 而暗徵其利益。雷謨 Renner 言自嘉慶四年後中國鴉片要求日增使外銀之輸入額逐漸減殺。中國方面，粵督覺羅

吉慶為首先認識鴉片與銀關係之人，即當嘉慶四年會奏言「以外夷之泥土易中國之貨銀，殊為可惜。」道光年間許楣則謂，「嘉慶十年以後鴉片煙漸滋，外夷以鴉片易銀還，以銀鑄洋錢入中國貿易，然後有耗蝕之患。」據此則鴉片貿易與洋錢收買紋銀兩種手段曾經輔同行使，以實現吸銀政策。

據外人方面記載嘉慶二十四年純鴉片漏卮為五百萬元，又道光元年至八年共七年間，平均每年輸入鴉片價值為八，七二五，〇〇〇元，又八年至十五年每年平均為一三，四〇三，〇〇〇元。又十七年至十八年為一九，八一四，八〇〇元。由嘉慶年間之三四千箱增至道光十九年之四萬箱，加至十倍之多。至其對於合法貿易之比額，嘉慶二十年大宗輸入品之

道光朝銀荒問題

年份	價數	值	估計者	記	載
道光三年以前	數百萬	兩	黃爵滋	(1) 仙屏書屋初三 集年記卷廿辦 (2) 道光朝末卷一黃 夷務始末列舉此 以後凡並見 氏處並見 種來源	上上上上上上上
四年	一千七八百萬	兩	黃爵滋	同	上
五年	同	上	黃爵滋	同	上
六年	同	上	黃爵滋	同	上
七年	同	上	黃爵滋	同	上
八年	同	上	黃爵滋	同	上
九年	{ 一千七八百萬兩 數百萬兩	兩	黃爵滋 章沅	同 東	上 錄
十年	一千七八百萬	兩	黃爵滋	同	上
十一年	二千餘萬	兩	黃爵滋	同	上
十二年	{ 二千餘萬兩 數百萬兩	兩	黃爵滋 孫蘭枝	同 林文忠公政書	上 上
十三年	二千餘萬	兩	黃爵滋	同	上
十四年	{ 二千餘萬兩 二千餘萬兩	兩	黃爵滋 梁廷柵	同 夷氛紀	上 聞
十五年	二千餘萬	兩	黃爵滋	同	上
十六年	{ 二千餘萬兩 二千餘萬兩 一千萬兩以上	兩	黃爵滋 袁玉麟 許乃濟	同 道光朝夷務始末 道光朝夷務始末	上 上
十七年	{ 廣東海口三千萬 福建浙江江蘇各不 下千萬 天津二千萬	兩	朱成烈	清朝續文獻通考	
	{ 英夷輸入值二千二 百萬元 美夷輸入值九百六 十萬元	兩	魏源	海國圖志	
十八年	{ 廣東海口三千萬兩 福建浙江山東天津 共數千萬兩	兩	黃爵滋	同	上
廿一年	四五千萬	兩	包世臣	齊民四術	
廿六年	數千萬	兩	許楣	鈔幣通論	
咸豐初年	數千萬	兩	馮桂芬	顯志堂稿	

棉花即當其價值之半，而瀕臨道光二十年鴉片戰爭前，鴉片一宗已當其他輸入貨物總值三分之一矣。駸駸不已，可見其目的只在吸收白銀而不在推展英國之合法貿易，情形極為明瞭。

中國方面雖無確定數字報告可憑，然當時有心人之推測則頗不乏，尤其關於道光年代鴉片戰前之估計為多。

道光年代鴉片漏卮中國方面之觀察如左表：

據右表，孫蘭枝、章沅於九年十二年之估計均低於黃爵滋。黃爵滋、梁廷柵對於十四年之估計均為二千餘萬兩。又黃爵滋、袁玉麟對於十六年之估計同為二千餘萬兩。對於廣州一口，黃爵滋、朱成烈、魏源於十七年之估計均在三千萬兩以上，而黃爵滋對於該口岸十八年之估計亦在三千萬兩以上。至其他區域，朱成烈舉福建，浙江，江蘇三省及天津一口；黃爵滋則指福建、浙江、山東及天津一口岸；各區銷耗鴉片之價值，均估為數千萬兩。此種約略之一致，對於十四年梁廷柵、黃爵滋之估計一致；對於十六年黃爵滋、袁玉麟、許乃濟之估計一致，又對於十七、十八年廣州一口岸及其他區域之估計一致。而於道光季年包世臣、許楣、馮桂芬諸人之估計亦均在數千萬兩以上。此種一致諒必各有相當根據。例如梁廷柵、魏源之曉暢海防夷務，黃爵滋、許乃濟，與閩、粵人士之熟悉，包世臣、許楣、馮桂芬之畢生留心經濟，均可由之想見此種數字之一致頗可依靠。以上數字與莫爾斯貿易表所列者甚為懸殊，但莫爾斯曾言鴉片銷耗額之諸種數字報告無一彼此相符者，由於此種不法貿易之秘密性質也；且據當日鴉片推銷延及華北之情形莫爾斯所用數字顯非完全，意者中國方面之估計或者近於真乎？

除上述銀荒係由國外吸收白銀政策之結果外，尚有指出其他原因者，但均非根本原因耳。如謂銀礦砂竭者，則中國本非產銀國家。至於有謂由於裝飾品，富人窖藏者，輕齋易散難聚者，則更屬枝葉之，論不足為大雅道者也。

另外有人拋開銀荒之實在問題而偏從銀貴錢賤之現象推敲，費心思於無用者。如有謂銀貴錢賤由於銅產增多者，有謂道光制錢錢質輕者，更有謂鑄錢過多者，皆未喻真相者影響之談，無煩一一駁詰。許楣早已辯明之曰：『由錢賤而銀貴者，以疏通錢法平之，由銀貴而錢賤者，雖暫平猶當益貴也。』蓋子母輕重相權之貨幣原理，鴉片戰前二千年之周景王時代已經發明，倘非因有實在之『銀荒』一事，決不能成爲數十年間不能解決之問題也。

銀荒至如何程度乎？

中國原存銀若干？漏卮若干？均難尋得確定之數字答案。但據外人估計自明末以來外銀輸入大約有三萬萬五千萬元以上，合以南洋、暹羅、安南等處輸入及本國礦產舊有銀兩大約在十萬萬元以上，爲中國存銀之總額。漏卮一方，根據莫爾斯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嘉慶十二年至廿五年共漏銀九，九三〇，〇〇〇元。又據氏著之中國國際關係論，道

光元年至十七八年每年平均數字之合計共漏銀一九二，五五一，〇〇〇元。約及兩萬萬元之譜，當中國存銀五分之一。若從黃爵滋等之估計，則漏卮之數字當更大，或者當中國存銀半數以上乎？許楣謂『天下之銀半已出洋；西北窖銀吾不知，東南則無矣。』又曰『至於今而數千年之積蓄半耗於漏卮矣。』似已道出真相。其漏卮如何鉅大，從銀荒對於全部社會生存發生之重大影響，亦可證明之。

一商業停滯 此處所謂商業係就國內市場而言，道光十三年御史孫蘭枝會因奏禁銀漏卮而言『江、浙兩省錢賤銀昂，商民交困。』十六年安徽巡撫卜星額奏言『銀短價增，錢賤物貴，民生國計關係匪輕。』廿五年御史劉良駒疏言『市肆貿遷，百物隨銀騰貴，尤爲閭閻剝膚之痛。』咸豐二年，學者馮桂芬說明此現象曰，『蓋民間各種貿易往往頓置論銀，而零賣論錢；銀貴以來，論銀者不加而暗加，論錢者明加而實減，以是商賈利薄裹足不前。』以至『富商大賈倒罷一空，凡百貿易十減五六。』

二農村衰落 農民出產本不能多得盈餘，又不能以穀帛交易，較商所處地位更爲不利。在普遍銀荒之下，農產品價格低落爲必然之勢。以穀價言，會國藩會謂『江南米價每石三千文，自古迄今不甚懸遠』，而道光十九年包世臣謂穀價每石五百文上下，米價千文上下。陳文述謂道光十八年江南米價石一千七八百文爲五十年來所未有。咸豐初馮桂芬亦謂南省米價積積賤，石止二千文內外。然菽粟布帛愈賤，銀愈難得，加以官吏浮收日增，完糧愈不能支，因而逋負，因而流亡，土地拋荒爲必然之結果。如嘉慶十七年天下田土爲七，九一五，二五一頃，而道光十七年則減爲七，三七五，二一九頃。僅廿五年間耕地面積縮小如是之多，可以證明銀荒對於農村影響之劇烈矣。

三財政支絀 咸豐三年上諭謂『國家經費有常，道光二十年後即已日形短絀。』此種短絀之原因時人說明之曰：『國家歲入地丁、鹽課、關稅不下三四千萬，無非取之民間。夫民間之所出，無非粟米之屬而已，而國家之所取乃至至貴之銀，……以銀之準粟，昔之一兩今之三兩也，是國家之出銀也，常以三兩而供一兩之用；而國家之入銀也，直以一兩而竭吾民三兩之力。』蓋農民實際只能納物產稅而政府則強徵高度貨幣稅，結果是三大宗稅收俱形銳減。如地丁尤爲國家之正供，十餘年來奏銷日形短絀，此可於王慶雲之直省地丁表中見之。

省別	額	徵	道光二十一年	道光二十二年	道光二十五年	道光二十九年
江蘇	三、六二五、八一四	三、五六三、六八六	二、五三一、三三〇	二、八九一、〇三三	一、八七九、六一四	
浙江	二、八〇八、七二八	一、八八七、〇四六	二、一六〇、八六一	二、三三〇、二二三	一、六〇八、四〇一	
安徽	一、八〇九、五六三	一、八七七、二八五	一、七九八、八〇〇	一、七九七、三三二	一、六三〇、一九一	
江西	二、二四九、三三〇	二、二九二、三六〇	全	二、二三七、一三三	二、一六三、二八三	
湖北	一、一四四、二〇八	五二八、四八六	六四〇、七六五	七四三、二〇三	三三四、一七九	
湖南	九一二、六四三	八七一、三七七	八八五、六三一	八九九、八六四	八二五、七四八	
合計	二二、五五〇、二七六	一一、〇二〇、二四〇	一〇、二六六、七〇七	一〇、八八八、七七七	八、四四一、四一五	

此全國最爲富庶之六省，地丁收入與年俱減，至道光季年僅及額徵三分之一。『此何也？則皆銀價之昂貴爲之也。』其次論鹽課，其『缺額亦每以銀價過昂爲辭，查賣鹽之價本係制錢，例須易銀納課，今銀價倍增一歲至完兩歲之課，將何以堪？』如兩淮行鹽引地南行爲江西、湖南、湖北、安徽、江蘇，北行亦銷安徽、江蘇；兩浙行鹽引地爲浙江、安徽、江蘇，均殷富省份，而缺額甚大。

兩淮引地

額	徵	道光二十一年	道光二十二年	道光廿五年	道光廿九年
三、三五五、三二七	二、二二〇、九四八	二、一三五、六五四	同	廿一年	同
九〇七、二八一	四一八、三三四	四一八、三五四	四一八、三三〇	四四〇、三三八	

兩浙引地

額	徵	道光二十一年	道光二十二年	道光廿五年	道光廿九年
三、三五五、三二七	二、二二〇、九四八	二、一三五、六五四	同	廿一年	同
九〇七、二八一	四一八、三三四	四一八、三五四	四一八、三三〇	四四〇、三三八	

由於銀價過昂富商大賈倒罷一空，貿易十減五六，又因銀價過昂，商賈畏累不前，百計偷越關卡，所以致關稅之短絀。合以上二宗稅收之減退，可以致財政之奇絀矣。

直省歲入總數表(石渠餘記)

定額	道光二十一年實徵	道光二十二年實徵	道光二十五年實徵	道光二十九年實徵
地丁				
雜稅				
鹽課				
關稅				
望	一、七六、三三	一、五七、七五	一、七五、〇四	一、六三、二八〇
				一、七〇、〇一〇

國家社會既遭此銀荒之難關，上下均謀種種打破之策。

一、貿易方面

甲、禁洋貨 嘉慶十年頃陳燾已倡此議，然此乃專從風俗奢儉立論，彼所慮者，非銀兩，乃布帛菽粟之漏卮也。彼所排斥之洋貨有玻璃、呢羽、洋銅、洋磁、洋漆、洋藤、洋錦、洋布、洋靑、洋紅、洋貂、洋獺、洋紙、洋扇，並有洋錢！較彼稍遲，管同乃專自財富見地主張禁洋貨。其言曰：『洋之貨十分而入吾者一，則吾之財十分而入洋者三矣……中國之困窮固由於此，則安得不爲之慎慮也哉！』彼斥洋貨如『羽毛、刀鏡、儀器、鐘表等』爲『無用之物』，因而主張『宜令有司嚴加厲禁。洋與吾商賈皆不可復通，其貨之在吾國者皆焚燬不用……如是數年而中國之財力紓矣』。此均在野者之主張也。嘉慶廿年十一月始有諭旨：『近年內地銀兩爲外夷貿易携去者動逾百萬，日久幾同漏卮。』並云『此等物件飢不可食寒不可衣，令其將中土財帛銷耗，太覺不值，殊爲可惜！……果能實力禁絕則來者漸少，易去銀兩亦必日減，亦節財流之一道』。因飭粵督及粵海關監督『查禁外夷携來之奇巧貨物，不許用重價購買呈貢，亦不許私行留用』。

乙、力復貨物交換制 嘉慶四年十一月十一日粵關監督謂向例黃埔澳門貿易只准以貨易貨。嘉慶廿四年粵督阮元諭入口貨物價值止限三成以內付洋錢，紋銀則概不許出洋。道光二年因御史黃中模奏請禁漏卮，諭旨稱引定例『廣東洋商與

夷人交易止用貨物收買轉賣，不准用銀，因斥『洋商用銀收買洋貨，實屬違例病民，不可不嚴行查禁』，並申論『在粵貿易只准以貨易貨』。五年諭旨申禁『粵洋人民以紋銀易洋貨』。九年御史章沅奏請『粵洋通市不得違例私易銀錢，請旨飭議章程』，得諭旨『嗣後該省通市務當恪遵定例，止准以貨易貨，毋許易銀』。

丙、禁鴉片 嘉慶四年諭旨，一方面飭議覆防止洋人違例偷漏銀兩，又一方面禁止鴉片輸入。十四年六月廿日兩廣總督百齡同日發令兩道，一禁鴉片，一禁漏銀，亦暗示二者關係。又道光十年六月上諭：『李鴻賓等奏會議查禁紋銀出洋及鴉片分銷各弊章程六條，務當嚴飭所屬實力奉行。』是明顯合併二事爲一談。於上所舉各例，均可見出最初禁鴉片之動機。其他疊次禁鴉片諭摺是否均與漏銀有關，毋煩一一考証，惟最顯明者尙有道光九年之諭旨：『該夷人私帶鴉片煙泥入口偷買內地官銀出洋，以外洋朽腐巧獲內地重資……爲害不可勝言，必應實力查禁。』嗣經十六年至十八年內許、袁、黃、朱等人及內外臣工討論漏卮嚴重情形而後，最末一道爲鴉片戰爭導火線之諭旨，明白揭出歷次申禁鴉片諭旨之動機，今抄列於左。

道光十八年十一月丙辰上諭：

『朕因近年鴉片傳染日深，紋銀出洋銷耗彌甚，屢經降旨飭令該督等認真查辦。但銅蔽日久恐一時未能盡行破除，若不清查來源，則此患伊於胡底？昨經降旨特派湖廣總督林則徐赴粵查辦海口事件……再鄧廷楨統轄兩省地方，事務殷繁，若專責以查辦鴉片以及紋銀出洋，恐顧此失彼……現派林則徐前往專辦此事……總期積弊永除，根株斷絕，諒卿等必能體朕之心，爲中國祛此一大患也。』

二、貨幣方面

甲、廢銀 『洋爲銀之尾閥，塞之不能止，天下之銀日益貴，民之爲生計日益窮……銀日益少價日益昂以致官民交困，而國家隱受其害，此亦銀之將廢之時也。』廢銀則當有代銀者。

(一) 用錢 『莫如公私上下百貨價值一切以錢爲估。』其施行次第則以錢又所製大錢『收買民間金銀，俟通行既備，下令市肆商，非官制錢不許私用金銀貿易，官府報銷徵收銀數通令易兩以錢。』又處錢法之困，有主張『以錢爲經以鈔

爲之權使足以疏滯」者

(二)用鈔 此主張之重鎮爲吳縣諸生王鑒(亮生)，彼費三十年之力專門研究鈔幣一問題；且冒囹圄之險與蜂起之駭難，主張其所得之結論，其精神誠堪欽佩。彼鑒於『鴉片既行，銀出洋而日少。則銀貴而農商皆病』，發表錢幣芻言一書，列舉行鈔大計廿二條。彼所主張之鈔乃以紙爲本位而代銀之鈔，故甚爲聳動當時耳目也。然以其學說上之不兌換及無限制發行二點之罅隙大遭時賢反對。如許楣、許健弟兄著鈔幣通論一書逐條駁之，最爲精銳。其他有楊象濟論鈔法十不可行，魏源論楮幣六不可行，周悅讓斥鈔法五弊。於十九世紀初期，有兩本專門研究幣制之著作同時出世，並因而引起若干留心經濟之學者參加論戰，真可謂爲中國學術史上放一異彩之事也，特以非作者所擔任之問題故不申論。

(三)用白銅 道光十八年五月賀長齡建議白銅鑄幣以濟銀困，『一兩當銀五錢。』此議當時無和之者，姑誌於此而已。

乙、用銀 用銀派之主張多注意於阻止銀之去路，節省銀之使用，而少有籌及擴充銀之來源者。

其關於阻止銀之去路者：

(一)禁洋錢 嘉慶十八年已有禁止輸入洋錢之議，然因習慣行使已久民夷兩便，故粵督蔣攸銛及海關監督祥紹聯銜奏請仍准繼續輸入遂蒙允。至道光五年始禁洋錢，『夷人在粵貿易：不准以洋錢易貨，洋銀塞其來源，其用不禁自絀。』九年十一月禁洋錢購買紋銀，諭旨『朕聞外夷洋錢在內地行使不以買貨專以買銀，……番船以販貨爲名，專帶洋錢至各海口收買紋銀，致內地銀兩日少洋錢日多，近年銀價日昂未必不由於此。……該督等務必截其來路，禁其分銷。』

(二)禁紋銀出洋 嘉慶四年諭旨，令議覆防止洋人偷漏銀兩。十四年粵督百齡嚴禁洋船偷漏金銀出口。十九年正月，蘇楞額奏『夷商每年將內地銀兩偷運出洋至百數十萬兩之多……以致內地銀兩漸形短絀。』諭旨『著蔣攸銛、祥紹查明每歲私運若干，應如何嚴密禁止，妥議具奏。』道光二年二月因御史黃中模之奏請而有出口洋船不許偷漏銀兩之諭旨。五年刑部覆奏兩江總督陶澍等議覆給事中孫蘭枝奏紋銀出洋請明定例案，得諭旨『應如該督所議另立治罪專條。嗣後紋銀出洋一百兩以上……發近邊充軍……；一百兩以下，杖一百，徒三年；不及十兩者，杖一百，枷號一個月；爲從知情

不首之船戶各減一等間擬：纂入則例，永遠施行。」

其關於銀之節省使用者：

(一)虛銀本位 如周騰虎云「銀多則折價以平錢，銀少則昂價以適用，其用一也；銀質雖去，銀用仍留，何損於中國哉？」此一說極爲超脫，但無具體實施方法，故姑誌於此聊備一格。

(二)銀錢兼用 道光廿四年戶部原摺「銀之貴非由錢之多，祇以日趨於少卽日形其貴，此時正宜設法用錢以濟銀之不足。」兼用銀錢，其所難者卽維持平價之法；乃籌及由部或藩司酌中定價。又慮錢之不足復議鑄大錢。「道光年間憂銀少而思勝之以錢，始有鑄大錢之議。」吳文鎔謂「此時銀錢兼用既多窒礙難行，而坐視不救勢將伊於胡底？舍大錢一法，更無別法。要知鑄大錢看似益錢，其實乃益銀，可以輕錢之贖，卽所以濟銀之窮。」

(三)銀鈔兼用 吳鋌主張「至以銀爲幣輕而易致流通百貨，然至不充於用亦可以用鈔與銀爲權。……前人謂「鈔法與銀勢不兩行」，不知銀之窮也，不得不藉乎鈔法以行。……昔人之言「印造交鈔不過萬錠」，宜仿此制而變通之，示以定限，自可無放而不收之弊。」

(四)銀玉兼用 魏源謂「今宜以貝玉佐銀幣之窮；上出官府之藏，外推官山之產；鑄其等值，廣其流布，物華天寶，民珍國瑞，無傾鎔冶鑄之煩，無朽腐膺造之苦。」

(五)鑄幣 道光初年民間仿造洋錢，如廣東有廣板，福建有福板，杭州有杭板，江蘇有吳庄、錫板、蘇板，江西有土板、行庄，名目種種。但道光中葉仿鑄之洋錢，在本地已不能行用。道光十二年，陶澍、林則徐曾於奏疏中以或人之意上聞「欲抑洋錢，莫如官局先鑄洋錢，每一枚以紋銀五錢爲準」，但並未敢據以請行，然人謂林則徐曾試鑄銀幣，其制甚小，全無法度，未能通行。同時魏源曰「今洋錢銷淨僅及六錢六分而值紋銀八錢有奇，民趨若鶩；獨不可官鑄銀錢以利民用，仿番制以抑番餅乎？」

其關於擴充銀之來源者：

(一)開礦 據道光六年十二月戊午上諭「各省銀礦，向俱封禁」，此乃道光初葉以前，國家對於銀礦之態度也。然至

道光季年則與此迥乎相反，如廿四年四月乙巳上諭「我朝雲南、貴州、四川、廣西向有銀廠每歲抽收課銀。因思雲南等省除現在開採者外，尙多可採之處，不如任民自爲開採。……民間情愿開採者，照准現開各廠一律辦理，……不准彼此觀望！」此乃對於國內銀礦另懷一種期望之態度也。

三、財政方面

此乃在財政收支上設法管理制錢行使之量以平銀價也，蓋「紋銀日少勢不能使之更多；制錢日輕，可設法使之漸重」，是建議者之著眼處也。

最先道光十九年包世臣已建議江浙兩楚與江西六省將外省存留之款目俱改徵錢，所減用銀之數可及千萬。廿四年吳文鎔奏請「各省應行解部及協解鄰省者長途撥運腳價耗繁，應仍行徵銀解銀。至本省兵餉，文武官廉俸，書工役食，祭司，驛站，一切坐支之款，統計各省歲不下二千餘萬兩，應全行改折收錢放錢。」類似主張者，如劉良駒、朱罇、吳嘉賓、曾國藩等不下十餘人。

以上列舉方策至有十餘條之多，會否見諸實施而收效乎？貿易方面，諭旨重疊不過空文，爲鴉片之傾銷破壞無餘。貨幣方面，主張廢銀，則須使已經高度發展之經濟制度倒退，此決不能實行者也。主張用銀者欲禁洋錢，而「鴉片盛行之後，外洋並不必以洋錢易紋銀」，所謂「來者自少，不禁自罄」是也。鴉片內灌無阻，雖立治罪專條亦不能遏止紋銀出洋。銀錢兼用，無從定其比價；行大錢，則「大錢出而舊錢稀，鐵錢出而銅錢隱……大錢無少益乎制錢，而銀價之昂更自若也；」行鈔法，則咸豐初會試行銀票期票，皆爲軍需河工計，救財政之困難，而補於銀價者也。銀玉兼用一說，當時馮桂芬已駁之曰「寶玉珠貝一碎不可復，力皆不足以敵銀」，文人幻想，更無實現之可能矣。鑄幣一事，馮桂芬、魏源諸人雖會提倡，林則徐雖會試行，但當時朝廷絕未睬及。開礦一事，本非產銀國家，朝廷又無銳意決心，故於道光卅年因王東槐一奏而有上諭「除貴州一省仍令開採外，其餘各省著該督撫確切查明……即遵照前奉諭旨奏明停止」，改易初衷矣。至於財政方面節省銀用之企圖，只有吳文鎔於江西省試行，不通而罷；而其他省份則堅持反對態度。如道光廿六年十月諭旨：「各省議覆銀錢兼用章程……議覆者率皆無可變通；即所請按成搭放之處爲數已屬無幾，於銀貴錢賤

前途殊未足以資補救。」

以上諸種方策所以未能奏效者，則多因避開實在問題之根本解決，而止從枝葉設法之故。爲救濟實在性質之銀荒，除在國際貿易上鼓勵輸出之方策，當時只有撲滅鴉片傾銷之一法。惟欲撲滅鴉片傾銷，則國際戰爭又爲不可避免之事。受中國蒙養而反噬之莫爾斯力言鴉片貿易非第一次中英戰爭之原因，可謂爲無恥之謊言。當時（道光廿四年）英財部爲分攤軍費而起爭執，曾致函東印度公司董事曰：「此次戰爭之起原與目的完全屬於印度方面。印度政府於非法之鴉片貿易中徵取大宗稅收而中國設法阻止之，此戰爭之所由起也。如祇爲英國貿易英國利益，則無理由可以想像能發生任何戰爭也。」按英印一家，而此處分言，不過表明鴉片戰爭僅代表英國遠東商人之利益，而不代表其本國工商家之利益耳；然戰爭之目的，英政府於此自畫供招矣。

在國際貿易上解決銀荒之企圖既歸失敗，在國內緩和銀荒之方策，又未收效，銀荒問題可以因無答案而不成爲問題乎？曰不然。

在本文之研究時期中尤其道光季年銀荒愈甚，社會內部爭取銀之行動亦愈劇烈。如湖南地租且有傾向銀幣化「重信輕租」之趨勢。高利貸資本亦利用時機操縱銀價，如「每於錢糧緊迫之時，倍抬高價。」又因稅課均爲銀兩起數，而銀價日昂，官吏遂不得不以浮收加價徵取足額，引起無處得銀之全體農民（業佃一致）大規模反抗。肇事多在沿江沿海區域，如湖北之崇陽黃州廣濟，湖南之耒陽，江西之貴溪撫州，江蘇之松江，浙江之奉化，福建之台灣等處是。因銀荒在財政徵收上促成官民間無可避免之尖銳對立，大平天國軍即乘此危機席捲而來，又何怪其垂手而得南京之神速乎？

結 論

中國社會當時既已發展至商業資本官僚封建制之階段，適逢其時西洋近代商業資本前衛，英國遠東商人隔斷其本國之工商資本勢力，獨佔東亞新天地。中國社會需要於西方者惟銀，而此輩壟斷商人用種種原始積蓄手段亦正是銀，雙方所必爭者同一目的，此鴉片戰爭之所以不能避免者也。復次中國社會經濟既與銀之關係不能分離，銀漏卮之影響必至動搖整個社會生存秩序。然中國官紳識見鋼蔽，想不到從國外設法得銀，不能效法西歐封建諸侯爲貨幣困乏假宗教旗幟掠奪

近東寶藏以興起十字軍之豪舉，只有在領域內誅求銀兩一下策耳。因此遂使國內社會（尤其黃河以南沿江沿海區域之內），陷於分裂，太平天國之興起於此又可得一正確解釋。

當時之有心人目睹危機，紛紛獻策，然均無補於事。咸豐三年後茶絲出超始轉變銀之動向，其代表意義乃西方產業資本開始突破其商業資本在中國市場之壟斷勢力。惟商業資本餘孽之鴉片貿易由土藥之發達，始逐漸塞住其奔流而有光緒卅二年及宣統三年兩次中英禁止鴉片協定之成立，不啻成爲歷史上的一箇天然諷刺。蓋社會發展所生之難題，仍須由其本身發展中生解，否則雖有聖智無能爲力也。

參考文獻

東華錄

十朝聖訓

嘉慶朝外交史料

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

清朝文獻通考

清朝續文獻通考

盛康輯皇朝經世文續編

王慶雲：石渠餘紀

王夔：錢幣芻言

許楣：鈔幣通論

黃爵滋：仙屏書屋初集年記

管同：因寄軒文初二集

賀長齡：耐庵存稿

陳鱣：簡莊文鈔

成毅：求在我齋文存

林則徐：林文忠公政書

胡林翼：胡文忠公全集

曾國藩：曾文正公全集

馮桂芬：顯志堂稿

梁廷柀：夷氛紀聞

魏源：聖武記

包世臣：齊民四術

陳文述：頤道堂集

羅汝懷：綠綺草堂文集

- H. B. Morse: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Chinese Empire
C. F. Remer: Foreign Trade of China
A. J. Sargent: Anglo-Chinese Commerce and Diplomacy
H. B. Morse: The Chronicle of East India Co., Trading to China
R. M. Martin: China
K. S. Latourette: Statistical View of the Commerce of U. S. A.
Eames: The Englishman in China
Blue books, Copies of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Her Majesty's Government and the Court of the
Directors of the East India Co. Regarding the Settlement of the Balance of the Expenditure
by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on Account of the Expedition to China.
Du Halde: A Description of the Empire of China and Chinese Tartary, London, 1738.
Maritime Customs: Statistical Series, No. 6
A History of the External Trade of China
Decennial Reports, 5th issue.

鴉片戰與中國軍器

陳
陸

一

鴉片戰爭之發端。說者或以爲由於停止英人通商。致令其朝野憤激。抵死開戰。是固不然也。夫毒物禁例。各國皆有明文。查出繳銷。豈謂過舉註一。停止貿易。我亦履行之。皆未有索通興師之事註二。而乾隆年間。粵省辦理英人洪任輝等控案。動卽監禁一二年。無敢違抗。歷有成案可稽。其後奏辦之案。如道光二年之命犯非了。六年之命犯瑪絡厄爾。皆引名例化外有犯依律斷擬之條。處絞立決。西人無不帖服註三。然何以此次獨出意外。蓋英人之貿易者。既受本國公司之挾持。復遭廣州行商之駭削。久不能平。訴之大府。無由得達。而當時英人對於印度之侵略。又逐漸完成。其於中國已不免躍躍欲試。故商人與監督領事之間。皆有武力之建白於政府。謂不以兵力而派遣使臣。皆屬無益註四。其狡焉思逞之心。已洞若觀火。鴉片之禁。適逢機會耳。

二

鴉片戰端既開。首尾三載。糜帑約達七千萬註五。而終歸於失敗者。良以承平日久。內制廢弛。外情隔膜。言戰言和。

皆味機宜註六。此誠失敗之一因。然軍器之不利。又爲重要因素。

管子曰。兵不練與無兵同。器不利與無器同。蓋軍器爲武事所必備。爲禁暴遏亂之要具。然必以覈實爲先。苟徒有虛名。與無等也。矧清代開國之初。未備火器。及天聰五年征明。始造紅衣大礮。欽定名鑄曰天祐助威大將軍。自後師行必携之。逮康熙之初。三藩事起。大軍進剿。需用火器。乃命南懷仁依西洋法鑄造。十五年成大礮五十二位。欽定名爲神威無敵大將軍。迨後迭有鑄造。如二十年之神威銅礮。二十六年之威遠衝天礮。二十八年之武城永固大礮。及神功木礮。三十四年之制勝銅礮註七。總計康熙一朝。鑄礮凡五百有餘。其制或鐵或銅。或鐵心銅體。或銅質木環。或鐵質金飾。其重動輒七八千斤。長則逾丈。其輕便火器如鳥槍。火輒，火球，火箭，弩箭，噴筒，銃之類尤不可詳計註八。弧矢之利。武備之足。於清代初期爲最盛。雍正以後。改鑄者多。創造者尠註九。而操練演放。並不加子。其目的亦祇防縮蝕註十。以致準頭遠近。星斗高低。雖兵士亦不諳習註十一。封疆大吏。更茫然不知其堪用與否也。至嘉慶初浙江總督玉德於營務操演時。見兵丁執槍手顫。竟奏請除去鎗上星斗。並請射靶俱改用梅針箭。仁宗諭曰：「所奏大屬紕繆。施放鳥鎗。全憑鎗上所釘星斗爲準。若平素演習精熟。自能便捷命中。今玉德因閩浙營兵放鎗遲慢手顫。欲將星斗除去。殊不思兵丁等執鎗手顫。自因演習生疏所致。應即將該兵丁等責懲。豈除去星斗。卽不手顫乎。至所稱軍營用箭皆係梅針。營兵操練射靶。所用鑊子箭。頭輕翎大。不過架勢飾觀。應改用梅針箭等語。亦不成話。箭枝樣式。種種不同。各適於用。其箭鏃翎之輕重。總視弓力爲準。如射鵝則用飽頭。射靶則用鑊箭。射牲則用披箭。臨陣則用梅針。隨地異宜。總在發矢有準。如果將鏊頭演習純熟。卽易用梅針。必能一律命中。若平日操演。必須改用梅針。方能射賊。則樹候設正。亦非臨陣時所用。豈以有人爲的。竟將應死罪囚試演射藝之理。直所謂無知瞽說矣。我朝武備整齊。弓矢鎗礮。最爲軍營利器。法制精良。百世不易。乃玉德輒思改變舊章。此奏若出於提鎮漢員內。已屬不經。況玉德係滿洲總督。竟於本朝武備成法。懵然不知。率議更張。尤爲謬妄」註十二。武備廢弛之況。可概見矣。至道光之際。愈趨愈甚。如木蘭秋獵。原以習勞肄武。然宣宗臨御以來。向未舉行註十三。而武弁中之粗知文義者。輒舞弄筆墨。致營務荒怠。每至校期。則虛報弓力註十四。其官領軍器。多朽爛不堪。火器則除鳥槍擡槍外。並不演放。火藥亦俱粗糙。刻減

稍數。少加硫磺。惟求其響。不計其中。而彈子所去之遠近。懵然不覺。假使與鳥槍一體練習。試靶中否。雖無人說出其方法。亦必自會其意。置之不演。雖差不知。而匠人惟求其價之高昂。何計其器之適用。不過依樣葫蘆而已。註十五。宣宗雖諄諄訓飭。無如積重難返。相沿已非一日。屬員則迴護稟報。長吏亦即奉行塞責。註十六。是以中英釁端再開。各路征調。鼓舞用命者固自不乏。而退縮不前者。亦復不少。註十七。良以平日技勇既不精熟。臨陣之際。觀英軍之船堅礮利。自顧一無所恃。奔潰偷生。勢所必然。所謂器不利與無器同者。實爲斯役失敗之原因也。

三

我國海防。向以廣州廈門定海稱最。蓋廣東爲南部之雄區。廣州又爲廣東之重鎮。而虎門扼粵江之口。大虎山小虎山南沙山上下橫檔諸島。錯列內外。又爲廣州之要塞。次則福建位於東南。廈門島巖巖屹立。負山臨海。極擅形勢之勝。浙江定海。亦曰舟山。遙對鎮海。當甬江之口。亦極扼要。先是嘉慶五年。阮文達公元授浙江巡撫。時海寇擾浙已歷數年。安南夷艇最強。鳳尾水澳若黃諸幫附之。沿海土匪句結爲患。文達徵集群議。爲弭盜之策。造船礮。練陸師。大舉會勦。破之于浙江台州之松門。獲其軍器。其礮重數千斤者甚多。其銅礮子圓徑四五寸。又有蝴蝶礮子。戰時得之。其子以兩半圓空銅殼合爲圓毬之形。兩殼之中。以銅索二尺連綴不離。蟠其索納入兩殼而合之。鑄鉛罐之。鉛擬而毬堅矣。以毬入礮。礮發毬出。鉛鎗殼開。索連之飛舞而去。凡遇戰船高檣帆索無不破斷者。乃仿其式造之。甚爲得利。註十八。其所造之船。公有登鎮海縣招寶山閱新造水師大艦詩記其概云：「怒濤如雪擁蛟門。百道樓船過虎蹲（原注山名）。旗鼓一新人氣壯。風雲四合礮光屯。句章郡縣來相望。橫海將軍詳細論。果使水犀騰浪去。不教海外有孫恩。註十九」此嘉慶六年事也。至二十二年轉督兩粵。度廣州形勢。因於大黃滄大虎山建礮臺。註二十。開關忠節天培鄧公廷楨林文忠則徐修武之先河焉。

關忠節授廣東水師提督。在道光十四年。至則親歷海洋扼塞。復增修虎門南山橫檔諸礮臺。鑄六千斤大礮四十座以爲禦敵之備注二十一。及林文忠使粵。日日使人探英之消息。翻譯英文書。又購其新聞紙。知英人極藐水師。畏沿海梟徒。及漁船蛋戶。於是招募丁壯五千。每月給月費銀六圓。贍家銀六圓。其費則洋商鹽商及潮州客商分捐。更集關鄧諸公之議。於虎門之橫檔嶼設鐵練木筏。橫亘中流。購西洋各國炮二百餘尊。增排兩岸。又僱同安米艇。紅單船。拖風戰艦共六十。又備火舟二十。小舟百餘。以備攻勦。並以銀一萬八千元。購大號舊洋缸。使兵士演習攻首尾躍中艙之法。務需乘潮據上風爲萬全必勝之計。並親赴獅子洋。校閱水師。號令嚴明。聲勢連絡注二十二。是以英軍初未能得逞者。端賴此堅壘精卒火器之準備充足也。時鄧廷楨由粵轉督閩浙。購洋礮十四運閩。以閩洋無內港。礮臺建於海灘。沙浮不固。改爲礮墩。裹沙堆築。外護以船。募水勇飾商船出洋巡緝。故英屢窺廈門。胥被擊退。亦因軍備之修明也注二十三。迨蜚語既起。疆寄非人。撤防媚敵。惟恐失權。致烟魘之徒。橫行溟渤矣注二十四。

四

鴉片戰中。自總督將軍以至州縣丞倅。禽駭獸奔。紛紛藉藉。無不知英軍船礮之足驚注二十五。咸思有以改良軍器。以振國威。如林文忠公於瀨謫之際。猶拳拳以不講軍器爲憾。其密陳夷務諸策中曾言：「……以船礮而言。本爲防海必需之物。雖一時難以猝辦。而爲長久計。亦不得不先事籌維。且廣東利在通商。自道光元年至今。粵海關已徵銀三千餘萬兩。取其利者。必須預防其害。若前此以關稅十分之一。製礮造船。則制夷已可裕如。何至尙形棘手。……以通夷之銀。量爲防夷之用。從此製礮必求極利。造船必求極堅。似經費可以酌籌。卽裨益實非淺鮮矣」注二十六。誠謹論也。二十二年。御試御史。亦以認真修練水師爲題注二十七。十月命著英籌辦江蘇海防。戰船不拘大小。務在堅固。礮械不拘名色。務取精良注二十八。御史陳慶墉亦主張練兵宜以所用器械分別責成營武。試演不應祇放空槍。其於礮重若干。

塘若干大。能裝藥若干多。送鉛子若干遠。墊高幾分。能加速幾許。其藥內所用硝硫柳炭若何配置。若何成色。其力能加幾倍。皆應時加考驗。而監造藥砲。不得專委工匠。包定價值。必須訪求能手。專選幹員註二十九。而邵陽魏源廣東李德庸先後主張宜仿欽天監用西洋歷官之例。行取美利堅佛蘭西葡萄牙三國。令各遣專員一二人赴粵。司造船局及火器局。而擇內地巧匠精兵。如習天文之例而傳習之註三十。足徵當時朝野目擊艱危。感憤激弱。莫不以改良軍器爲當前急務。一時有志之士。如龔振麟丁拱辰潘仕成諸人。孜孜講求。不遺餘力。非無故矣。

龔振麟者。字士振。福建之光澤人。淹通博雅。精於泰西算法。道光二十年。英軍侵入定海。振麟時官浙江嘉興縣丞。奉羽檄赴甬東從事。見英輪林立。出沒波濤。惟意所適。人僉驚其異而神其資力於火也。心有所會。深疑其力非資於火。欲仿其製而易以人。遲迴既久。奮力愈堅。得在事陸子範諸人之助。遂鳩工製成小式。而試于湖。亦汎捷焉註三十一。是冬劉韻珂拜撫浙之命註三十二。聞製船事。復召至行營。令依前式造巨艦。越月而成。駛于海上。擊水測沙。與小式無異。頗爲便捷註三十三。顧龔氏之發明。不在此戰艦。其尤著者。則爲樞機礮架四輞礮車及鑄礮之鐵模焉。

緣振振於是年六月調赴甯波軍營。於製造輪船之外。總督裕謙並令督製軍營一切器械。九月劉韻珂復令在省局監工。凡軍器中應用機括之物。皆由振麟督率指示註三十三。舊式礮架重滯。僅能直擊。推挽進退。極感不便。時林文忠亦在浙。謂在粵時有磨盤礮架之製。可以旋轉四應。並出明焦勗譯湯若望著之則克錄以授之註三十一。振麟因與文忠及劉韻珂鹿澤良諸人。共相劃籌。擬以數千觔重器置於上。界一人之力。使之俯仰左右旋轉轟擊。皆得自由。倍極覃思。製爲磨盤礮車註三十六。其法以極堅燥之木爲架。按礮規定其度數。梯鐵什件。均使渾堅膠合。而其機巧則在一機心兩滑車。配合時測取礮身重心。代轆木上承炮耳處爲準則。下佈樞心滑車爲犄角勢。使輕重持平。雖重至萬觔。以一人之力。即可旋轉輕捷。指揮如意。以其運轉如磨。故曰磨盤礮車。至礮體重在千斤以內者。則有四輞礮車。其制亦取堅燥木料爲轆木及車輪。其機巧在輪軸承轆木處。礮之重心。亦以轆木承耳處爲準。俾推挽行走及停輪施放。頭尾輕重相適。無欹斜之弊。誠利器也註三十五。

曩日鑄礮。向以合土爲模。經旬累月。始成一模。然一鑄即廢。不可復用。於時鴉片之戰既酣。亟需火器。浙省添局趕

造礮位。韻珂深以製造艱緩爲慮。且雨雪連綿。鑄尤不易。相與商變通之法。振麟乃與其子格棠殫思竭慮。擬以鐵易土爲模。工匠咸駭爲河漢。然依法鑄之。果著成效。蓋其法至簡。其用最便。一工收數百工之利。一礮省數十倍之費。且旋鑄旋出。不延時日。如用匠四十名。每日可出礮三位。若趕辦二日相牽。可出九位。雖陰雨亦不能間阻。而無瑕無疵。自然光華。事半功倍。利用無窮。可謂闢衆論之異軌。開千古之法門矣。註三十一，註三十五。後於咸豐四年駱文忠會文正二公勦辦捻匪。聞振麟鐵模之利。特奏請調楚。奉旨准其父子攜帶鐵模赴湖南鑄礮。頗著功蹟。註三十六。

然龔氏之精巧。不祇上述數端已也。其於製礮之法。尤有心得。良以礮之一身。厚薄輕重均有定率。故西法有比例推算之說。要皆以膛口空徑爲則。譬如一礮約定膛口空徑爲一寸。則礮牆近尾處應厚一寸。近耳處應厚七分五厘。口邊應厚五分。故自外觀之。口銳而尾豐。耳之圓徑及耳之長。俱應一寸。比例相生。作爲定率推步。是以礮大而膛口亦大。故可用數千百觔封門之彈。不然則礮體蠢然重滯。礮口窄不容權。徒有數千觔之名。雖食藥多而子力不稱。安望其致遠乎。或謂前法膛大填薄有炸裂之虞。蓋未細推耳。至位置礮耳。前後有四六比例之法。以輕重計之。自耳中心至礮口十居其四二。自尾珠至耳中心。十居其五八。再以礮體圍圍定上下。不特運用輕捷。俯仰如意。更無縱跳傾欹之弊。其藥膛火門。亦有一定之法。礮膛內須置藥膛。底圓口微敞。如茶杯裏面底形。開火門須于緊挨藥膛之極底處。則無後坐之虞。此工匠最難措手處。略不經心。卽爲所誤。雖製作精細。亦爲廢物矣。註三十五。

時有餘杭知縣汪仲洋者。亦參列其役。與龔氏互相啓發。頗得利器三昧。自開鑄以迄八月間。共鑄大小銅礮約二百十餘。分撥於定海及擺列港口各礮臺。英軍偵知防備堅固。但以虛聲攻擊。而別用奇兵。由招寶山金鷄山後麓入。鎮海不守。而所鑄利器及架具。悉爲英軍所得。良可惜矣。註三十四。

其時創造戰船者。不僅龔氏一人。如丁守存者亦其一焉。守存字心齋。山東日照人。道光十五年進士。授戶部主事軍機章京。通天文曆算風角壬遁之術。善製器。以英軍船礮之利。爲中國所未有。慨然講求製造。時西學猶未通行。凡所謂力學化學光學重學。皆無專書。覃思每與閤合。所造輪船。不資人。不用火。駛海上可左可右。其精大特出古作者。註三十七。大學士卓秉恬薦之。命繕進圖說。註三十八。欽人鄭復光實見之。註三十九。今不知尙存否也。

守存於造船之外。更精地雷及自來火銃。其地雷係用生鐵鑄成圓礮。裝成紅油木櫃。櫃內裝按機關。於要害路口。掘坑二尺許。將油櫃埋入。令無露出。於地雷二三尺外。別安翻車。與地雷潛通。均蓋以浮土。造成車轍馬跡。令人不疑。誤踏翻車則機發。火墜藥燃。其礮出地七八尺許。然後炸裂。可在周圍數十丈皆能殺人。乃命天津外委王天文督催監造。註四十。偕郎中文康徐有王赴天津演試皆驗。注三十八。

自來火銃舊用紙信。或用烘藥。總係火繩點燃。而臨陣忙亂。倘裝放偶疏。則貽害甚鉅。又紙信恐雨淋濕。烘藥恐風吹散。晦夜尤爲不便。時粵中有購得西洋自來火藥之方。守存得之。復仿西人自來火機之法。製爲自來火銃。注四十一。咸豐初從大學士賽尙阿赴廣西參軍事。會獲賊黨胡以暘。使招其兄以眺。守存製一匣曰手捧雷。僞若緘書其中。俾以眺致之賊酋。酋啓匣炸首死。尋檻送賊渠洪大全還京。遷員外郎。從尙書孫瑞珍赴山東治州團防。造石雷石礮以禦賊。尋調直隸襄辦團練。上戰爭十六策。十年。回山東創議築堡。日照要塞曰濤雒。賊大舉來犯。發石礮聲振山谷。賊辟易相戒無犯丁家堡。附近之民歸之。數年遂成郡聚。同治初復至直隸。留治廣平防務。築堡二百餘所。所著書曰丙丁祕籍。進御不傳於外。所傳者曰造化究原。曰新火器說。注三十八。然今徵訪書肆。並此二書亦甚罕見。以故輪船石雷石礮手捧雷諸制。皆未能窺其崖略焉。

地雷之發明。丁守存之外。江蘇候補知府黃冕者。亦有地雷之製。先是林文忠公在粵。得英人空心礮子之法。因密授匠人製爲炸彈。後於征青海用之。頗著成效。黃冕隨文忠軍。講求火器。因鑄成橢圓形炸彈。注四十二。更利用其法製成地雷。藏利器其中。出藥線其旁。內用泥胚。外用木模。鑄成後去泥實藥。一如造炸彈之法。每具輕者一二十觔。重者一三三百觔。其式有月牙長方三角正方數者。注三十四。施放之法。亦與丁氏異。蓋此須由我兵自發之。丁氏者則候敵踐機而自發之也。

陳慶瀾謂道光時海內多才。二丁並稱。注三十七。二丁者一卽丁守存。一爲丁拱辰也。拱辰字星南。福建泉州監生。少遊賈船涉海外諸國。所至留心礮法。其於各島礮式船製。習聞習見。隨在殫心講求。更以經緯差度句股算法。引類相推。頗覺中國礮製。似未合度。復聞彈發或多無準。始求其故。漸悟其機。繼明其法。爰繪差度圖數紙。並爲之說。如法按

圖細心檢視。不難瞭如指掌。雖使童稚發之。亦能中欸註四十四。

礮法既得。其礮車礮架。亦關緊要。更製磨盤礮車。庶左右高低。進退輾轉。運用便捷。其法略同龔氏所製而加詳。又以八千斤大礮。雖有磨盤式車架。仍恐臨敵遲重難移。乃創製絞車揆磨車爲拽運之器。不但輕快。兼且敏捷。

星南旣製諸器。更爲西洋礮臺及潤土礮臺諸防禦工事。因著爲演礮圖說。由鄧公廷楨轉呈靖逆將軍奕山註四十四。奕山以其先所獻之象限儀。爲測量演礮高低之用。曾親往燕塘地方測量。頗爲有準。復以此書係講求演礮準則。而於配合火藥以及修築礮臺。鑄造礮位。亦只有論說。未經親爲製造。囑署督糧道西拉本就原書詳加考校。復於團練壯勇時。或于平地低處。或于礮臺高處。以象限儀測視。演放大礮。中靶者甚多。西拉本與丁氏互相參酌。擇其演礮要法。別擬圖說數則。言簡意括。刊掛礮臺。俾人人易曉。而駐守各臺壯勇。俱能深明其法。臺上礮架一律製造滑車絞架。推挽極爲靈便。因別製象限儀二具及所著書以進註四十五。嗣又得鄧廷楨製句題贈獎勵。乃更虛心研求。必欲究澈底蘊。因多方訪得西方礮式。復得賭潘仕成所購報效軍營之中西礮式多種。得以一比較對。愈知其細。亟爲繪圖。中西合參。變通權衡。試之合度。發多中靶。並將歐羅巴各樣礮式。及澳夷銅礮。賀蘭生鐵大礮。佛蘭西生鐵大礮。英咭喇精鐵大礮。逐一記載。剖晰分明。以備考究。與前繪者合刻行於世。其自序略曰：「西國礮形不一。其立表多在引門上方寸之間。使見之者。亦茫然不解。卽識者亦不能盡知測視之方。彼以方寸之表。測視道里之遠。小差則有天壤之別。若中國之礮。雖亦大略相同。惟無安表則差毫釐而謬千里。故其發也。難期中肯。總之二者之用。不外度頭尾之徑。再加三角於其上。則使中西測視同爲一法。苟能運以周髀算經。參以西洋視學。不分中西。執定準頭。對靶測視。則發無不中矣。然亦有製鑄變通之法。有運用之法。有安置之法。有配定藥彈之法。有知遠之法。並有所謂堅固與輕重之理。爲法甚微。若渾儀之轉運。輕快便捷。左右進退。俯仰高下。無往不利。使非繪圖以明之。而又從而推廣之。何以得其解耶。故諸礮既各詳其說。復繪圖而附編末。蓋欲令見之論說者。皆可指於掌上以明之。且說之所未及者。而圖亦無不及之也。苟因是循跡而起悞焉。則離象得法。離法得意。其神明矩矱之中者。無不可變化於法度之外矣。各礮圖之外。又有舉重若輕之法以妙諸礮之用。隨時隨地無不宜之。蓋有大礮定於一處而不移者。如在墩臺之上是也。亦有小礮可隨處轉移以使用者。

如陸路各處所安者是也。各有所用之礮。可因時地之宜。以俟采用。文雖淺陋。而其所爲作與用之法。於是乎備矣。」蓋星南之意。不祇切合一時之需要。尤厚望於智者之發蒙啓悞。俾有所深造焉。

雖然。星南能有如此之收穫。固由於覃思。而其演礮圖說續後編曾言：「比部郎中潘德奮先生。情殷報効。多鑄大礮。又復購求西製各樣礮式。囑辰較合。立靶試準。益增目睹。一則其得於潘德奮之力。亦復不少也。」

潘德奮者名仕成。廣東番禺人。以洋商起家註四十六。官兵部郎中。喜藏書。卽世所號稱之海山仙館者是也。有叢書傳世。所選必擇前賢遺編。足資身心學問。而坊肆無傳本者。方付棗梨。除經史外。兼及術數醫藥調變種植方外之流。而講武之謀略。四夷之紀錄。亦不嫌於人棄我取注四十七。其刊書之旨趣如此。懷抱足可見矣。

當英軍侵擾粵疆。當時水師所用之快蟹拖風八漿等船。僅可用於江河港汊。其他新造之船。亦止備內河緝捕。難以禦敵。洋商伍敦元購買米利堅船一隻。潘紹光購買呂宋船一隻以捐輸。惟德奮則自造成戰船一隻。試之既極堅實。駕駛演放。礮手已臻嫻熟。轟擊甚爲得力。又仿照米利堅國兵船製造船樣一隻。並繕具圖說以獻。欽差大臣廣東將軍因奏請擬酌照英軍中等兵船式樣製造。並將分年例修師船暫停。節省爲改造大船之用。宣宗以造船製礮爲防海要務。卽命照所議辦理。並多繪圖說。咨交江蘇福建浙江等督撫履勘。又以仕成所捐造之船。堅實得力。以後製造船隻。專由德奮一手經理。斷不許官吏涉手。仍致草率偷減。所需工價。准其官給。並不必限以時日。俾得從容監製。務盡所長注四十八。潘氏所製戰船。身長十三丈三尺六寸。底骨長十丈零八尺。面寬二丈九尺四寸。高深二丈一尺五寸。其船身及底骨等皆用梢木樟木杉木梨木及西洋木數種。船底用銅片包裹。風帆三架。俱用礬布。船艙分三層。下層壓石。中藏水櫃火藥櫃彈子櫃。兩旁可安大礮二十位。船尾二位。頂棚安一千斤以下礮十八位。仍可分列子母數十桿。此外可容五百餘人。共用工料銀一萬九千兩註四十九。後又照式續造二隻。其船之精。在當時無與倫比。

德奮復以英軍之馳突。惟恃其船堅礮利。德奮目擊時艱。因思禦侮之策。以爲若制礮莫若制船。船既失堅。礮亦蔑利矣。適有美利堅兵官王雷斯抵粵。自言能造水雷。遣善泅水者潛至敵人船下。或順流放去泊於船底。藉水激火。迅發如雷。雖堅厚之船。罔不破碎。乃賄以數萬重貲。遣潘仕豪李光鈐李光業等從學得其法。如法製造。凡九閱月而成。於道光二

十三年閏七月。命仕豪等同匠役將水雷二十具。火藥四百斤。齎送至京。八月間奉旨交直隸總督天津總兵會同演試。遂於九月在天津大沽海口用徑八寸長丈六杉木四層。紮成木筏。安於海面。墜完錨纜。將藥一百二十斤水雷。送至筏底。繫定引繩。拔塞後待時四分許。轟然一聲。激起半空。將木筏擊散。碎木隨煙飛起。其海面水勢。亦圍圓激動。莫不驚爲火攻利器。註五十。其製造之法。詳載於所著水雷圖說中。

於時製造戰船者。據奕山所奏。尙有水師提督吳建勳仿英艦之制。成戰船一隻。其修短高深。以及式樣容量。與潘氏所造相埒。次則廣州府知府易長華之師船。長亦十三丈。惟寬深略小。安大礮二十五位。容祇二百餘人。次則戶部員外郎許祥光捐造之戰船二隻。身長約十丈。寬一丈六尺。高深一丈三尺。安礮十五位。容水勇一百七十四名。可與大船前後策應。喫水僅三尺。遇淺水亦駕駛如常。極爲靈便。再次則批驗所大使長慶承造之水輪戰船。身長六丈七尺。艙面至船底深四尺三寸。兩領安舵。兩旁設槳。中安水輪兩個。制如車輪。內有機關。用十人脚踏旋轉。輪之周圍安長木板十二片。如車輪之輻。用以劈水。兩旁共安大礮十二位。容百餘人。牆板礮窗等處。用牛皮爲障。毛竹爲屏。架以籐屨。夾以棉胎。以避礮火。交戰之際。更罩罽網六層。并棕片布屨爲軟障。用時以水灌濕。既可禦敵。尤壯軍心。船中再暗設火器藥煙。臨陣旋轉旋放。亦頗便利。注四十九。

時又有鄭復光者。歙人也。字澣香。監生。以明算知名海內。中西術數。無不研究。嘗獲見傳鈔之火輪船圖說。不能通曉。嗣見小樣船。僅五六尺。機械俱備。未得拆視。復光固與丁守存善。守存亦製有火輪船圖。與前所見者相表裏。會通其意。以爲船之巧在三角帆以破風。立版以破浪。行船巧在輪運。輪巧在曲拐。若夫風浪之力所以大者。氣法也。水之力亦氣法也。分風擊江。則彼氣之力失勢。火熾水沸則此氣之力得勢。彼失此得。其加減比例誠不可擬。議注五十一。蓋其理可意會而不可言傳也。鄭氏有火輪船圖說行世。

英軍既由海入江。江防因而吃緊。宣宗下詔命沿江各省水師戰船。亟應準備。湖廣總督裕泰。因有開浪船之作。

裕泰姓他塔拉氏。字東巖。號餘山。鑲紅旗滿洲人。由官學生於嘉慶十三年考授內閣中書。累官至湖廣總督。註五十二。因英軍之擾。宣宗命裕泰於武昌停泊之江廣鹽船並救生各船內。選雇堅緻者數百隻。挑募熟習水性之人。認真習練水

戰。裕泰乃擬造防江戰船。名曰開浪船。繪圖附說以奏。註五十三。宣宗以船身頗長。而搖艫之人顯露在外。令人一望而知。先受其害。上面尖頂人字罩篷。用竹排訂。礮手人等即伏其下。斷不能遮蔽槍礮。且船上祇安礮八枝。礮八位。亦難抵禦英艦。法未盡善也。乃頒給廣東在籍員外郎許祥光所進船式圖說二分。並調何禮貴前往參預。註五十四。

何禮貴者。不知何許人。能造火輪及各式戰船。初本英軍造船之匠役。後歸中國。以故官方監視甚嚴。惟令其安心服役。勿令與外人交接。密爲看管。以防乘間脫逃。遭遇如此。宜其事蹟不彰。被命至湖廣。因相與酌量變通製造。時施南府知府顧椿亦擬有蠶脊船式。與許祥光船式大略相同。遂就此三式融合變通。製成蠶脊大船六隻。快哨船四隻。試行江面。駕駛頗靈便。順逆風水。皆能縱橫自如。註四十一。四十三。復設局選匠。添鑄鋼鐵礮位。並鳥槍火箭神機箭及火彈噴筒各項軍械。均甚堅固精良。適用。註三十六。

英船犯乍浦也。餘艘留踞鎮海招寶山。有委員某雇福建水勇三百餘。以火舟易使敵覺。獻策用大油篋各裝火藥二百斤。櫟以松香樟腦藥球。外安藥線。篋口塞錫盒。盒內造螺旋之式。而以小絢箭中裝香末。外塗石油。蟠于盒內。裹扎于藥線引入篋中。不用舟載。每篋以小竹筏載之。四角墜石。以防傾側。水勇二人。腋夾大竹筒。以鐵索拴筏四角。套于項頸。手扶篋筏。貼水潛行。遠望不見。及至英船後。以鐵索潛挂桅上。火發轟烈。全船立燬。注五十五。此簡易之水雷也。惜委員之姓氏不傳。

時湖南又有所謂滴水槍鉤嘴槍者。不知創自何人。御史黃贊湯曾見之。時外國內犯。攻守皆困。因奏請豫備軍器以資利用。以湖南鎮筵鎮營兵所用滴水槍。由高及下。無論數丈數十丈皆擊無不中。仰擊平擊下擊皆較尋常致遠有準。又有守城槍名曰鈞嘴。如烟袋式。用時將火門向下。鈞住城垛。可以直中貼立城根之人。蓋賊臨城下。必直貼立城根。若於雉堞內平施鳥槍。近且不及。何況城根。且城上兵丁伸頭外探。又恐適中敵槍。惟以此槍守城。賊不能近也。注五十六。

鴉片之戰。所引起國人對於軍器之研究者。厥爲海防。如戰船槍礮諸器。已如前述。嗣中英和議未久。繼有捻匪之亂。始而起事金田。繼由永安而桂林。而柳州。而道州。而桂陽。而永興。而醴陵攸縣。騷擾長沙。奮下岳州。沿漢而入武昌漢陽。溯江而取安慶金陵。前後十三載。轉戰千餘里。聲勢之盛。如火燎原。其初固由於官吏之剝削。實則英人有所窺

憑與助長之也註五十七。

時有葉世槐字硯農者。安徽歙縣人。少卽嗜學。博覽書史。個儻有志略。英軍之寇廣東也。世槐隨任嶺南。襄釐軍事。林文忠公極賞識之註五十八。後歷官許州。其地當南北衝要。擒匪不時窺伺。世槐諳知海疆空心礮樓之法。相度地形。乃於四城。仿築八座。安置礮位。潛伏勇壯。以逸待勞。用暗擊明。故二年中匪入許凡十一次。撲城者數次。皆未得逞。咸豐十一年知孟縣。仍仿前法築十一臺。並捐廉鑄成大小槍礮三百八十餘件。此外之火礮鉛丸軍械旗幟。無不具備註五十九。

葉氏砲樓之制。外形五面。面面對。擊無不中也。中分三層。高下咸宜也。屋頂平鋪木板。上覆以磚。可駕大砲。而擊高與遠也。牆厚三尺餘至四尺。以石爲根脚。堅厚無虞也。深七八尺至丈一二尺。高自三丈一二尺至三丈九尺不等。內長一丈六尺至三丈不等。寬一丈三尺至二丈三尺不等。或大或小因地制宜也。石炮眼五層。或二十餘。或三四十餘。多則齊施而並擊也。其眼外窄內寬如八字。便於側擊也。另開望眼如砲眼之數。以便窺望也。以鐵爲門。備抵敵也。註六十。凡此計慮之周。機緘之妙。變化之奇。一時稱爲罕觀註五十九。

捻匪軍械。據當時人所見。概由英人供給註五十七。且多係新式利器。而官軍仍爲舊式之槍礮。相形見拙。頗難制勝。於是乃有機器局之設。其事始於曾文正公。

有無錫人徐壽者。字雪村。性精巧。道咸間東南兵事起。遂棄舉業專研博物格致之學。與金匱華蘅芳。討論搜求。於泰西學術。具窺見源委。咸豐十一年從曾文正公軍。先後於安慶江甯設機器局。皆預其事。因與蘅芳及吳嘉廉龔芸棠試造木質輪船。推求動理。測算汽機。蘅芳之力爲多。造器置機。皆出壽手製。不假西人。數年而成。長五十餘丈。每一時能行四十餘里。因名之曰黃鵠註六十一。

先是上海虹口有西人機器廠一座。能修大小輪船及開花砲洋槍各件。實爲洋涇濱外國廠中機器之最大者。同治四年經李文忠公會文正公奏請購歸官辦。合舊有官設三廠。併而爲一。卽所謂之江南製造局也。徐壽與華蘅芳皆任提調註十六一。六十二。於船礮槍彈多所發明。自製強水棉花藥末爆藥。創議繙譯西書。以求製造根本。嗣山東四川仿設機器局。

爭延聘壽主其事。皆謝不往。遣其子建寅華封代行。建寅字仲虎。從父於江甯上海助任製造。尋充山東機器局總辦。福建船政提調。出使德國二等參贊。洊擢直隸候補道。光緒末張文襄公調至湖北監造無烟火藥。已成。藥炸裂。殞焉。華封字祝三。以製造爲治生注六十一。綜其父子所譯西書不下三十種。註六十三。並行於世。

初製造局之立。原以慮患防微。聘用西匠。網羅奇才。講求習學。以成中國之長技。有事可以禦侮。無事足以示威。自宜鼓勵志士。以求實際。詎有不然者。於殷家儁之遭遇可窺焉。

家儁字竹伍。本姓音氏。爲元之舊族。明初以軍功世屯官。居於營田。故饒於貨。至竹伍生有巧思。覽九章周髀之書。能求捷術。尤喜制器。凡徐光啓所傳其師法。輒召匠試爲之。日夜工作不休。成不可用。卽更做。作成復棄不用。以此蠹其家。雖名聞於諸生中。固未能酬其志也。後四川成都開局。大作爐廠。廣求奇才異能。主之者手書致竹伍。厚其聘幣。竹伍喜謂可竟其所學。及至蜀而御史已言成都制器不可用。故隨做隨毀。詔使案之當罷。竹伍復失職遣歸。無資以自還。得按察第之助。始倉卒歸。註六十四。偃蹇以沒。亦志士之不幸者已。

五

中國自道咸海疆多事以來。藩封日蹙。國勢日危。而當時人之見解。咸以爲外人所恃者。厥在船堅礮利。製造精巧。中國實隘乎莫及。至若彼邦政治之修明。學術之進化。率屏而不問。然中國非無技巧之人也。名臣若阮林。志士若龔了。肆力於軍器。孜孜不懈。創獲良多。設能薈萃羣彥。得以集思廣益。未始非富強之策。顧匠人之事。士夫向所不齒。且朝廷無獎勵之條。作者鮮堂構之繼。時過境遷。逸然忘危。至其後風會所趨。唯西學之是驚。於是徵藝師也。立機局也。設船廠也。風靡之勢。不可遏禦。原其初意。不外圖疆。而天下之干進者。爭自託於西學。糜費罔實。終無所裨益。同光以降。漸悟其迷。奮思革政。已無及矣。

附 注

注一 鴉片事略上：「米利堅素不善英所爲。謂既在中國貿易。宜遵中律。鴉片本非教中所應行。予以繳銷。正與外洋違禁之物罰貨入官之例相符。」

注二 見海國圖志及林文忠公政書。

注三 見林文忠公政書。

注四 鴉片事略下參蕭一山清代通史中。

注五 見海防紀略。

注六 清史稿林文忠公傳論。

注七 皇朝文獻通考兵考。

注八 皇朝文獻通考大清會典諸書。每言製造槍箭諸器。均未言其確數。

注九 雍正五年諭：「各處應設礮候給齊後將彼地所有子母礮解送來京。又十二年諭：「各省大礮擇其堅好者存留。鎔壞者即報明鑄造。」

注一〇 雍正二年定各營收貯大礮隨時演放。母致鎔蝕。又十二年議各省大礮每年十月間演放一次。以防鎔蝕。

注一一 雍正十一年諭：「向來演礮。並不加子施放。以致準頭遠近。星斗高低。官兵茫然不知。礮位堪用與否。礮手亦不諳練。」

注一二 見皇朝續文獻通考兵考三十六。

注一三 見道光東華錄十七年十二月已未諭。

注一四 見道光東華錄卷三十三·三十四。

注一五 見陳慶鏞籌經堂集卷二武營積弊疏。申明刑賞疏。道光東華錄三十四。丁氏演礮圖說序。

注一六 見陳慶鏞武營積弊疏。

注一七 見陳慶鏞申明刑賞疏。

- 注一八 見研經室三集卷二。
注一九 見研經室四集卷五。
注二〇 見研經室二集卷七。
注二一 見清史稿關天培傳。
注二二 見道光東華錄三十九。洋務權輿上。清史稿本傳。李元度林文忠事略。鄧制軍事略。林文忠公政書。海國圖志四十八。
注二三 清史稿本傳。
注二四 撤防媚敵四句出陳康祺郎潛紀聞論關忠節死事。
注二五 見陳慶鏞武營積弊疏。
注二六 見林文忠公政書兩廣奏稿四。
注二七 見陳慶鏞籌經堂集卷一。
注二八 見道東華錄四十六。
注二九 見籌經堂集四整飭營務疏。
注三〇 見洋務權輿卷下。海國圖志卷二
注三一 見鹿澤良鐵模圖說序。及龔振麟自記。
注三二 見龔振麟自記參清史稿劉韻珂傳。
注三三 見劉韻珂奏摺。
注三四 見汪仲洋鑄礮說。
注三五 見龔著鐵模圖說。
注三六 見皇朝續文獻道考兵考三十六。
注三七 見陳慶鏞演礮圖說跋。
注三八 見清史稿本傳。

注三九 見鄭復光火輪船圖說。

注四〇 見丁守存用地雷法說。

注四一 見丁守存自來火銃做法。

注四二 見黃冕炸彈飛礮輕礮說。

注四三 見黃冕地雷圖說。

注四四 見演礮圖說。

注四五 見奕山進呈演礮圖說疏。

注四六 見浪跡叢談。

注四七 見海山仙館叢書例。

注四八 見皇朝續文獻通考兵考三十一。道光東華錄四十六。

注四九 見奕山製造出洋戰船疏。

注五十 見道光東華錄四十六。浪跡叢談。水雷圖說。

注五一 見鄭復光火輪船圖說。

注五二 見裕泰年譜。國史館本傳。

注五三 見裕泰年譜。

注五四 見皇朝續文獻通考兵考三十一。

注五五 見海國圖志卷三。

注五六 見繩其武齋年譜。

注五七 擒匪首領洪秀全爲耶教徒。馮雲山爲天主教徒。又馮桂芬記上海南京戰事。謂匪軍每雜有英人。所用軍械。亦多英製。見顯志

堂稿。

注五八 見葉廷杰空心砲樓跋。

注五九 見同上及胡嘉楷序。盧頌啓許州北門砲樓記。陳肇潢空心砲樓記。

注六〇 見空心砲樓圖說。

注六一 見清史稿本傳。

注六二 見江南製造局記職官表。又建置表。李文忠曾文正奏摺。

注六三 見江南製造局記圖書表。

注六四 見王壬秋湘綺樓詩集。

本刊徵文啓事

徵求關於鴉片戰爭之文獻

道光二十年中英間以鴉片開釁。至今年正值百年矣。自此以後。西方勢力。逐漸侵入中國。文化經濟無一不受劇烈影響。此一時期實爲中國歷史變動最大之時期。

由於在東方權益之競爭。釀成列強間之爭鬪。其間接影響。厥惟上次與今次之歐戰。故其影響可謂遍及於全世界。

居今迴溯百年前之中國實有不勝其感慨者。本刊擬盡量輯刊此一時期中之文獻。以促世人對於近世史因果

之猛省。

如有以此類文獻賜教者。一經登載。敬備薄酬以答雅意。

—— 與鴉片戰爭有關之逸事

—— 鴉片戰爭時代罕見之官私記載

—— 與鴉片戰爭時代有關之風俗事蹟圖畫

—— 對於鴉片戰爭之論述文字

中和

徵文

凡應徵之稿請將此印花剪

下貼於稿端否則概不登載

圓明餘憶

拙 菴

清咸豐十年庚申（西歷一八六〇）之役。圓明園燬焉。實我國一極大損失。蔡申之君撰「圓明園之回憶」一文。（見本刊第三四五等三期。）於此園建置之經過。景物之狀況。被燬之情事。與夫關於此役之種種。考述甚詳。洵爲有價值之作品。按乾隆間英國首次遣使來華通款曲。嘗遊圓明園。所記亦有可供參考者。時爲圓明園被毀之前六十七年也。

乾隆五十八年癸丑（西曆一七九三）。英國遣使臣來聘。英使馬戛爾尼記述其事。爲書三卷。劉半農（復）於民初遂譯。名曰「乾隆英使覲見記」。其中述及圓明園者云。「周大人導我游圓明園。此園爲皇帝游息之所。周長十八英里。入園之後。每抵一處必換一番景色。與吾一路所見之中國鄉村風物大不相同。蓋至此而東方雄主尊嚴之實況。始爲吾窺見一二也。園中花木池沼。以至亭臺樓榭。多至不可勝數。而點綴之得宜。構造之巧妙。觀者幾疑爲神工鬼斧。非人力所能及。吾以此來不僅爲遊觀計。尙當商量安置各種禮物之法。故僅就行過之處。略一寓目。未能曲尋其勝。以全園計之。恐吾所見尙不及其什一。然卽此不及什一者而言。已能令當時景象永鑿吾腦而不忘。而吾筆記中欲詳言其狀。亦覺景物萬千。不知從何處說起。轉不如不說之爲善也。已而至寶殿。殿長百五十英尺。濶六十英尺。僅有一面開窗。與窗相對之一面卽爲御座所在。御座爲一桃心木之大椅。上刻精美之花紋。其木料則產自英國。華人以爲稀有之品。故用以製爲御座。御座之下有一臺。高數尺。兩邊有木製之短階。以便上下。御座之上有一廣額。署正大光明福五字。（譯者注。此五字原文作 *Ching-Tha-Quan-Ming-Foo*。釋其意爲 *Venus, Magnus, Gloriosus, Splendidus, Felix*。五字。直譯之當以正大光明福五字爲近理。然於正大光明四字之下加一福字。則爲譯者所未聞也。）其兩旁則各有一孔雀毛裝成之扇。面積極大。作圓形。頗美麗可愛。全殿地皮均用大理石鋪之。石有灰色白色二種。縱橫相間。望之如棋盤形。石上人行

之處。復鋪以潔淨之席。殿之一角。有一八音時辰鐘。撥其奏樂之鍵。能奏樂十二闕。如 Black Joke, Lilibulero, 以及『乞丐』一劇中之歌曲等類。均爲英國舊時流行之樂曲。鐘上飾物均爲舊式。有透明及五色之寶石多枚。此鐘雖非珍品。然以歷年既久。余不得不以其爲古董而貴之。鐘面有英文數字。曰倫敦理敦赫爾街喬治克拉克鐘錶店造。其製造年代及運入中國之時日。則已不可考矣。寶殿爲皇帝正式辦事處。一國觀瞻所係。而面積復廣大異常。余乃決意以禮物中之珍貴動目者置諸殿中。其排列之法。擬於御座之側。一面置地球儀。一面置渾天儀。折光鏡數面。則自天花板懸垂而下。自各鏡至殿頂之中心。距離均相等。殿北置行星儀一座。其南則陳列佛列姆內之大自鳴鐘。風雨表。及特拜歇堯之瓷器瓷像。弗拉蘇氏之天體運行儀等。集此種種精美可觀之物品於一處。恐地球雖大更無第二處足與此中國圓明園之寶殿比也。一對圓明園甚致贊歎。惟猶以其西洋禮物自豪。

迨其觀高宗於熱河。遊行宮避暑山莊之萬樹園。乃益爽然自失。據云：「宮殿及帷幄。建築均雄大異常。其中有懸掛乾隆皇帝秋狩圖及其功業圖者。有藏各種絕大之玉瓶及瑪瑙瓶者。有藏最良之瓷器及漆器者。有藏歐洲所有之玩物及音樂唱歌之器者。餘如地球儀。太陽系統儀。時鐘。音樂自動機。以及一切歐洲所有之高等美術品。罔不具備。於是吾乃大駭。以爲吾所携禮物。若與此宮中原有之物相較。必如孺子之見猛犬。戰慄而自匿其首也。然而華官復言。此處收藏之物。若與寢宮中所藏婦女用品(?)較。或與圓明園中專藏歐洲物品之宮殿較。猶相差萬萬。吾直不知中國帝王之富力何以雄厚至此也。……吾欲縷述此萬樹園中之景物。勢必成一無窮故事。篇幅有限。詎能多記。要而言之。凡吾僑英人以爲天然之景色。人爲之美術品。以及歷史上遺傳之骨董。足令風雅之士流連把玩而不忍舍者。此園中罔不全備之也。」英使遊覽萬樹園之印象如此。使得暢遊圓明園。博覽寶藏。更不知若何驚羨。而窮於寫狀矣。乃六十七年之後。圓明園竟燬於英軍之手。其可喟爲何如乎。

其記在熱河參加萬壽慶祝觀劇有云。「最後一折。則爲大神怪戲。不特情節詭譎。頗堪寓目。卽就理想而論。亦可當出人意表之譽。蓋所演者爲大地與海洋結婚之故事。開場時。乾宅坤宅。各夸其富。先由大地氏出所藏寶物示衆。其中有龍。有象。有虎。有鷹。有駝鳥。均屬動物。有橡樹。有松樹。以及一切奇花異草。均屬植物。大地氏夸富未已。海洋

氏已盡出其寶藏。除船隻巖石介蛤珊瑚等常見之物外。有鯨魚。有海豚。有海狗。有鱷魚。以及無數奇形之海怪。均係優伶所扮。舉動神情。頗能酷肖。兩氏所藏寶物。既盡暴於戲場之中。乃就左右兩面。各自繞場三匝。俄而金鼓大作。兩方寶物。混而爲一。同至戲場之前方。盤旋有時。後分爲左右二部。而以鯨魚爲其統帶官員。立於中央。向皇帝行禮。行禮時口中噴水。有數噸之多。以戲場地板建造合法。水一至地即由板隙流去。不至湧積。此時觀者大加嘆賞。一所言劇中水法。亦可與「圓明園之回憶」中之述高宗命歐人裝設水法者（見本刊第三期）參閱。蓋斯亦歐人爲之設計耳。（此項神怪戲。與中國普通戲劇不同。頗含西洋色彩。意其編製亦與歐人有關。）蔡君謂：「尤有一事。爲東亞宮苑建築史上開一新紀元。更爲東西文化溝通之先河。而世人所贊稱者。圓明園水木明瑟之西洋水法及長春園中之西洋建築是矣。」其時之宮苑建築。兼采西洋之長。此點洵可注意。戲劇之類。亦已輸入歐風。又如英使記在萬樹園觀傀儡劇及西洋喜劇云。一又至一處。見廣廳之中。建一劇場。場中方演傀儡之劇。其形式與演法。頗類英國之傀儡戲。惟衣服不同。戲中情節。則與希臘神話相似。有一公主。運蹇。被人幽禁於一古堡之中。後有一武士。見而憐之。不惜冒危險與獅龍虎豹相戰。乃能救出公主。而與之結婚。結婚時大張筵宴。有馬技鬪武諸事。以壯觀瞻。……傀儡戲之外。有西洋喜劇一折。其中主要角色。乃本其夫婦及彭迪米阿、史加拉毛克四人所扮。（譯者案。萬樹園中何以能有西劇。原書並未明言其故。以意度之。當係乾隆重視英使。特命在華供職各西人會串以娛之。否則各西人自行組織。以爲皇帝上壽。亦屬近理。）一均見歐風之輸入宮苑。譯者以萬樹園中有西劇爲異。其實此在當時蓋未爲甚異。且亦未必專爲英使而設也。

圓明園燬於庚申之役。巴夏里之被執下獄。爲其間一重要節目。其在獄之言動。道其詳者蓋罕見。惟刑部尙書趙光自訂年譜。述其情事及所以處置者頗悉。可珍之史料也。所述當時京師諸狀。亦屬此役中親與其事者之記錄。（時趙氏與賈楨周祖培陳孚恩司外城防守。）頗有價值。可與「圓明園之回憶」所徵引者合看。據云。一七月杪英法二國兵船到天津。僧邸守大沽礮臺甚嚴。乃由白潭河上岸。攻陷大沽礮臺。警報頻聞。僧邸兵退。瑞澄泉相國麟兵勇潰散。於是上有北狩熱河之議。皆怡鄭肅三人愆息定議也。其時桂燕山相國已在天津議和。一切和約條規皆照準矣。惟親遞國書一節。

上未允。命怡王偕穆蔭赴通州再議。英國遣巴噶哩來往議未決。忽於八月初四日口語決裂。將巴噶及伊手下人誣擊解京。鎖鑰交刑部監禁。共十八人。又陸續擊獲英法二國文武兵將三十餘人。遞至園寓。積分寄昌平密雲各州縣。挖斃者數人。於是英法二國進兵至通州。僧邸兵又退。瑞相兵竟潰散無一人。勝保帶兵在八里橋接仗。驟及所騎馬鞍。馬立倒斃。勝保落馬。兵勇擁護入城。英法二國兵直赴齊化門。八月初一日上硃諭欲赴熱河。交在園王大臣閱看會議。大半皆阻留以爲不可。聞亦有從怡鄭肅三人議者。次日京中大學士以下各大臣公同具摺陳奏。以爲必不可行。予在賈筠堂相國宅與議。又與梁海樓侍郎瀚商同具摺。聯銜於初二日奏請聖駕進城。奉旨留中。而園中預備啓鑾。已調派兵衛。安排車馬。上猶恐人心渙散。奉旨安慰臣民。以爲決無北狩之意。然都城內外。喧傳殆徧。已有携家出京逃避者矣。至初七日天明。警報愈急。上於已刻由園起程。徑赴熱河。奉旨留恭親王及桂燕山相國駐園。命豫親王及周芝臺相國在禁城留守。命賈筠堂周芝臺兩相國陳子鶴大司馬及光四人在外城防守。命瑞芝生大司冠全小汀大蒙宰麟梅谷少司寇寶佩衡少司農文百川少司農諸人在內城防守。先於七月命周芝台相國陳子鶴大司馬潘星齋少司空宋雪帆少宗伯辦理外城團防。借五城巡城御史。在浙紹鄉祠。督同司坊官。并約京卿科道翰林。籌議團防事宜。賈周陳三公偕予議以驛馬市中州館爲外城辦事公局。各派戶兵刑三部司員隨同辦理。自聖駕啓行。內城九門戒嚴。惟正陽崇文二門辰起申閉。外城七門。惟彰儀西便二門亦辰啓申閉。內外城又經巡防大臣分派滿漢侍郎閣學京卿科道翰林守各城。惟內外旗綠各營兵均不堪用。各門亦無職位器械。於是訛言謂英法將進攻城。初八日以後。內外城官紳商民。無論滿漢。紛紛逃避。或隻身獨行。或結伴携眷同走。或赴西北一帶山中潛匿。或赴西南保定一帶大路奔逃。大車小輛蟻附前行。內外城車輛驛馬俱需重價雇賃。嗣竟無可雇覓。卽重價亦無從得者。內外城鋪家關門。住家閉戶。日色慘淡。煙霧迷湧。直不成世界。內城明火搶劫。肆行無忌。外城土匪竄起。勢將聚衆搶掠。賈周陳三公與予公商。此時外患固可慮。而內患尤可虞。必須先募練勇。分頭巡緝。以安閭閻。否則寇盜紛乘。不能自固矣。於是設東西兩勇局。東局在虎坊橋北梁家園義塾爲公所。西局在菜市口揚州館西閒壁官宅爲公所。兩局共招集勇丁五百名。皆鋪家住戶保結投充。分設目勇。武弁武舉。逐日操練。又以帶勇司員統率。晝夜防範。巡查外城各街巷胡同。添製刀械長桿。咨取手槍台槍火藥火繩。每日勇糧每名京錢一千文。計

每月勇糧公費。約須銀三千兩。予與周芝台相國各先捐銀一千兩。賈筠堂相國捐銀五百兩。陳子鶴大司馬捐銀三百兩。又彭詠莪相國朱檄堂大宗伯張詩船大司空各捐銀三百兩。其餘卿貳京堂諸人。有願捐者。量力捐助。繼以捐資未能經久。乃奏請每月由戶部發給勇糧銀三千兩。按月支領。奉旨允行。外城得兩局勇丁日夜巡查。土匪乃不敢作亂。閒有竊盜。亦即隨時查拏嚴辦。人民安堵。職此之由。自初五日怡王將英酋巴嘎哩誣拏。奏交刑部鎖鑰收禁。并該酋手下十餘人。亦皆鎖禁南北兩監。初六日。予偕瑞芝生靈香生同至南北所查看。蓋以外國人收禁。爲本朝從來未有之事也。巴酋向予與芝生香生言。各位大人。容我一言否。予曰。爾何言。巴酋云。我本奉我國將令來議和。大局未定。何以遽將我誣拏鎖鑰收禁。我有何罪。是何道理。芝生云。爾罪惡貫盈。天道不容。香生云。爾害我中國。其罪甚大。尙復何說。巴酋怒言。若論天道。我之生死自有天命。若天命不該死。恐中國亦不能令我死也。伊曉曉舌辯。予因向巴酋云。爾昨日係欽命王大臣怡王等將爾拏至。奉旨收禁。我三人乃刑部堂官。前來閱視。並非承審研訊。爾無須多言。但靜以俟之。亦决不令官人凌虐汝。惟刑具乃奉旨鎖禁。未敢開釋。因約芝生香生至他所閱視。飭提牢司獄各官。令官役禁卒小心防守。不可凌虐爲要。予謂香生云。英法非比朝鮮等屬國。該酋卽有罪犯。不得謂之叛逆。我輩非承審之員。自不必向其多言也。南北所查畢各散。是時頗有人向予言。巴酋爲英謀臣。不如乘此時奏請誅之。以絕後患。予謂巴酋來議和。本不應誣拏鎖禁。伊旣爲彼國謀臣。焉肯棄而不問。儻該酋正法。彼國來索。何以應之。如直攻城索取。彼之槍礮火器。精利。此時我之兵勇業已潰散。又將何以守禦。萬一都城被彼攻陷。則宗社宮殿尙可保乎。百萬生靈。亦不可問矣。予觀大局非和不可。而議和仍捨此人不可。姑靜以聽之。未可置目前大禍不顧。而計及將來之後患也。其人唯唯而去。心或以爲不然。不知予言竟驗也。初六日。提牢滿漢司官來稟。巴酋不食。意欲求死。予謂此人關繫甚重。爾等須再三婉言勸慰。待以好飲食。不可以常犯視之。伊若肯食。不妨以魚肉雞羊等物待之。若無費。卽傳予言。令飯銀處先提五十兩交爾開銷可也。至次日。提牢來言。如予所囑。向其開導。伊已飲食如常。是日忽傳言上已啓行北狩。京都人心渙散。英國兵已抵通州八里橋之西。勝帥敗退進城。各門戒嚴。兩監人犯六百餘名。終日喧鬧。十二日。武備院卿恒子久祺。奉恭王諭劄。到刑部進監看視。時英國來文索取巴酋甚急。恐其進兵攻城。欲令巴酋作字。止其帶兵統目。謂將議

和。不可進攻。該酋不應。且云。我現在何所。身披刑具。辱莫大焉。尙能作書止兵耶。子久以此回復恭邸。於是復奉來節。子久再進監。將伊提出大牢。另住一屋。釋其刑具。婉言開諭再三。該酋乃親筆作彼國書。付子久携呈恭邸。令人送僧王大營。遣弁贖投。十八日奉恭邸節。仍令子久進監。將巴酋及其手下人十餘名。皆提禁備車送至德勝門高廟安置。以酒果魚羊各物款待之。該酋臨出監。向提牢摘帽申謝不已。自巴酋收禁後。兩監人犯皆喧言英國必來攻城。刑部恐必被毀。日夜不安。於是具奏調取正藍旗兵五百名。分置監內署外。周圍防範。署中滿漢司員寥寥。至初七日後。絕無人赴署者。予每日到署。目覩情形。添派滿漢得力司員廿四人。分兩班。同檔房各員。在署值宿照料。至十八日。各監犯見巴酋出監。復聞謠言。謂將攻城。先毀刑部。以圖報復。於是六百餘人。洶洶肆鬧。環跪於提牢司獄各官前。乞求懇稟各堂。釋放出獄。並直言我等坐監原係守法。但守法而死於法。亦此心所甘受。若死於寇而爲外國礮火斃命。情實難甘。如肯施恩釋放。我等俟事平之後。再入監守法。否則我等拚此一死。今日必然出獄。不能守法矣。情詞直決。各官在三開導不行。予進署。各官面稟如是。予思各監犯所言。未嘗無理。況城內外官民紛紛逃避。監犯豈肯坐而待死。惟其中各犯情罪不一。如秋審重犯及已擬死罪并軍流遣犯。難以開釋。如現審原被告及罪該杖徒或尙未擬定罪名各犯。似可暫時分別交旗交地方州縣五城司坊。取保釋放。事平按名傳提。再行收禁。未嘗不可。如果將現審三四百人釋放。其餘不過二百餘人。兩監分禁。每所不過一二十人。卽易約束。因商之瑞芝生諸同堂。皆不甚以爲然。予言。今日事急矣。不能計慮將來。卽奏陳後上或不允。必須再奏。況皇上聖明。我輩摺子據實直陳。詳言迫切情形。宜必邀準。若諸公不肯聯銜。予一人單銜具奏可也。諸同人遂無異詞。予急命各司分別情罪。除秋審死罪等項人犯無庸議外。其餘現審人犯全行請暫釋放。於十九日具奏。熱河報回。奉旨依議欽此。於是開發三百餘人出禁。皆欣然而去。及十月兵退事平。按名傳提。再行收禁。居然無不到者。此事予當時亦放膽而行。恐致反獄。不成事體。乃後來平復無事。實亦初願所不到也。一巴夏里在刑部獄。曾有如今所謂絕食運動者。趙氏當時以「大局非和不可。而議和仍捨此人不可」之觀點。（翁同龢是年八月十四日日記。謂「夷兵抵通州。周相國云。宜釋巴夏里。處之賓館。娛以女樂。懇其議和。瑞營有文書知照順天府。備牛羊等物。兩相國之謀猷如是。」蓋周祖培瑞麟觀點與趙同。）對巴夏里委曲慰撫。蓋煞費

苦心焉。因有巴夏里入獄事。引起監犯之恐慌。致有刑部縱囚之舉。其情形亦他書所未載者。趙氏以讞獄受知文宗。於咸豐四年甲寅即官刑部尚書。（並先於道光二十六年丙午署刑部左侍郎數月。）久爲本部有權之堂官。故能於部務多所主持也。

趙譜是年又有云。「六月初十日。萬壽聖節。呈進如意。蒙賞進同樂園聽戲四日。一切戲具行頭。新添增置。并傳外城各戲班脚色伺候。熱鬧非常。尤近年所未有也。」此蓋圓明園中末次之熱鬧演劇。盛況遂成焚尾矣。又趙譜紀咸豐七年丁巳六月萬壽賜聽戲。述及同樂園云。「同樂園戲臺三層。院搭蓆篷。高出樓表。戲具衣飾。多平金顧繡。鼓樂皆在臺後。臺面極寬敞。賜福等戲。皆自上一層樓繞中層而下。鈞天廣樂。非人間所得有也。」均可與「圓明園之回憶」所述同樂園聽戲一節（見本刊第三期）參閱。

圓明園之戲臺。爲戲臺中一種特殊之建築。所演戲亦有非外間所得見者。趙翼「簷曝雜記」卷一紀乾隆間熱河行宮演劇情形云。「內府戲班子弟最多。袍笏甲冑及諸裝具。皆世所未有。余嘗於熱河行宮見之。上秋彌至熱河。蒙古諸王皆親。中秋前二日爲萬壽聖節。是以月之六日即演大戲。至十五日止。所演戲率用西遊記封神傳等小說中神仙鬼怪之類。取其荒幻不經。無所觸忌。且可憑空點綴。排引多人。離奇變詭。作大觀也。戲臺闊九筵。凡三層。所扮妖魅。有自上而下者。自下突出者。甚至兩廂樓亦作化人居。而跨駝舞馬。則庭中亦滿焉。有時神鬼畢集。面具千百。無一相肖者。神仙將出。先有道童十二三歲者作隊出場。繼有十五六歲、十七八歲者。每隊各數十人。長短一律。無分寸參差。舉此則其他可知也。又按六十甲子。扮壽星六十人。後增至一百二十人。又有八仙來慶賀。攜帶道童。不計其數。至唐元奘僧雷音寺取經之日。如來上殿。迦葉羅漢辟支聲聞高下分九層列坐。幾千人。而臺仍綽有餘地。」其戲臺蓋與圓明園之戲臺相類。（圓明園重建未果。於是有頤和園之建。其中德和園之戲臺。亦三層。當亦沿圓明園中同樂園戲臺之規模。）此種神怪戲。則與英使記所見含有西洋色采者有異。

蔡君所述乾隆間上元燈期圓明園烟火百戲之盛況。（見本刊第三期。）「簷曝雜記」所記。亦可參閱。「簷曝雜記」卷一云。「上元夕西廠舞燈放烟火最盛。清晨先於圓明園宮門列烟火數十架。藥線徐引。燃成界畫。欄杆五色。每架將完。

中復燒出寶塔樓閣之類。并有籠鶴及喜鵲數十在盆中飛出者。未申之交。駕至西廠。先有八旗騙馬諸戲。或一足立鞍轡而馳者。或兩足立馬背而馳者。或扳馬鞍步行而並馬馳者。或兩人對面馳來各自在馬上騰身互換者。或甲騰出乙在馬上戴甲於首而馳者。曲盡馬上之奇。日既夕。則樓前舞燈者三千人列隊焉。口唱太平歌。各執綵燈。循環進止。各依其綴兆。一轉旋則三千人排成一太字。再轉成平字。以次作萬歲字。又以次合成太平萬歲字。所謂太平萬歲字當中也。舞罷。則烟火大發。其聲如雷霆。火光燭半空。但見千萬紅魚。奮迅跳躍於雲海內。極天下之奇觀矣。一斯亦足反映時代之承平豐熾。(騙馬之戲。頗與西洋之馬戲相近。)

翁同龢日記。言「瑞營有文書知照順天府備牛羊等物」。時官順天府尹者爲董恂(時名醇。後避穆宗嫌名改)。聞頗於庚申之役受特知。後此久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蓋由於是。其自訂年譜。是年述及關於此役情狀者。亦可供參考。據云。

「六月杪奉諭派員督辦通州糧臺。並奉會同辦理團練諭。七月二日奏派霸昌道英鍾山(毓)督辦通州糧臺。并片奏節調候補道振仁齋(麟)來京聽候差委。初十日會同督辦順天直隸團練大臣桑柏儕(諱春榮。諡文恪。時官內閣學士)具奏團練情形。二十二日召見。據實陳奏。時以海氛日棘。聞有巡幸木蘭之舉。於二十七日會同卿貳諸臣聯銜封奏。力闢此議。翌日奉上諭。所有軍營備用車馬。著欽派王大臣等傳諭各處。即行分別發還。毋得盡行扣留守候。以息浮言而定人心。八月初八日黎明。聞前三門不啓。惟啓西直門。聖駕業經啓鑾。亟出示安民。如有乘機搶掠。立即就地正法。一面諭治中蔣大鏞。傳知所屬及候補各員。非奉差遣。擅出都門一步。即行嚴參。事稍定。聞文博川新權執金吾。(諱祥。贈太傅。諡文忠。時以軍機大臣留署提督。未隨扈。)乃往晤於城上。商明文武兩衙門。一律辦理。仍嚴催大興宛平兩縣及各委員。車運熟食。接濟僧王大營。並趕緊轉運巡防處軍械器具上城。幸均就緒。十四日留京辦事大臣周芝臺相國(諱祖培。諡文勤)邀赴閣議事。翌日恭親王燕山師(按大學士桂良也)博川大金吾邀赴園議事。先是初十日以誤車奉硃諭摘去頂戴。嗣以撫局既定賞還。二十二日奉恭邸文。令豫備嘉興寺爲公所。是夜圓明園火。九月朔。文廟拈香。宣講聖諭如儀。是日恭邸駐天寧寺。尹署於前月杪具奏車輛情形。並恭請回鑾。先期豫備。初三日接奉硃批。覽。撫局已成。朕即回鑾。此時不必豫爲降旨。況回鑾橋道不過略加修葺。無虞趕辦不及。欽此。十一日晤恭邸於禮部大堂。是日英國

議約成。翌日法國議約成。十八日赴瑞應寺。上年武闈校射退休公所也。恭邸始遷於此。二十二日拜發開復頂戴謝恩摺。二十八日赴內閣。會同朝臣拜發迎鑾摺。十月十四日恭邸移嘉興寺。十一月二十五日欽奉恩旨。兼管順天府尹張祥河著從優議叙。順天府尹董醇著加恩賞給二品頂戴。在事出力委員。獎勵有差。洋人之入安定門也。順天所屬。雖補候。無一走避者。聖鑒及此。感激涕零。一此當時身任京師地方官者之記載也。（文祥署步軍統領。與順天府同有地方之責。翁同龢八月十一日日記。稱其「忠義奮發。周視九城。力任開倉放米。人心稍定。」）

吳可讀之「罔極篇」。爲是年母喪前後侍疾至移柩排日所記。中多關於此役京師情狀之史料。茲併摘錄於次。俾資參閱。「庚申七月。自慈親得病起。五六日間。即傳夷人已到海口。所有內外一切奏稟。概不發抄。以致訛言四起。人心惶惑。然猶未移徙也。初一日至初十日。慈親得腹瀉之症。……此十日內稍稍有遷移者。……外間未能深悉兵敗之故。故消息不甚緊迫耳。十四日。自是日以後。海口消息。日緊一日。遷徙出京者。遂紛紛不止矣。然俱係有力之家。無力者仍未動也。二十五日。是時城中闕傳夷人已到通州。定於二十七日攻城。居民紛紛移徙矣。二十七日。是日我軍拿到夷目巴夏哩等九人。禁刑部監。於是京中鼎沸。聖駕有出巡之說。朝內大臣。具摺奏留。俱留中不發。凡在京旂漢大小官員眷口及財物。無一不移出京城者。然大生意如布巷前門一帶。尙未搖動。八月初五日。此時人心惶惶。移徙出京者日見其多。城門已閉彰義並東面一帶城門矣。初七日。我軍與夷兵戰於齊化門外。我軍馬隊在前。……一聞夷人槍炮。一齊跑回。將步隊沖散。自相踐踏。我兵遂潰。夷人逼近城邊。先是。親王及御前諸公。屢勸聖駕出巡。聖意頗以爲然。但格於二三老成並在朝交章勸止。故有並無出巡之旨。且明降諭旨。有能殺賊立功立見賞賜等語。故人人皆以爲出巡之舉已中止矣。初八日早。聞齊化門接仗失利之報。聖駕倉皇北巡。隨行王公大臣。皆狼狽莫可名狀。若有數十萬夷兵在後追及者然。其實夷人此時尙遠。園中毫無警報。不知如何如此舉動。此時慈親病勢日見不佳。不孝亦不暇顧外事。是日所有在京大臣眷口。及有力之家眷口。皆移徙遠避。車價貴不可言。履涿州單套轎車。須銀二十兩。保定則三十兩。十二日（是日其母病逝）。是日家家閉戶。並無相好一人到宅者。十三日。是日申刻封棺訖。是時街上慌亂。無人來往。適門生楊柳岑水部來宅。言目下消息不好之至。囑不孝早爲籌畫。免得臨時不及措手。不孝擬

於上房後院破房內掘地安頓。柳岑以爲在宅堂葬。總不大妥。倘彼疑其內係金銀。則害事不小。況夷人多疑。一入城。家家必須搜到。前入廣東省城。亦是如此。不可不慮。十四日。彰義門開。不孝步行到九天廟。見正房尙空一間。令和尙先站定。回宅後思想九天廟一帶。安靜之至。擬將慈柩送去暫安。是時內外十六門。只開西便彰義兩門。前三門自初八日關閉後。至十一日始開順治一門。內外城移徙者。幾於門不能容。前未移徙各家。至此亦盡移徙外出。然小生意及手藝人雖已盡走。而大生意各行尙未移動也。十八日。計此時在京若得二百金。車價雖貴。亦可將慈柩及眷口移至汴梁。遂上街到車店一間。則大車需八十金方到汴梁。積上騾子。雖出百兩一頭。亦是無有。緣是時走馬頭各路車騾。俱因京城慌亂。未敢入城。而京城拉買賣者。俱係鄉下人車騾。車子尙可行路。若要馱靈柩。則非熟騾萬不能行。車房亦不敢包攬也。不得已向積房商雇人夫扛抬。兩班十六人。八人一班。抬至保定府。需銀三十餘兩。十九日。寫信向在京各相好張羅。始知有力諸公早外出。宅中僅有看守門戶之人。二十一日。用八人將慈柩送至九天廟安頓。不孝步行出城。因城門早閉。不孝與漆匠俱在城外。是夜覺得城外比城內安靜多多。二十一日早間進城。到城門口。幾擁擠不能行矣。二十三日。出門。見街上人三五一堆。俱作耳語。街道慌亂之至。至午後。忽西北火光燭天而起。閩傳夷人已撲海甸圓明園一帶矣。我兵數十萬。竟無一人敢當者。夷兵不過三百馬隊耳。如入無人之境。真是怪事。僧邸勝帥兵已退德勝門外。不孝以慈柩在城外。倘或城門一閉。土匪乘此而起。慈柩將有不敢設想之處。惟時心胆俱碎。急於夜間收拾衣物等件。於二十四日五更後。將眷口及衣箱作三四次送至九天廟。守住靈柩。不孝隨後出城。見彰義門外尙屬靜謐。稍覺放心。不孝仍進城。自二十四日以後。京中大生意。如布巷前門綢緞棉花各項。日日用車裝駝載。不可復止矣。車價愈貴。移徙者愈多。卽下至貧民。亦用推車或驢頭裝載出京。是日恭邸於早間差弁到夷營。送願和照會。該弁行至夷營。見其持槍相向。懼而馳回。二十四日以後。城北日見煙起。緣夷人到園後。先將三山陳設古玩。盡行擄掠一空。後用火焚燒。藉口亂兵燒燬。復出告示。張掛各處。若和議不定。準於二十九日午刻攻城。居民務須遠避。勿致玉石俱焚等語。以致居民愈恐。無一不思出京者。二十六日。不孝在九天廟。探問外邊夜間情形。俱言安靜。惟日日過兵。九天廟尙未住兵。二十六日早間。榮兒進城。來言。九天廟已被天津兵丁住滿。闔家惶恐。不孝急到廟。見係我兵。始

放心。惟時僧邸及勝帥俱扎營西北一帶。距廟甚近。倘一開炮。俱成粉碎。況慈極更爲不妥之至。而車價昂不可言。雇保定單套轎車。亦要二十餘兩。是日夷人已於午刻進安定門。住居城樓。並城門洞內。安大炮一。小炮四。口俱向南。插五色大旗。城中自一二品大員。皆於是日出城。無一在城內者。惟當事數人而已。城中不復可問矣。是日大臣等已將巴夏哩等禮送回夷營。九月初一日。早間。彰義門未開。不孝坐車到西便門。出城人車擁擠。不能行走。不孝令車後來。自己步行出門。幾乎碰殺矣。是日城外慌亂之至。自二十九日梁海樓司農亦携如夫人與行李到廟居住。至初一日尙未入城。朝中大臣可知矣。自初二日慈極及眷口起程後。京中夷人已入城內。訛言四起。人人自危。內城旂人未經移徙者。至此俱將眷口移至南城店居住。流離顛沛之狀。目不忍睹。自初間起。日日聞得與夷人換和約未成。或因恭邸不肯出見。或因夷人所說難從。總未定局。居民愈覺不安。然京中已無可移徙矣。初六日。英夷來照會云。我國太無禮。致將伊國人虐死五人。索賠銀五十萬兩。適俄夷亦來照會云。聞得夷人索賠五十萬金。伊願說合。令我們少賠。恭邸以此事即使說合。亦不過少十萬八萬兩。又承俄國一大人情矣。隨託言已許不能復改謝之。俄夷又來照會云。既已許賠五十萬。自不必說。惟英國焚燒園亭。伊亦願賠一百萬兩。前索二百萬。減去一百萬。只需一百萬便了事矣。恭邸答應。於初九日送去銀五十萬兩。是時夷人所添十六條。無一不從者。當事者惟求其退兵。無一敢駁回。於是夷人大笑中國太無人矣。嗚呼。尙忍言哉。尙忍言哉。一所記出自親所聞見。於當時京師搶攘之狀。官民恐慌之情。言之歷歷。而對圓明園焚掠之責任者。亦著其真。不若後此所傳發於華人之說也。其敘諸事之日子等。間有未符。或一時聞之未審。或補述記憶偶失。(中有補述者。如其母卒於八月十二日。而初八日即自稱不孝。可見不盡爲當日所記。)可分別觀之。至其對於此役之見地。亦可代表當時士大夫之清議。與當局大臣所見不同也。

陳冷汰陳詒先所譯英人譯蘭德、白克好司「慈禧外記」。於第二章(巡幸熱河)。引「罔極篇」。有一時皇上方病。聞警擬狩北方。懿貴妃與僧王不可。且謂洋人必不得入京。(七月。)又「當皇上之將行也。貴妃力阻。言皇上在京。可以鎮懾一切。聖駕若行。則宗廟無主。恐爲夷人踐毀。昔周室東遷。天子蒙塵。永爲後世之羞。今若遽棄京城而去。辱莫甚焉。」(八月初八日。)又「車駕已安抵熱河。皇上下諭。言外兵深入。未克自裁。良用愧恨。傳言皇上有病。而親王載

垣及端華謀攝朝政。若皇上崩。則懿貴妃等將爲皇太后。但貴妃與載垣等有隙。諸人多讒貴妃于帝前云。「(八月二十四日。)

又「有御史某上奏。言奸人熒惑帝聽。倉皇北狩。棄宗廟人民于不顧。以致淪陷於夷。請速回鑾云云。」(九月。)

又「懿貴妃聞恭王與洋人和。深以爲恥。勸帝再開釁端。會帝病危。不願離熱河。於是報復之議遂寢矣。」(九月。)

均通行刻本所無。(譯者謂刻本因恐犯忌而刪去者。就英文轉譯之。蓋孝欽后於咸豐之季。已以懿貴妃得與聞政事。爲朝士所屬目矣。「慈禱外記」稱吳爲翰林院侍讀學士。誤。吳未嘗入翰林。時官刑部員外郎。

庚申之役。文宗由圓明園倉皇出走熱河。翌年遂崩。蓋憂能傷人也。醒醉生(汪康年)「莊諧選錄」卷三云「咸豐庚申。顯廟駕幸熱河。聖意不樂。因御書且樂道人四字。命張諸行殿。時慈安太后隨行。執不可。云。天子一日二日萬幾。安有自求逸樂之理。今雖蒙塵。尤不宜有此。親督內侍去之。」又云。「故事。上在圓明園御舟徐行。則岸上宮人必曼聲呼曰安樂渡。遞相呼喚。其聲悠颺不絕。至舟達彼岸乃已。顯廟出狩時。穆宗尙在抱。戲效其聲。上撫穆宗首曰。今日無復有是矣。言訖。潛然淚下。內侍等皆相顧悽惶不已。」亦軼事之可述者。(庚申穆宗五歲。)

上虞羅先生之自署

燕

上虞羅先生(振玉)自署甚多。除齋名隨時所題。不克遽數外。其關於名號者。初諱振鈺。後改今名。字曰叔韞。又曰叔堅。又曰叔言。又曰繫公。又曰朋存。又曰公之純。(用傳青主例。)

又曰商遺。又曰陸屠。又曰雪堂。又曰永豐鄉人。又曰仇亭老民。又曰歲寒退叟。

專 載

南 屋 述 聞 卷 一

水東花穩輯

軍機處直房。在隆宗門內。北房五楹。爲大樞趨直之所。南房爲章京直舍。亦五楹。漢章京恆在西間。滿章京恆在東間。樞直中人相沿稱南北屋。其曰南屋者。謂章京也。先太保公以光緒十九年癸巳五月。由禮部主事充章京。迨光緒三十一年乙巳三月。丁先大父憂去官。時已賞侍郎銜。署禮部右侍郎。在直凡一周星。余少時好擊掌故。凡樞垣故事。得自庭聞者頗多。迨丁巳夏。余以卿階。叨與樞直。距先公之離直。復一周星。得親至所謂南北屋者。昔所聞於先公。至是皆一一躬睹之。童時默識。垂老而不能忘。蓋繫於家國之感者深矣。曩之父子同入軍機者。若蔣炳子熊昌。方觀承子維甸。袁守侗子熙。梁國治子承福。孫士毅子衡。趙文哲子秉淵。龔禔身子麗正。雖所遇顯晦不同。而生值清時。類皆有所建樹。小子之所值。則爲何如時耶。鈞天愉悅。視草倉皇。視先公當日儼直從容。回首且如天上。憶陳弢庵太傅丈句云。不須更溯乾嘉盛。說著光宣已惘然。筆之有餘慨焉。

國初承明制。絲綸出納。掌於內閣。而贊畫戎機。匡翊廟算。則議政王大臣主之。雍正時。用兵西北。慮中書未盡謹密。始別設軍需房。嗣定名軍機處。其初即用議政處得力之員。如雍正八年。僅內閣侍讀舒赫德。兵部主事常鈞二員。皆旗籍也。（舒後授軍機大臣。官至武英殿大學士。謚文襄。）次年始有漢章京。由大臣於中書中揀選委用。首直者爲內閣侍讀蔣炳。（後官至倉場侍郎。）其時滿股。間有由部員小京官筆帖式充任者。漢員中無之。故有謂軍機處爲內閣之分局者。乾隆初年。用起居注主事馬燦。宗人府主事章寶傳爲章京。亦以其久任中書。爲大樞所識拔也。

漢章京之有部員。自乾隆二十年戶部員外郎陳輝祖始。同時涿州劉湘。以御史入直。二者皆非恆格也。至乾隆二十九年以後。部曹入直者乃漸多。如鄭步雲邵洪由吏部主事。陳繩祖由戶部主事。洪朴由工部主事。費濟由刑部員外郎。皆是。然仍以中書爲主。仁宗親政。欲杜樞相樹黨汲引之弊。乃專重考選。於是部曹入直者。轉多於中書。嘉慶四五年間。所補章京。如茅豫。任烜。何元煊。糜奇瑜。熊方受。張志緒。黃躍之。楊懋恬。大抵皆部曹。而中書只盛悼大一人。當時有軍機處司員之目。且見於詔旨。自是沿至光宣。凡滿漢章京。皆以部曹爲多。卽有由中書入直者。數年間亦保擢部員矣。

軍機章京之考試。由內閣及各部。考核各員之合格者。詢其願送與否。其願送者。本衙門先試之。擇尤保送於軍機處。然後樞臣酌定考試日期。試題以論一篇。三百字爲率。限尋交卷。卷用白摺。兼取工速。人數較多。得分日試之。試畢由樞臣專其去取。不別簡閱卷大臣。其試卷亦不糊名。異於其他試典。蓋以職司密勿。重在考營其人之品行聲名。初不專取文字。乾隆十八年。御史傅棠疏言。當於舉場考試章京。照章彌封。別派大臣閱卷。以昭慎重。上謂糊名考試。則但能觀其文字。何由識別才品。要惟秉公甄別。嚴懲濫保而已。觀此可知立制用意之深。而視斯選之特重也。凡考取者由軍機處帶領引見。先行記名。以次俸補。大抵首列無不記名者。第二名以下。或記名或否。由上圈定。

自考選章京之制行。凡閣部保送者。類皆係進士舉人出身。間有拔貢出身之部員。亦必朝考高等。用爲小京官者。而捐納者不與焉。惟甲乙榜有捐納內閣中書者。例得保送。

樞垣初設。由大樞秉筆。漢文皆張文和任之。文和又舉汪文端入直。以代其勞。其時之章京。職繕寫而已。滿文亦然。舒父襄班第等。爛國書。皆躬任屬草之後。厥後傅文忠爲首揆。欲營滿章京才具。稍假借之。文端見滿員如此。亦自嫌近於攬持。乃漸使章京代擬。相沿日久。而屬草遂爲章京之職。雖君上亦知之也。然詔令之重要者。大樞猶往往親撰之。既定藁。乃授之於章京。故大樞居末者。俗有打籐軍機之目。亦曰秉筆軍機。蓋樞臣入對時。必攜帶筆墨。備御前撰記之需。又出入必有拳簾者。皆新進之大臣服其勞也。

首任大樞者爲鄂文端。張文和。其名稱爲辦理軍機事務。繼此凡簡派軍機大臣。其諭旨皆曰軍機處行走。或軍機處學習

行走。如雍正十一年。命訥親班第在軍機處行走。乾隆四十五年。命福長安在軍機處學習行走是也。至嘉慶中有旨命松筠在軍機大臣上行走。英和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於是任用軍機大臣。其諭旨皆沿是式。晚近亦有授爲軍機大臣者。而章京之署銜。乃曰軍機處行走。見於諭旨。然常稱仍曰軍機章京。其於樞堂亦自稱章京。每投帖用紅單片。側書章京某。雖擢至大九卿。或權侍郎。不改也。按章京爲國語。國初之昂邦章京。梅勒章京。卽各旗都統副都統。後來旗制。尙有管旗章京。西北各城之辦事參贊大臣。其屬亦置章京。初不限於樞僚也。太宗嘗謂范文程曰。范章京朕之心膂。其時文程亦贊襄機秘。昕夕在公。於後之軍機章京爲近。

章京初無定額。自嘉慶四年。始定爲滿漢各十六員。分爲兩班。每班以一人爲領班，一人爲幫領班。俗稱爲達拉密。幫達拉密。蓋達拉密者。國語領袖之謂。至嘉慶十一年。奏留署滿章京重倫於額外行走。二十一年。又奏行走之強達泰。不占額缺。於是每班八人之外。復有額外章京一人。滿漢各十八人矣。咸豐三年。以軍務殷繁。添傳記名章京四人。在額外行走。至十一年。所傳四人。有已補入額者。又請添傳二員在額外行走。則每班各爲十人。同治十一年。軍務漸平。復請停傳二人。仍符十八人之數。光緒中。定爲每班十人。迄於改制。其間有由丁憂起復者。循例皆於額外行走。往往不止十人。

兩班曰頭班二班。其直期以二日番替。而每日必有直宿章京二人。以資深資淺者各一。資深者曰老班公。資淺者曰小班公。其直宿之所。恆於方略館。蓋方略館之提調總纂協修各官。例以章京兼充。其任繕寫之役於軍機處者。亦卽方略館之供事。故樞直檔案咸藏於此。直宿者以次早赴直廬。交檔冊月摺等件於接班者。曰交班。樞堂有所交派。則直班之章京承應之。趙雲松簪曝雜記。謂每夕留一人宿直舍。又恐詰朝猝有事。非一人可了。則每日輪一人早入相助。謂之早班。率以五更入內。蓋乾隆間軍興事繁暫行之制。後來無之。章京擢至領班幫領班者。則不復直宿。

直廬初創。僅板屋數間。乾隆中始建瓦屋。趙雲松謂初直時。直舍在大臣直廬之西。其屋只一間有半。嗣遷於對面北向之五間。是卽後之直房。自今視之。猶甚隘也。西苑直房。在苑門之北。中海之東岸。背苑牆而面海。圓明園直房。在左如意門內。頤和園直房。亦在宮門內之左廡。皆視隆宗門內直廬爲勝。而圓明園之七峰別墅。爲樞僚直宿處。頗饒樹

石。屢見篇詠。王定甫浣廬六詠。曰七小石。曰有嘉樹軒。曰井屋。曰拱宸樓。曰歐齋。曰湖陰西舫。即詠是墅。林穎叔同時樞直。其自號歐齋。亦取於此。穎叔病中夢登拱宸樓句云。登樓秋老半山月。近水星明初夜燈。定甫拱宸樓絕句云。小樓一角護垂楊。携得秋風撲被涼。不信人間即天上。樓前銀漢接紅牆。後樓前柳枯。又以見山爲喜。與同直唱和有詩。一時勝致可想。袁子才記鄂文端事。謂上以藩邸小紅橋賜公爲別業。而中分其半爲軍機房。又樞垣記略。乾隆間。以慶復入官花園。賞給軍機司員。爲該班直宿之所。嗣以日久頹廢請與莊邸五福書房互換。允之。又挂甲屯冰窖兩處。皆有章京直廬。未知何者爲七峰別墅也。晚近樞僚園直者。別有軍機處公所。在頤和園之南。非復承平之舊矣。

康熙時卽有奏摺。然仍以題本爲正。往往奏摺奉准。仍令照例具題。自設置軍機處。凡重要政事。皆具摺直達於上。上閱後。卽時處斷。由樞臣承旨行之。其題本於內閣者。大抵皆例文也。凡題本由通政司收受。奏摺則遞於內奏事處。康熙時置奏事處司員。乾嘉後則以內監任之。每日奏摺上陳。或依議。或照所請。或交部議奏。上各以指甲畫之。以爲暗記。奏事太監彙捧摺匣下。一一宣旨訖。以授軍機處遵行之。其有待商推者。樞臣入對面承上旨。既對而退。則全班章京皆上堂。曰接旨。樞臣於其應辦者。若明發。若廷寄。若交片。咸面授意旨。令章京屬草。或恩遽立待。卽於北屋定藁繕寫。篇幅長者。得截定行頁。由數章京分書而合成之。其合黏以紙匠任之。或有更改。匆匆不及另繕。得黏紙蓋於其上。字有增。擠而書之。有減則展而書之。雖大小不勻。或欠端整。皆無碍進呈。但不得挖補。按此類於古之貼黃。其奏摺未經御批。而由樞臣酌擬者。旣擬定。則裁白摺紙爲簽條。錄所擬批於上。盛以摺匣。送交太監呈上照批。若尋常安摺之批朕安等字者。由章京蘸硃敬書。以代御筆。

內閣無印。而軍機處有印。質以銀。鈐以紫泥。其文曰。辦理軍機處印。蓋爲鈐發廷寄或交片之用。廷寄者。以傳述諭旨。發端云。軍機大臣字寄某省某官。末云。遵旨寄信前來。先是軍機領袖。職望俱崇。凡廷寄皆以領袖大臣列姓。迨和珅爲首揆。高宗知其不稱。始改用軍機大臣字寄。後沿之。大抵機事慎密。不便發抄者。咸用廷寄。由兵部加封驛遞。其遲速皆於函外判明。由章京判之。尋常曰馬上飛遞者。日行三百里耳。有急則另判日行里數。往者至六百里加緊而止。晚近有八百里加緊者。若行於各提鎮。或各鹽政關監督。則不曰字寄而曰傳諭。自電信通行。於是急要政令。

更有電旨。電旨之式云。某省某官。本日奉旨云云。特電遵照。末署樞字。其覆奏亦往往用電信。謂之電奏。別有頒行密碼。由章京譯之。

交片於各部院者。必其有所申諭者也。若尋常交件。則交由各衙門領事司員面領。領事者得至章京直廬。領訖則簽名於簿。簿列所領件數。以資考核。內閣亦派中書。逐日赴軍機處領事。蓋凡發鈔各件。胥由內閣領鈔。而於次日繳回原件。內外奏摺之發鈔者。以部院應辦者爲限。不涉部院者不與焉。未加硃批之件。（即指畫暗記者。）即以原件發鈔。若加硃之摺。內摺存軍機處。以俟彙繳。外摺仍遞回原省。其專差齎奏者。以原件交內奏事處封發。若由驛馳奏者。封交兵部發驛。皆即日行之。而必先錄副存檔。

制藝叢話。載有樞直制藝兩股。僅憶其前三句云。辰初入如意之門。流水橋邊。先付衣包於厨子。未正發歸心之箭。斜陽窗外。頻催鈔摺於先生。蓋樞僚園直時游戲之作。厨子者。直房所用雜役也。章京不得帶僕從入內。故衣包等件。皆由厨子齎之。余嘗於市肆見明代宮門照驗銅魚符。鐫有厨子二字。其名由來久矣。若先生則章京以稱供事者。供事任鈔寫之役。如每日奏摺之錄副。或一奏摺而分交數部。則必別鈔分交。其事亦甚繁重。凡本日之事。皆即日辦竣。不得積擱。既辦竣。則由值班章京。將所有文件。篋而盛之。由厨子齎送於方略館。以交直宿章京分理之。

本日所辦一切事件。由直班章京一手記於簿。謂之隨手。亦日記載備查。明發記以○。廷寄記以△。取其敏速也。直宿章京。復將本日所辦各事。分記於明發廷寄各檔。及現月檔。凡檔案皆依年月編存。知其爲何年何月所發上諭。再檢是月之明發檔中。則其件斯得。故檢檔從無稽滯。然一事而數見明發。則須一一考其年月而分檢之。又不如各衙門案卷之一綫銜接矣。凡檔案每三年重脩一次。供事任繕寫。以章京二人任校對。俱得勞叙邀獎。其重脩亦仍用年月編存之法。軍機處有沿用之名詞。爲外人所不及知者。隨手即其一也。外此如明發諭旨。及廷寄交片。謂之現遞。字數較長之稿。截定段落。分數人書之。謂之點扣。分書訖。仍糊黏而接聯之。謂之接扣。領班覆校後。貯於黃匣。送大臣恭閱無訛。始授內監呈進。謂之述旨。中有經硃筆改定者。謂之過硃。若先期預擬之件。繕寫訖封存備遞者。謂之伏地扣。其恭遇巡幸。趕於首站呈遞者。謂之下馬扣。又有倉猝急就。趕於聖駕途憩之尖站呈遞者。謂之趕烏墩。其他日行事件。如交

件於部院領事司員。曰交發。章京承鈔密件。由兩員互校訖。而注明事由及辦法於副本。曰開面。本日到摺歸函後。繳入內奏事處。曰交摺。其發交各衙門摺件。經交還而彙存者。按日爲束。是曰月摺。每日諭旨片單等件。按日彙裝成冊。經月一換。是曰清檔。章京之直班者。將日行事件辦竣。以現年隨手。現季清檔月摺。及各要件。存貯於櫃。而親手題封。是曰封櫃。凡此統稱班務。其在直治事之案。曰班桌。

凡直宿者皆兼直日。曰本班。其該班而不直宿者。曰幫班。若在園直。則每四日爲一班。謂之該園班。每班亦以二人分班輪算。與在城同。俟職務畢。則退而聚居於外直廬。即前此之七峰別墅。後來之軍機公所也。迨第四日園班屆滿。是日散直後。不直日者聽其陸續入城。惟領班與本班。必留宿以俟次日交班。謂之不截尾。若園班值上回宮在每班之第五日。則帶直一日。爲五日止。歷來如是。至於扈從行圍。則兩班章京輪派。以本年秋季圍合次年春圍爲一班。扈旋後例得輟直。或數日。或數十日。視道里之遠近爲衡。其不隨扈之章京。每日由是班輪滿漢各一人。詣內閣聽報。滿章京祇候於誥勅房。漢章京祇候於蒙古學士堂。遇有行在軍機處文件。分別照行之。迨聖駕回京。扈從者輟直。則不隨扈者連日趨直以代之。凡輟直更替。謂之圖塔密。扈次駐蹕日期。謂之音德密。二者皆注明於隨手簿中。

行幸所至。有行宮者。以宮門外左偏之屋爲軍機直廬。若行營等處。則權設蒙古包或帳房。行營設於白布城東門夾道內。其在看城等處。則設於黃布城左右。章京亦別有帳房。隨帶短几坐褥。依次列坐。簾曝雜記。謂扈從木蘭時。帳中無適用之几。累摺匣代之。以鐵絲燈籠照書。一經繫拂。蠟淚狼藉。想見行役之苦。

軍機處印存大內。印鑰由領班大臣佩之。其請印鑰以金牌。由直班章京佩之。每日班務畢。以金牌交於直宿者。乃得退直。樞直制藝。所謂交金牌而共約看花也。若隨扈則請印出。交兵部齎往。途次由兵部司員。每日送至行宮直廬。請樞臣啓視。並備鈐用。

樞直以慎密爲主。嘉慶五年。特諭王大臣等。不准至軍機處說事。其章京辦事之處。亦不准閑人窺視。並由都察院每日輪派科道一員。進內監視。有犯者即時參奏嚴懲。故直房臺階上下。視爲禁地。馬府丞燦爲章京時。有部院官立階前。輒拒之曰。此機密地。非公等所宜至也。同直中或與部院官交語。更面斥不少假。一時風氣尤肅。凡在直者不特與外吏

罕接。卽京僚亦少往還。惟孫文靖直樞垣。與故舊周旋宴飲。如平生歡。時論異之。晚近雖不設稽查科道。而關防猶峻。雖各衙門之領事者。非經傳喚。且不得擅至階上。光緒中。章京歐陽煦庵熙。私帶其戚。冒充僕從。覲入瞻西苑。事發。幾罹重譴。有爲緩頰者。乃從寬罷直。又章京甘召南大璋。由中書累遷至侍讀學士。行將大用。有劾其招搖不謹者。亦立予罷斥。二君皆與先公同時在直。余及見之。

樞僚於直廡治事。所治文件。槩不得携歸私邸。亦見於明諭。咸豐中章京張允垂。將大壩口門等圖。携至私廡照樣摹繪。坐譴革。大臣托津等。亦坐失察議處。壩口繪圖。無所用其慎密。亦以杜漏洩之漸耳。近時榮文忠爲首揆。於長篇諭旨。間有交章京携歸潤色者。蓋以繁曠典要之文。斷非倉卒所能盡善。故特寬假之。乃至罪己一詔。別屬樊雲門擬草。樊時以知府佐文忠戎幕。非章京也。雖戾於故事。而意在求工。固不爲失。

在直章京。每日必有知會。以分致章京之休直者。蓋欲令接班者無不接洽之事。意甚周也。其知會以白紙作行書。首曰起。謂召見樞臣也。起字下或列某某名。則是日召對者也。次以○。其下簡述某事。是日明發之諭旨也。又次以△。其下述寄某省某事。是日所辦廷寄也。若是日只召見樞臣。無明發及廷寄。則只書起搖二字。搖者。搖手示無事也。所書至多盡其紙幅之半。以其半摺爲窄長式。而密緘之。不須加外封矣。

樞直日行事件外。有代管之事數端。一曰進單。如記名人員。或副都統提鎮。或使臣。或司道。或道府。各爲單。道員中或記名簡放。或記名題奏。或存記。或截取繁缺。亦各爲單。由章京掌之。遇缺出應簡。則檢單呈堂。備上圈用。考試試差者。不放榜。應簡時以考取名單上呈。亦略同也。一曰查考舊案。凡遇大典禮。有旨命樞臣查案者。卽行查所司。或稽諸冊檔。彙齊後摘叙節略。進呈上覽。一曰命題。凡鄉會試及各項考試。由欽命試題者。以上三屆之題繕單進呈。一曰擬賞。凡屬藩使臣之加賞。以及頒賞御製欽定各書。有旨命樞臣酌擬者。皆開單請旨。一曰承審。凡重要案件。有令樞臣會同各衙門審辦者。得指派章京。隨同審理。分任其勞。

故事翰林不在考選章京之列。雍正時。鄂文端子鄂容安。鄂倫。以庶常入直。張文和子若霽。以編脩入直。皆特詔推恩。且許其出入扶持。蓋異數而非常例。然由章京入翰林。間有仍留樞直者。如戴文端衛亨。擢大魁後。仍在章京上

行走。卽由章京徑拜大臣。始終不離樞府。恩遇之渥。固爲僅見。前此章京之得鼎元者。如莊本清學士培因。畢秋帆制府沅。金輔之脩撰榜。吳蕤淵脩撰錫齡。皆及第後離直。後來之龍汝言吳魯輩。更無從援例矣。光緒季年。更定新章。翰林亦得保送。於是編脩入直者。得二人焉。黃芸淑文彥鴻。楊竹川同年渭。是也。其時章京已定爲實階。分三五六等品。既補章京。卽與本衙門脫離。遇京察年分。悉由軍機處考核等第。編檢之補章京者視五品焉。

科道充章京者前所舉劉湘外。尙有禮科給事中畢誼。湖廣道御史錢澧。皆出特旨。畢字元復。婁縣人。鄂文端賞其奏議。以方唐之陸敬輿。後官至鳳順道。錢卽南園通副。左官後轉臺諫。疏論樞臣不同處辦事之謬。上爲之切責諸大臣。卽命錢入直。和珅深忌之。故勞以諸艱鉅事。困瘁以歿。皆卓卓可述者。又章京轉御史者。亦多留直。如劉謹之。章煦。汪日章。管世銘等。是也。然科道爲章京。卽視同司員。不得復專摺言事。其科道應派例差。亦不復開列。惟管自請都察院事仍聽輪派。許之。自嘉慶四年有旨。嗣後章京補放御史。卽回本衙門任事。於是得力之員。又有請停傳補者。如陳孚恩。汪本銓。朱智。周瑞清等。皆於奏停傳補後改以京堂候補。尤爲優異。先太保公官郎中時。由部保送御史。樞堂知之。備致挽留。遂不就試。此又前所未有也。

昔之名公鉅卿。不盡以留直爲重。陸耳山錫熊在樞直。爲劉文正所器重。薦充四庫館總纂。叙勞改翰林侍讀。同直者爭欲留之。文正曰。翰林職在文章。陸君雖去此。其倚藉正不少也。數年間遂擢至副憲。林穎叔壽圖久直中樞。盛負才望。轉御史。有勸其援例留直者。穎叔意不欲。未幾卽擢大京兆。出爲陝西布政使。王定甫有直廬待雪奉懷穎叔侍御新自樞垣擢臺諫詩云。晨朝喜見同雲合。日暮空愁集霞飛。翠袖許教千喚出。紅巾還解十重圍。幾年袂被親同舍。今夕篝燈獨掩扉。聽馬街頭行步好。空林孤鶴亂鴉歸。詩意若猶羨之。蓋仕路升沉。固不繫此。

乾隆中多有二三品大臣爲章京者。如保成。松筠。以侍郎。博清額。素琳。福德。以閣學。胡寶琮。傅顯。劉秉恬。以副都御史。於職分固不爲屈。其明定限制。章京升至通副理少者。毋庸在軍機處行走。則嘉慶五年諭旨也。然後來亦不一其例。或升至常少。卽以職分較崇。奉旨離直。或一再留直。雖升至通政使。大理卿。而仍舊行走。蓋亦衡以其人。凡留直必其辦事得力者。然章京擢至九卿。類以得力者爲多。於是擢官留直。幾爲恆例。其以通副理少爲限者。以通政

大理兩署。在大九卿之列也。留直者則特頒諭旨。曰某某已補授通政司副使。（或大理寺少卿。）著仍在軍機章京上行走。再擢至通政使大理卿。則復須奏留。其特頒諭旨亦如之。或由常少。僕少。超擢太常光祿太僕卿。其品秩雖在通副理少之上。以非大九卿。無庸降旨留直。

奏留之例。不僅御史京卿也。其應外轉者亦然。道光中。章京吏部郎中趙盛奎。俸滿截取。以繁缺知府記名。又章京戶部郎中趙光祿。以京察一等記名道府。俱經樞臣奏留。暫停外放。厥後接手有人。復請將該二員仍照章外用。蓋以人才難得。又不欲妨其登進之途。猶見當時覈實。咸豐時。章京吳兆麟。記名倉差將次傳補。亦奏留獲允。

樞直初無不准大員子弟保送之條。道光中。樞臣議覆御史吳邦慶疏。始規定京官文三品武二品以上。及在外文職督撫司道鹽政關差。武職提鎮以上。各大員子弟。均不得保送挑補章京。但親姪從弟。及外姻。不在此限。邦慶原疏。意主杜漸防微。所見甚淺。樞議雖非之。而不得不嚴定限制者。慎之至也。厥後章京誠端之父查清阿。擢授南贛道。上謂道員子毋庸迴避。尋又降旨。大臣子弟有挑入軍機處者。未嘗不可造就人才。此後毋庸迴避。然近百年間。每遇保送章京。仍於交片各衙門時。聲明大員子弟。不得保送。

京曹如翰林。御史。中書。及吏禮兩部。均依到署先後。序前後輩。樞直亦然。後進之稱先輩曰老前輩。而自稱侍生。簡稱曰侍。其由內閣或吏禮二部入直者。往往有於閣部爲前輩。而於樞直爲後進。則以老前輩互稱之。凡初入直者。老班公必舉一切規制。詳告而善導之。如師之於弟子。間或趾高氣揚。動加指斥。後進亦不敢校也。

章京之見樞臣。以一揖爲禮。嘉慶中。成哲親王奉命直軍機處。同治時。恭忠親王居議政王之重。光緒時。醇賢親王以帝父之尊。奉懿旨商權樞政。章京之謁見者。悉遵是禮。無以加也。晚近慶密親王。由總理各國事務大臣。入爲樞廷領袖。其在譯署。章京見之皆請安。至是樞直中人。有欲效之者。先公方爲領班。執不可。乃止。凡領班幫領班。皆兼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上行走。謂之兼行。蓋兩署恆有關連事件。故設是制。然所謂兼行者。具名而已。初不必赴直譯署。而譯署每三年例保。得附列焉。

樞直每三年亦例保一次。章京之出力者與焉。其他軍務告平有保。方略成書有保。慶典推恩有保。重脩檔案有保。優者

得指補某部某缺。或指明缺分最多之戶刑兩部。不論題選咨留。遇缺即補。郎中資深者。並得保京堂升階。或以道員即選。故往時京朝官。視樞直爲仕途之捷徑。每開保並及供事。往往有保至道府。而仍供繕寫之役者。近時長蘆鹽運使陸嘉穀。卽由方略館供事。擢至是職。而凌芸臺福彭。以老班公出爲天津守。且向之倒持手版矣。

軍機大臣及章京。每日晨直飯食。由膳房承應。章京散直後。在城則退食於方略館。園直則退食於外直廬。於是有飯銀之制。乾隆十三年。奏准由戶部堂司及銀庫飯銀內。歲撥銀二千兩。五十六年。又奉旨由銀庫司員每年所得養廉內。每人各撥出銀五百兩。前者爲章京飯銀。後者爲公費。嗣以兩項不敷應用。又按年撥給內務府稜價銀四千五百兩。綜計每年領得一萬五百兩而已。領稜價銀以五月。養廉銀以五月八月。飯銀以十月十二月。皆有定期。是皆以供在直公用。其會計出入。兩班領班分掌之。又每年入夏有移牒領冰之例。實則直次未設一冰。馮玉圃儼直漫興詩云。臣心已自涼如水。不藉頒來內府冰。謂其事也。

軍機章京依內廷人員之例。得挂朝珠。初設時以中書爲多。故前人嘲中書俳體七律結句云。有時溜到軍機處。一串朝珠項下垂。蓋其時中書亦非內直不得挂珠也。章京准穿貂褂。自乾隆三十七年始。其准戴用全紅帽罩。自乾隆三十五年始。舊制衣貂限於四品以上。及京堂翰詹科道。全紅帽罩。限於三品以上官。而於章京獨優之者。重是職耳。趙雲崧軍機夜直句云。尙方早賜紫貂袍。管輅山機庭紀事句云。未登五品特垂魚。又扈蹕紀事詩云。內庭章服例優崇。貂錦平時借紫同。馬上羊羔齊著鬪。祇披風帽是猩紅。是皆紀貂服及全紅帽罩者。其扈蹕詩又有云。賜果分鮮事疊稠。綺紈三品列卿儔。辛勤視草遲公退。克食羹餐輟夕羞。則謂頒賜表裏之例。章京視三品京堂。又扈次散直。恆有一人最晚者。以宮門下鑰爲度。每拜克食果品之賜也。余見先公在直時。歲時猶頒賜食品。每節例賜袍褂料。或江綢。或貢緞。端午則賜紗。若歲除詣皇太后宮辭歲。大抵皆王公及內直近臣。而軍機章京與焉。既行禮。各賜以黃緞金繡荷包。內有小銀鏤。先公言。辭歲時。見庭內堆松柏枝梳栢。各宮娥皆盛妝衣紅。繞行其上。且行且歌。當是滿俗。今無知之者矣。又每次扈從恆拜賜川資銀兩。得賜者皆入內叩謝。不復具摺。

趙璞函贈陸耳山長歌云。今春歌上陵。去秋歌出塞。屬車豹尾間。簪筆兩人在。偶然拍馬伏飛前。草檄飛書立而待。蓋

車駕所至。章京皆囊筆以從。其在木蘭。並得從圍校獵。有所獲則獻於上。戴文端官脩撰時。以章京隨圍獲鹿以獻。上賜詩有云。狀元端是讓前輩。大鹿小麋獲則同。蓋以前歲于文襄於圍帳獲鹿得賞雙眼花翎事爲喻。馮玉圃有長篇。爲連士脩撰紀事云。阿濟格鳩開廣原。秋場蹴蹋萬馬屯。雄雷急雪日激番。鞭稍湧出扶桑暎。幔城山川朝至尊。伏飛負羽環爲門。一鷹迸逸如星奔。注矢競發追驚魂。有人突前氣欲吞。赤手生擒林莽翻。不用網罟及火燔。中黃愕視相顧言。是何勇者育與賁。膽麤勢可移崑崙。就看雅度儒臣敦。但有筆囊無刀韃。獻禽天子旋拜恩。大庖波及逾春溫。帝曰前後兩狀元。丙申舊事堪同論。戴以繼于衣鉢存。五十六字榮光燄。捧來寶敵千輿璠。旁觀敢妬不敢喧。我聞盛事鬚眉掀。持螯執鹿誰輕軒。一笑沃我松醪渾。又天津徐晴圃中丞（其名同先公諱第二字）在樞直。嘗以宮門中射。得賞花翎。亦有詩紀事。當時翎枝之制。以勦武功。文臣得者絕少。春融堂集。載王蘭泉昶以部曹從征金川甚久。及回朝。特擢鴻臚卿。賞花翎。在軍機處行走。袁子才賀詩。有冠飄孔羣一翎風之句。一時文臣之戴花翎者。惟于文襄及蘭泉二人而已。往時京朝官侍郎以下。均乘驪車。其車燈各異。部院官各書其衙門。剪紙爲紅黑字相間。京堂以上。剪紙爲方勝如意。南上兩齋翰林。爲書套之式。軍機章京。則爲葫蘆式。葫蘆者寓緘口之意。每上直。俾守門護軍易辨之。

往者內外奏摺。有清字漢字之分。故滿洲大臣初入直。是否准看漢摺。必由本處繕片請旨。大抵皆准其閱看。惟兆惠兩次入直。富德由都統入直。均奉旨閱清字不閱漢字。章京之分滿漢者。亦分掌清漢文摺件。道咸以後。奏摺悉用漢文。惟諭旨文件。用漢文者。仍譯清文備案。於是滿章京僅掌清文檔冊。一切政令。皆不與聞。幾同伴食。然保獎升擢。亦與漢章京同之。多坐致通顯。漢軍初無充章京者。同治中。工部保送小京官丁鶴年。隸鑲黃漢軍。樞臣以向無成案。繕片請示。奉旨准其帶領引見。嗣後漢軍章京。皆歸入漢章京班內。光緒季年。漢領班繼蓮溪昌。卽漢軍籍也。後官至江甯布政使。

凡軍機章京之得力者。上皆深識其人。故每有身在章京班列。卽躡躡樞堂者。乾隆中。吳督部熊光。爲領班。一日上召樞臣入對。特早。皆未至。乃召吳入。承旨撰擬。皆稱上意。遽命在大臣上學習行走。和珅忌之。言其官通參五品。秩不稱。上命予以加銜。又言其貧。上特賜歲銀。時戴文端亦在直。珅又言用吳不如用戴。上曰。此豈殿試耶。然卒與戴

同加三品卿銜。爲學習大臣。坤復潛排之。未幾出爲布政。尋擢督撫。迄不再入直。自後遂沿爲例。嘉慶中。盧文肅
 蔭溥由光祿少卿加四品銜。道光中。何恪慎汝霖由大理少卿加三品卿銜。咸豐中。焦大樞祐瀛由太常少卿。俱爲學習大
 臣。皆由章京超擢。而穆蔭由內閣侍讀。賞五品卿。在大臣上學習行走。尤爲不次之遇。然自樞垣設置以來。二百年
 間。似此者亦寥寥可數。若先爲章京。洊擢大臣。如滿籍之舒文襄赫德。阿文成桂。班義烈第。兆文襄惠。松文清筠。
 慶文恪桂。托文定津。文文敬孚。漢籍之袁清懋守洞。梁文定國治。孫文靖士毅。胡恪靖寶瓌。章文簡煦。趙侍郎
 盛奎。陳尙書孚恩。彭文敬蘊章。胡都憲家玉。許恭慎庚身。錢恭勤應溥。徐忠愍用儀。其擢任樞廷。皆在既離班直之
 後矣。

有已離班直而再入直者。如畢誼由章京出爲廬鳳道。因事左官。復賞主事銜。在章京上行走。蔣炳程燾皆外任道員。擢
 至巡撫。畢誤去職。蔣賞員外郎。程授太僕卿。仍在章京上効力。以護譴之員。復叨內直。良爲殊遇。又申甫由章京擢
 順天府丞。已離職。尋轉光祿卿。自陳職務較簡。願仍在軍機處行走。樞臣據以代陳。上亦許之。滿股中。有外任道
 員。丁夔回旂。得仍充額外章京者。多容安是也。漢員中。有丁夔章京。由樞臣奏請。滿百日後仍在額外行走者。馮光
 熊是也。時馮官戶部郎中。以樞直司員。而特予奪情。尤屬創例。

凡欽差按事各省。曰查辦事件。類以尙侍京堂任之。其由軍機大臣出差者。得奏明隨帶章京一二員。一體馳驛前往。俗
 所謂小欽差是也。漸而外任大員。初非樞堂。亦率請指調章京。嘉慶五年。有詔申禁。謂難保無軍機章京。向出差大
 臣。營謀前往。倚仗軍機。虛張聲勢。是朕非派各大臣出差。竟係派軍機章京出差矣。然歷來固有由章京特膺使命者。
 如乾隆時章京郎中福德。奉派押犯赴滇。會同署撫楊應琚查辦。又章京永保。奉旨同侍郎高樸。馳驛前往山西。查辦事
 件。當時以爲異數。嘉慶時。章京盧文肅蔭溥官鴻臚少卿。遂與軍機大臣托文定津。同往江南按事。章京與大臣並派。
 尤前此所無也。未幾文肅徑擢大臣。蓋其時聖眷已深。固不以尋常章京目之。聖人之立賢無方。於茲可見。

章京之建立武功者。若舒文襄阿文成班義烈兆文襄諸公。尙矣。其贊襄戎幕者。若孫文靖胡恪靖程九峯之佐傅文忠。
 嚴道甫王蘭泉之佐阿文成。乃至福嘉勇之平臺。則方勤襄范攝生佐之。其征廓爾喀。則楊荔裳佐之。同時陸蘧庵。劉退

谷。汪首末。裘可亭輩。亦皆彙筆從戎。席不暇暖。卽趙璞函。王日杏。死木果木之難。固亦曾充樞直者也。故論者謂樞府爲一代才俊所萃。後來王定甫佐賽尙阿經略廣西。錢恭勤佐曾湘鄉平定東南。猶援其例。雖成敗不盡同。要皆卓犖可紀。同光以後。章京未嘗以洵戎著。亦無指調章京者矣。

光緒甲午軍事起。京師別設軍務處。以恭忠親王領之。其司員多由樞直兼充。既有軍機。復別設軍務。不得謂非駢枝。蓋是時上下皆視軍機處爲政樞。漸失立制初意。按軍機之名。本由雍正時用兵而創。厥後沿用不改。嘉慶十年。御史何元煇疏言。軍務久歲。似宜更改名目。以紀偃武之盛。上諭云。軍機處一切承旨書諭。及辦理各件。皆關機要。此與前代所稱平章軍國重事相仿。並非專指運籌決勝而言。若如該御史所請。勢必諱兵不言。豈國家承平日久。並古大司馬之職。亦可不設乎。所奏斷不可行。觀此可知當日廷臣中。已有以軍機之名爲未當者。其職本與宋之樞密院爲近。特立制差殊。不如卽名爲樞密也。

軍機地位極清嚴。然如簷曝雜記所述。湖撫陳文恭以犛錦伴函。閩撫潘敏惠以葛紗餽節。閩督楊某被劾入京。對章京各致幣蠶數事。則人事之餽遺。固不能盡絕也。余幼時所見。凡致送炭敬者。皆曰吟梅詩若干韻。至光緒季年。則水敬炭敬別敬之名。幾於昌言不諱。風氣之變遷如此。又在外督撫提鎮藩臬。每令節慶典。應具賀摺。其摺以黃面紅裏。晚近各大吏。慮違式或疏悞干咎。往往預託軍機章京代辦。而歲時致饋厚酬之。卽京朝官之謝恩摺。亦多有託章京代辦者。此風相沿已久。讀嘉慶朝諭旨。尙書德瑛面奏。留京王大臣陳奏事件。俱煩在京軍機章京辦理。上斥其將應辦公事。轉似煩情。則是當日所代辦者。且不止賀表謝摺矣。

晚近樞垣改制。各章京定爲實職。且定給公費。自三百兩至八十兩爲止。此蓋以贍其內顧之私。與曩之飯銀充公用者異焉。又慮章京乏升轉之途。將領班三品章京。遇有學臬各司缺出。准其開單候簡。幫領班四品章京。則以道員列單候簡。曹廣楨之出爲吉林提學使。別由學部預保記名。劉毅孫之出爲甘肅提法使。則由是單簡放者也。其所以體卹章京者。固已周且至矣。然中樞之重。已非往時。尙侍之階。遂成懸絕。人之視章京。與章京之所以自待者。皆視昔不如也。余所見當日章京擬旨。必檢歷來方式。比照屬草。故從無疏舛。晚近則難言之。先公奉命補禮左。而章京擬旨誤左

爲右。越日先公自言之。不得已乃以原右侍郎景厚轉左。又王次篋同年壽彭。奉簡湖北提學。照章脩撰編檢之任提學者。皆應先以道員用。作爲署理。而章京擬旨時。竟書爲補授。旣明發。乃知其誤。亦無從改正矣。此皆非尋常疏舛之比。使在往時。必干吏議。而樞臣亦未督過及之。

往時殿廷考試。請派閱卷大臣。其名單開列至三品京堂。光緒季年。京堂旣裁。各部左右丞。亦罕正途出身者。於是領班章京。比照三品卿。亦列單內。最後之領班趙廷珍。嘗充優拔貢朝考閱卷大臣。有文紀述。以爲榮幸。尋改新內閣。於閣中置承宣廳。趙爲廳長。其下置屬官。仍以樞直諸人任之。其分班輪直亦仍樞直之舊。而職分視昔較卑矣。

故事一摺中條陳數事。若上意僅取其一二事。則卽抄其可取者交議。餘者作爲留中。或以原件交議。則其餘各事。得被去之。庚子拳亂作。翰林王廷相條陳中。有按戶搜查漢奸。及嚴懲抗旨督撫二條。時先公在樞直。於行部時裁去。卽依是例。後一事未必能行。前一事則保全多矣。時東南各督撫有中外互保之議。樞臣中榮文忠王文勤亦陰主之。凡所接洽。皆密由先公往復轉致。事旣寤。諸與議者皆得優叙。而先公不言功。賞亦不及。有知其事者。謂先公曰。苟天道可憑。令嗣必有興者。逾年。小子遂僥倖聯捷入翰林。餘生草莽。永負君親。明德之貽。追思滋愧。

朔風半月刊

第十八至二十五期合刊已出版 各書店均代售

社址 北京西單迤北大街二四八號

書林偶拾

中英初次交戰之研究及其文獻

郭 斌 佳 撰

民國二十四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

定價 三元

此書乃郭氏即其在美之博士論文略加更改而成者。起自道光十四年律勞卑之來粵。終於道光二十四年中美中法商約之成立。凡十六篇。末附翻譯之文件百餘篇。其書大旨以鴉片戰事爲主體。然戰前之平等爭執。商業問題。及戰後之善後事宜亦並兼及之。其參攷資料。大致皆據西人著述。而於國內史料採極少。若故宮博物院出版之三朝籌辦夷務始末。史料旬刊。文獻叢編以及李圭之鴉片事略。均未能引用。因之每有訛誤。（其所附錄之翻譯文獻。均見於籌辦夷務始末。）實不免過信西籍之弊也。惟書中第十二篇評論外人著述之有關鴉片戰事之史籍。則頗關重要。足備國人閱西籍之參攷也。（文）

鴉片戰爭史

武 埏 幹 撰

民國二十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

定價 六角

是書爲商務印書館出版新時代史地叢書之一。全書共四章。第一二兩章言鴉片戰爭之原因。以明其背景關係。第三章述戰事經過情形。有足資吾人憑弔之處。末章於戰事之結果及其影響言之特詳。極能闡明鴉片戰役之重大性。最末附戰

事人物小傳。可與正文互相發明。頗能供參攷之用也。統觀其全書。非惟於是役之始末俱有考述。即第四章之末。指摘清廷之任人不當。及諸臣處理之失策。尤能切中當時之要害。惜書中所述清代事。間有僅書西曆者。似嫌疏略。蓋其參攷之書。中西著述並行採擇。而因之其例不甚嚴。(文)

林文忠公年譜

魏 應 祺 撰

民國二十四年商務印書館出版

定價 七角

林文忠公則徐。爲近世史中第一流人物。幾於婦孺皆知。其一生事蹟。以禁烟與治盜二者爲最繁重。善政良法。殆難屈指數。其謫居伊犁。開墾回城。尤爲生平愜心之事。而飲恨不磨。則未若防海禁烟之爲甚。其後烟禁漸弛。海患日深。微特事敗於垂成。復變本加厲焉。當時譏間騰謗者一似公爲禍首罪魁。斷不可恕者。而公不避嫌怨。自能忠清共見。百世之下。猶可想像其人品之崇高。見識之遠大。此吾人讀公之年譜。而不覺低徊者也。究此役之起因者。當有所參考焉。其書博採衆說。兼及時事。凡所稱引皆明其出處。鮮雜已見。(文)

唯一純文藝大型月刊雜誌

「中國文藝」

三卷一期
即日出版

均各國
代書內
售店外

「歡迎訂閱」

社址

北京東單大羊宜賓胡同五號
電話東局六三九九號

宵勤瑣記

四經四史

四經四史同一齋。望洋向若歎無涯。稽天始有逢原樂。此事難教語井蛙。此長沙葉氏詠聊城楊氏海源閣藏書詩也。楊氏名以增。字致堂。道光二年進士。知貴州荔波縣。歷遷湖北安襄勛荆道。治盜有聲。父憂服闋。授河南開歸道。遞升陝西布政使。時關中旱饑。巡撫林文忠公舉楊氏自代。授巡撫。會回疆有警。署陝甘總督。尋授江南河道總督。卒諡端勤。子紹和。字儼卿。同治四年進士。據所著楹書隅錄跋云。先端勤公平生無他嗜。一專於書。所收數十萬卷。度海源閣藏之。梅伯言有海源閣記略曰。昔班固藝文。自六藝而外。別爲九流。則凡書之次六藝如諸子者。皆流也。非其源也。況又次於諸子。如詩賦諸略者乎。然當秦火後。餘裁數經。至漢成帝時間二百年。書已

問 耕

至數千卷之多。而自漢以後幾二千年。以至於今。附而相推。繳而相催。演而愈清。醞而愈支。昔之所謂流者。且溯而爲源。而流亦浩乎其無津涯。故書猶海也。流之必至於海也。勢也。學者而不觀於海焉。陋矣。雖然。是海也。久其中而不歸。茫茫浩瀚。愈遠而不知其所窮。惘然不知吾之所如。浮游乎無所歸休。以終其身。爲風波之民。不亦憊哉。又曰。同年友楊至堂無他好。一專於書。然博而不溺也。名藏書閣曰海源。是涉海而能得所歸者歟。或曰信如子言。凡書之因而重駢而枝者。悉屏絕之其可乎。曰烏乎可。游濫觴之淵。而未極乎稽天浴日月之大浸。是未知海之大也。又安能知源之出而不可窮也哉。於此可見楊氏以海源名閣之旨。

楊氏藏書。以在江南河道總督任內所購汪氏闡源藝芸書舍之書爲最多。而汪氏之書。來源亦頗複雜。緣明清之際。

天下藏書。江浙最稱淵藪。如祁氏澹生堂。趙氏脈望館。黃氏千頃堂。李氏得月樓。朱氏曝書亭。吳氏瓶花齋。曹氏倦圃。鄭氏二老閣。徐氏傳是樓。皆著聞一時。而范氏天一閣。錢氏絳雲樓。毛氏汲古閣。藏書既富。尤多珍貴。惟錢氏之書。晚歲燬於一炬。盡以所遺贈族孫遵王。康熙初間。遵王以宋刻之重複者。售諸季滄葦。同時毛氏之書亦多散出。滄葦及徐氏傳是樓得之最多。乾嘉之際。吳縣黃蕪圃廣收各家藏書。甲於天下。其室名百宋一廬。錢徐之書。半由何義門介紹。歸清宗室樂善堂。其半多歸黃氏。時滄葦之書。間有佚出。亦多爲蕪圃所得。黃氏晚年遂以藏書歸汪氏。汪氏復得周氏水月亭。顧氏小讀書堆。袁氏五研樓之藏。皮架愈富。此卽藝芸書舍藏書之來源也。逮道光辛酉間。其書陸續售出。楊氏以在河督任內。因利乘便。得以從容購置。以糧船運魯。楊氏得藝芸書舍之藏書。其概略如此。

楊氏既卒。其子鯤卿頗能紹先志。官京師時。樂善堂所藏。適因端華以狂悖遭誅。書盡散出。鯤卿得之最多。餘則爲翁叔平潘伯寅朱修伯等分有。此又海源閣藏書之一來源也。

楊氏晚年曾手訂書目。據稱有四百六十四種。一萬一千三

百二十八卷。皆爲宋元秘本。普通版本書計三千二百三十六部。二十萬八千三百卷有奇。楊氏以無子故。恐身後族人爭產。累藏書。授吳縣潘氏攀古樓成例。於清宣統元年九月間開列書目。及金石。書畫。祭田。房屋。糧地等項。呈請歸入其祖父祠堂。子孫世守。毋許外人干豫。遞由東昌府轉詳山東提學使羅正鈞。咨部存案。同時聊城縣亦以此意出示保護。其書目地冊等。亦均由呈轉各機關分別蓋印。發還楊氏。至今猶存。

海源閣書目。今流傳者有楊鯤卿楹書偶錄初二編。遺漏頗多。有江建霞刻海源閣藏書目。雖較偶錄爲富。然仍未盡其所藏。

鯤卿楹書偶錄云。宋本毛詩先公於己酉購之揚州汪容甫先生家。辛酉（咸豐十一年）皖寇犯肥城西境。據予華附莊陶南山館者一晝夜。自分珍藏圖籍必已盡付劫灰。及寇退收拾餘燼。尙十存五六。而宋元舊槧。所焚獨多。此本僅存十八至末三卷。豈真大美忌完。理固如是乎。然錢遵王有言。此等書勿論其全不全。譬諸藏古玩家收得柴甃殘器半片。便奉爲天球拱璧。而況鎮庫典籍乎。

鯤卿之楹書偶錄。著於同治初。刻於八年。其跋謂致堂於海源閣外別闢書室曰宋存。貯天水朝舊籍。而以元本校本

鈔本附焉。癸亥（同治二年）甲子（同治三年）間。紹和里居。撰海源書目成。復取宋元各本記其行式印章評跋。間附爲跋語。乙丑入翰林。簪筆鮮暇。此事遂輟。頃檢舊稿之已成者。釐爲五卷。命曰楹書隅錄。蓋其官京師所得書。多未列入。

又云。桐鄉陸敬安冷廬雜識云。聊城楊侍郎得宋板詩經。尙書。春秋。儀禮。史記。兩漢書。三國志。顏其室曰四經四史之齋。可爲藝林佳話。然先公所藏四經乃毛詩。三禮。蓋爲其皆鄭氏箋注也。尙書春秋雖有宋槧。固別蓄之。先君與陸君平生未識面。當由傳聞偶誤耳。此卽葉氏所謂四經四史同一齋之所本。

楊氏藏書既富且喜刻書。有海源閣叢書傳世。所收爲蔡中郎集十卷。外記一卷。外集四卷。附錄表一卷。三續千字文一卷。六藝綱目二卷。附錄一一卷。助字辨略五卷。九水山房文存二卷。惜抱軒尺牘二卷。惟楊氏不善於考訂。其交往友人如梅伯言等。亦非版本學家。時包慎伯客楊氏河署。曩有人得其尺牘。知楊氏刻書。多包氏經手。復據楊刻蔡中郎集題辭。知其時版本學及校勘學者。尙有高伯平其人。而以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名海內之邵位西尤爲高之契友。則高氏之目錄學識。足可想見。惜抱尺牘一書。卽

高氏手寫付梓者也。

楊氏藏書印記頗夥。如東郡楊紹和字彥合藏書之印。世德雀環子子孫孫潔白。東郡楊氏宋存書室珍藏。楊紹和鑒定。秘閣校理。宋存書室。楊紹和印。以增之印。楊氏海源閣鑒藏印。彥合珍藏。東郡楊氏海源鑒藏。陶南居士。東郡楊氏鑒藏金石書畫印。彥合讀書。彥合珍存。東郡楊紹和彥合珍藏。楊勤端公仲子。楊紹和曾敬觀天祿琳瑯祕笈。東郡宋存書室珍藏。日講官起居注。楊彥合讀書。楊紹和讀過。墨華飛雨。楊氏伯子。海源閣藏書。古東郡四經四史書。楊彥合讀書印等凡二十七事。屬於繆卿者佔多數。而書之題跋考證。亦多出其手。此又楹書隅錄之所以成功者。以上大都見於王獻唐所著藏書記。

繆卿卒於侍講任。子保彝。字鳳阿。同治九年舉人。官戶部郎中。補道員。無子。以族人敬夫爲嗣。而楊氏藏書至是已四世。凡百年矣。亦鴉片戰後中國文化史之一端。

詠洋藥

鴉片自明萬歷時以藥材入口。在苴至清。毒焰日熾。而洋藥之名播海內。道光中林文忠公奉旨查辦。苴粵後於公暇輒與總督鄧公（廷楨）以詩詞倡和。鄧公有調寄高陽臺詠洋

藥詞云。鴉度冥冥。花飛片片。春城何處輕煙。膏膩銅盤。枉猜繡榻閒眠。九微夜燕星星火。誤瑤窗多少華年。更那堪一道銀潢長貸天錢。星槎恰到牽牛渚。嘆十三樓上。暝色淒然。望斷紅牆青戀。消息誰邊。珊瑚網結千絲密。乍收來萬斛珠圓。指滄波細雨歸帆。明月歸舷。林公和云。玉粟收餘。(原註粟一名蒼玉粟。)金絲種後。(原註呂宋煙草曰金絲種。)蕃航別有蠶煙。雙管橫陳。何人對擁無眠。不知呼吸成滋味。愛挑燈夜永如年。最堪憐是一丸泥捐萬緡錢。春雷歎破零丁穴。笑蜃樓氣盡。無復灰然。沙角臺高亂帆。收向天邊。浮槎漫許陪霓節。看激波似鏡長圓。更應傳絕島重洋。取次迴舷。此二闕均載於雲左山房詩鈔。於綿婉中流露豪爽激厲之語。而忠貞之志。亦可見矣。

又梵天廬叢話二十六載王梅尹述其師阮軼袁詠洋藥點降唇一闕云。短榻孤燈。枕兒橫在衾兒上。雲烟供養。春盎梅花帳。醒酒銷愁。呼吸嚶嚶響。情酣暢。問伊清量。真是淮陰將。妙語殊可解頤。

礮墩

陳康祺郎潛紀聞初筆云。道光朝英夷橫海上。師船游弋閩

浙諸洋面。宣宗命都御史祁寯藻。大理寺少卿黃爵滋。馳往福建閱海口。祁黃會奏控海口莫如以礮墩易礮臺。法以囊沙爲墩。以小漁舟層疊沙囊之外。以兩船首尾縫爲礮洞。賊礮不能洞我沙。而我兵隱墩內。可於船罅擊賊。於是福建廈門爲礮墩。賊果不能近。今西夷雖擬設輪船。勢迅銳不可抵禦。然於潮落之時沙淺之地。此法猶可行也。講海防者不可不知。案清史稿繫此事於鄧廷楨傳。本期鴉片戰與中國軍器採之。不從陳說。蓋館中修史。例必有據也。

本中國民族立場，探討中日正當歸趨之

東亞聯盟月刊

每月十日出版

社址 北京北魏胡同二十一號

代售處 各大書店

紅樓真夢

龍顧山人

第九回 開吟社探春賞花 忤親庭賈環逃杖

話說賈蘭赴試春闈。王夫人李執自是懸念。家裏也覺寂寞。探春爲替王夫人解悶。便歸寧暫住。那時李紋李綺雖已許人。尙未出嫁。李嬌娘怕李執煩悶。也令他們姊妹來此住下。一時頓覺熱鬧。探春本來喜玩園景。又值春暖花開。韶光綺麗。便帶同侍書和他帶來的婆子們。仍到秋爽齋住著。又攬掇李執和紋綺姊妹移住在稻香村。李執久有此意。自然樂從。寶釵又說起替湘雲一番打算。探春和惜春商量了。便趁便回了王夫人。王夫人道他寡婦失業的。沒有投奔。怪可憐的。借們平常白養著許多閒人。他來了也只當填了妙師父的空兒。他又是在這裏住慣了的。可不要生分纔是。探春應了。便告知寶釵。打發人去接。不到幾日。便收拾搬來了。一日早起。探春至王夫人處請安回來。走過了沁芳橋畔。見兩棵杏花開得似雲蒸霞蔚。許多蜜蜂圍繞枝上。飛來飛去。嗡嗡不絕。想起唐人紅杏枝頭春意鬧的句子。真形容得妙。那稻香村一帶杏花正開。必然更盛。便想找著惜春湘雲同去玩賞。一時到了櫺翠庵。庵裏梅林已是綠陰青子的時候。淨爐清磬。格外幽靜。迎面見著紫鵲。便問四姑娘史姑娘起來了麼。在那裏坐著呢。紫鵲道早就梳洗了。此刻都在四姑娘屋裏呢。探春移步進來。屋外挂著鸚鵡。陡然念了一聲南無觀世音菩薩。不覺嚇了一跳。笑道。四姑娘這裏連鸚鵡哥都通了禪了。惜春湘雲忙起來迎著道。三姐姐真起得早。探春道你們脩行的不是都有早課麼。怎麼倒有空兒閒坐著。湘雲道。四妹妹天沒亮就起來了。忙了一早起呢。我有什麼早課啊。反正脩道不脩道的。不過一句話。我算當了名櫺翠庵的香婆就是了。惜春問道大嫂子搬到稻香村沒有。探春道。你真是世外之人。不知魏晉。不但大嫂子搬來了。連紋妹妹綺妹妹也一

起住下了呢。湘雲道這都是三姐姐要興詩社。神差鬼使的。把他們都送了來了。探春笑道。我正爲這個找你們。剛纔我看見杏花盛開。想起稻香村的杏林子來。要請二位仙姑優婆尼同我下凡一走。惜春道他們來了。我還沒有見着呢。偕們就去吧。湘雲道等我去拏件東西就來的。探春惜春候至湘雲回轉。同向稻香村而來。那日正是春陰天氣。遠近各處重樓疊榭。夾著許多花樹。綠濛濛的便是一堆烟柳。淡紅淡白。如烟如霧的。便是一片開乏了的山桃。又有夾水畫橋。藏花疊嶂。處處賞心怡目。將近稻香村便見一帶綠疇映著高高下下千百枝杏花。通紅如火。緊接著土垣茆舍一帶竹籬。籬門外站著一般人。便是李執和紋綺姊妹正在看花。李執見了衆人笑道。我算定你們要來。在此迎候。探春笑道我也聽耳報神報道大嫂子高興賞花。來奏趣的。惜春湘雲和紋綺姊妹久別。不免寒暄問候。李執又陪衆人步至花下。玩賞良久。探春道依我看北方的杏花勝如南方的梅花。那年我從海門路過永嘉。觀察使陸公的夫人約著去茶山探梅。我先就喜歡。及至到了那裏。那花已開透了。都是單瓣兒白稀稀的賽紙花是的。他們說人家園子裏纔有雙瓣的呢。李執道。也不盡然。我逛過虎邱。那山底下有個寒香院。種著百十棵的梅花。都是雙瓣兒。也有硃砂的。也有綠萼的。那一種幽香。杏花那裏趕的上呢。李綺道。杏花雖好。可惜只有紅的。湘雲道紅杏也有深淺。有人逛陽台山回來送我幾枝杏花。比西府海棠還紅得可愛。別處那兒見過。我叔叔那年到社稷壇陪祀。聽太常寺的人們說那壇後頭還有一棵綠萼杏。開了花就同綠萼梅一樣。外頭賣的白杏也是淡紅顏色。那見過綠萼的呢。李執道今兒天陰春寒很重。你們裏邊坐吧。就一同進了稻香村。入室坐定。探春便笑道。這可說到正文了。今兒專誠拜謁。請稻香老農做社主。這樣好杏花還不該開個杏花社麼。李執道真是從先做了許多詩。總沒詠過杏花。唐宋人詩單詠杏花的也少。倒是個好題目。只是今兒太倉猝。這裏地方又窄。筆硯也不齊。怎麼辦呢。探春道只要你們說定了。到我那裏去也好。李執道。偕們先點點人數。除我不算。蕉下客枕霞鶯榭和我兩個妹子也有五個人。不算很少了。惜春忙道我是只會看花不會做詩的。不要算上我。李執道。還是照舊推你謄錄帶著監場吧。我又想起一個人來。我們那大妹妹也約了來可好。探春道他住得遠。今兒來不及了。李執道你不知道姨媽家又搬在梨香院前邊了。打這裏便門過去很近的。湘雲道。寶姐姐是我們社裏健將。不可短了他。李執道。他眼看就要恭喜。就是要來太太也不許的。我們把題目送了去做不做由他罷。探春催著去請那岫烟。一面同了衆人回至秋爽齋。

湘雲見陳設已備。每人一個檀几。几上各色舊磁花瓶。都插著杏花。筆墨紙硯。位置妥貼。便笑向探春道。三妹妹真是善用兵法。你什麼時候交代的呢。原來探春與李紈商定在秋爽齋。便遞個眼色與侍書。令他回來佈置。衆人那裏理會。見湘雲笑他。便也笑道。我們還會做賊呢。你問那王善保家的就知道了。李紈瞅了他一眼。又拏話岔他道。這題目先要說定。還是稻香村賞杏花。還是專詠紅杏呢。探春道。若提稻香村便要替你們頌聖。蘭哥兒不是要曲江簪杏了麼。那麼著倒俗了。還是專詠紅杏的好。李紈取過一幅研紅窄花箋。寫了賦得紅杏四個字。便要限韻。探春道。那回詠紅梅寶哥哥再三央求不要限韻。依我看限韻也太拘束。隨各人做去罷。湘雲從袖裏掏出一個小籤筒。是象牙做的。彫刻精巧。說道。我有個頑意兒。這是韻筒。誰抓著什麼籤就用什麼韻。也還有趣。探春道。怪不得你剛纔去了半天。巴巴的把這撈什子帶來。我還當什麼要緊的關防匣子呢。說得大家都笑了。正笑著人回薛二奶奶來了。衆人忙著招呼。又寒暄了一會。先替寶釵拈了一個韻。打發人送去。這纔抽籤拈韻構思。有的憑几支頤呆坐。有的靠著闌干看庭外的梧桐。有的至門外杏林中隨意玩賞。只有湘雲身倚花罩。手拈著一枝杏花凝思得出了神。一時探春詩先成。便寫了出來。李紈看是

賦得紅杏 拈得東韻

九萬春花占早紅。裁成黼錦仗天工。凝脂影蘸村帘雨。散綺香兜牧笛風。簪向上林吟鬢濕。宴回曲苑醉顏融。尋芳試過長安陌。十里輕塵一色中。

後面寫著蕉下客三字。不免吟哦讚賞。又過了一晌。衆人纔陸續吟就。惜春謄成一紙。第一首就是探春的。挨次是

賦得紅杏 拈得侵韻

如燒花光破嫩陰。奉誠園近愜憑臨。妝濃恐被啼鶉染。香暗重教語燕尋。歌板樓台春雨濕。酒旗城郭夕陽沈。倚雲此日芳韶好。何況聽鶯近上林。

賦得紅杏 拈得麻韻

如向花前見麗華。水邊林下亦橫斜。光分綵管吟香榭。影界青帘賣酒家。洗淡風光防有雨。堆來春色看成霞。不須更按燕山曲。自揀繁枝伴絳紗。

李紈

李綺

賦得紅杏 拈得庚韻

邢岫煙

桃李東園一笑輕·風前鬪豔見盈盈·影扶仙露分瓊苑·夢逐飛霞過赤城·寶炬烘春花似靦·錦鈿約白酒微醺·繁華付與閒鶯燕·濃淡看渠總有情·

李執念一句稱讚一句·衆人都趕來看·彼此稱讚一番·只湘雲尚在那裏構思出神·邢岫煙叫他也沒聽見·衆人都笑了·探春揚聲道·要搶卷子·還不快寫出來呢·你是擊鉢催人的·今兒可叫人催你了·湘雲聽得也不禁自笑·連忙寫出兩句·衆人看是

裁綺爲帷錦作簾·東風昨夜到閒門

都笑道這兩句就好·不用杏花的典故·又確是杏花·探春笑道·他又拈著十三元了·真是有緣·湘雲掩著詩箋道·你們再打趣我·我就不寫了·李執道·讓他寫罷·不要攪合他·於是衆人走開·各自閒談·等了一會·湘雲纔寫完了·又圍著來看·見他寫的是

裁綺爲帷錦作簾·東風昨夜到閒門·流霞引入花天夢·飄雨催醒杜宇魂·絳闕影回扶綵袂·朱樓春滿勸金尊·分明聽到瀟瀟雨·夢在江南楊柳村·

探春笑道·雲妹妹人有仙心·詩也有仙氣·真要推他獨步了·湘雲道·你們不要閒打趣·請社長批評·我纔服呢·李執又將各人所做的細看了一番·笑道·依我的主見·史妹妹當然第一·其次邢妹妹·再其次李家姊妹·只是三妹妹要扛榜了·探春道·公道得很·我本來是拋磚引玉·不求爭勝的·李綺道·我們做的雖然也刻畫紅杏·只不如史邢二首將紅杏的神髓都寫出來了·不知他們從何處想來的·探春道史妹妹那樣苦思自然不作第二人想·我很佩服·邢妹妹那首切題中更見身分呢·正在閒評·鶯兒走來·手裏捧著一枝花籃·用新柳枝編成·勻排著玉蘭·木筆繡球鸞枝各色新花配著·色更見鮮艷·見了探春諸人·都請了安·說道·這花籃是我編著頭的·孝敬三姑奶奶解解悶兒·探春看了道·這真難爲你·鶯兒道·這還是我小的時候玩的·許久沒有弄他了·今兒進了園子看見荇葉渚那邊柳堤上的新柳·嬌綠嬌綠的·一時高興·掐了些花兒·弄了這們一個·三姑奶奶不要見笑·湘雲道·我聽說你手兒巧得很·還會打絡子呢·李執便問你們姑

娘做什麼呢。鶯兒道：我來的時候正做詩呢。姨太太叨叨著不叫用心。也攔不住。李執笑道：你們聽他說話。多們伶俐。若是寶二奶奶當了家。他不是第二個平兒呢。只可惜寶二爺沒那福氣。大家想起寶玉來。又都傷感。只見秋紋趕著走來。手裏拿著信箋疊的一個方勝兒。看見鶯兒道：二奶奶吩咐著你快回去呢。還說你這們大了還貪玩。一到了園子就不想回來了。鶯兒含笑答應著。秋紋便把信箋呈與李執道：這是寶二奶奶叫送來的。李執展開一看。念與衆人聽道：

名國清話。獨阻芳塵。逸社重開。欣傳盛踐。振璇閣之雅緒。知玉尺之總持。韻藻載揚。賡酬有續。溪桃堤柳。頓洗荒寒。鶯榭燕簾。復逢韶麗。幸叨分韻。俾遙附於驥尾。爰感求音。聊自鳴其蚓曲。固知鄙陋。藉博軒渠。

衆人都道：很好的一篇尺牘。再看那詩是

駘宕東風正及辰。九光散入綺羅塵。乍融絳蠟餘妝淚。錯試紅裙是幻身。春色酒痕仙苑夢。雨聲燈影小樓人。繁華過眼空惆悵。明日來看綠葉新。

湘雲道：詩是好的。只是言外有無限感慨。他向來不說衰頹話的。如今也未能免俗了。李執道這也不能笑他。一時有一時的心境。我們設身處地。又當如何呢。探春又留他們飯罷。只見彩雲走來向探春悄悄說了兩句話。探春便要上房去。這裏大家就散了。原來王夫人找探春是商量賈環之事。那賈環在東府裏隨著練習騎射。起初以爲珍蓉父子必是借騎射爲名暗中有些頭要。及到了那裏。一班都是正經人。弓馬之外。不過喫嗑了事。他就不願意常去。卻要借此出門。找著賈芸賈芹那些下流子弟。同去狂嫖濫賭。無所不爲。賈政只道他在東府裏。那裏知道這些事呢。他在外用錢。無非拖借撞騙。有時從家裏偷了出去。有一天在錦香院挑了一個唱曲的。名叫紅嬌。那紅嬌另交了一位濶公子。乃是京營謝游擊之子謝麟。見謝麟有錢有勢。自然傾心於他。那裏把環兒看在眼里。賈環心中不忿。暗中買了一幫地棍。將謝麟飽打了一頓。謝麟本來地面熟識。偵知是賈環所爲。恨他切齒。卻因老輩與賈府世交。又事由歌院而起。回家不便說得。只可喫了一次啞吧虧。賈環見京營中人尙且怕他。那膽子越發壯了。在外勾結許多狐羣狗黨。恃勢橫行。魚肉良善。那天在西海子茶棚裏遇見一個老頭子。帶著女兒閒逛。那女兒也有八九分姿色。賈環便看得他天仙似的。立時起個暗號。七八個地棍。蜂擁直前。把那女兒搶走了。老頭子又驚又憤。連呼救命。被他們趕回。白打了一頓。許多看熱鬧的只管不

平·卻没人敢來多嘴·俟他們去後問知老頭子受傷尚不重·慰解了幾句·叫個車子送他家去·這已經是尙義的了·你道那老翁是誰·原來姓賈名沅·也是榮寧兩府的遠族·論起輩分比賈政還大兩輩·只因家貧系遠·又不肯攀附華宗·所以没人認識·過了兩日·體傷平復·各處打聽他女兒下落·纔知道搶他的便是賈環·心想這真是應了大水冲了龍王廟那句俗語了·那賈府宗支中賈沅只認得賈代儒·趕忙著找了他·告知詳情·求他營救·代儒也十分生氣·本意找著環兒·痛痛的訓責一番·將賈沅女兒送回了事·無奈總找賈環不著·沒法了只可來尋賈政·賈政正同詹光下大棋·忙即接進道·儒大太爺向來不出來的·有什麼事寫個字條兒打發人來就得了·何必親自勞步呢·代儒道·無事也不欲輕造·只是此事非面談不可·你聽了不要生氣·便將此事原委都說了·賈政氣得暴跳如雷·拍著桌子把棋子丟了一地·喘吁吁的道·這這畜生真真不要活著了·若不結實打死我何面目上見祖宗·忙叫小廝們立刻把賈環網來·代儒道訓子是應該的·如今了事要緊·事了之後任汝如何責罰還不晚呢·賈政道·那末我就先氣死了·說著小廝們回道三爺好兩日沒回來·奴才傳老爺論叫管事的飛馬找去·賈政道·他一回來就給我網了來·一面預備大板子伺候著·我帶他到宗祠裏活活的打死他·以謝我養育禽獸之罪·你們無論誰都不許向上房說起·若是上房知道了你們也一起打死·小廝們連忙答應是是·代儒見賈政氣得如此·打發人把賈赦請來替他慰解·自己便先去了·彩雲遇見去請賈赦的小廝說個大概·他對於賈環的事·豈有不關心的·偷偷的回了王夫人·王夫人便叫找探春·一時探春來至上房·王夫人將所聞的告訴他·又道眼下老爺因為這事氣攤在書房裏了·大老爺在那裏·我又不好去·得你去想個說詞把老爺請了來·我們大家勸他平平氣·想個辦法要緊·不然氣壞了身子·又怎麼樣呢·探春答應了·又道環兄弟本來下流·我料他要惹禍的·如今犯了得罪祖宗的極惡·就依老爺的主意·活活的打死也是該的·只是他雖不肖·也是一條性命·打不死撞了出去·保不定又闖出什麼禍來·不如把他圈起來叫人看著不許他出外見人·只當他死了一樣·豈不省事·萬一他自己能知改過學好·那不是老爺太太的脩積麼·王夫人道·我也是這們想·所以找你商量·既你這們說·比我見的更透澈了·咱們等一會子見了老爺大家說著看·老爺若聽了呢·那是他的造化·其實管教兒子也不是容易的·你老爺平時不會管·一生了氣不活活打死·也要打個半死·那裏是正經辦法呢·正說著賈政已踱了進來·不知王夫人等說與不說·賈政聽了如何·且俟下回分解·

燕都覽古詩話

兌之

鐵環皮鞞紙輕盈應節銅丸歷亂驚擊壤羣兒元不識迎春送臘太平聲

徐珂王風箋題云以鐵爲圈以木爲柄柄繫鐵環圈冒以皮擊之鏦鏦然名太平鼓即年鼓也海寧朱聲元貢生錚有詩詠之曰六街鏦鏦鼓聲徹蠢者以動句者茁其聲剛勁氣激揚綴以錚錚幾環鐵瓦腔革面古製移鍊鐵糊紙憑膠漆非鼓非鼓號曰鼓金聲革聲齊奏出紙作皮膚鐵爲骨下擬斗柄上滿月羣星在掌光搖搖耳畔蟄雷爭奮越曾聽臘鼓知春生況復土鼓迎時鳴太平鼓擊擊且走握之以左擊以右一閏鞭過短筆聲幾番高下小兒手初疑方響梨園敲旋兼中節銅丸拋繁音颯颯晝然止倏爾濤籟喧堂坳塌來舞手復踏足日作嘔啞太平曲何如擊壤康衢中樂汝含哺同鼓腹

十里天橋樹色勻舞衫憔悴點紅塵市人爭聽蓮花落一字珠歌一掩巾

徐珂王風箋題云京師天津之唱蓮花落者謂之唱落子北音讀落如勞上聲猶南方之花鼓戲其人大率爲妙齡女子登場度曲實於妓女外別樹一幟聚族而居者曰落子班

虎坊橋畔會簪纓郡邸連薨壯漢京昨日新來借計吏耳中人語故鄉聲

徐珂王風箋題云同省同府同縣之人旅居建館謂之會館歲時會集藉以聯絡鄉誼其貧病或失業不能

自存者凋卹之或兼設公共墳墓殯房以待有喪者都會商埠皆有之而京師尤多省府州縣所在皆有虎坊橋湖廣會館爲獨著凡以鄉會試及覲見引見入都者皆可各就其原籍之館居焉歲推京官一人經理館事謂之值年館中僕役曰長班居之者惟出資令館役供膳而已外省人之初至京者人地生疏輒預託人覓之

西隣東院尙分明冠蓋長安縱復橫四十年來寒月裏賣漿眞似向時聲

衍石齋記事續稿云兄子子壽官翰林假館繆氏曉起聞賣漿者曰異哉此聲猶吾幼時所聞之人也予曰三四十年矣烏有是明日又聞之子壽曰吾心乃悽然欲動則召之至不相識問之能言舊時錢大人宅在某所屢易主今燬失矣繆所居米市我從父故居繩匠兩巷相背賣漿者果其人也子壽補官至京師予方假館姑夫繆十二丈澄觀之居即今潘相國米市大宅也遂同居施榻左右隔疏櫺即枕上可遙語時歲己巳秋也

瑤草耕煙碎作塵兼金不抵掌中玲珠胎玉孕鼻功德何似南朝散發人

趙之謙勇廬閒話引沈豫松陰雜記云鼻煙壺起於本朝其始止行八旗並士大夫近日販夫牧豎無不握此壺則水精羊脂馬腦翡翠茄瓢瓷石等質蓋則珊瑚珍珠猫眼無不鑲奇錯采最行者燒料套紅以藕粉地爲上按香祖筆記已云鼻煙以玻璃爲瓶貯之瓶之形像種種不一顏色亦具紅紫黃白綠黑諸色以象齒爲匙就鼻嗅之還納於瓶洪北江七招有云珠胎既淺剝玉孕復割裂自注云菸草一種百年來盛行近復尙鼻煙皆剝玉爲瓶精者至穴大珠爲之又越縵堂丙戌日記云以銀四兩買白地人物套料磁煙壺一

枚甚可愛玩套料始於乾隆中內造供御文宗愛之宮中上用非此不進價驟增數倍其紅綠山水花卉者至十倍其直然刻畫精絕又雜白玉翡翠珊瑚諸寶物搏琬燒成光彩外敷文理內潤實遠勝真者

萊蕪生兒白間紅咬春時節應條風玉盤春餅無消息京兆衙前綵仗空

明宮史云立春之時無貴賤皆嚼蘿蔔名曰咬春互相請宴喫春餅和菜燕都游覽志云立春日於午門賜百官春餅帝京景物略云五里春場場內春亭萬曆癸巳府尹謝杰建

賣丹酒削五陵豪會奉宸歡近柘袍玉室金堂成一夢秋原零落徧蓬蒿

嘯亭雜錄云京師如米賈祝氏自明代起家富踰王侯其家屋宇至千餘間園亭瓌麗人游十日未竟其居宛平查氏盛氏其富麗亦相仿然二族喜交結士大夫以爲于進之階故屢爲言官彈劾懷柔郝氏膏腴萬頃喜施濟貧乏人呼爲郝善人純皇帝嘗駐蹕其家進奉上方水陸珍錯至百餘品其他王公近侍以及輿臺奴隸皆供食費一日之餐費至十餘萬云王氏初爲市販弄童後以市帛起家築室萬間招集優伶耽於聲色其家已中落然聞其子弟云器皿變置猶足食五十載

輕輕榆莢沈郎錢飛間楊花糝作氈說與南人渾不識粉蒸尤比冷淘鮮

帝京景物略云四月榆初錢麪和糖蒸食之曰榆錢糕

三條五劇走雷聲杖篋探囊自在行縱有街彈難一問風波如此是神京

簷曝雜記云繁會之地偷兒拐子有非意計所及者又有藏利刃雜稠人中剪取腰間雜佩或至割衣襟一幅渾號謂之小李被剪者覺而獲之雖加毆辱弗怨或旁人指破則必報矣

無端鬼蜮起閨檐鏡裏空花散寶奩好向歡場申鑒戒來時鄭旦去無鹽

菽園雜記云京師婦女嫁外方人爲妻妾者初看時以美者出拜及臨娶以醜者易之名曰戳包兒過門信宿盜其所有逃者名曰擊殃兒都門紀略云亦謂之放鷹

獸炭荆筐來易水彩裝香餅進深宮紅籬廠圮官司廢無復糶盆發故紅

燕史云宮中用炭皆易州產按尺寸鋸截編小圓荆筐用黃土刷筐盛之名曰紅籬炭香匠製香餅獸炭造將軍等像高三尺許名曰彩妝臘月二十四日安宮殿中旁次年二月仍歸本司金熬退食筆記云我朝悉除明制惟內廷柴炭於惜薪司關支荆筐亦不刷紅土

鼠姑十月進鞞紅催放瓊苞仗馬通豈獨大官傳漢法蘆簾紙屋奪天工

北京歲華記云臘月東梅於盜匿地下五尺許更深三尺用馬通然火使地微溫梅漸放白用紙籠之鬻於市小桃郁李迎春皆然張萱疑耀云京師風俗入冬以地窖養花其法自漢已有之今內家十月即進牡丹亦是此法

西院琵琶東院琴史金吾宅貯愁深柘彈連錢珠絡馬年年花榜費泥金

史玄舊京遺事云今京師倡家東西院隸籍教坊猶是古宜春遺意也東院以琴西院以琵琶皆藉名勳戚以避名客貴游之擾胡應麟甲乙臚言云京師東院本司諸妓無復佳者惟史金吾宅後有薛五素素姿度豔雅言動可愛能書作黃庭小楷又善馳馬挾彈云云又欣賞編中有燕都妓品紀萬曆丁酉庚子間北京花事略云狀元郝筠字林宗東院人榜眼陳桂稚卿本司人探花魏寄素紉東院人傳臚李增燕容西院人

促節繁音俗耳娛登場鬬演雜村巫二簧已似來天上朝士承平漸已無

越縵堂癸酉日記云都中向有椰子腔多市景鄙穢之劇惟興隸賈豎聽之一二年來諸邸有好之者士大夫遂相率盛行其價頗貴數倍衣冠宴會非此不歡優人益變其音爲促急繁亂以娛衆耳其聲噍殺以悲非祥徵也聞道光以前朝士燕集無不演崑腔者後漸尙攤黃腔謂之二簧其音囂俗鬬演亦惡元明院本已成雅樂今則二簧爲立部伎矣風氣愈下即此一事而遷變如此

郡邸招邀佩黼偕登場粉墨費安排秘書著作多閒暇親爲雲郎上鳳釵

夏蔚如舊京瑣記云堂會演戲多在宣外之財神館鐵門之文昌館其大飯莊如福壽堂等亦有戲臺人家喜慶往往召集至光緒甲午後則湖廣館廣州新館全浙會館繼起而江西尤爲後進率爲士大夫團拜燕集之所堂會演戲必有主持者曰戲提調支配角色排列先後指揮如意無敢爭執

門吏譏訶氣甚張雷池咫尺即傾囊瞻雲就日艱辛甚多少終繻棄道旁

陸中丞耀年譜載乾隆中以山東布政使入覲門吏索賫無以應遂置衣被於城外從故人借臥具又亦有生齋詩注記趙味辛於乾隆乙亥入都門吏索錢至於傾篋考雍正二年諭旨已云崇文門收稅及分委各口收稅之人亦有多方勒索分外苛求之弊京師爲四方輻輳之地行李絡繹豈宜苛刻滋擾等語嘉道以後屢有嚴行申飭之旨諭旨中並有每衣箱一隻勒索銀二兩至八兩之多等語

黃玉叢叢堵院門風藏清馥日藏暄紅椒金粟今難見猶仗迴天佛力存

據法梧門上方山諸詩有紅梅桂花今惟臘梅存耳皆北地所罕見也

西劉村寺一叢香何似張斐兩擅場高價休誇學宮體須知花史有滄桑

王漁洋詩林下風姿世外妝烏丸鷄距寫宮黃華清不按霓裳舞輸與張斐小擅場自注云鄆陵蠟梅以斐氏張氏爲冠每歲輦致京師有一株至白金一錢者

疏畦種稻有深謀終古明珠惜暗投涸盡高粱成斥鹵客談潞水更孤愁

遼史高勳傳以南京郊內多隙地請疏畦種稻林牙耶律昆宣言於朝曰高勳此奏必有異志果令種稻引水爲畦設以京叛官軍何自而入帝疑之不納按契丹初得燕京視爲邊地重戎馬而輕田疇固也獨怪至明代而不肯修近畿水利坐視荒廢也

內官傳唱奉仙宸製曲會煩侍從臣舊夢眞成天上絕新來四喜與同春

翁文恭乙未日記云本朝不設教坊雜伎其領於內務府者曰昇平署皆中人也乾隆時所製法曲詞臣等撰進如張得天輩會秉筆焉嘉慶時有蘇揚人投身入內者往往得厚賞至道光時一概屏絕昇平署遂封禁矣咸豐季年中官習戲者頗多亦嘗傳民間戲班在內供應同治時稍稍開禁至光緒十七八年而大盛閩巷歌謳村舍諧笑亦編入曲而各戲班排日承應其教曲者支月糧賞頂戴戶部有籍可稽者數十人其始廷臣聽戲無外班近年則專用外班內官所演不過數齣典重吉祥舊花樣而已即如此二日一四喜一同春皆外班也識此以見風氣推移之速又壬辰日記云舊例宮內戲皆用高腔高腔者尾聲曳長衆人皆和有古意其法曲則在高腔崑腔間別有一調曲文則張得天等所擬大率神仙之事居多眞雅音也咸豐六七年始有雜劇同治年間一用法曲近年稍參雜劇今年則有二黃亦頗有民間優伶應差如所謂石頭

庄兒者兩日皆見二黃語多癡雜不倫蓋三十年來所無也

楚楚盆花地數弓悶來一盞領清風楸枰換得長行局胡戲由來返紫濛

夢梁錄云今之茶肆列花架安頓奇松異檜等物於其上裝飾店面敲打響盞觀此乃知燕京風俗元似汴京惟續松漠紀聞（南京雜事詩引）云燕京茶肆設雙陸局如南人茶肆中置棊具今乃但有置棋局者而雙陸不見矣故宮元刑事林類記有雙陸圖鞞袍垂辮是元人裝束則元時握槊尙盛行也

觸鼻還應比惡詩燕京琥珀被譏嗤俗腸安得人間換法酒清淳想盛時

麓堂詩話云京師人造酒類用灰觸鼻蜚舌千方一味南人嗤之張汝弼謂燕京琥珀惟內法酒脫去此味風致自別人得其方者亦不能似也予嘗譬今之爲詩者一等俗字俗句類有燕京琥珀之味而不能自脫安得盛唐內法手爲之點化哉

紅閨偏愛野田秋留得吟聲伴玉篝合遣官窠題御愛雞翹春草配冰甌

郭蟄雲清詞玉屑云門蟀之戲南北俱盛北俗則兼蓄蠹蠹即月令之螻蠹夏秋間街頭喚賣筠籠貯之鳴聲聒聒善蓄者及冬置葫蘆中藏懷取暖可以過臘亦猶之唐花也陳息凡香草詞有摸魚兒賦蠹蠹其序云都下士女以雕籠或刻繪葫蘆蓄之能耐冬寒道光時宮中亦蓄之嘗發江西景德窯依式爲磁鼻煙壺上繪其狀頗矜異

司寇能存法外仁伶官俠氣更嶙峋紅氍舞罷朱提出驚倒衣冠拜後塵

崑山孫兆淮子香花箋錄云嘉慶二十四年甘肅虧空事發被逮者六人兩人在刑部監追限滿爲讐家所

許已正法其二虧項甚鉅尙須監追有兩人亦將限滿時韓桂齡先生爲大司寇閱其因公那移思欲拯之而躊躇無計不得已代出知單屬同官作集腋之舉初意不過得數千金以爲展限計耳是日適值某處公譙軒冕畢至演劇正酣桂齡先生即將此意遍告同人時有小伶慶兒給事左右聞之白於衆曰某雖賤伶頗知向義聞此善舉不揣冒昧亦願少助微綿請以五百金附後不識肯鑒此微情否語畢即命管班人取銀呈上從此慶兒之名大振都下皆以得見爲幸

萬歲山邊水作簾金龍吞吐暑氛潛西洋水法沿元代寫入圓明氣象添

日下舊聞引韓雍賜游西苑記云西南至小山名賽蓬萊入門有殿殿後復有三殿其階益上益高至頂則與萬歲山相望下至第三殿之前蓄水作機瞰其下有水簾洞洞之中作金龍口中噴水水從前殿基下陰渠之內過至於殿前鑿石爲曲渠復作龍頭於其西水至出龍口旋繞而東可以流觴又李默游西內記亦云又前甃石爲九曲黃河軒北石假山也頂列銅池亦皆貯水池旁多穿孔竇下注洞口洞中爲龍勢若噴吐前爲園池龍盤其間駕幸則瀉銅池從孔竇迸落名水晶簾按清高宗御製文集述圓明園水木明瑟一景云用泰西水法引入室中以轉風扇泠泠瑟瑟非絲非竹天籟遙聞林光逾生淨綠蓋元代萬歲山所用已是西洋水法不自圓明園始也

震飛自叙 卷二

金惠生譯

第五章 瑪恩之戰

在關係國家命運的戰事將要開始的時刻，軍事情勢入於良好狀態，其順利情形較我數日以來所敢於希望的還超過萬倍。

法國第三，四，九，五各軍，右方倚託於凡爾登(Verdun)陣地，戰線展開約一百二十五哩，其線上有賽麥茲(Se-maize)，衛特利(Vitry)，撒姆蘇(Sommous)·聖，讓(Saint-Gond)，濕地，愛斯泰奈(Esternay)與庫塔根(Co-utacon)。其左翼有前進之斜縱隊，爲英軍與法國第六軍；英軍在庫藍米愛(Coulommies)西南，法國第六軍在莫(M-eaux)之西北，左方有蘇戴(Sordet)騎兵集團爲掩護，這戰線的大致狀態爲一大袋形，有德國的五軍似乎困在其中。據九月五日所獲得的各種消息，證明敵人正在奮力向南進展，其大致佈置如下：

克魯克(Kluck)(第一)軍已到庫藍米愛附近，在歐克(Ourcq)河右岸留幾個部隊；這些部隊西面築壕。

畢羅(Bilow)(第二)軍九月五日上午已在都爾滿(Dormans)與愛配奈(Epernay)間渡過瑪恩(Marne)河。午間各縱隊先頭部隊據報已到善實培(Champaubert)愛透支(Etoges)，伯爾基利(Bergeres)凡爾都(Vertus)之線。

郝森(Hausen)(第三)軍祇見到其所屬的第十二軍團，據報這軍團在九月四日在愛培奈與沙倫(Châlons)間的康戴賽瑪恩(Condé-Sur-Marne)。

衛丁堡親王(Württemberg)(第四)軍九月五日已達沙倫，弗蘭希維爾(Francheville)，布西，勒·利波(Bussy-le-Repos)之線。

德國皇太子(第五)軍沿阿岡奈(Argonne)區兩邊在向南移動中〔註一〕

〔註一〕 九月五日與六日總部公佈消息。

如此我在八月二十五日所見到的戰略狀況至終實現了使我放棄那日所料想的策動而另試其他策動的一切環境，我已經敘述過；現在因為敵人自作的移動，二十五日所計劃的策動又有實現的可能。

一般情勢不論看起來是如何順利——尤其是現在我可得着英軍的合作——但也可以想到我的煩慮是如何的嚴重。福煦(Foch)和戴斯培雷(d'Esperey)雖然向我擔保，但我仍然知道各軍在撤退以後疲憊之餘就忽然進攻，其勝負是很難預料的。

我在前章已經說過，我如何切望將這次攻擊展到七日，爲的是給我時間來重編軍隊，以求調動應手，我也解釋過爲何我必須取消這極有用的短期的耽延。同時我將要求我們軍人和軍官所作的工作，我永未疑惑他們的反應如何。一切送進來的消息都證明一切軍人與參謀人員，因爲不能明瞭爲何必須退却如此之遠，都希望能立刻回頭攻擊。簡言之，我前幾日就想到告訴各軍長我所以繼續向後退却的原因，因此我軍乃得維持在策動中的軍隊的心理，而未有已經失敗的軍隊的心理。此外，由內地來的補充，已將戰事開端時人救上之重大損失添補起來。

我有把握相信，我告訴我們的軍隊，國家的命運現在正在平衡，他們一定能完全明瞭我；我也非常相信我可以倚仗他們的鎮靜；另一方面，我也很知道敵人的興致也是在最高的時候。不過，當我仔細權衡輕重時，我認爲他們的高興對他們自己的危險比對我們的危險還大；我們可以有奇襲的效用，因在德人相信他們祇須掃蕩我們潰敗軍隊的殘餘時，我們突然攻擊，一定要出乎他們意料之外的。

送往前線各不安全處的各軍團，仍然在移動中。其中重要的有給第三軍的第十五軍團，給第四軍的第二十一軍團，和給第九軍的第九軍團的一師。因此我對於不得不在九月六日開始作戰，就更感覺遺憾。

由四日起，洛林線上不斷有猛烈戰事。敵軍想在這裡攻取南錫(Nancy)，同時又想在弗愛弗(Woevre)活動以威脅第三軍的後方。在第一軍之前，敵軍活動幸而較小；但杜白(Dubail)的人數既已減少很多，他所能辦到的祇限於守住他的陣地。

德軍由四日下午起開始攻擊，五日整天在艾爾貝維勒(Gerbéviller)區與善班努(Champenoux)樹林進攻。當日晚

加斯泰諾 (Castelnau) 報告因爲敵軍人數上的超越與其礮火之有力與射程——圍攻礮現已出現——他想第二軍大概不能再守多少時。他寫信說，「我若受重壓迫，我可在可能時期內當地抵禦，或者我也可以有時期退出，先在阿義 (Haye) 樹林，撒飛 (Saffais)、貝爾香 (Belchamps) 與博維爾 (Borville) 線上守住陣地，以後再退到另一戰線，努力守住，繼續掩護各軍之右側面。」

我所要實行的策動如想使其成功，我必須準知道我們右方的兩軍能守住他們的陣地，在我敘述事實時，就可看出來在瑪恩之戰的整個時期內，我對第二軍是如何的擔驚受怕。

我軍的一切部隊不是到達戰線，就是快要來到，我也如此寫信通知陸軍部長。仍可調用的祇有第二摩洛哥師；一旅 (賽利愛) (Cherier) 剛到法國，其餘的一旅 (古若) (Gourand) 九月十二日以前不能完全登陸。

由補充的觀點論起，德方情勢比我方還不穩妥。他們早已完全展開了戰線，我軍空軍報告在前進各軍以後沒有任何隨來的部隊的象徵；我認爲敵軍已無可用的生力軍，由此更能証實。更使人高興的是我所說的關於敵軍由西往東經過比利時移動軍隊的消息，使我們可以希望敵軍已減少了與我們作戰的軍力。但我們沒有猜到敵人減少陣線實力對於我們的利益是如何的大——因爲直至以後我們才曉得所撤的軍隊是屬於右側的——正是我準備以最大力量攻擊的一點。

常有人說在現代戰事裡，總司令在將其部隊派至陣地而發出初步命令之後，就再沒他事可作；他所能作的就限於等候鬪爭的結果，因爲鬪爭的發展，他是無力管束的。

德人的這種理論是從毛奇 (Moltke) 元帥傳授來的。從歷史看來，這撒都瓦 (Sadowa) 與西丹 (Sedan) 的勝利者治軍有方，指揮軍隊直至戰事之前夕，戰事一起之後，他完全放棄了指揮的意思，在戰事進行期間也不設法實行其決定。這種方法是毛奇的脾氣的反映，因爲他不喜歡指揮不能預料的事實：所以他承認戰事之指揮是他部下各司令的事情。他作主角的那些戰裡，這種主義沒有失敗過，因爲毛奇的運氣特別好，對方祇有班尼戴 (Benedek) 與巴贊奈 (Bazaine) 的一般人，他們的遲鈍與消極可以說是絕對的。

德國人看出這種方法所得的結果是優良的，他們就認爲這是應當採納的，於是繼續的實行這種方法。毛奇的姪子小毛奇，在戰爭的前幾個星期內指揮德軍，按我們所能看出來的，他的本性是遲疑不決的，這種方式對他非常合宜，他私自一定也特別滿意這種方式，所以他也不樂有所更改。事實上是現在所有的文件完全證明德軍最高幹部的總部遠在盧森

堡，他們對於瑪恩戰場的一切幾乎一無所知；所以總部對於各軍長沒有適當的指揮；總部沒有將一般情勢通告各軍長，命令也不完全而到達過晚。

我們在法國另有一種見地。我們承認忽然的鼓勵在現代戰爭裡是無用的；我們曉得其戰線之長，其軍力之大，及其時間之久，所以比較總司令能用望遠鏡看見的發展時，需要更詳盡的準備。不過，雖然有這些困難，我們仍然相信戰事是可能而應當指揮的。不論各軍長的智能如何高，才略如何大，每人祇能知道前線一小部份所發生的事情，他自己前線上的事件他就看為非常重要，足以混淆他的視線；祇有總司令對於全盤戰爭才有普遍的認識，也能曉得各項事件的真實價值。再者，新情勢一定不斷的發生，除總司令外再無他人可以下令及時應付這些。

瑪恩之戰更証實了我方才所表示的意見。我們在德軍之右集中重大軍力，使我軍在這戰略的戰場上在地位與人數上都佔上風時，這戰就開始了。情勢雖然如此，我們如果堅決的不論如何也要應用包圍的方式——再者，我也從未如此決定——我們就要墮在敵人的術中。但我軍軍力够強，我軍編組也富伸縮性，足以不使敵軍的反應出了我們的意料之外。克魯克要避免其右側之威脅，祇能在其本軍與畢羅軍間造成空隙，這空隙並且逐漸加寬。因此瑪恩之戰由第二天起，就成了破裂敵軍陣線的性質，這種破裂，德軍總司令既無時間也無方法來避免。

指揮現代廣大前線上的各種情況下的戰事，不但需要總司令與其部屬的主義的完全一致，而且他們之間也須由電報與電話，及參謀人員（實說起來，他們是總司令的腦子與意志的代表）成立準確而迅速之交通。這些聯絡員的聯絡工作極端微妙，有時有人說他們自以為權力過大，與他們的階級不成比例。自然這些人固有錯誤的時候；不過也許他們因為國家利益而殺人無赦的原因而招忌。

這些先不管牠，事實是在這戰的整個期間我雖然必須留駐我的總部（註二），以便決定方法應付晝夜任何時刻的事件，但我還能指揮一個展開的陣線，其右倚託於弗支山（Vosges），其左則加入達瑪德（d'Amade）各師時直到露恩（Rothen）。

〔註二〕 我強制自己在瑪恩之戰的整個期間以及以後的微妙時期（即是由九月五日至二十日）留駐在我的總部裡。我祇在每日走一二哩路與吃飯時離開辦公室。我在夜間睡在麥特（Mainre）的沙圖德馬蒙（Château de Marmont）

我軍軍士的勇氣與頑強精神之外，瑪恩的勝利是由於法國的指揮制度。

我無意描述這個戰事，因已描述過多次了。下文祇限於表明我個人在戰事各時期內的行動。

毛瑞利 (Mannoury) 軍在九月五日停駐於愛爾門南維爾 (Emmenonville) 森林與瑪恩河間由莫至維爾 (Vers) 之處。當日其右翼與敵接觸，特別在班沙 (Penchard)，蒙特陽 (Monthyon) 與聖·蘇普萊茲 (Saint-Soupiets)。九月六日這軍的目的地在利基 (Lizy) 至紐希萊 (Neufchelles) 之歐克河。但立刻遇見德軍第四後備軍團，這軍團作困獸之鬪，不久就有第二軍團的全部來支持；第二軍團是由庫爾米愛加急徒步開到，想要在愛塔維尼 (Etavigny) 附近包圍我軍之左。九月六日天將黑時，第六軍被阻於善普利 (Chambry)，瑪西利 (Marcilly) 普賽 (Puisieux)·貝茲 (Betz) 之線，就是離目的地很遠之處。不過這軍開始行動的最初結果，不久我就看為可能實現了。

第五軍於六日晨由賽贊奈 (Sézanne)，維勒爾 (Villers)·聖·喬治 (Saint-Georges)·庫善 (Courchamps) 之線前進，將到中午就遇見敵軍。康諾 (Conneau) 騎兵集團在休義 (Jouy) 樹林之北為其左側之掩護，並維持其與英軍之聯絡。英軍當日上午開始進攻，不是如普遍命令第六號所指的由善基 (Changis)·庫爾米愛前線進行，乃是由其東西九哩之前線進行，其線由培薩希 (Pézaches) 至拉尼 (Lagny)；晚間已到大莫林 (Grand Morin) 河西岸，未遇若何困難，其右翼則被迫留在培薩希區。

七日上午十一時戴斯培雷報告我，德國第一軍之「在愛斯泰奈，庫塔根線上者在完全向北撤退中。」並說第五軍繼續前進。晚間其右方之第十軍團支持福煦右方的第四十二師向拉基·奧·巴 (Loisy-au-Bois) 前進，其中軍與左方已到瑪賽因 (Marsains)，特利發 (Tréfoils)，莫蒂爾 (Moutils)，之線，康諾騎兵已到拉·費蒂·高希爾 (La-Ferte-Gaucher)。這天將過完時，英軍已到沙西 (Choisy)·庫爾米愛·米森賽勒 (Maisoncelles) 之線，未遇嚴重抵抗。

另一方面，第六軍想要達到歐克河，但未成功；前面的敵軍繼續開到補充，毛瑞利想在貝茲方向包圍敵軍右翼的企圖全被克魯克毀壞了。

七日晚間我軍左翼前面的德國各軍的狀況，據我看是這樣：

毛瑞利的攻擊顯然出於敵軍的意外，為要應付起見，克魯克在歐克河由第四後備軍團，第二現役軍團與第四騎兵師組成一別動隊，其軍的其餘部份向南與戴斯培雷之左接戰。德國第一軍的兩個重要部份之間產生了一個空隙，面向英

軍；這個裂口有德國騎兵掩護，軍隊雖然大，但不強，不足阻止我們的聯軍。

所以我的意見是使戴斯塔雷以其左攻那一部份與其對面的德國第一軍；英軍應向我方才提到的空隙推進（依次渡過大莫林河，小莫林河與瑪恩河）；同時再加強毛瑞利的包圍運動，不再指揮其向使沙圖·蒂利（Château-Thierry）移動而向歐克河右岸之北移動，九月七日我給我軍左路三軍的命令，就以這個為基礎〔註三〕

〔註三〕 第六軍現在離首都愈來愈遠，為要聯絡其移動起見，我在七月上旬給巴黎警備司令一封電報。通知他，以後我將直接把命令送給毛瑞利，其抄件送給警備司令。這決定是必要的，而且為節省時間起見我曾不得不將命令直接送給第六軍——尤其是九月四日命令總攻的第六號普遍命令。

左路的事件是如此，中路與右路的戰事却不是如此順利，福煦軍之右為戴斯塔雷之左大力支持，抵抗了敵軍在拉基，奧，巴與蒙德蒙（Mondement）區的一切攻擊，但其左翼則由開始起即不斷被迫讓地。費利，香本拿斯（Fere-Champenoise）已經失去，八日晚又失賽瑪因（Semoine），古甘根（Gougancon），加羅拉（Curroy）之線，總計失去八哩。這樣退却使福煦之右與第四軍之左的空隙更加寬，所以非常嚴重在六日我就已使郎格勒（Langle）注意在其左方之後必須準備強大預備軍，以備反攻要攻擊福煦之右的任何軍隊，因此我才將第二十一軍團撥歸郎格勒指揮。這軍團應在七日到達瓦西（Wassy），蒙蒂愛蘭德（Montierender）區內。

不幸第四軍由七日晨起即與德國第四軍互相撲擊，德國第四軍復有第三軍（郝森）軍補充，因為一些不能責備郎格勒的環境，其軍之左適成了他的線上的最弱的一點。第七軍團的步兵，在以前因急需而由鐵路送至沙凡（Chavanges）支區。現在祇能在衛特利南派救營加入戰事；他們盡量支持集團隊。至於第十七軍團的主力也很疲倦，祇在蘭拉普（Rannepu）處到達奧伯（Oube）河，尚未有開始向麥利（Maily）之東前進。

郎格勒在戰事的前幾天所以不容易補充他的左側的原因，還有一個是由於其右與薩雷（Sarail）之左間有一空隙（拉特方丹奈森林 Trois Fontanes），而且這翼的戰事也非常激烈。薩雷對此特別不滿，要求第二軍團（第四軍之右）向萊維哥尼（Revigny）或康特利森（Contisson）猛攻，等候第十五軍團（由第二軍派出）在巴·勒·度（Bar-le-Duc）西北掃勒（Saulx）與歐奈爾（Ornain）河之間開到陣線。

所以一時我恐懼我的陣線的中央有兩處被攻破的危險，一在第四軍之左，一在第四軍之右。

幸而這類事情沒有發生。郝森軍一部與福煦之右接觸一部與郎格勒之左接觸，未能穿過這兩軍中間的二十五哩的空隙，雖有我軍第九騎兵師，但最不足掩護。由九月八日起，現已重編的第七軍團步兵又加增了第四軍前線的力量，同日晚間第二十一軍團到達桑班(Sompins)，準備支持這軍之左，但其加入戰事過晚，當日未能獲得實在的效果。

論到第三軍，我在九月七日有兩個命令〔註四〕給薩雷。我命他盡力協助第四軍，如第四軍盡力支援第九軍一樣。再者，到九月八日晚間時，先因敵軍壓迫而向掃勒與歐奈恩河間退却的第十五軍團，至終得以獲得土地，如此就保證了第三、四兩軍間的聯絡。

〔註四〕第一個在上午八時半第二個在下午四時十五分。

但在第三軍之前又發生了新危機：敵軍別動隊正在聖·米伊爾(Saint-Mihiel)附近向穆斯(Meuse)河進行中，而且特羅陽(Troyon)礮壘在八日晚又受德人猛烈的轟炸。薩雷爲應付這種威脅，命令炸毀穆斯河的一切橋樑，以第七騎兵師守河。

事實上是第三軍的情勢之所以變成微妙的，大半由於薩雷認爲自己必須與凡爾登礮壘維持聯絡。九月八日下午八時我給他一個命令准他在必要時撤退其右翼，以求保全他的交通，如此好使其左翼行動更爲有力。如此我使薩雷明瞭我認爲第三軍與第四軍的聯絡比第三軍與凡爾登的聯絡爲重要；其實在必要時凡爾登很可保護其本城。爲要使薩雷安心並予以協助起見，我已在前一天命加斯泰諾將第二騎兵師在九月八日派往弗愛弗區，以保護第三軍之後方。八日爲同種目的我也批准將從上耳(Toul)守軍提出的一混成旅由鐵路送往康姆爾細(Commercy)。

全線戰事雖已更加猛烈，而現已越過穆斯河而達到弗愛弗區，但我沒有忘掉在南錫與弗支山間作戰之各軍。我從這些軍隊抽調許多重要部隊，在必需時我也規定再多抽調。不過我也準知道這種步驟不要使其影響這些軍隊的抵抗力；也許敵人會恢復我們剛從他們奪來的主動。

在這章的開端，我已說過九月五日晚加斯泰諾表明他如因不欲影響其軍的將來而由現在陣地撤退時，他要放棄大庫浪奈(Couronne)河與南錫。六日下午一時十分我給他一封電報，告訴他如果在被迫放棄大庫浪奈河時，我雖然批准他的意見，但我仍認爲他應守住陣地，直等到剛起的戰事有了勝負之時。

後來加斯泰諾當天阻扼了敵方的攻擊，甚至能够進攻。但他的前線在七日又有威脅，加斯泰諾因爲他的一個兒子的

死而非常難過，更聽見守聖·基尼維夫(Sainte-Genève)山的一營人已放棄了陣地。於是命其參謀長準備開始退却，同時他也準備通知南錫行政當局，必須退出這城。

這項決定是很嚴重的。這不是給德人機會向世界宣傳他們攻取南錫的時候。再者，由戰略觀點來說，第二軍如撤退，將使第一軍處於左右為難的地位。這軍或可效法第二軍而與之聯合退却，如此必須放棄弗蘭希·康泰(Franche-Comté)，我軍右側即有被包圍的危險；這軍也可繼續抗戰，以貝爾埠(Belfort)與愛賓納(Epinal)各縣壘城市為根據。但如此兩軍間即將發生空隙，杜白軍更有不久被迫到瑞士國界的危險。

幸而安多尼(Anthoine)在發出這些命令之前，完全明瞭其重要性，就給總司令部打電話，說已有這種決定。我立刻叫加斯泰諾接電話。我特別記得這件事，因為在戰事時期內我很少自己用電話。加斯泰諾對他的軍隊的情勢很悲觀。一個軍團有些重大的錯誤；有些部隊全體被解散。他並且說，「我若再想死守，我想我有失去全軍的危險。我們必須規定立刻向莫爾特(Meurthe)河後撤退。」

我回答說，「千萬不要如此作。等二十四個鐘頭。你不知道敵方的情形如何。他也許不比你強，你一定不能放棄大庫浪奈河，我給你正式命令堅守現在陣地。」

以後我就授給貝爾(Bel)命令，立刻去見加斯泰諾，證實我方才所給他的口頭命令，將準備中之退却緩期實行，不願任何犧牲也要守住南錫前線。

後來證明聖·基尼維夫山的退却不是因為敵軍的壓迫乃是因為命令的誤解，軍隊立刻又回到這陣地去。自這日起，德方的攻擊漸漸的不猛烈了，在九月十一日放棄了佔領南錫的企圖，那正是我們完成瑪恩勝利之時，敵軍於是在洛林退却了許多；在以後的一些日子裏，他們還繼續後退。

在這整個的時期內，杜白的堅信永未動搖，他的精神永未衰頹，他執行我的命令也永沒有過遲延。

我們現在再看左方各軍，我們已論到在九月七日晚各軍已按我的決定而改變了方向。八日毛瑞利與敵緊緊接觸，敵軍在夜間又得補充，他們以冒險的策動，想以包圍我軍極左翼的方法恢復主動的地位。

幸而我以前由第三軍抽出第四軍團，已於五日開始在巴黎下火車，加烈尼(Callian)在七至八日的夜裡將其一師(第七師)撥給毛瑞利。為要使其運輸迅速，而使軍隊到達第六軍時仍能精力充足起見，加烈尼一切可用的運輸工具——

鐵路與微發之汽車等。至於其四軍團的其他一師(第八師)，加烈尼獲得毛瑞利之完全同意，認爲必須用於瑪恩河之南，爲要切實支持英軍之行動。事實上是這師在這區內毫無用處，八日晨仍在小莫林河，無事可作。因此在當日上午九時左右我向毛瑞利說，將這師由其右翼移往左翼較爲有利，在那裡有事可作而可與其軍團的其餘部份相合。

同日上午我接着毛布支(Maubeuge)在前一天陷落的不幸消息。我剛在命令裡獎勵其守軍司令福尼愛(Fournier)的英勇守禦，但這無緣電達到這城時，城已陷了。這事發生的時間很壞；因德軍至少可以派出一軍團，急速的移送蒙地地(Montdidier)或安尼基(Anizy)。所以當我將這消息通知毛瑞利時，命令他派蘇戴的騎兵割斷敵軍交通，特別是在薩桑(Soissons)與康配奈(Compiègne)的方向。

這天將終時，第六軍絲毫未能前進，在其陣地苦戰，同時準備放棄其左翼因克魯克向這翼壓迫甚力。幸而第四軍仍然勝利，繼續前進。其右翼爲福煦之一穩固支撐點，其中軍克服敵軍後衛軍之抵抗而將達到小莫林河，其左方軍團(第十八)獲得馬希·恩·布利(Marchais-en-Brie)。

在毛瑞利與戴斯培雷之間，英軍前進之速度還不及我的所生，但已有些所獲。九月七日我請陸軍部長向基琴納(Kitchener)表示我感謝的至意，因爲英軍對於我軍不斷支持，我也給費蘭巨(French)一封私人信，表示我的謝意。他當日就回信，對我的信致謝並說情勢現已轉；他也恭賀我所獲得的「滿意之聯絡。」

雖然如此，我對於英軍的前進，仍然焦急，希望其能够加速。九月八日一天之內，我三次向英軍總司令說明如何重視英軍的行動；我堅持必須盡量急速進行以協助第六軍，因第六軍現在獨當德國第一軍的攻擊；我也表示希望英軍在這天以內，能到達瑪恩河之對岸。但費蘭巨回答說他在小莫林河爲德軍後衛軍所阻；當晚祇到了河北的高地。

八日入夜時，大體的情勢似乎很有希望——其實與我幾天之前所預料爲可能的大不相同。

我雖然由第一，二兩軍撤出許多軍隊，但德軍在弗支山與穆斯河間的一切攻擊全被抵住了；中路的第四，九兩軍正在正面攻擊，因此我可希望敵軍不致突破這段前線。第十五軍團剛到薩雷之右加入戰事，郎格勒之右至終爲這軍團所支撐。福煦之右固然再度失地，使我非常不安；因郎格勒仍未達到可以給他有效協助的地步。但這第九軍長的優異的勇敢與堅決的信心，使我相信他戰線退却僅是當地的事故，對於全部戰事沒有很大影響。

在這戰裡福煦所顯示的特殊品質，是很值得稱道的；因在整個的時期內，他完全利用了他的才力。他的參謀長衛岡

(Weygand) 很能給他助力，福煦的活動也沒有一時鬆懈，他精神的鼓勵也沒有一時減低。

我先在左翼所準備的策動，現在性質將完全改變了。毛瑞利對方敵方活動甚力，他必須放棄其包圍計劃；但敵軍之所以能抵禦我軍向其右翼之攻擊，必須在克魯克左與畢羅間開一裂口，戴斯培雷之左如楔向這裂口推展，我也盡力使英軍向其前進。空軍偵察隊的報告與在戰期內判別軍隊所供給的消息，使我明瞭在這種新情勢中行動有特別大的可能。所以在下午七時對左方三軍下一個命令，目的在他們解釋我所願望成就的策動。最重要的部份如下〔註五〕：

「我方左翼的聯盟軍的聯合力量，已迫德軍退却；他們分兩個明顯的集團退却。」

「第一集團似為第四後備軍團與第二，四兩現役軍團，正在歐克河向西與第六軍接觸；甚而企圖在北方包圍我第六軍。」

「第二個集團為德國第一軍的其餘部隊（第三，九兩現役軍團）及三四兩軍全軍，繼續向南與法軍第五，九兩軍作戰。」

「這兩軍團之間似祇由以各軍別動隊支撐的幾個騎兵師為聯絡；這些騎兵在英軍的對面。」

「毛布支陷落之後，德軍可調軍隊來補充其極右翼，所以必須在其能得補充之先將其擊破。」

〔註五〕 個別命令第十九號。

所以我命令：

（一）第六軍抵住對面之敵方部隊；

（二）英軍在諾珍拉道（Nogent l'Artaud）與拉費蒂·蘇·蕭阿（La Ferté-sous-Jouarre）間渡瑪恩河，攻克魯克軍之左側與後方；

（三）第五軍一方以其左翼掩護英軍之右側（康諾騎兵協助此項任務），並繼續以其右翼支撐在備妥進攻的福煦軍之左側，一方要以其主力向北前進，驅敵軍過瑪恩河。

現在看這命令裡一段所描述的情勢除去一個事項外，其餘都算準確：所差的是在這天戰事之中，判別了德軍第三，四兩軍團，個別命令想他們仍在第五軍之前；其實他們已經在向歐克河前線移動中〔註六〕。所以克魯克與畢羅中間的裂口，比我所想的還要寬。

〔註六〕下列無線電是克魯克在九月八日下午拍發的幾日之後，爲法總部密電譯出：今日本軍在歐克河西，於安蒂義（Anti-ly）（貝茲東二哩處）庫基（Cougis）（利基之南）之線。與優勢敵軍苦戰。在夜間送往右翼的第三與第九軍團，應於明晨作包圍攻擊。在瑪恩河上，利基——諾珍拉道之線將由騎兵第二集團與充實之步兵旅守護之，防敵方由庫爾米愛方面攻擊。

敵軍企圖將自己由當時情勢內解救出來，九月九日似爲其努力之極點。

第六軍以前所能守住陣地；在貝茲附近，敵人甚至稍稍後退而退出這村。但在下午德軍由東北與東方派出之第三、九兩軍團，迫使法軍左翼退却回到希弗利維爾（Chevreville）西利·勒·郎（Silly-le-Long）之線，毛瑞利照我的命令立刻召聚第八師，星夜徒步進行到其軍之左。至於我自己，則在晨間設法由第五軍選出一師，以極高速度送向丹馬丹·恩·格勒爾（Dammartain-en-Coëte）。當我通知毛瑞利我已派出這師時，我向其解釋他應採取的態度：「在等候補充之來到，使你能取攻勢時，你必須避免任何決戰，方法是必要時將你的左翼向巴黎陣地的大致方向撤退。」

但是毛瑞利雖受劇烈的攻擊，他一時也沒有忘記他的使命，他也沒有放棄採取攻勢的主意。由他在他的左翼退却後給我的一封信報裡就可看出來：「我要將第八師置於西利·勒·郎附近，以後就命令進攻。四天的戰事，損失很重。士氣好。已將騎兵送往前方較遠之處。」

第六軍抗戰之頑強，軍士之努力，與其軍長之堅決與冷靜，爲我軍作最大的貢獻，他們使費藍巨與戴斯培雷的勝利的前進較比容易。我個人對毛瑞利與其全軍表示欣慰，我頒給第六軍長的大勳章足以表明我如何重視他對於國家的功績。

在方才所提到的毛瑞利的那個報告裡，他提到已給騎兵集團以新工作。騎兵共有三師，放在極左翼非常恰當，他們的工作應該最有效用。不幸開戰雖不到一個月，蘇戴的騎兵已到精疲力盡的狀態。他們在比利時的幾乎無用的攻戰再加重上直到巴黎西南方才止住的退却，全使騎兵非常疲憊；但損耗騎兵的不僅是作戰而已——其將官與參謀人員應負大部責任。蘇戴在九月七日派其軍隊在貝茲附近作戰以後，又在當夜以作戰區內缺乏飲水爲藉口，決定將各師召回南特衛·勒·歐蘇因（Nanteuil-le-Housouin）到夜半時才到。毛瑞利聽見這次退却時，就命蘇戴再向前線前進，如此這集團在休息不到一小時之後，又須沿着原路走回去。

我應第六軍長之請，決定將蘇戴撤職，而以當時指揮第五騎兵師的布利多（Bridoux）代之。我很信服蘇戴，開戰

以前他的品性證實了我的信賴。戰前一些年內，騎兵未能合於時代，他多半因此受了影響。布利多勇猛無畏的軍官，他若指揮騎兵集團時我軍就有很大用處；不幸他接事簡直不到一天就被打死。一天夜裡他坐汽車出行，方向走錯，於是他和他的參謀人員走到敵軍前哨線裡；布利多受重傷，他身旁的部屬非死即傷。他的死是個大不幸事。

毛瑞利按我九月八日的命令，設法推進騎兵集團使其威脅克魯克之右側與後方，不使因毛布支之陷落而得自由的敵軍早日加入戰事；不幸人馬的狀況不能完成此項使命。祇有克爾努利愛·盧新尼愛 (Cosulier-Luciniere) 的師有所成就，他們擾亂了克魯克的後方，而幾乎擒獲(似乎如此)德軍第一軍長與其參謀全處人員。

英軍在拉費蒂·蘇·蕭附近爲斷橋所阻之後，九月九日於瑪恩河北在拉費蒂與第五軍所守之沙圖·蒂利間獲得立足之處。這個進展威脅正在猛烈攻擊毛瑞利的克魯克軍的後方與左翼。

戴斯塔雷之左已繼續前進。其第十八軍團正在向小莫林河與沙圖·蒂利間中途的維佛爾 (Viffort) 移動中。下午二時我以電話給他命令，催他向瑪恩河進展：「第十八軍團必須今晚在沙圖·蒂利附近渡過瑪恩河，以便給英軍縱隊以有效支持。」九月九日夜，這軍團的前進部隊果然渡過河北佈防。其左方的康諾騎兵也推進而過了一座橋。入夜時第五軍的其餘部份均到康戴·恩·布利 (Cond'en-Brie) 與巴義 (Baye) 間的賽爾莫林 (Sumelin) 之南。戴斯塔雷將其右方的第十軍團撥交福煦指揮，這時第九軍全線受嚴重壓迫，因此獲得急需的援助。第五軍長在晚間報告這天的戰事時，宣稱很可開始向正在攻擊第九軍之德軍部隊之側面進攻。

總而言之，我在個別命令第十九號裡爲九月九日所規定的策動，雖未完全實行，但其發展則進行順利。第六軍左翼的退却不是一件嚴重的事，毛瑞利冷靜而有信念，並且將有新的軍部歸他指揮，因此他就可以採取攻勢。英軍與我軍第五軍之左正開始在瑪恩河彼岸派出，現在正像楔子穿入德國第一，二兩軍間之空地。

九日晚間，我發出新的個別命令〔註七〕，宣佈直至現在所得的結果與各軍的行動：第六軍之右停在歐克河，應迫克魯克向北撤退，英軍由第五軍支持，應向克利囊 (Clignon) 進行，以完全隔絕克魯克軍與其右方之軍。

〔註七〕一九一四年九月九日下午八時，個別命令第二十號。

同時正面衝擊仍然不絕。九月九日福煦所作的策動，是人人都知道的。戴斯塔雷應福煦之請，將第十軍團與第五十一後備師撥歸他全權指揮。福煦將第十軍團送往善實培之西，在小莫林河與弗勞門蒂利 (Fromentieres) 之間，並以第五十

一後備師替出第四十二師。他既已如此準備了預備軍，就將第四十二師移送其中軍之後，命令其準備向費利·香本拿斯進擊；以後在下午四時他命全線前進。第二軍團僅能移動了少許；第四十二師到達過晚，入夜時始接戰；祇有第十軍團向聖·攘濕地之北進行，開始對敵軍逐退，同時第七十七步兵團又克復了蒙德蒙堡壘之各重要支撐點。

第四軍的情勢也同樣進步了。德軍向其右方與中軍的攻擊，顯然減少了猛烈性；瑪恩河西既有第二十一軍團與郎格勒由其右方兩軍團所抽出的部隊加入作戰，第二天就足能向北攻擊，以援助福煦為目的。

薩雷軍仍然抗戰，敵軍未能獲得任何土地；在這軍之左；第十五軍團與郎格勒之右密切聯合移動。九月九至十日夜間德人猛烈攻擊第六軍團前線；這次進攻第二天切實的被扼止了，就成為敵軍攻第三軍的末次的企圖。

敵軍在穆斯河繼續其企圖，但都無效。特羅陽對德方轟炸並未示弱，而第七騎兵師的掩護，與右岸聖米伊爾附近的第二騎兵師，以及加斯泰諾由土耳其向康姆爾細派送的臨時一旅，足以掩護薩雷軍之後方。

所以到九日晚間，我認爲情形轉爲有利；左路我軍的成功已經顯著，在中路與右路的敵軍進攻已經確實被阻。但勝利比我所敢希望的還要近。

十日上午，第六軍出動，遵照我前一天晚間所命令進攻，他們忽然感覺敵軍抵抗力的減少，在這日內這軍幾乎不發一彈而前進九哩以上。

第六軍之右，英軍未遇抵抗就達到克利囊，這天將終時止於歐克河南，由拉費蒂·米蘭 (Milon) 至紐義 (Neully) 聖·弗郎 (Saint-Front) 處。

第五軍在瑪恩河彼岸，由沙圖·蒂利至多爾滿之處，戴斯培雷報告我，其軍之前的敵軍，退却很快，一部向北移動，一部向東。

在第九軍戰線上，我方之成功也漸顯明。福煦在前一天所要完成的全線前進，現在得了衝動，一切現象都證明敵軍在夜間忽遽退却。十日晚間福煦的司令部就設在費利·香本拿斯，當日上午這處還在普魯士軍手裡。

第四與第三軍的戰線仍然未動。我所希望的是郎格勒之左可以協助第九軍，事實上乃是第九軍協助了其右方的一軍。薩雷對面的敵軍更減少了活動，第十五軍團在肅清特拉·方丹奈森林後，現在於第四軍右方軍團並肩佈防。

現在所應作的是要完成我軍左路與中路的成功，同時並勝過對於右翼兩軍的抵抗。因此我在九月十日連續發出一些

命令，目的在給這戰事以新的衝動。

對於費蘭巨與毛瑞利，我請他們沿歐克河兩岸簡直向北推進；在他們的極左翼，布利多騎兵集團應永遠設法威脅敵軍之退却路線，其右則第五軍應準備面東向郎斯（Rheims）的方向行動，攻擊由第九軍前退却之縱隊〔註八〕。

〔註八〕 九月十日下午個別命令第二十一號。

對於福煦，我指明戰事之結果大多要依賴他對於我第四軍對面的各軍團的行動〔註九〕。

〔註九〕 九月十日上午個別命令。

對於郎格勒，我申明必須奮力前進，特別是其左翼〔註十〕。

〔註十〕 九月十日上午十時個別特令。

對於薩雷，我的電報祇說希望他嚴守陣地〔註十一〕。

〔註十一〕 九月十日上午十時十分個別命令。

此外我又盡量威脅退却中的敵軍的兩側——右側我拍無線電給凡爾登警備司令庫丹梭（Contanceaw），以其全力攻擊任何在凡爾登北渡過穆斯河的敵軍警備隊，左側我令達瑪德各地方師推進至博威（Beauvais）〔註十二〕。

〔註十二〕 九月九日個別命令。

我也拍電給第一軍，令其在愛賓納將第七軍團裝上火車，送至巴黎之北；因我的一切注意都集中在不使敵軍恢復原狀之上，因此我願意再補充毛瑞利軍，因我認爲這軍是我方策動的主要份子。

那天晚間我知道一定得了勝利，雖則我還不能測量其完全的限度。我向陸軍部長報告，初步的結果，就是敵軍由我的左翼在全部退却中已退出三十七哩以上；其中路在福煦之前漸漸衰弱下來；其左翼雖未失敗，但其抵抗已成強弩之末了。

九月十一日全線各處均證實我方的勝利。第六軍已到皮利方（Pierrefond）善登（Chandun）前線；英軍正在渡過歐克河上流；戴斯培雷追逐敵軍軟弱的後衛軍，已將其縱隊的先頭部隊推進到賽利（Chéry）與維爾·恩·達登納（Ville-en-Tardenois）間的衛斯勒（Vesle）河；其右方第十軍團在給福煦的成功以有力貢獻之後，正在山凡爾都至愛配奈移動中，第九軍在瑪恩河上薩利（Sarry）與土耳其（Tours）之間。第四軍也在前進。其左翼在夜間已到瑪恩河衛特利之下，

其右方之殖民地軍團佔領掃勒河上橋樑，第二軍團佔領歐奈恩河上橋樑，與第三軍之左密切聯絡，第三軍也正在渡歐奈恩河。薩雷軍的其餘部份沒有任何進展，但在這天將終時其參謀長報告其前線全部「非常平靜」(註十三)。

(註十三) 我若記憶的對，這報告是第三軍參謀長萊布 (Lebon) 親自打的電話，我必須承認這報告使我最驚奇，並使我最不快。當敵人認爲全線失敗時，第三軍完全可以抓住勝利，但祇宣佈「因怕敵人的計策」前線平靜無事，我立刻命這軍奮力追擊敵軍。

當天下午我拍電給陸軍部長說：「瑪恩之戰爲我方之大勝利。」在寫這件公報之前，剛得勝利的這個戰事，就發生了如何命名的問題。

在以前戰事的名稱是由決戰地點的地名或其附近的地名得來。但現代的戰事戰線甚廣，同時就有許多同等重要的行動發生，所以一個地名就不足以代表。

在滿洲之戰裡，戰事發生在一個河的流域時，交戰國就屢次以其何名爲戰事的名稱。聯軍剛在凡爾登至巴黎的線上所作的戰事，發生在瑪恩河的流域及其支流域——歐克河，大莫林河，小莫林河，掃勒河與歐奈恩河。因此我決定叫牠爲「瑪恩之戰」；因這名稱可以代表前線與廣大區域之意。

在這章的開端我已說過，瑪恩之戰開始時我方採用包圍敵軍右翼之策動，而最終以突破敵方陣線爲結束，結果德軍陣線有兩處分裂，一在一，二兩軍之間，一在二，四兩軍之間——第三軍本身分爲兩段，其一併入畢羅之左，其一併入衛登堡親王之右。我們所利用的就是這個意外的情勢；這個事實也證實我以前所說的，就是將戰事的戰略指揮交給下級司令的意見是最危險的。

由另一方面說，我們若比較瑪恩之戰與國境之戰，可以看出其間有密切的關係毛瑞利軍在歐克河如像我方左翼各軍在八月二十二日的躊躇，福煦在費利·香本拿斯如像三，四兩軍在奧登·勒·羅馬 (Audun-le-Roman) 與巴里蘇 (Paliseul) 的退讓，則我的計劃一定要再度成爲虛話。

瑪恩河之成功之所以能達到我的希望的，大半的原因是由於九月初的我軍已不再是剛開戰時的軍隊了。我們的步兵在國境各戰事中得着艱苦經驗的教訓，雖然損失許多軍官，但能利用地形，也樂意使用築壕工具，因軍士現已完成明瞭其價值；而無礙兵支持時，也不再出動作戰。也是由於戰爭忽然揭示了許多不稱職的軍官，我於是用其他更有才能的人

替換他們。由陸軍動員的那天起到九月六日止，我必須撤換兩個軍長（第三與第五），九個軍團長（我軍共有二十一軍團），二十二個師長（註十四），一個騎兵集團司令，五個騎兵師長（我軍共有十騎兵師）。我雖未採用麥西美（Messing）所料想到的激烈手段而槍斃無能的軍官，至少我的這些更動除了高級軍官中之無能者，而將官的一般年齡也減小。

〔註十四〕現役師共有四十七個師長（連兩殖民地師在內），撤換了二十三個，後備師共有二十五個師長，撤換了十個。

英軍與我們一樣，也由戰端初期的教訓裡獲得利益。除去克利米（Crimean）之戰以外，在滑鐵盧（Waterloo）以後，他們未曾在歐洲作戰過，而且這時期已很久了。在瑪恩之戰裡，他的前進雖沒有我所願望的那樣快——他們可以如此行，因為對面德軍所留軍隊很弱——但他們在戰事裡的行為在他們的軍事習俗上却是值得稱讚，他們的貢獻就是我們希冀於他們的。

在瑪恩河上的策動既已大有成功，費蘭巨既是個忠實的軍人，在各方都顯示了他的信賴。不幸他常受兩種影響：一個以衛爾森（Wilson）為代表，他智力最高，對於每個局面都有健全的認識，並且慣於法人的方法並完全認識法國——其實他對法國有深切的感情；其他則以馬瑞（Murray）為代表，他是遠征軍的參謀長，他以他的整個時間來勸英軍總司令處處要極端謹慎。幾個月以後，馬瑞被召回英倫，我們就感覺非常滿意。

瑪恩戰後的追擊

到九月十一日晚，敵軍全線後退，放棄了給養，戰利品與傷兵。在第六軍與英軍之前，敵軍向北逃竄，顯然要在愛恩（Aisne）河後抵禦其勝利之敵軍。德軍第七軍團，在戰事整個時期內為畢羅軍之右翼，現在據報在費斯麥（Fesmes）與布萊恩（Braine）間的衛斯勒河上，面對我方第五軍；在第九，四兩軍之前，敵軍向瑪恩河與掃勒河北退却中。

伯特羅（Berthelot）現在恢復了他的樂觀——八月底他曾一時悲觀——已經覺得德國各軍完全慘敗了。他以為我們所要作的就是要利用我們的勝利，而沿全線窮追。我的意見不是如此。我們剛由德國軍事最高幹部獲得毫無疑義之勝利，我們利用了他們的根本錯誤，但德國各軍並未崩潰，他們一定可以在瑪恩河以外重編——愛恩河後，或許穆斯河後。所以我們所必須作的是立刻準備一策動，不使敵軍恢復。我已說過，我會經決定再由右翼各軍抽調軍隊送至第六軍，為要使第六軍能够包圍德軍右翼。再者，第五軍利用對於敵軍中路所發生的空隙，也處在很相當的地位，因牠可以看清形勢與毛瑞和費蘭巨聯合策動，或與福煦和郎格勒聯合策動。

九月十一日我給左翼各軍一個別命令，通知他們我的意見如何。第二天我激勵毛璦利提醒他第六軍的進行區往西並無止境，而敵軍如在愛恩河佈防時，我軍必須準備部隊立刻渡過瓦斯（Ogbe）河的右岸；我並說已歸第六軍指揮的第十三軍團似乎最適宜於這項重要的工作。同日我又對第六軍申說我的命令的重要。我教毛璦利向西延展其包圍運動，祇留一強集團兵力與英軍維持聯絡，而依漸將其主力移往瓦斯河右岸。

在我的陣線的另一極端上，也需要強的鼓舞，以使右翼由呆滯狀況中活動起來。九月十二日我向薩雷指明我所希冀於他的策動的性質：「預料第三軍對面的敵軍不久將因第四軍的壓迫而退却。因為這種事實，你應當佈置你的部隊，以使其能向北開始一有力追擊，在阿岡奈區與穆斯河間之平原上，以穆斯河高地與凡爾登礮壘為支撐點。」

我必須說過這些命令的執行，沒有合乎我的原意。

在左方，毛璦利未能抓住我的意思。他在愛恩河北遇見抵抗，這就吸收了他的注意與他的軍隊，他似乎不能給其包圍運動以必要的範圍，也不能將必要的軍隊用在這行動裡；所以不久他就一轉而作無利的正面的戰事了。

戴斯培雷對於他的有利情形也沒有盡量利用。所要實行的策動主要在急進到衛斯勒河。就可以解救郎斯而返使在哲門代達姆（Chemin des Dames）頑抗英軍的德軍撤退。第五軍自然是疲憊；其餘的軍隊也是如此，苦戰獲勝的軍隊也是永遠如此。戴斯培雷自然有他的難處，但我必須說他失掉的時間過多。在他的前面，敵軍戰線曾發生了空隙，我們的騎兵部隊向其推進直到細桑奈（Sasone），但現在這空隙却復合了，對方陣線在郎斯極近處又穩定了，郎斯於是開始飽受蹂躪。

至於右方，則薩雷未能明瞭在這些情勢裡，他的軍隊能有何關係全局的工作。他多注意到人事問題而忽略了他的軍隊的作戰，未能激動他的部屬，使其動作，所以在九月十三日下午我不得不命他調查，敵軍怎能在四十八小時內偷過他的戰線之前，而他並未得着這種報告。

現在又發生了一個嚴重的問題——礮彈的問題。開戰時我軍七五米厘彈約有一千四百發的供給。耗費率在戰事的最初一個月內每礮祇約二百發，現於瑪恩之戰的期內增加了許多，各師礮兵有每日每礮用去三百發的。有個不幸的趨勢漸漸流行，就是永遠用炸彈而忽略了榴散彈，在九月十四日我就設法制止，因為如此很容易用盡我們的子彈。

以後我將再要論到軍實的危機（也可在此說敵軍同時也遇這種困難）；我現在所要說的是德人所以能勉強穩定其陣線

者，不是由於我方軍火之不足，因為在敵軍已隱在建築精良之戰壘陣地之後，我們才感覺軍火缺乏。其真正原因則在兩翼兩軍及第五軍在我方利用勝利的短時期內的遲緩與策動技術的缺乏。

瑪恩之戰的結果，雖沒有我所預料的那樣多，但我想我也應當簡單指出其主要的成功。

八月裡德軍獲得了勝利；比利時軍被迫向安特窩普退却，英法軍向賽恩（Seine）河退却。我軍左翼有被包圍的危險，巴黎有陷落的危險；無疑德人此時預料可再得一個西丹之勝，其範圍則遠超過之。敵人的計劃以急速在西方獲勝為基礎。現在因為英國加入我方作戰，所以更必須在俄國能運用其富源之前獲得勝利。以前我會屢次說過，在我們必須堅守而避免覆亡時，我如以國家的命運為孤注，即是墮入敵人術中。因此我才等候一個永遠可能的好運的來臨。我所付的代價是犧牲——我希望是暫時的——一大部國土。雖然沒有使德人完全失敗，不過我們忍耐等候的時機，至終使我們能夠將全線德軍驅逐回去，而我方的勝利也使他們困守在戰壕之內。慌忙的人是如此的失望啊。

但也很可說現在的成功是德人最後失敗的主因，雖然當時沒有承認牠真實的價值。在聯盟各國之中，尤其以法國為甚，在九月初旬國家危亡的危險得以過去而羣情極端歡慰之後，輿論在瑪恩之勝的數日以後祇想到一件事，就是德軍穩紮在我國國土之上。陸軍部長不但未對國人重申情勢之好轉，而且軟化了我在戰後送交他的公佈消息，然後才交報紙發表。我向米勒蘭（Millerand）表示對於措辭的更動很覺痛心，他在九月十五日給我寫信說：

「全是我一人的過錯，但我不希望你對於我之所以不強烈表示我們的喜樂的原因有絲毫的疑慮。」

「我想聰智的辦法是不要擾動國家的神經，我覺得對於事實少說比鋪張還好。」

米勒蘭的愛國心非常忠實，他對我的感情也非常真摯，所以絕不能疑惑他有什麼偏狹之意，但我不能不認為他在當時的情形下宣佈我方勝利時所用的辭句是過於謙遜了。不但在中立各國內，並且也在法國本國之內，敵方的宣傳壓下了勝利的法國的聲音。有許多人想，瑪恩不過是個神蹟，還有許多人也想也是個意想不到的好運。在信賴敵方報紙的人們看起來，這戰不過成了德軍最高幹部的策動，敵方因為沒得戰略上的結果，從此之後不斷以「戰事地理」為最易明瞭的辯論材料。

幸而主要的事實仍然是敵軍被逐回巴黎以北五十哩之線上，也可以說他們確實是被扼阻了。人民又得喘息，自信心也恢復了。

辦理銀行一切業務

北京交通銀行

前門外西河沿

東城支行 王府井大街
西城支行 單北大街
崇外辦事處 崇外木廠胡同

河北省銀行

北京分行通告

本行辦理商業銀行一切業務信用昭著收做各項存放款扶助農工務業附設倉庫押做雜糧貸款手續簡便利率從輕在本省商業繁盛區域均有聯行事變以後京漢津浦兩線重要地點分支行均逐漸恢復營業照常匯兌如荷 惠顧無任歡迎

行址 西交民巷東口電報掛號二二二二

電話南局

經理室 七八六 營業部 六五三
庶務處 一七二 傳達室 一七三〇

冀東銀行

營業種類

存款

定期往來
特種往來
通知往來
通知存款
特種存款
通知存款

利益優厚

放款

倉庫押款
貼現押匯
透支

手續簡單

匯款

電報匯款
支票匯款
匯票匯款

迅速敏捷

代理

保險
保單
託收
款項

便利穩妥

通匯地點

國內 國外

北京	天津	上海	青島	唐山	厚和	張北	包頭	新張	神戶	大阪	東京
山海關	遵化	豐潤	密雲	灤縣	昌黎	遷安	胥各莊	奉天	北票	營口	錦州
秦皇島	樂亭	懷來	豐鎮	多倫	大同	鹿	平地泉	鄭家屯	通遼	大連	哈爾濱

本行請即對隨時
天津本行地址
北京本行地址

願隨時
對隨時
隨時

客隨法電河
垂地界話東支
詢去八三行
事敵號局特
項總路四二
無支一四區
任行一六平
歡接七七乙
迎洽號七十五
號號號號號

西交民巷七號
電話南局五六九號

中南銀行

專門經營商業銀行各種業務各大商埠均有分行及代理通匯機關

儲蓄部

基本穩固利息優厚種類繁多詳章索奉 地址東交民巷益昌大樓

電話東局 三三三八

一八六九

一七三三

四十八號

中國農工銀行北京分行

資本金 一千萬元

收足 伍百萬元

設立年月 民國七年十一月

營業種類 辦理商業銀行業務兼辦儲蓄存款事宜

行址 西交民巷

電南 三四八三
八二〇〇

辦事處

王府井大街
西單北大街

電東
電西

三六〇〇
八八六

大生銀行北京辦事處

辦理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地址北京西交民巷

總行天津法租界六號路

寄莊上海英租界寧波路永亨大樓

新華信託儲蓄銀行

民國三年設立

國內首創儲蓄

前外廊房頭條

北京分行

辦事處

東城——王府井大街

西城——西單北大街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辦理商業銀行及

儲蓄一切業務

代理保險

北京支行

地址 西交民巷
電話 南局一六六三

三九六三

東城辦事處

地址 王府井大街
電話 東局三七七

唯一純小品散文刊物

學文 月刊

內容豐富

歡迎直接定閱

總代售處：北京西單

亞東書局
東方書局

社址：北京中南海懷仁堂東四所

電話 西局二二一四

青年唯一讀物

中國青年月刊

每月一日出版
內容充實，計有

論著，學術，專載文藝，學生生活，雜組各欄，每期十餘萬言，歡迎直接訂閱，每冊二角，全年十二冊，二元一角，發行者中南海懷仁堂東四所青年俱樂部。

中國銀行

本行辦理銀行一切業務

北京支行
 南城辦事處
 東城辦事處
 崇文門辦事處
 西城辦事處
 西交民巷
 西河沿
 王府井大街
 花市樓
 西四牌樓
 鼓樓

浙江興業銀行北京支行

經營商業銀行一切業務兼辦各種儲蓄存款

行址 前內公安街新大路

電話 東局七一三三三〇

現地編輯綜合月刊雜誌

日文

興亞前線

第四號 五月十一日出版

北京阜外新民印書館內
發行所 興亞前線社

正則 日語講座

第一、二、三輯已出版

發行所 新民印書館出版處

請看

藝術與生活

最近已出版

定價每冊壹角

古溫楊醫亞主辦龍江陳述先主編

國醫砥柱月刊

全國當代 名醫撰稿 材料豐富 學說新穎
言論公正 新聞翔實 編排醒目 印刷精美

風行中外 信用最著 定價最廉 出版準期

定價 零售每冊國幣一角五分

總發行所 北京西城北溝沿三十號國醫砥柱月刊社

北 京 中 孚 銀 行

辦 理 商 業 銀 行 一 切 業 務

兼 辦 儲 蓄

行 址 西 交 民 巷 四 號

國 藝 月 刊

專 著 考 證 遊 記 詩 詞
筆 乘 散 文 藝 術 戲 劇

編 輯 發 行

中 國 文 藝 協 會

南 京 中 山 北 路 五 五 號

佛 教 同 願 半 月 刊

弘 揚 佛 法
建 立 民 衆 真 實 信 仰

每 月 一 日 十 六 日 出 版
每 期 一 冊 定 價 五 分

社 址 佛 教 同 願 會

北 京 沙 灘 嵩 祝 寺 內

金 城 銀 行

資 本 實收國幣柒佰萬

元

公 積 國幣參佰肆拾貳

萬元

業 務 辦理商業銀行業

務兼辦儲蓄

北 京 分 行

西交民巷 南局四三二

南 城 辦 事 處

西 河 沿 南局三五八

東 城 辦 事 處

王府井大街 東局一五〇

西 城 辦 事 處

西單北大街 西局七

北 城 辦 事 處

鼓樓大街 東局九四

北 京 中 國 實 業 銀 行

辦理銀行一切業務兼辦儲蓄

代理永甯保險公司承保火險

行 址 西交民巷三十六號

電話南局 一四八二 二八六七

三四〇二

辦 處 事

王府井大街六十號
電話東局 一七〇 九四〇

馬牌洋灰

(附屬出品)

花磚 方磚
房瓦 脊瓦

啓新洋灰公司

工廠 河北省唐山市
總事務所 天津法租界海大道
北京支店 前門外打磨廠大口北河沿

匯款免費

本行爲服務社會起見京津往來小額匯兌數
在三百元以內者一律免收手續費

手續敏捷 交款迅速

大中銀行

行址

北京分行·東交民巷西口
東城辦事處·王府井大街
西城辦事處·西單北大街
天津分行·法租界中街七二號
天津支店·東馬路十四號

衛生局檢定

乳牛場	通州場	甲源場	逢源場
東單北大街三四一號	東城校尉營門牌二號	電話東局一五五號	地外中縱胡同二十號
電話東局一六八一號	電話東局三一五六號		

徵稿簡章

- 一 本刊以研究學術灌輸知識發揚東方文化樹立民衆信念爲宗旨。
- 二 本刊絕對公開，凡合於本刊體裁者，均歡迎投稿。
- 三 凡以翻譯作品惠寄者，請附原書，發表後退還。如原書不便郵寄，請詳註書名，著者，出版時期及處所，以便稽攷。
- 四 來稿字體請勿潦草，句讀符號，請標點清楚，稿紙以有橫格者爲佳，勿用鉛筆寫，勿兩面寫，勿橫寫，如能依本刊行款者尤妙。
- 五 來稿署名，聽投稿者自便，但於稿末務須註明真實姓名及詳細住址，並加蓋印章，以便通信，否則概以却酬論。
- 六 本社對來稿有刪改權，其不願刪改者，請于稿端註明。
- 七 來稿長短不拘，語文均可，一經登載，撰稿每千字按三元至八元，譯稿每千字按二元至五元致酬。
- 八 投稿版權，仍由著者保留，但本社於編輯任何叢刊時，有自由採選權。
- 九 凡在本刊發表之長篇著作，如需用抽印本者，請於寄稿時聲明，其工料費由稿費內扣抵。
- 十 投寄之稿，概不退還，但在五千字以上之長篇，經投稿人預先聲明，並附退稿郵票者，如未揭載，可以奉還。
- 十一 來稿逕寄北京府右街運料門內本社編輯部，勿寄編者個人，並勿附入他項信件，重要之稿，請掛號郵寄，以免遺失。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八月一日出版

中和月刊

第一卷 第八期
零售定價四角

編輯者 中和月刊社

北京府右街運料門內翠華軒

發行者 新民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者 新民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代售處 全國各埠書店

廣告價目表

種類	全面		半面	四分之一	
	甲	乙		丙	丁
詳章函索即寄	一〇〇元	八〇元	六〇元	四五元	三五元
				二五元	二〇元

大陸最大

△ 國定教科書之印刷·販賣！

印刷

活版、膠版、
平版、原色版、
其他一切之高
級印刷製本設
備完備

出版

中國出版界之
指標、綜合雜
誌、各種研究
讀物、文藝、
古典複製

學用品

中國學校用
品、事務用品
之製作、販賣

△ 各種出版物之刊行！

中日合辦
資本金五百萬圓
北京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新民印書館

電話西局

代表

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
三一〇
番番番番

最新設備